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七十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二十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録

楊文憲公升庵先生年譜

明·簡紹芳 編撰
清·程 封 改輯
清·孫 錤 補訂
李文澤 校點
王曉波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道光間刊本

《楊文憲公升庵先生年譜》一卷，明簡紹芳編撰，清程封改輯，孫錤補訂。清道光間刊《古棠書屋叢書》本。

楊慎（一四八八—一五五九），字用修，號升庵，明四川新都（今屬四川）人，太子少師楊廷和長子。明弘治元年生，正德八年狀元及第，授翰林修撰。嘉靖間，明世宗欲尊崇本生父，大禮議起，楊慎與朝臣伏左順門痛哭力諫，下詔獄，謫戍雲南永昌衛。嘉靖二十八年卒於戍所，年七十二。隆慶初追贈光禄大夫，天啓中追謚文憲。楊慎自幼警敏，勤力古學，著有詩文集九十七卷（參《明史》卷九九），另有雜著一百餘種，《明史》稱其著述爲明代學者之最，云「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爲第一」。《明史》卷一九二有傳。

明清兩代以來，曾編有多種楊慎年譜，其重要者有明陳文燭、簡紹芳，清李調元、鄭寶琛等所編年譜。本譜爲明人簡紹芳編次，見於《千頃堂書目》卷一〇著録。簡紹芳號西𡷫，嘗從楊慎遊歷滇中，後歸家，先楊慎卒。是譜在楊氏諸譜中編次年代較早，紀事也較詳，並以小字載録譜主詩文及其他文獻材料，頗得年譜紀事之體，然紀事間有舛誤，如記楊慎夫人王氏、黄氏嫁娶時日，羅漢寺《禹碑》刊刻年月，均有誤，故後來清人程封、孫錤爲之改輯、訂補，糾正疏誤，乃成本書規模。

文憲楊先生升庵年譜、從先生居滇、西嶍簡紹芳於先生歿後所編次也。他書載有李卓吾藏書一篇、蓋淬用西嶍語而割裂其文。國朝康熙壬子、新城尚書王漁洋使蜀、猶及讀西嶍原本。其後四年丙辰、爲昆明二府江夏程石門改訂、㠯先生取黃安人與移漢王褒金馬碧雞碑文歲皆錯誤、考之升庵集確有指證。第西嶍與升庵游、其取妻或偶疏於記憶、至移王褒文則升庵屬西嶍隸書、後題嘉靖某年、不應自爲倒置如程所言。然則石門改訂者、或係卓吾藏書一篇、非新城所見之本與。又石門稱先生大節壯議禮、因彙書皆事及上疏論救先生諸人、是也。顧於嘉靖四年不及先生考石齋相國之削職爲民、則於世宗之所爲恨先生白頭斥死戍役、死後青衣皁袱殮手足形猶遣中使剖棺驗視、何先生得罪世宗之深、而世宗怨毒先生之

甚至於如此、固尚未爲先生分明大書特書也。竊寀世宗嘗曰一志尊本生父興獻王、而石齋欲其考孝宗、援宋儒程頤濮議、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內顧私親、由是忤旨罷歸。同昔尚書喬宇、大學士毛紀、石珤、修撰唐皐、何孟春諸人皆本之、上書力爭。力爭既不得、而先生迺率羣臣伏闕下撼奉天門、三日哭、必欲信石齋之議、然後已。蓋謂成父志固所以尊國體、定國是、詎所以報親恩、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倘世宗翻然改悟、錄用先生並及與議諸賢、一宏君人之量、其爲有明中葉朝廷、豈小補哉。嗟乎、唐虞五臣、周京十亂、人才之生、自古綦難。世宗迺以一言予違之故、得罪斥謫者一旦二百二十餘人。夫二百二十餘人其才雖未必俱可大用、然其補衮拾遺、欲成就天王盛德、遂致批鱗折檻、甘就僇辱而不辭、是其心皆正人君子之用心

矣。世宗舉而等諸草芥寇讎、廟堂之善人不於是一空乎。石門改譜、雖具論列、然當推原濮議而後所謂先生大節者、始異乎衆人之節焉。至若先生謫戍至滇後上書請宥先生並及諸臣者無歲無之、而世宗獨悍然不顧、卒之先生不遇而窮荒瘴癘中、先生亦不死、轉得著書立言、雄視一代、以大奮發其蓁離艱貞之氣。迄今先生往矣、一旹敬愛先生如西蜀者爲作年譜。石門修飾改爲、復因先生詩文刺取旹事、若朝撰杖屨而夕於其側。迺知世主威權能阨先生之生前、而不能抑先生之身後也、能困先生於一旹、而不能尼先生以千秋也。又嘗考先生扗滇逸事、文彩風流、散見於漁洋尚書隴蜀紀聞、野獲編諸書。石門改譜、亦弗及載。錤茲校栞升庵全集、擬以年譜附入、如近日蘇黄集、因亟爲增訂其篇、具論先生文章大節、本諸忠孝尤答君

親。知一代科名因人而著，不旨科名傳人，誠謂先生非尋常詩文之士可得齊年而語也。然則斯譜之作，當亦海内大雅君子許詳爲論述，而弗責其僭者也夫。後學孫錤敬譔。



升庵先生小像

臨利不敢先人、見義不敢愛身。雖無補於事業、求無忝于君親。遭逢太平、目處安邊、歌詠擊壤、以終餘年。死之顧畀、厚矣篤矣。吾之涯兮、止矣足矣。困窮亨、沖而盈之、寵為辱乎、為福者邪。

升庵先生自作像讚

後學孫錤書

楊文憲公升庵先生全集

年譜

簡紹芳西畾編次　程封石門改輯　孫錤野史補訂

宏治元年戊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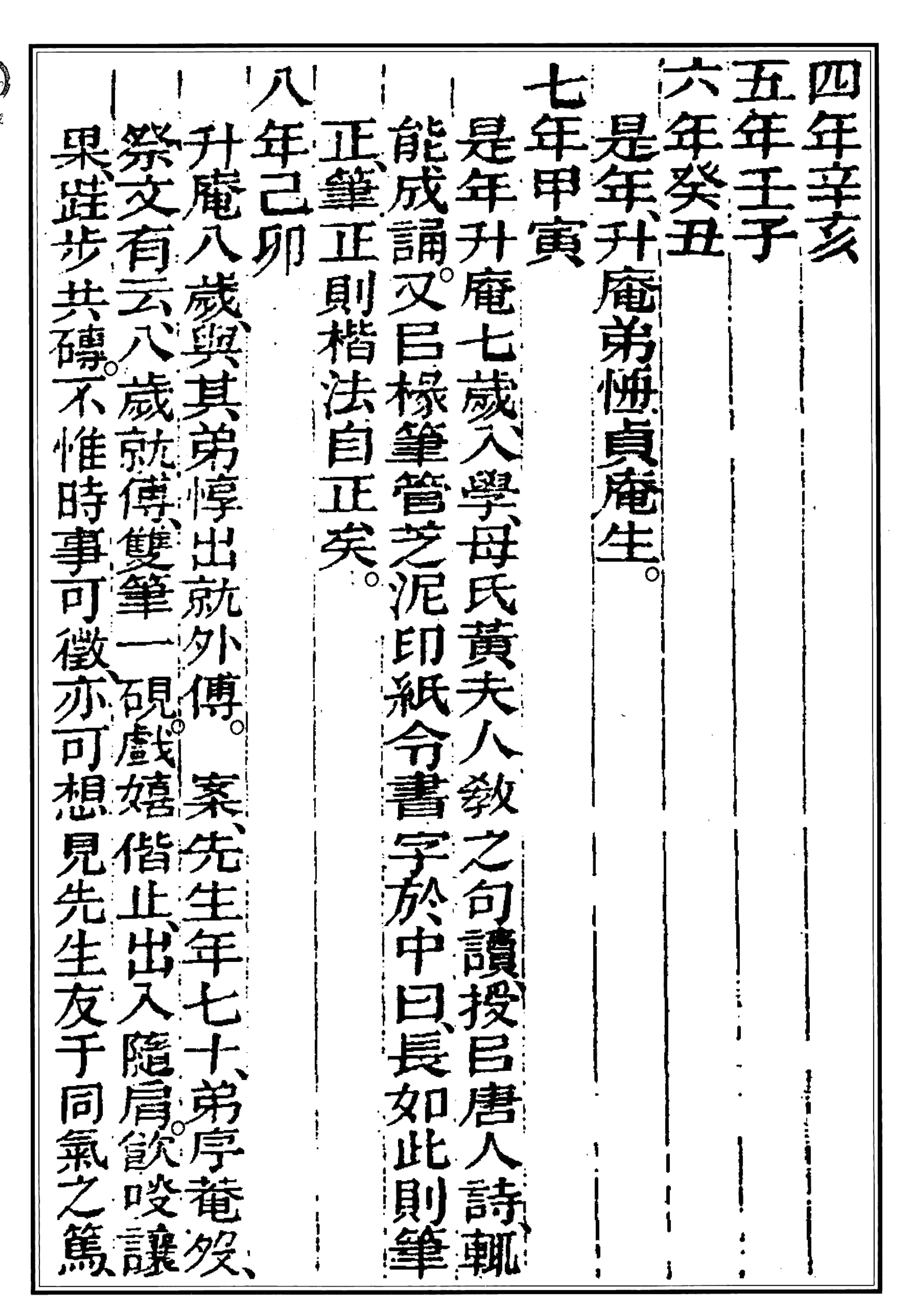
冬十有一月初六日、升庵生。初石齋艱嗣、嘗禱於神、夢神語曰、當以聰明奇慧子畀君。他日夢神送五代忠臣夏魯奇魯奇後唐節度使、死蜀事。至、石齋曰、武臣也。神佐以中庸十八章、旦先生生於京師之孝順衚衕。皆新都令西安施忠者亦夢神授以巨幔丹書文曰、朝廷之寶、蜀縣之光。令以告於公祖少師留耕、謹識之。先生兒時、又屢夢躡文二山樞上、後辛未狀元級第①、大節蔑與之齊、著書立言、爲一代傳人焉。案王穎斌狀元館記、升庵先世江西廬陵人也、六世祖世賢元末避兵、徙居湖廣麻城、再避紅巾亂、始入居蜀之新都。世賢生壽山、壽山生玫、二通左氏

春秋、書法擅歐陽、李。更體。取女郭、生子二、遠、政。郭氏卒、續取於熊、生子三、伯春是為升庵祖考、仲惠、季哲。玫以貢士起家、初仕為貴州永甯州吏目、卒於官。遠、政不年。惠、哲亦先一藏。諸遊、遺二孤、孀熊孫人、李子春挈眷屬負遺骸歸葬新都。成化辛丑春、由鄉貢成進士、授行人、累官湖北提學僉事、提學僉事生七子、長廷和、石齋。次廷平、龍山、戊午鄉舉。次廷儀、瑞虹、己未進士、官兵部左侍郎。次廷簡、未有室、發。次廷宣、讀嚴、辛酉舉人。夫人葉氏出。次廷歷、廩補國子監生。次廷中、縣學生、側室王氏出。廷和生天順己卯、四歲能知聲律、日書誦書、終一弓。年十二、以神童舉於蜀。成化十四年戊戌、先其父春成進士、由翰林歷官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輔相兩朝、有平內難定策功、事詳明史。生子四、長即升庵、名慎、字用修、黃夫人出。夫人天順閒官雲貴提學副使眉山黃明善女。繼室喻氏、內江人、亦晉封夫人、無出。次惇、序庵、癸未進士、官兵部職方司主事。次恆、貞庵、承廕中書舍人、擢大理寺二副。次忱、孚庵、丙子舉人。俱側室蔣氏出。廷平生子愷、癸酉舉人。悌、縣學生。廷儀生子侚、丙戌進士、謚姚安知府、性、瀘溪知縣。廷宣生子悅、荊州長史。惟本、邑諸生。

二年己酉

是年、升庵弟惇序庵生。

三年庚戌



四年辛亥

五年壬子

六年癸丑

是年、升庵弟惀貞庵生。

七年甲寅

是年升庵七歲入學、母氏黃夫人敎之句讀、授吕唐人詩、輒能成誦。又吕椽筆管芝泥印紙令書字於中曰、長如此則筆正、筆正則楷法自正矣。

八年己卯

升庵八歲、與其弟惇出就外傅。　案、先生年七十、弟序菴歿、祭文有云、八歲就傅、雙筆一硯、戲嬉偕止、出入隨肩、飲啖讓果、趾步共礴。不惟時事可徵、亦可想見先生友于同氣之篤

其天性然也。

九年丙辰

十年丁巳

十一年戊午

升庵年十一。家遺集、先生是年賦詩、有一盞孤鐙照玉堂之句。石齋見曰、句則佳矣、第憾太孤寂耳。

十二年己未

升庵年十二。春、丁母黄夫人艱、繼聞祖母葉太夫人之喪、隨石齋守制回蜀。少師留耕授先生易象句讀、兩旬而洽、不遺一字。嘗擬作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月照蒼苔之骨之句、仲父瑞虹亟稱之。又擬過秦論、少師庭訖諸子曰、此兒丰骨不凡、殆吾家賈誼也。

十三年庚申

升庵年十三。里居。案遺集是年春先生與恆忱二弟世耕莊賞楳賦詩。其詩曰玉楳懸春鐙照此花下酌只疑楳枝然不覺鐙花落王浚川見而賞之曰此韻事奇句也。今詳是詩遺集未確指厶年惟曰先生嘗事考之當係十三年春作若明年則隨厥考石齋入居都門矣。

十四年辛酉

升庵年十四。春石齋服闋詔趣入閣先生隨侍北上過咸陽有弔馬嵬詩。至都習四書文受業於閬之鄉貢士魏浚。秋偶作黃葉詩尚書李東陽讀之喜曰若可爲吾小友也。迺晉之門下令擬武鄉侯出師表及傅奕請汰僧尼表東陽以爲不減唐宋文人。

十五年壬申

升庵年十五。居京師。

十六年癸未

升庵年十六。居京師、有招張禺山詩。禺山與升庵交始此、後爲鄉榜同年。

十七年甲子

升庵年十七。秋、作鴈來紅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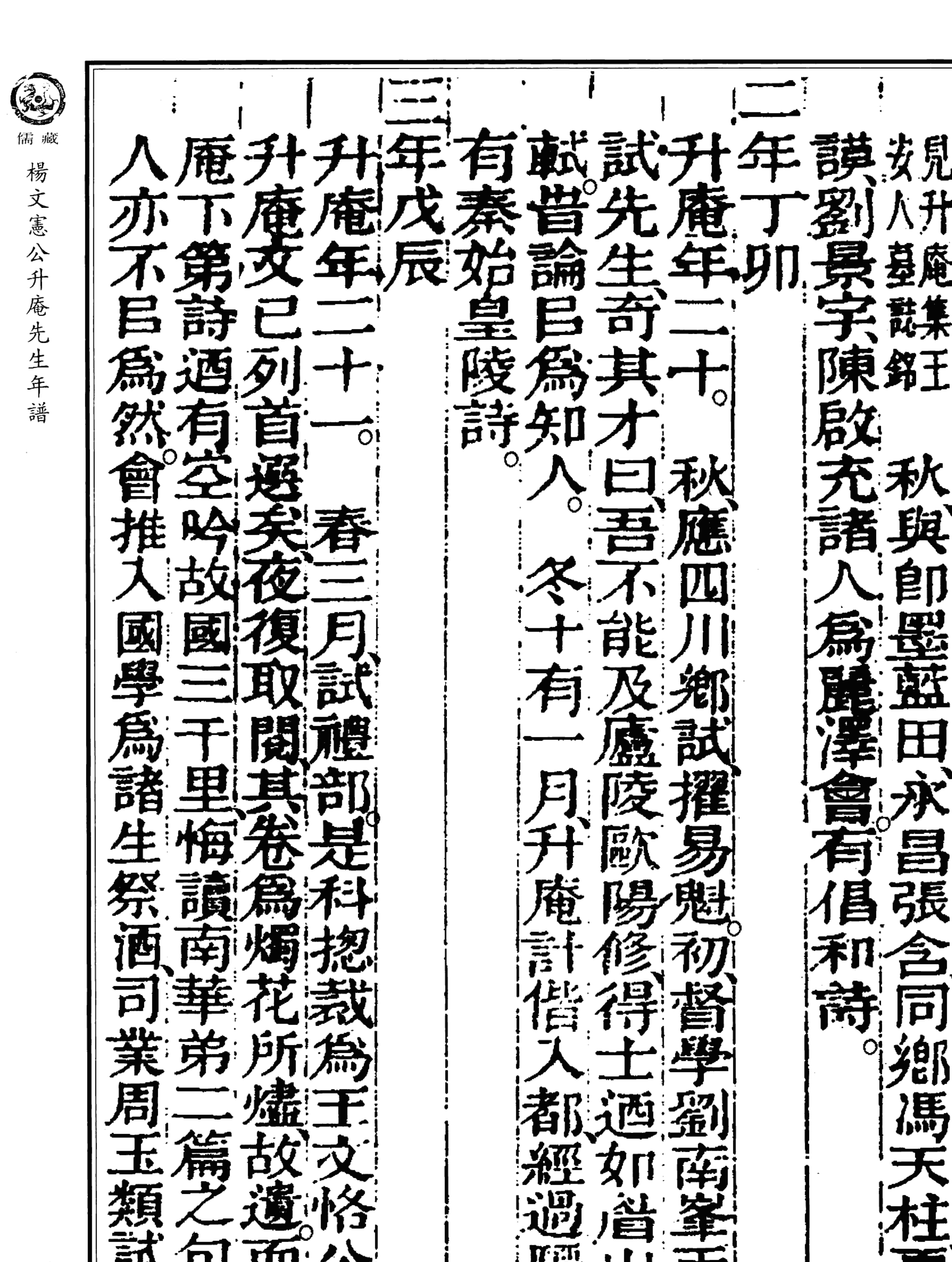
十八年乙丑

升庵年十八。春、詔太常張元貞、副大學士楊廷和知貢舉、升庵從入闈同考官劉式臣房中有崔銑卷、式臣以其刻深未錄、升庵以之呈石齋、遂擢魁詩經。銑知、而以小座師稱先生。累官至南京祭酒、時升庵以議禮被謫、上書論救、罷歸。

夏五月辛卯、孝宗崩。壬寅、武宗卽位。

正德元年丙申

升庵年十九。春、同蜀王安人來歸、年二十一。安人禮部主事玉溥之女



（見升庵集王安人墓誌銘）秋，與卽墨藍田、永昌張含、同鄉馮天柱、夏邦謨、劉景宇、陳啟充諸人為麗澤會，有倡和詩。

二年丁卯

升庵年二十。秋，應四川鄉試，擢易魁。初，督學劉南峯丙面試先生，奇其才，曰：吾不能及，廬陵歐陽修得士，適如眉山蘇軾，嘗論已為知人。冬十有一月，升庵計偕入都，經過驪山，有秦始皇陵詩。

三年戊辰

升庵年二十一。春二月，試禮部，是科總裁為王文恪公鏊，升庵文已列首選矣，夜復取閱，其卷為燭花所燼，故遺而升庵下第。詩適有空吟故國三千里，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嘗人亦不以為然。會推入國學，為諸生祭酒，司業周玉類試而

奇其文曰、某天下士也。

四年己巳

升庵年二十二、以祭酒轉禮部從事。尚書劉宇見而問曰、子爲誰。對曰、西蜀楊慎。宇曰、本部天下人、豈必一大臣子弟邪。既而見先生詩文、迺稱譽不輟。

五年庚午

升庵年二十三。從事禮部。

六年辛未

升庵年二十四。春、詔學士靳貴、大學士劉忠知貢舉、先生會試名列弟二。夏五月殿試、策進士鄒守益、楊慎等三百五十八人、問創業、吕武守成、吕文。先生援引經史、敷對宏博、讀卷官李東陽、楊一清稱之曰、海函地負、大放厥詞、其慶朝廷



得人。賜狀元一級第、授官翰林修撰。喜聞、石齋轉不懌久之、語賀客曰、父作宰相、子魁大庭、盛滿已極、酒闌人散、吾不知諡篤何所矣。後卒如其言。

七年壬申

升庵年二十五。官翰林修撰。

八年癸酉

升庵年二十六。官翰林修撰。夏四月、丁繼母喻之艱、公卿同館世好賻贈一無所受。學士劉節稱之曰、禮不忘乎口誦、義每絶乎幣交。臺閣諸老以先生爲知禮、且謂石齋於是乎有子矣。王安人同扶櫬還蜀、桐杖苴屨、徒行五千里、踰冬始底里門。

九年甲戌

升庵年二十七。里居。蜀賊藍廷瑞、鄢本恕亂作、新都城中朝夕戒嚴。一日有賊徒數百、詭稱官兵來助城守、門者將入之、先生止之、使轉詰賊、二語詘遁。

十年乙亥

升庵年二十八。春三月、石齋㠯憂還蜀。冬十有二月、先生服闋、由水驛入都、舟至嘉定、黃閣碥幾覆、八之始濟。四川布政使司伍符入覲、與先生聯舟下嘉陵、征途間有倡和詩。

十一年丙子

升庵年二十九。復入翰林、充經筵展書官、校文獻通考。子耕生、旋殤。側室生子咳、名恩二、彌月側室亡。

十二年丁丑

升庵年三十。官翰林。石齋服闋，詔起入閣。武宗問欽天監及翰林，星有注張，是何星也。衆不能對。升庵曰：注張，柳星也。周禮以注鳴者，註，注咮也，鳥喙也，音呪。南方朱鳥七宿，柳爲鳥之喙也。史記律書，西至於注張，漢書天文志柳爲鳥喙。因取史記、漢書二則上，復人皆服其博辯。夏四月，充殿試掌卷官，得舒芬策，呈閣老梁儲，芬得首選。五月，上始微行，至石經山玉泉亭，數日迺還。六月朔，上微行出得勝門至昌平。丙寅，上夜出得勝門，如居庸。辛未，上幸宣府，修撰抗疏切諫，不聽，尋引疾乞養。秋七月，王安人卒。八月，上還自宣府。九月，升庵將返蜀，有燕臺九日詩。燕臺九日罷登臨，節序蕭條入楚吟。關塞驛騷迷去路，朔風鴻雁滯歸音。仙游御宿山川遠，白露清霜日夜深。雲際側身愁北望，天涯懷抱可能禁。詩人忠愛之誠，殆溢於言表焉。

十三年戊寅

修撰年三十一。　春正月，上幸宣府。　秋七月，上自稱威武大將軍總督官朱壽巡邊。　八月，上返蹕，入居於宣府。　修撰里居自序云：八月十三日夜，夢王安人驚泣而寤，憶去年丁丑是日赴京師，安人未明興，告予曰：今日趨朝，不可如常日之宴。蓋其日警蹕，適新狩還也。今遇是日，感其賢淑，又小子恩二週二歲之晬，蓋兒毋蚤亡，安人引爲己子也，有詩紀事。　九月九日，龍門登高。　冬十月一日壬申，葬王安人於龍門之恩波阡，作古詩三首。　案：是年升庵續取遂甯尚書黃簡肅珂之女，工詩，見先生誤黃母聶夫人墓誌文。

十四年己卯

修撰年三十二。　里居。　秋九月九日，有登高詩。

十五年庚辰

修撰年三十三。秋八月、作鈞州鐘鼓樓記。九月九日、聞金鶴卿張惟信有彭門之會、病不克赴、作詩寄懷。冬十月、復入都、補官翰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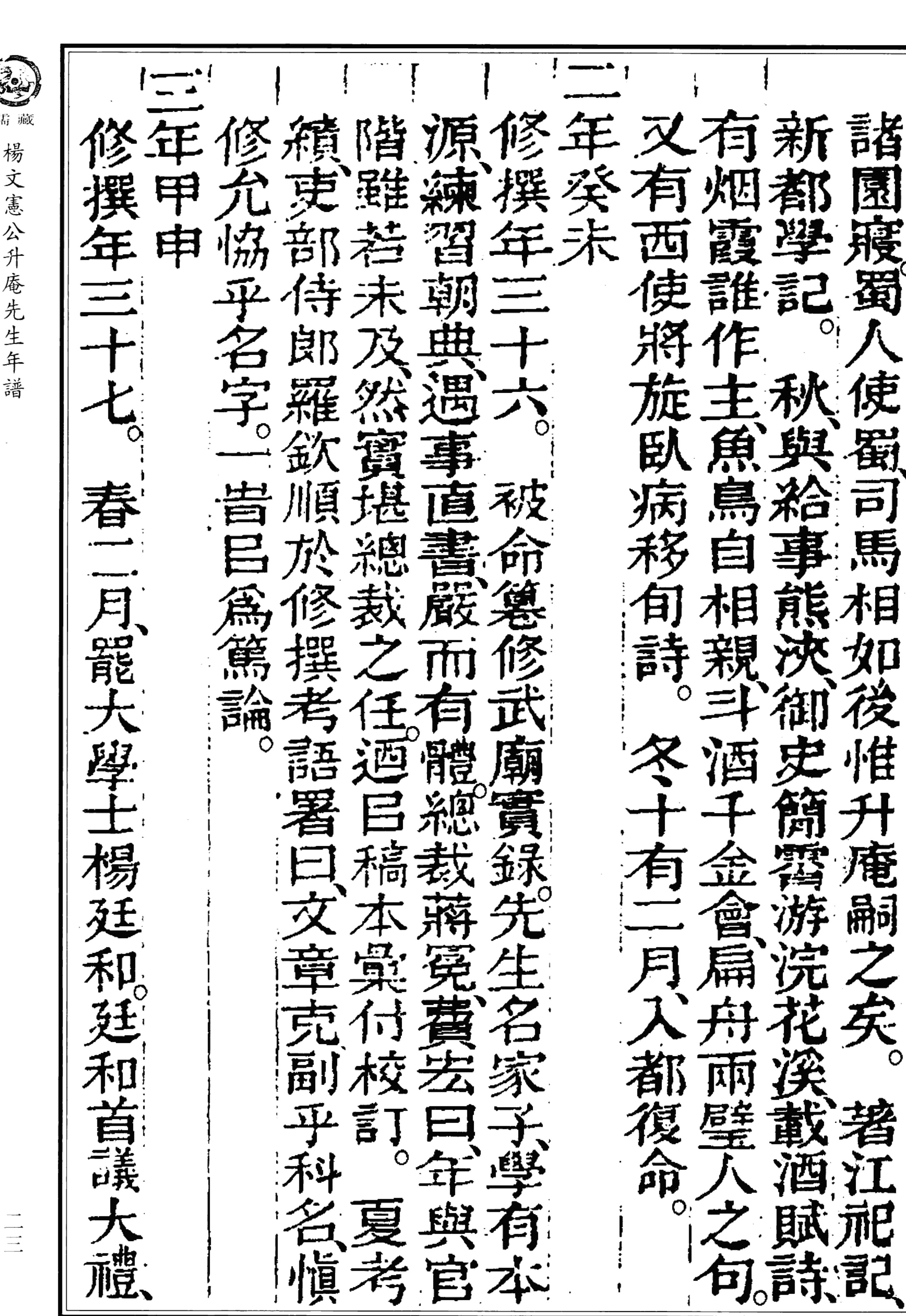
十六年辛巳

修撰年卅四。春三月丙寅、武宗崩於豹房、無嗣、大學士楊廷和請於皇太后、定策禁中、迎立興獻王長子自安陸藩邸入卽皇帝位、是爲世宗、明年改元嘉靖。夏五月、以修撰楊愼充殿試受卷官。六月、開經筵、詔修撰爲講官、進講尚書舜典金作贖刑、言聖人設贖刑、適施於小過、俾民自新、若元惡大姦、無可贖之理。時大璫張鋭、于經皆得罪先朝、論法當死、或言進金獲宥、先生故首及之。戊申、命禮臣集議興獻

王稱號。戊午，大學士楊廷和、尚書毛澄等謂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興獻大王。疏入，世宗謂事體重大，宜再博議。秋七月壬子，張璁、桂萼上言：陛下繼統非繼嗣，請尊崇所親，而立興獻王廟於京師。八月一日，修撰復侍講，有經筵紀事詩。冬十月，以李東陽所授東坡石鼓文舊本屬善書者録爲一卷，藏之齋閣。

嘉靖元年壬午

修撰年三十五。春，有事於太廟。帝既已去年秋內張璁、桂萼疏，追尊本生父興獻王爲興獻帝，母興獻王妃爲興獻后。至是語內閣，興獻帝冊祝文，朕宜稱孝子。會清甯宮災，楊廷和等因奏五行火主禮，今清甯之災，上天示戒昭然，興獻帝后議世宗迺暫輟。二月，命修撰楊慎代祀江瀆及蜀藩



諸園寢。蜀人使蜀，司馬相如後惟升庵嗣之矣。著江祀記、新都學記。秋，與給事熊浹、御史簡霄游浣花溪，載酒賦詩，有烟霞誰作主、魚鳥自相親、斗酒千金會、扁舟兩璧人之句。又有西使將旋臥病移旬詩。冬十有二月，入都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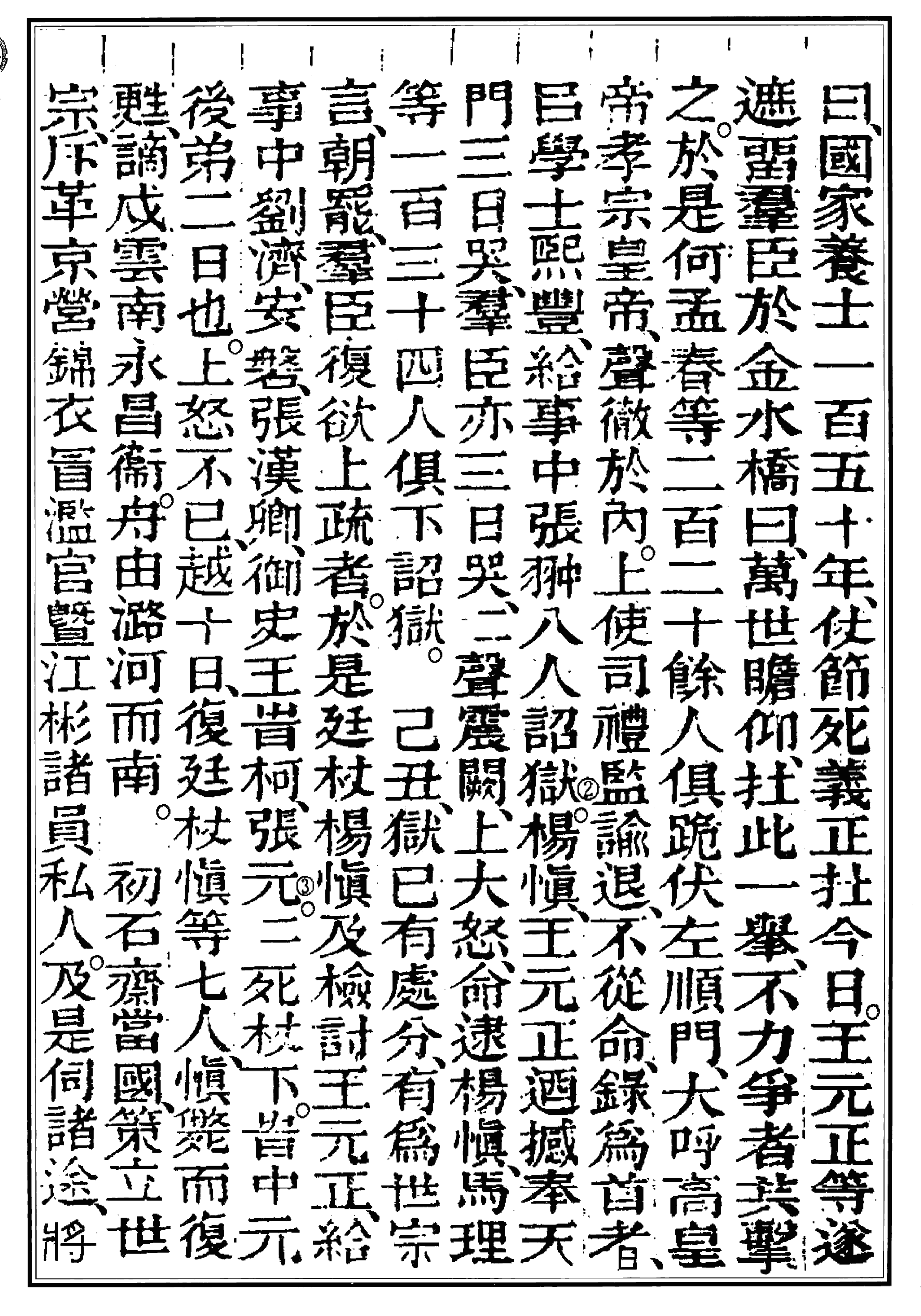
二年癸未

修撰年三十六。被命纂修武廟實録。先生名家子，學有本源，練習朝典，遇事直書，嚴而有體。總裁蔣冕、費宏曰，年與官階雖若未及，然實堪總裁之任。迺㠯稿本彙付校訂。夏，考績，吏部侍郎羅欽順於修撰考語署曰，文章克副乎科名，愼修允協乎名字。一旹㠯爲篤論。

三年甲申

修撰年三十七。春二月，罷大學士楊廷和。廷和首議大禮、

主宋儒程頤濮王議、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世宗滋不說、廷和復引古誼、抗章求退、遂詔許致仕。　廷和既去、張璁、桂萼再上疏、請以孝宗爲皇伯考、武宗爲皇兄、興獻帝爲皇考。下部會議。　夏六月、修撰楊愼等三十六人疏言、君子小人、正論邪說、不並立。臣等學術與張璁、桂萼不同、乞賜黜退。有旨、諸人奪俸一月、楊愼兩月。　秋七月乙亥、諭禮部改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曰聖母皇太后。　丁丑、尚書侍郎以下各官上言、尊號不當去本生二字。疏入留中。　大學士毛紀、石珤再疏。　戊寅、羣臣以前疏未下、詣左順門候旨。會上罷朝、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諸疏留中、必以孝宗爲皇伯考矣。何孟春曰、憲宗朝慈懿太后葬禮、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力爭、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楊愼



曰、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等遂遮留羣臣於金水橋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不力爭者共擊之。於是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聲徹於内。上使司禮監諭退、不從、命錄爲首者、呂學士熙、豐給事中張翀八人詔獄。②楊慎、王元正廼撼奉天門三日哭、羣臣亦三日哭、二聲震闕、上大怒、命逮楊慎、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俱下詔獄。　己丑、獄已有處分、有爲世宗言、朝罷羣臣復欲上疏者。於是廷杖楊慎及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御史王時柯、張元③二死杖下。時中元後弟二日也。上怒不已、越十日、復廷杖慎等七人、慎幾死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舟由潞河而南。　初石齋當國、策立世宗、序革京營錦衣冒濫官暨江彬諸員私人、及是伺諸途、將

賊修撰、修撰知而備之、至臨清始免於難。故先生戍滇紀行詩有荒邨聚豺虎、夾岸鳴蛟鼉之句，爲是發也。仲冬，底洞庭，有江陵別內詩。

四年乙酉

修撰年三十八。春正月，謫戍至滇。元日行次新添館，有喜晴詩。上日底雲南，扶病馳萬里，羸憊特甚，旅館中方謀就醫藥，而巡撫黄衷復趣之行。先生力疾涉險，至永昌，幾不起。巡按郭楠、清戎江良材力爲存護，迺得卜館於雲峯而居之。

夏五月，巡按江西陳洪謨上言：禮，人子事親，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前者議禮諸臣伏闕號泣，誠爲有罪，然揆之於禮，亦有所本，況何孟春、豐熙操履淳固，宜寘左右，以資啟沃。吕柟、楊愼論思有體，宜列禁闥，以責後效。張元、毛玉死無



斂、妻孥流落、宜曲賜優卹。疏入不省。 秋八月、致仕刑部尚書林俊上書乞收用議禮諸臣、並廷杖之法、成化初皆厚緜重氈、止以示辱。自逆瑾擅政、始解衣箠楚、非仁厚之道。下所司察議。 冬十月、巡按郭楠上疏論救楊慎、削籍為民。

五年丙戌

修撰年三十九。 春正月、吏部及科道上疏請錄用議大禮建言諸臣。張璁、桂萼以己之得罪清議也、亦交章請、不聽。 三月、修撰扗戍所傳聞石齋冢宰寢疾病、短衣匹馬、間道疾馳十九日、抵新都、石齋喜而愈。 秋七月、修撰攜家就永昌、有于役江鄉歸經板橋詩。滇海盈二一水迢遞、解跋明日問歸橈。還如謝眺宣城路、南浦新林過板橋。 冬十有一月、尋甸土舍安銓變起。 十有二月、武定土舍鳳朝文變亦起、攻掠城堡為患。修撰嘆曰、此迺纍臣効國

之日也。戎服，率旅僮及步騎百餘人，往援木密所，入城，與副使張峨謀守禦。明日，賊來攻城，甯州土舍兵戰城下，修撰趣城中兵出助之，賊大敗去。修撰復歸永昌。

六年丁亥

修撰年四十。春正月，録先年被譴諸臣，惟議大禮者不録。夏，安銓、鳳朝文合兵攻圍雲南會城，同知吕下官吏死者十有三人。修撰作惡氣行紀事，又作戎旅賦，其詞有云：帳圭龠之騷遡兮，逾四紀而迄今。則先生感昔事而益思深憂患矣。

七年戊子

修撰年四十一。春正月，詔兵部尚書伍文定討安鳳之砦。疫大起，修撰徙居洱海，與金鶴卿書云：戊子春月，忽中

疾、閉門抱影、越歲踰旹。又伏枕行贈嚴應階、有慎也投荒今五年、謁來臥病左足偏之句。會疫息、仍返居雲峯高嶢水莊。黔國公沐紹勳、兵尚伍文定、鎮守大監杜唐同來問疾。　夏、明倫大典成、詔定議禮諸臣罪、部臣言、前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議、自詭門生天子、定策國老、法當戮市、姑削職爲民。秋八月、高太和來滇、聞大理寺二副用貞弟之喪、先生祭文有云、維弟之生、後予六齡。又云、乖絕岷滇、五年於茲。蓋時扗謫戍、禁不得歸哭故也。然不詳用貞卒日。

八年己丑

修撰年四十二。　夏六月、前大學士楊廷和卒。　秋八月、修撰扗戍所聞訃、涕泣述情爲書、奔告滇巡撫歐陽子重曰、不肖不天、禍延我先考。一昨聞訃、五內摧裂、會不得啁噍躑躅

於側，曾不得比於鳥獸焉。奈何奈何，當復奈何。厲扗胄嗣，宜宅喪主於此，不歸是無父也，歸而不告是無君也，無父無君之人，執事奚辱役焉。執事若矜其情而賜之告，使遄歸返役，襄事甯凶，惟情與憲，實兩兼之。草土之言，非所以瀆公聽，私門之故，未可以戚我執事，亦自知之。然執事仁人也，錫類者也，哀有喪者也，必欲歸處不肯者也。故敢以私於左右，子重以其情入告，修撰又爲書謝，有旨許歸襄事，終制不許。冬十月，刑部員外郎邵經邦上疏論救修撰，鎮海衛安置。十有二月，修撰還戍滇，黄安人罷蜀。

九年庚寅

修撰年四十三。春至自滇，有再過板橋詩。千里長征且未囘，春光又上五華臺。碧雞山色長無恙，天外青迎馬首來。二月，復入居永昌高嶢，治一萍軒，廣



心樓、遥岑樓、東望樓、碧對軒、學樊圃、辨義井、悠然亭，今皆無攷。然因題署，想見先生才人也，而秉理學人矣。

十年辛卯

修撰年四十四。居永昌高嶢。夏賦漢京篇送王子推給事還秦中。冬十有二月，御史喻希禮、石金因建醮請寬議禮諸臣，下詔獄。除夕，飲潘郎酒賦金斗歌。

十一年壬辰

修撰年四十五。春正月，雲南左布政內江高韶聘先生輯滇黔通志，館於城中武鄉侯祠。鄉大夫厶有欲冒頫鄉侯傅友憲後呂覬世爵者，升庵不可。昔張蘿峯復相，與厶故內戚也，流言欲中傷升庵，升庵遂去武侯祠，歸水莊。他日又賦春興詩八首。今錄其一：遥岑樓上頫晴川，萬里登臨絕塞邊。碣石東浮三輔色，秀峯西合點蒼烟。天涯游子

懸雙溪、海畔孤臣謫九年。虛擬短衣隨李廣，漢家無事勒燕然。長洲沈歸愚曰：忠憤之氣，至欲託之從軍，讀者可以悲其遇矣。　夏，題曹溪寺碑。碑爲蕭山人集唐李北海邕書。　秋八月丙子朔，有星孛於東井。　冬十月，編修楊名以星變上疏論救議禮諸臣，拷訊謫戍。　兵部侍郎復疏救楊名，并詢問，調外任。

十二年癸巳

修撰年四十六。　居永昌高嶢。　春，黃安人寄先生詞曰：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倦，江流幾灣，雲山幾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鴈，飛不到滇南。　夏，張禺山來永昌，館於壽虹橋。先生與之游大理，點蒼諸山，共題名刻詩巖壁，別去。案：禺山集有寫韻樓歌，孟夏滇二癸巳年，葉榆良會欣重遘。謂與先生南爲此會也。　秋，臥病三塔寺，地多榛莽，螢飛緯夕，修撰感東山之詩及唐人賦，爲賦流螢篇。　除夕扗大理，有將還滇雲留別葉



楡諸子詩。

十三年甲午

修撰年四十七。春，還自滇，案皇華紀聞，楊升庵先生扗滇，嘗出游，乘一木肩輿，僅容膝，狀如升，所謂升庵也。庵前題一聯云，士到東都須節義，地當東晉且風流。爲張愈光含筆。先生與人游，無問貴賤，酒間吟次，皆命聲妓佐之，舞裙歌扇，笑擁彌日。 秋，代撰雲貴鄉試錄序，又撰臨安鄉賢祠記。 納妾周氏，新喻人。 除夕扗臨安，賦詩有，去年除夕葉楡澤，今年忽扗臨安城，斜看暮景飛騰意，正合天涯留滯情之句。

十四年乙未

修撰年四十八。 夏六月八日，四子同仁生。有答韓適甫述甫兩表弟詩。

十五年丙申

修撰年四十九。寓點蒼山寫韻樓，著六書轉注。張禺山北上，爲序其艱征集。秋七月，夢中作宫詞一首。冬十有一月，上御殿肆赦。

十六年丁酉

修撰年五十。春二月，刑部録上文武官坐事謫戍應赦者馬理而下一百四十二人，有旨，馬理、吕經、馮恩、楊慎、王元正、劉濟、豐熙、邵經邦不宥，餘放歸田里。夏五月戊戌，雷震謹身殿鴟吻，下詔求直言。秋七月，科臣田濡陳弭灾三事，請矜宥馬理、楊慎等八人，不允。是月，修撰與御史李元陽游石寶山，刻禹碑於大理，賦禹碑歌。

十七年戊戌



修撰年五十一。春于役歸蜀、始寓居瀘、嘗醉作雙髻插花、以脂粉塗面、門生舁輿、諸妓捧觴、游行城市。王元美中丞聞之曰、此老不堪壯心牢落、故耗磨之耳。冬十有一月、給事中顧存仁上五事、內有一廣蕩之恩。世宗以存仁援廷杖議禮諸臣、謫戍口外。除夕、修撰扗榮經度歲、有贈徐令詩。

十八年己亥

修撰年五十二。自瀘奉戎檄入黔、有留別彭子充程以道兼寄余懋昭詩。瘴癘鄉中難具陳、夜郎天外迥無鄰。一辭故國三千里、獨送窮荒十六春。四過已違開網祝、孤臣猶是向隅人。嗟君亦有泥塗困、誰汲西江起涸鱗。冬十有二月、修撰領戎檄回蜀、于役重慶、張禺山贈以詩曰、年少東都客、臨危不愛身。投荒十六載、今見獨醒人。

十九年庚子

修撰年五十三。重慶役事竣，至自遂寧，撰黄夫人壽文。秋七月，歸新都。九月，復于役黔，有魚鳧關詩。魚鳧今日是陽關，九度長征九度還。何補干城與心腹，空教霜雪老衰顔。冬十月朔，至滇，代撰雲貴鄉試錄序文。

二十年辛丑

修撰年五十四。案，升庵集辛丑春正月詩曰：貴筑逢新歲，寂寥空館岑。則是年正月先生在貴州也。二月，領戎檄還蜀，爲巡撫劉大謨、東皋屬修四川通志，專主藝文，得漢太守樊敏碑於蘆山、柳莊敏碑於黔江，先生迺參之舊志，復采諸家，擇其精華，祇其繁重，支郡庶邑，各邑乘上，博選約載，爲卷尚盈七十。凡名宦游士關於蜀者載之，若蜀人作，僅一篇傳者，非關於蜀，亦得附載。蓋用程篁墩新安文獻志例，右見升庵自序。夏五月，作央二謠，愍蜀蝗災也。秋，修撰還滇，至



瀘病作。訾兵部尚書漢陽戴金純夫巡按四川，留返成都，與梓谷黄華、洱江劉大昌游青城山。孟冬返滇，劉東阜中丞錦江餞别，贈歷一塊一塊凡百本，見明制。有詩答謝。

二十一年壬寅

修撰年五十五，在永昌。著六書索隱。秋八月，納遂寧曹氏。

二十二年癸卯

修撰年五十六，在永昌。纂蒙段事畧，爲雲南紀載。案，滇中文獻，常道將璩南中志後，惟先生一身兼之。然則先生之久於滇，雖曰世宗以王濮議有恨於先生父子，殆亦天意有以啟之荒南人文教也。夏六月，修撰復領戎檄於蜀，有答重慶守劉嵩陽書。秋九月，刻唐宋文貞梅花賦於石。冬十

月返滇，有別江陽親友詩。十有二月，至自滇，子甯仁生，修撰舊黔國公沐紹勳與當道士夫召詩畢賀。歲除，又領戎役於蜀。

二十三年甲辰

修撰年五十七。春，復入居於瀘，與少岷會嶼游九十九峰。夏四月，還戍所。案張禺山古梁州詞曰：有客淹留古梁州，二十一年鄉國異，海山風月又逢秋。又廿年蹤迹徧雕題身到重游洱水西。然則先生還永昌，當拄是年秋，西歸以爲夏四月，音誤也。

二十四年乙巳

修撰年五十八。春正月十有一日，先生由高嶢徙居大理，宿祿豐，賦詩寄邱月渚、楊溪山。案詩云：客星無定影，鸞鵲又

遷棲避地，仍多阻，還家未有期。想見先生不皇起居之狀，與古詩人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者，感同而憂患更深矣。二月，至大理，與及門董西羽、楊宏山諸人有倡和詩。夏四月，屬簡紹芳隸漢王褒移金馬碧雞文。曰：持節使者，敬移南崖，金精神馬，影影碧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乎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爲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董刻於羅漢寺之崖。襃文自奇雅，而修撰所爲頌，主惠屬忠愛，感身世，惜放廢，知重有感於斯文焉。秋九月，修撰復還永昌。張禺山寓書云：吾少與子爲詩友，老與子立詩禁，不意禁復克自禁也。案升庵李太白詩題云：吾友張子愈光自童習至白首，與下走共爲詩。

二十五年丙午

修撰年五十九。　在永昌。　春、黄安人寄先生詩曰、鴈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烟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鐶約、何日金雞下夜郎。滇中士夫一皆傳誦也。　冬、大理推官吳宗嶽署安甯州、欲榷州民牛鹽、以先生言於當路而免。　除夕、高嶢水莊度歲有述懷詩。

二十六年丁未

修撰年六十。　在永昌。　世宗以修撰父子前議大禮主濮議、使己志尊所親不亟信、故惡之特甚、每問慎作何狀、閣臣以老病對、帝意稍解。修撰聞之、益縱酒自放、日與同人結詩會、遊昆明池、凡招提佳勝會意處、便操觚留題、蠻姬歌女以箋素幸詩、亦欣然命筆、不以爲忤也。　秋、游華亭寺、作三絶

句寄劉南坦司空。冬十月，復之臨安，訪前臬使樊景麟暨葉雨湖、游石屏諸山。

二十七年戊申

修撰年六十一。春，由臨安至晉寧，與侍御唐錡池南游海寨、蟠龍、生佛諸勝。撰楚雄定遠縣學記。河南道御史王士翹上疏論救議恤諸臣，有謫戍可原者，亦宜分別輕重寬釋，以廣朝廷宥過之仁。意在先生也。疏入不許。夏，簡西嶨作高嶢里謫仙橋記。橋越今數百年，藉先生名不朽，西嶨亦附驥以傳，忠孝感人之深有如此。

二十八年己酉

修撰年六十二。居高嶢。夏秋之交，與葉雨湖、胡在軒游昆明池。　案居易録：楊升庵先生在滇，有張半谷含、聾從之

游、皆謂楊門六學士、曰比黄秦晁張諸人。半谷即愈光，其餘則楊安山士雲、王純庵廷表、胡拄軒廷禄、李中溪元陽、唐池南錡。又有吴高河懋爲七子，吕擬廖明略。升庵謂七子文藻，皆拄滇南，爲一時盛事是也。當時先生流離顛沛，困處荒遜，而遠近爲人企慕如是，何殊東坡。惜後身殁南中，不及如玉局之生還耳。

二十九年庚戌

修撰年六十三。居高嶢。夏，爲雲南巡撫吴興顧應祥、巡按御史莆田林應箕作海口修濬碑記文。

三十年辛亥

修撰年六十四。居高嶢。春，有廣心樓小酌憶張禺山詩。冬十月，三過易門龍山洞，有詩紀事。



三十一年壬子

修撰年六十五。居高嶢。春二月、有武弁委祭海口、請丁夫六千、督往跡濬、吕剝稍食、利者民皆苦之、或爲言於修撰、修撰曰、海已涸矣、田已出矣、民已疲矣、何復疏濬之爲、迺致書巡按趙炳然、罷其役。秋九月、復丁役、蜀、至瀘、有歸途始發詩。重作遺雲萬里征、歸途却喜九秋晴。一筇歷二記行店、雙旌頻二滅去程。山嶺上聞猿孤枕淚、壁間見蝎故鄉情。烏蒙瘴霧昏眸久、相對江花眼倍明。

三十二年癸丑

修撰年六十六。居瀘。秋、內江喻柯梓先生彙錄絕句詩辨體。

三十三年甲寅

修撰年六十七。居瀘。春正月六日、送簡西嵒囘郢。四川通志

戢西呉蒙人、蓋楚才也。案西崖蜀稿、其先忠家徙湖南、湖江徙于衡陽之郵、衡道中、與修撰交最篤。升庵黔滇集、西崖爲之序也。或曰西崖豫章新淦人、未詳所據。他日、又有東林懷西崖詩。秋冬八雨、著霧淞詩。

三十四年乙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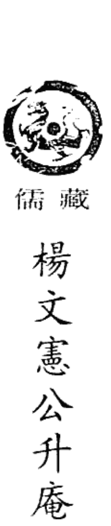
修撰年六十八。春、居瀘。夏、自瀘返永昌。秋八月、得簡西崖書、以詩寄答、凡三十韻。冬、復自滇于役蜀。

三十五年丙辰

修撰年六十九。居瀘。

三十六年丁巳

修撰年七十。居瀘。春正月上元、有與韓旻庵觀鐙詩。夏五月五日、大暑、作江山平遠樓樓在瀘州、黄山谷書詩、有獨立蒼茫吟思苦、孤臣白首望長安之句。六月、長子同仁卒。秋八



月、歸新都。弟序庵卒。冬十月、爲季子甯仁取瀘勝恩宣女爲室。雲南巡撫游居敬遣四指揮於蜀逮修撰還戍永昌。先生作七十行戍稿有過水駟峽詩、一從流戍辭巴蜀、幾回于役行荒服。百丈頻經水峽崒、孤舫攢向江門宿。又有三題板橋詩。朔雪元雲凍不開、僕夫疲病馬陟隤。鬢毛蕭向風塵白、往復滇雲十四回。二詩情詞可感、令人讀之莫不切齒游撫而憐先生也。十有一月十三日、修撰至永昌、復居高嶢、有耆老二十餘人烹豚煮酒慰存修撰、修撰目爲滇俗之厚也。又有病宿廣心樓誌感詩。落穽重逢下石人、七旬衰病命逡巡。藤蘿深蕢猿猱穴、瘴癘窮山虎豹鄰。枯木殘生沾雨露、栽盆向地見星辰。元夫幸遇睽孤日、寂寞寒灰也望春。蓋自是先生終老戍役矣。

三十七年戊午

修撰年七十一。居永昌高嶢。春正月八日、有病起擁鑪詩。

三十八年己未

修撰年七十二。在永昌高嶢。春、與劉盧湖對白石觴書舫亭、有七十二年老遷客、騎馬復走滇雲陌之句、聞者哀之。又有永昌感懷詩。七十餘生已白頭、明明律例許歸休。得歸已作巴江叟、重到翻爲滇海囚。遷謫本非明主意、網羅巧中細人謀。故園先隴癡兒女、泉下傷心也淚流。夏六月、遘疾、賦詩永訣李中溪、張半谷、唐池南三子。魑魅禦客八千里、羲皇上人四十年。怨誹不學離騷侶、正葩仍爲風雅仙。知我罪我春秋筆、今吾故吾逍遙篇。中溪半谷池南叟、此意非君誰與傳。此先生絕筆也、故全載其篇。案譜年與譜詩有異、附不載本人全什。今譜中多載先生詩文者、以修撰詩或後人年譜事蹟大半由升庵集中掇括而成也。論世尚友者、詳之。秋七月六日、翰林修撰楊愼卒。先生謫戍後已無官矣、年譜具書其官、且冠於卒年上者、覺先生之謫非其罪也。初修撰嘗自稱博南戍史、又稱金馬碧雞老兵、畫像自題云云、見前像讚。至是疾篤、又續書其後曰、死亦不憂生

亦不喜生。順死安，可謂云爾。死於此，葬於此，斯已矣。師友相厚，故及此，積善有報於諸子。　修撰既歿，訃至江陽，黃安人帥子甯仁奔至滇。甯仁欲成喪，安人不可，止之曰：幸而謫終，天威尚難測。律吕春秋大義，自當歸葬。甯仁迺止。無何，世宗遣使啟棺，見青衣布襪，使還已聞，帝感動，賜還原官。又四年冬十月庚申，附葬於家宰石齋墓側。　四十五年丙寅，十有二月，帝疾甚，還乾清宮，庚子崩。次日，頒遺詔，內有云：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歿者䘏錄，見監者即行釋放復職。　隆慶元年丁卯，春正月，錄建言得罪諸臣通政使樊深等三十三人，由陳瓚而下各除原官者十四人。又第建言諸臣為三等，戮死者四人，贈廕、諭祭，次廷杖死者十三人，復職贈廕，次繫獄、戍邊、斥死荒服者凡二十八人，復職贈官。楊

愼復職翰林修撰、贈光祿寺少卿、謚莊介。天啟中改謚文憲。

□夏五月、復大學士楊廷和官、贈太保、謚文忠。

附錄

其後隆慶時、雲南巡撫江陵陳大賓建三賢祠於金馬寺側、祀漢諫大夫王褒、僉事劉貢、翰林修撰楊愼。萬歷間則雲南右布政富順劉之龍進太史祠於碧雞關之高嶢普賢寺之左。天啟間則雲南按察使成都莊祖誥、副使內江黃似華遷太史祠於普賢寺之右。其址我

國朝康熙十一年壬子、則滇昆明知縣江夏程封於高嶢李生家得修撰自題像贊、爲改輯年譜上、啟修升庵祠、因道西用兵而止。丙辰、雲南按察使太原來度、左布政大興宗彝、右布政眞定丁浴初、糧鹽道太康郭昌、提學新城耿宏敞、迤東驛茶道西蜀何啟嚮、雲南知府陽東彭可壯、共出廉俸、重建太史祠祀升庵、春秋有司以時致祭。滇俗水旱疾疫亦有禱焉。

程封石門改輯楊文憲升庵先生年譜書後

升庵先生年譜成、友人談晉若云、吾鄉胡南浦司農家有蜀志貽書、急借一觀、得簡西畸所編升庵年識、郎李卓吾藏書一篇也。河陽陳玉叔序云、用修先生歿十有八年、予歸新稿、收具遺書、偶得先生年譜於友人朱秉器家、適簡紹芳所輯。年譜、編年、而內將直書。味斯言也、玉叔當年已不之足矣。玉叔又云、升庵從子行人琹先生年譜而屬予序、近海內學



士大夫家多罕見其書抑或未及付梓故流傳未廣耶志中文載卓吾序升庵文集云予讀升庵文集欲求其生卒之年月考其始末履歷之詳如昔人所謂年譜者時二寘几案閒儼然如遊其門牆躡而從之而序集皆不載目故憾也今考卓吾藏書一篇中開載年盡用簡語而獨不載簡譜之生卒年月且詩二以不載爲憾此何説也豈卓吾又從別本收入原與簡語同耶考升庵別西嵒在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升庵卒在瀘三十八年己未蜀志又云紹芳歸數年卒其子詔升庵於瀘升庵時臥病呼拜狀下問西嵒安否其子曰死矣升庵長吁數四已袖拭直遂向壁復臥後數日卒簡子過瀘不知何年升庵則卒於永昌安得在瀘拭淚數日郎易簣耶且西嵒先升庵卒年譜在西嵒死後者不知幾年不知又出何人手令以西嵒所編年譜與卓吾藏書參考之中閒舛錯如取王安人在丙寅而西嵒説丁卯取黃安人在戊寅而西嵒訛己卯羅漢寺題漢王褒金馬碧雞移文碑在乙巳而西嵒訛丁未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且升庵生平大節在議禮譜與藏書皆數語歷過予特詳其議禮始末備載論救諸臣上書歲月附於年譜各年之下以見先生所遇之窮也昔蘇長公與先生同鄉其年譜出於王宗穆之手大半從東坡集中捜括而成繼室王氏來歸歲月逢不可考惟文二山年諸是其在北京嘗手書後人雜取丞相傳及宋國史野史併文仙所著指南前後錄集杜詩菊宋事蹟疏列譜中故其書足觀升庵先生文章節義炳耀天壤與兩公署同固不待譜而後傳而封之重編茲譜也如見先生焉後千百年覽茲譜者亦如見

先生焉。予去先生遠，先生二卒事實見聞不詳，往往漏失傳，不能無憾。倘後之人復有好事如予，取予所編先生年譜起而增訂之者，則予又前日之僞，而後人又今日之予也。

楊文憲升庵先生年譜一卷

校記

①級第：當作「及第」。按，本譜「及第」多作「級第」。後文不一一標注。

②「詔獄」句上，《明史》卷一九二《楊慎傳》有一「下」字，當從補。

③張元：《明史》卷一九二本傳作「張原」。下同。

④九秋晴：《四庫全書》本《升庵集》卷二九《歸途始發》作「遇春晴」。



鄭端簡公年譜

明・鄭履淳 編撰
劉　琳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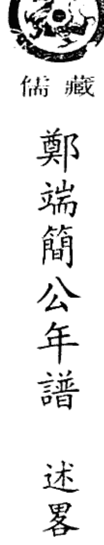
明嘉靖萬曆間刻本

《鄭端簡公年譜》七卷、附録三卷，明鄭履淳編撰。明嘉靖、萬曆間刻《鄭端簡公全集》本。

鄭曉（一四九九—一五六六），字窒甫，號澹泉居士，明海鹽（今屬浙江）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丁父憂，居家十年乃起。歷吏部考功、文選郎中。以不附嚴嵩，貶和州同知。尋遷南京太僕丞，累升南京太常卿。嘉靖三十二年，召拜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時大江南北倭患甚烈，漕運幾斷。曉周悉經畫，多方調度，激勵將士，增兵設防，募集民兵，連創倭寇，江淮獲以稍安，漕運賴以無阻，厥功甚鉅。召爲吏部左侍郎，遷南京吏部尚書，改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尋拜刑部尚書，仍攝兵部。直道而行，爲嚴嵩大恨，密譖於帝，謂曉專斷抗旨，詔革職閑住，不許再用。家居六年，嘉靖四十五年卒，年六十八。隆慶元年贈太子少保，謚端簡。曉清直端諒，才兼文武，學通古今，志在經世，號爲名臣。其學雖宗儒，而雜以佛、老。著有《禹貢圖説》、《四書講意》、《九邊圖志》、《吾學編》、《今言》、《古言》、《奏疏》、《文集》等。《明史》卷一九九有傳。

此譜爲其子履淳所編。履淳字叔初，嘉靖四十年進士，歷刑部主事、尚寶丞，官至光禄少卿，《明史》有傳。但據譜末馮皋謨後序稱，此譜「爲姑蘇錢司寇景山公編次」，而履淳自序絕未提及此事。按，履淳序在隆慶二年，馮序在三年，或是履淳先成初稿，嗣經錢景山編定。錢景山其人亦未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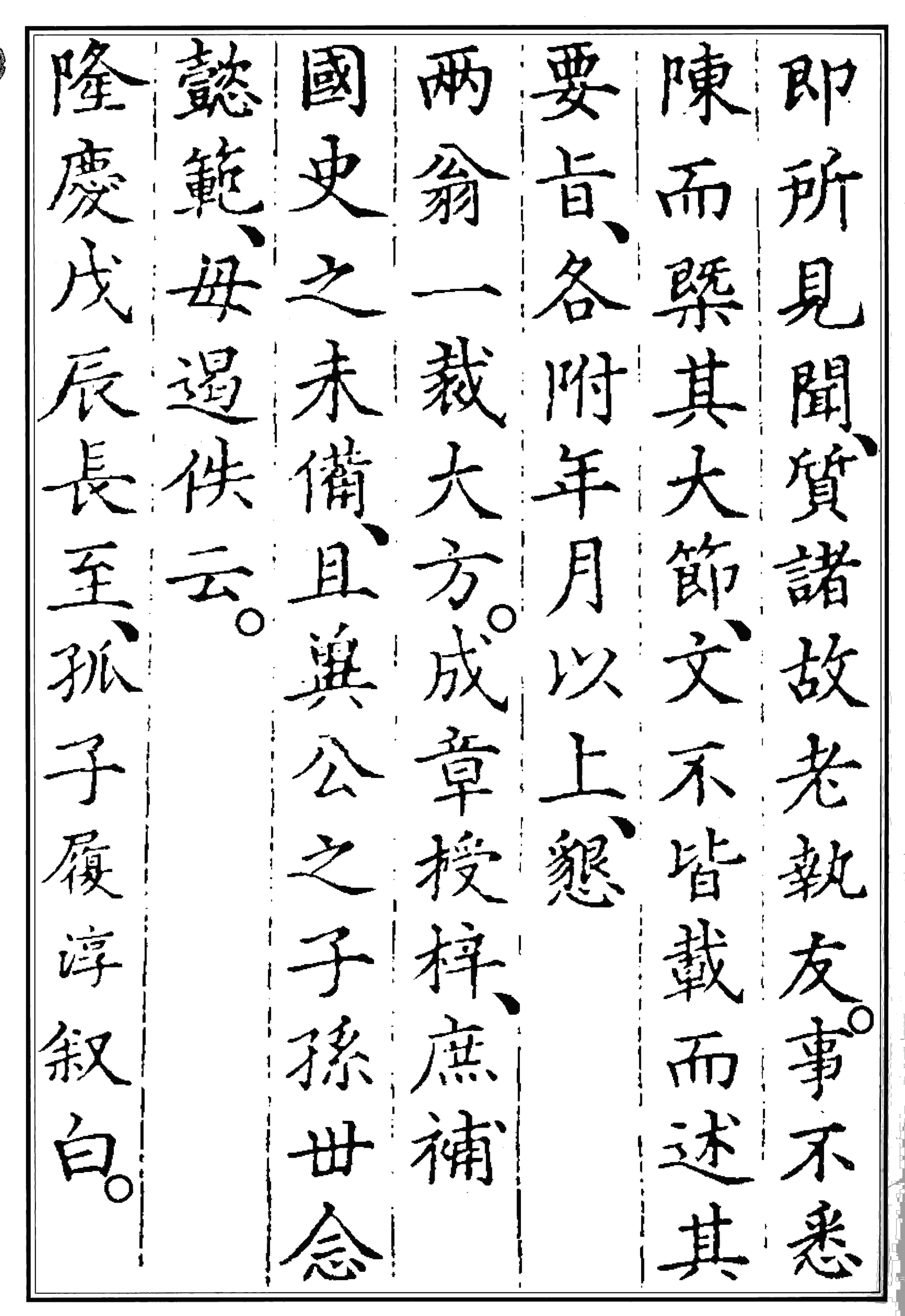
本譜共十卷，前八卷均標明卷次，末二卷則未標卷次。實則正譜僅前七卷，後三卷乃附録卹典奏疏、墓誌銘、行略、誥命、祭文及履淳所作思親詩文等。七卷年譜多分年編録譜主所撰奏疏、詩文，或登載全文，或撮述大旨；其他事蹟則記敘極略，與年譜體例不協，對了解譜主生平行事、學術、思想殊爲不足。但所録奏疏「頗足補史志所未備」（《四庫全書總目》存目提要）。



鄭端簡公年譜述畧

公之生孤也晚、公篤學勵行奮起、蚤年事業文章、孤皆不及見知。既免携懷、公勤皇室、孤學於家、復踈定省。及以公之教登第、公阻權人依侍家園、無復趨庭戲綵之歡、而多迎醫調藥以俟。歲月逾邁、一訣

終天、命也云何、何嗟及矣。公之憂勤惕勵、鞠躬盡力、實死而後已。凡嘉言善行、爲我劬勞、孤尚不盡知、又誰詳公心績、以詔後世。嗚呼、公既長逝、雖還固留筆、闡發幽光、罔能贖返公轍、則身後永譽亦將何爲哉。文忠固非俟譜乃不朽、孤特



即所見聞、質諸故老執友。事不悉陳而槩其大節、文不皆載而述其要旨、各附年月以上、䆁兩翁一裁大方。成章授梓、庶補國史之未備、且冀公之子孫世念懿範、毋遏佚云。

隆慶戊辰長至、孤子履淳叙白。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一

不肖孤履洵謹梓

弘治十有二年己未、正月壬申、公生於海鹽之錦繡里。父吾棪府君、遵化儒學訓導、致仕、封兵部職方司主事、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母費氏、封安人、贈夫人。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正德元年丙寅

丁卯，公九歲，封君始教之識大學序字，一日盡識，翼遂解字義，乃令讀四書、書經。

戊辰，封君手錄小學、近思錄、太極圖說、通書、西銘、定性書、性理大全中略節，凡數百張。

己巳，封君刪小學、史斷及諸史論贊中語，凡數百張。又以歷代臣爲四類，各取事蹟敘述成文，凡數百張，公悉成誦。

庚午、封君令讀四經序文傳註、易乾坤等卦繫辭傳、詩風七月等章、雅生民等章、禮記學記、樂記、儒行、緇衣等篇、胡傳百首、文獻通考序十七首。凡所讀書、必口授、仍講析意義。至正人君子、必贊嘆揄揚、若奸臣貪夫誤國殃民事、必反覆訓戒。每曰、汝或他日爲此、我泉下不瞑。即官至極品何用、衹爲先人羞、爲後嗣禍耳。

辛未、封君令讀程文論表策及大學衍義補。

壬申、封君始教作舉業文字、讀書百可園。園之名、言人能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也。

癸酉，儒士赴府試，羅太守玹嫌公幼，問三代以後顯
命大臣誰第一，公對諸葛孔明。又問將相誰第一，
公對郭子儀、房玄齡。又令背禹貢揚州，背訖，又問
揚州是今何地，對浙江、江西、直隸、淮南皆是。羅奇
之。封君以公歸不就試。
甲戌，封君貢入京，攜公行。凡過明哲所隱遯、材賢所
發跡、英雄所戰爭、智上謀臣所經略，與夫山川水
陸險易，及古今變遷同異，隨處指教。至京，遣公從
學陸石逕先生五閱月之遵化。城中多武生，從封
君學，因攜公遍行三屯、建昌、喜峯、太平、燕河、馬蘭

諸營。時遵化守備馬公永、馬蘭參將陳公乾最敬封君、日遣二十騎護行。封君歷述漢唐宋元右北平、盧龍、漁陽華夷出入、及寧庶人從靖難、朵顔三衛據大寧、遷北平行都司保定之故、以教公甚詳。

乙亥、封君乞致仕歸、遣公從學南溪吳先生。

丙子、初應鄉試、不得舉。封君令讀左、班、馬、韓、柳、歐、蘇七家文。是秋、入邑庠、逾月補學生。

丁丑、封君令閱十三經註疏、批點史記、兩漢書、三國志、五代史、司馬公通鑑、兼朱子綱目。

戊寅、公録步天歌及天文諸書、每夜登城觀星象。封

君取書焚之曰、此律所禁且遠視星日、喪明之道。古人精此、少善終者。戒勿習。

己卯、秋試回、封君令看漢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皇明文衡、及本朝諸公文集奏議。

庚辰、封君令作時務策百二十首。嘉靖癸丑、子履淳梓之。

辛巳、郡守徐公盈取試、甄拔公文人國士、必魁浙。

嘉靖元年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封君平生儉約、至是益務節省、曰、讀書以治生為本、不及今治生、他日居官、以官為家、去就即不能自愛。計偕銀二百

兩、費不過十四、餘皆置田取租。又曰、汝日後做官慎勿忘秀才時、否即貴顯、吾九泉含恨矣。公嘗云、予頃刻不敢忘斯言、至老夢寐中長如侍訓時也。

癸未、舉進士。諸貢士初謁主考蔣敬所公冕、石文隱公珤於禮部、二公首呼公出班、曰、好秀才。將殿試、學士董中峰公玘顧公、出己未殿試策題、及擬彭澤父老送淵明致仕序、令公爲文。又曰、此首相石齋楊公意也。公告封君、封君艴然不説、曰、後學初入仕、當思所以立、更可通謁求及第。汝不聞兩及相門張師德、無書抵政府劉元城乎。又誦張汝弼

戒子詩權門要地是危機句、令公辭中峰。中峰喜曰、久知尊公能教、果然。殿試後、封君南歸。十二月、授職方主事。司馬金蓉溪公獻民令閱四司奏牘、奏牘、出諸正郎、公直校差落、其間有未安、即與諸正郎言改定、不白之堂上。諸正郎顧喜公在本科。逾年、因得徧知四司政體。又每念封君嘗曰、人言賈生少年、非也、生言不習為吏、視已成事、此豈少年人語。公故暇日徧覽職方舊牘、蓋自永樂以來具在。金公又令公撰次九邊圖志凡三十卷、稿存司中、燬回祿。

甲申、五月、封君、費夫人至京。七月、兩宮徽號恩、封承德郎、兵部職方主事、安人。會大禮議起、同寅爵公草疏、疏成、皆稱善。奏入、諸司繼之、跪左順門俟旨、不允、慟哭。時　上御文華殿聞之、大怒、逮下錦衣獄。越二日、杖闕下。封君百方調治、得不死。十月、疏乞改南部便養、又疏乞送親還鄉、皆格於吏部。封君遂南歸、費夫人留京師。○送同年廣公叙曰、余舉進士與東厓廣子同年、又同觀政營繕、朝夕繼見、必有以規誨我也。今且出令嘉魚、誰復我益。余言易、廣子曰、詞之輯矣、内斯靜專。余諾之、欲

防其口、而未能也。余貌俯、虞子曰、不謟不瀆、是謂知幾。余諾之、欲近於禮、而未能也。余量褊甚、虞子曰、鍾釜之器、所受幾何。余諾之、欲恢其度、而未能也。余事嗜速、虞子曰、馬奔易顛、火灼易燼。余諾之、欲平其氣、而未能也。余日以請於虞子、虞子曰、子是之槩亦爲不知本矣。夫言易、心之蕩也、貌俯、心之歉也、量褊甚、心之隘也、事嗜速、心之躁也。四者皆心之放也、放其心而受病多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虞子今且去、余寧能忘之。然余於虞子、亦願有說焉。余聞天有常度、地有常

形。君子有常行。虞子亦率其常而已。撼之以威而不怵。臨之以財而不苟。委之以棘而不消。處之以簡而不解。悅之以順而不淫。激之以逆而不怒。抑之以久而不撓。進之以驟而不亢。曰吾忠吾君。吾愛吾民。吾奉吾職。吾盡吾心而已。誠如是。敦良之吉。其有量乎。夫善觀人者索其終。善修己者履其始。余於虞子。交相觀也。交相修也。始終之義。胥共圖之。君子曰。易尚斷金。詩取攻玉。虞鄭二子庶其有焉。書以爲别。

乙酉。大同兵初變。殺巡撫張文錦。遣胡侍郎討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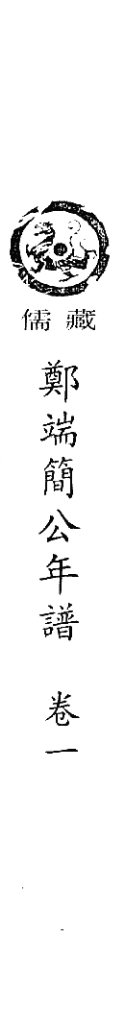
克賊。出故帥朱振於獄，爲總兵，縛總兵桂勇，救其家丁十七人。胡總督以捷聞，竟從賊出振充總兵。

正月，公與同寮李公默各疏言大同賊決不可赦，請討之。古冲疏報聞，公疏留中。疏曰：大同之賊，罪大惡極，決難輕貸。邇者命將出師，無功輒返。

皇上軫重宗社，再議用兵，既又差官體勘，既又會官集議，勅旨頻仍，乍行乍止，臣竊惑之。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頹，幹弱枝強，內輕外重。蓋自甘州總兵李隆賊殺都御史許銘時，邊防已多事。兵後宣府教場吶喊，寧武點名潰散，腹心之疾，日甚一日，至

於大同軍士積惡尤深，御史張欽下操，官軍諠譁抗拒。其時上下因循，未能明正其罪，馴至今日，釀成禍變。大軍致討，尚肆憑陵。都督曾綱班師回京，臣問久駐軍陽和，何不取桂總兵到軍前一問賊中動靜。綱曰，誰肯便放他出城。臣問，既說地方寧靜，何不一進大同城內宣布

朝廷威德。綱曰，誰敢進去。臣問，前誅首惡，果真正否。綱曰，首惡那是郭鑑等。本部郎中趙錦自大同歸，謂臣曰，首惡不在五堡行伍中。即此二臣之言，大同之亂未已也。唐縱朱克融還盧龍，竟復失河北。



今日首惡那是郭鑑等，又曰首惡不在五堡行伍中，是誠有如朱克融者在其間矣，可不為寒心哉。為今之計，用兵有禍，不用兵亦有禍。用兵之禍速而小，不用兵之禍遲而大。小者止於一鎮，大者聯於九邊。周思歷算，較短量長，用兵誠為上策。伏願

皇上赫然斯怒，別選志慮忠純，為國任事文武大臣各二員，為之總帥，令其督兵臨城，索取亂軍頭目，檻送京師，追究主謀，依律論罪，脅從不問，則鎮藩知畏，姦宄潛消，何有潰亂四出之患。舍此之外，更無長策。然兵凶戰危，勝負無常，伏望

皇上堅持此議、不為動搖、務平大憝、用收全功。昔唐自肅宗以後、君臣幸安、河北盡為藩將所據。憲宗倚用裴度、力排衆論、決意用兵、卒能光復土宇、為唐中興賢君相。是時、以靈武奉天之事相恐愒者何限、憲宗、裴度惟斷乃成。今若苟且偷恬、長奸養亂、各邊相扇、同日而起、外交戎虜、內侵圻甸、其去京師不過旬日、皇上雖追咎今日當事之臣、亦無及矣。○又為大同行云、太平天子臨端黻、桑土綢繆莫予侮。亦知樽俎有餘威、復恐因循破寧宇。憶昔 高皇蕩滌初、大同咫尺巢胡虜。長陵建國

燕山隈、甲冑躬擐肯呰寐。六龍一日度金川、烽煙塞上紛如羽。提兵百萬過清淮、飛輓尚書鑿齊魯。抑自前芽望斗南、上谷雲中皆樂土。上下安恬四十秋、土木倉皇驚失伍。大將生歸知不知、鐵騎長驅薄宣武。此時非有節庵翁、山前山後無完堵。邇來卒偵胡運衰、郡諱門庭豢豺虎。河西都督悍且驕、節使淋漓塗旗鼓。寧武關頭復嘯號、冢史奔波向宣府。鷰蘇相扇動三陲、萌芽護養幾如股。舊邊之役竟柰何、五堡健兒誰無主。大同城外殺參軍、大同城裏割都撫。親王草草東南行、回首宮中但

麾部。司徒捷兆自為功、翻然破膽陽和塢。將軍忠勇世所希、誰謂功成茶吏苦。白旄無計效丹心、蒼頭有血流朱戶。一呼再亂不可收、相從叛者十之五。債帥出匣遂邀求、虎印魚符輕販賣。喜峰元帥舊金吾、韜略胷中不安謝。自言境内近耕桑、漁陽士馬三千部。跳盪居庸百里間、慎勿朝堂崇煦嫗。朝行暮止徃復還、東泉侍郎嗟無補。識面言官不肯言、鉛山相國嗔相迕。會昌任李澤潞平、裴佐元和削淮浦。重瞳宵旰誰股肱、微臣抗疏還思補。◯七月、封君至京、接貿夫人歸。◯八月、作壯遊錄序

曰、余官職方時、輯九邊志、既檄取圖說於帥府、率具文書塞歲、故牾牴不相應、惟漁陽、雲中二鎮有端緒。時馬都督永守漁陽、桂將軍勇守雲中、二人皆名將、故其言不謬。幽幷六關去京師不遠、東西關歲有廵臺報政、而寮友劉竹門、又蒲坂人、綜理甚閑熟、故六關之志易就。惟關中表裏四鎮、最多虜患、卒無可據爲書者。制府楊公適遣張子淮奏記京師、張子者、余鄉先生太僕卿時敏子也。余問之關中事、對曰、淮入關、徘徊咸陽兩月、尋過永原、度金城、逾河抵甘涼。旋師東入臨洮、屯兵臯蘭山、

山下平曠，可容十餘萬人。北接朔方、入塞，又東，徑來於延慶間。南走涇原、岐陽，至於興元。耕牧戰守利害、興革之宜，更僕不能數。惟河西之戍，本以隔羌胡，令羌胡糾而撓我，玉門、陽關且弗論，嘉峪以東能無虞乎。議者方欲棄哈密，哈密棄，土魯番能遂飽其欲，無揷旗甘城之志乎。土魯番即不來，亦不剌、瓦剌善野戰，南北相倚角，土魯番黠而能攻城，河西未可知也。河西危，而隴右震盪，關中得安枕乎。漢元朔置郡時，史稱涼州畜產為天下饒，穀糴常賤。今大異於昔矣。由金城循塞而東，朔方乃

在河外、西北雖倚賀蘭山、而東南清水、興武、花馬池三營無阻固可恃、三營與靈州相倚附、不能守則朔方益芑、而環慶亦紙矣。關中外三鎮、榆林多戰士、東援河東、西援朔方、遊兵亦時時四出應虜、而貧困特甚、何以賑䘏。河套之設大矣、唐恃我據之以拒虜、虜今顧爲巢穴以困我、我失外險、遂不能與雲中相首尾。三冬沍寒、虜入套困關中、春凍解即擾雲中、上谷、能不罷於奔命乎。朝廷馭將帥、將帥馭士卒、指臂之形、一呼萬應、而囂聲相扇、都臺再受禍矣。制使開府固原、轄四鎮、文武吏士專方

面者近百人。西警駐金城、東警不駐北地、則上郡千里稟令戎機、呼吸間耳。關中大河遶三面、終南諸山若拱若抱、物産稱天府。比歲不登、至厪　天子軫念、雖出内鏹、而飢者弗療。欲詣糴太原、太原且不給。欲南取諸蜀、故道轉川粟、猶陝也。江湖稔矣、逆流千里、水陸相閡、非旦夕所能濟。無已、發京儲西出井陘、不數日而輓辛輳畜食且盡、又焉能相及也。茲皆將請於職方、其何術以待之。淡泉子曰、嗟乎壯哉張子、丈夫有志四方者。夫非才無以濟世、非權無以用才。盛宋君臣可謂千載一時、而

西路經略迄無成功者、議論多而政柄不相攝爾。苟若此、九邊志雖吾不作可也。陸敬輿論邊事六弊曰、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信乎談兵之難矣。逾年、張子持關西壯遊録索序於余、因次序其語而歸之。○十月二日、贇夫人卒於家。十一月二十一日訃至、二十三日公奔喪。十二月望抵几筵。

丙戌求埜地久不得、封君夢與贇夫人並坐高阜、謂贇夫人曰、此北即璵城。不數日、鍾西阜先生謂封君曰、堪輿家嘗語倪約齋云、稱句浙南北有一佳

地。即同西皋及余術士舟行至稱勾涘、登岸南望、不一里有高阜、至其地、乃土山、色黄中有小黄石。村中父老曰、此勾塍山、大數十畝、後人取其土、今存者十二三耳。封君登山北望、果見璵城。術士曰、此吉壤。卜之筮之、并吉、詢之諸術士、皆曰吉。公重價得之。術士曰、此盤龍穴。又云、點地梅花出狀元。十年後、公方生子、必奇才科第。是年遂鳩工買土培山。

丁亥、三月丁酉、葬費夫人。○秋、畫像自贊云、爾貌何癯、爾心何懲、爾言何訥、爾行何戇。或謂爾躁迫、或

謂爾憂悁。或謂爾剛愎、或謂爾精悍。爾病弗彌、爾質弗變。涵養爾性情、勿恃爾聞見。沉潛爾經書、勿耽爾史傳。不覩不聞、莫見莫顯。知存知亡、可舒可卷。尚胥顧于箴言。庶收功於瞑眩。不然、將負爾百年之身、而寧窮焉自謂一時之彥。○作連珠三十云、余聞事有重於潔名、矢丹心於白日、身或輕於去國、較玉折於蒲芬。故楚問九天、寧忍懷都之族、齊留三宿、尤存庶改之君。○余聞易棟須材、大小與區、瘳疾需藥、甘苦殊性。故棄大取小、難扶六宇之顛、厭苦即甘、何補七年之病。 余聞日中見斗、

本非天道、檀下有穀、固乃物情。故晝夜相旋、兩儀不廢、忠邪雜進、三黨遂傾。○余聞籍之白茅、無咎之術、困於朱紱、有説其徐。故忠信可昭、猶云泮渙、亟伸靡定、聊以躊躇。○余聞群芳破纖、合志為難、一簣成山、收功甚疾。故斷金可利、尚有賴於同心、介石是貞、貴見幾於終日。○余聞采葑采苓、人言罔極、匪兕匪虎、吾道何屯。故坦坦素履、不懼虎尾之厄、几几赤舄、自靖狼胡之嗔。○余聞先咷後笑、難取諒於他年、大往小來、詎忘情於當日。故義從進退、碩果有期、命委吉凶、小狐竟失。○余聞就重

華而陳詞、獨抱烏號之痛、指九天以為証、或囂湘累之嘲。故蒼梧暮雲、空餘宿草、寒江夜雨、苦動潛蛟。○余聞施衿結帨、乃全九十之儀、抱布貿絲、遂至二三其德。故刈楚秣駒、熱中久愧、方江泳漢、改路貽忒。○余聞襲常非義、能遷則崇、任重為仁、失守則譏。故樂土可依、恐拂鶉居之喻、高山是仰、尤增蚉負之憂。○余聞交龜啄粟、本非其性、飛鴞食黮、且華其音。故侈心生矣、或直尺而枉尋、改悟翻然、乃厲深而揭淺。○余聞陸海飛波、奚取諸渙、積薪厝火、詫見乎離。故可戒衣袽、禴祭有福、既傷童

僕、焚巢何疑。余聞宣聲耀迹、利或隨之、韜靈畜德、害則遠已。故鳴鴈後烹、若競漸磐之志、甘泉易潔、奚煩井甃之阤。○余聞麥垂黍仰、異春秋花實之期、鳬短鶴長、共雲水飛鳴之局。故力不可強、孰能簪筆而荷戈、才所當憐、豈無尺瑕而寸玉。○余聞箕風畢雨、適逢其時、蟜馬木習、固非其地。故撫三時而務農者、懸磬無憂、視九地而行師者、建瓴自易。○余聞纘三王之緒、尚有藉於後賢、復九世之讐、庶不隳於先哲。故故宮離黍、空傳食洛之龜、揚水束薪、莫止戊申之轍。餘逸

戊子、二月、服除、封君即遣公赴京。○壬戌北行留家

奉養封君。○至京、補武選主事。○書兵部題名記

後曰、此錄之選簿者也、故昔任留都者亦與焉。

長陵往來兩京、選事因出留都、簿云敬依欽陞者、

獻陵監國時旨也。其間有任行部行在兵部者、寔

涖於茲而弗載焉、爲靮之役無與於選、無所於考

也。今載是石者、凡尚書若干人、左右侍郎若干人

有由右侍郎轉左、左右侍郎進尚書者、弗復也。天

順景泰間、南北多事、一時有五尚書、今所載惟于

與石二公、餘則經營四方者也。如近時王公守仁、

楊公一清、王公憲、王公瓊、伍公文定、皆以尚書有事廣滇關陝、而李公承勛提督團營於內、亦皆弗載例此也。嗚呼、今可登斯石者無慮數十人、要皆一時之選、然俟諸百世、未可槩論。溧水齊公泰目擊時艱、發議犯難、卒蹈大戮、禍及九宗、而或者病其志大才疏、至於擇將而不知景隆非亞夫、亦感激悔恨之詞耳。同時如鄧州鉄公鉉、壯猷偉略、庶幾完濟南以障江淮、而豐沛不守、徐揚震盪、無可爲矣。使公用於鄭村壩、白溝河未戰之前、事未可知。後四十四年而有巳巳之變、皇輿岳狩、虜酋也

先破獨石馬營、紫荊直、犯京師。東則脫脫不花寇遼陽、西不樂出寇陝右、浙有葉宗留、閩有鄧茂七、廣有黃蕭養、各擁衆數十萬、僭號攻城。而錢塘于公謙獨以一身任社稷之重、拔留監國、力阻南遷、決戰得勝門外、却虜無厭要求、專意戰守。俄而皇天悔禍、虜亦革心、翠華端返。蓋忠勇如李、宗、而成功過之。卒以亨賊貪天、不保首領、西湖坏土、纍然與鄂武穆相望、殆亦非偶然者。嗚呼、逆鈜之議不行、茂陵固在、東宫無恙也、公何愧哉。又後二十年、鈞陽馬公文昇以侍郎撫海西建州之夷、略有端

緒、竟不容於汪堅、謫戍川中。至弘治癸丑、哈密傾陷、馬黑蔴牙蘭鶩然有憑陵甘肅之志、公能籌運帷幄、糾合羌虜一入其城、至今西域有遺威焉。戊午、陜巴之復、公之功不可誣也。惜乎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皆哈密遺黎、不能盡歸故土、量留半室寄住肅州。嘉靖甲申、速檀滿速兒入寇、內外相應、幾失河西、徙戎之論信足徵矣。或謂公不能容劉公大夏、此或傳者妄耳。劉公華容人也、以兩廣總憲入為大司馬、忠誠廉朴、始終一節。泰陵已未以來、勵精求治、平臺煖閣、時時造膝、君臣相遇、萬

世一時。面對之詞、不能盡述、要皆遠猷宏識。逆瑾竊柄、芳宇以衣冠之盜百計中公、欲甘心焉。遠謫生還、卒享①遐福、而芳宇遺臭百世莫滌矣。東山後又二十餘年、為嘉靖戊子、仁和胡公世寧忠義根乎天性、首發宸濠之惡、幾死詔獄。

天子以漢昭之年、懸庚丁之兆、公首被召用、傾注委切。比入兵曹、以哈密芒部議不合、決意辭疾去。嗟乎、上下百六十二年、其間有六公、齊公、鉄公、于公、慘禍不忍言、馬公、劉公、胡公皆負戟邊隅、仆而復起。彼依阿澳忍、曲詞笑貌、惟富貴是圖、而於國家

利害不顧，馬者，卒全軀厚養，以終其身，以及其子若孫，何耶。書以識之。○作花水吟云，春花樹樹妍春水曲曲深。水深魚自肥，花妍繁鳥音。翻然歸去来，入暑苦炎蒸。炎蒸勿復道，行矣絶多蠅。

己丑，正月，封君遣室来京。○二月，元配劉夫人卒，櫬歸殯墓所。○時張文忠公剛毅，斷絶苞苴，收攬賢俊，惟欲識面樹桃李。公奉封君教，謹避之，然亦爲公改翰林，公不應，又取改科道，亦不應，遂不悦。鄉人欲此者從而構之，禍幾不測。公三疏乞養病，皆格不行，亦不出部。○七月，與侯貞菴書曰，承諭出

處之分詞嚴義正、敢不敬聽。顧鄙意有未安者、豈可盈於知己、隱忍遷就、不一暴白。夫出與處、人各有志。其弱冠時挍牒有司、蓬頭跣足、傴項俛眉、請試於文學之前、研墨伸紙、收視反聽、惟恐出之不工、自取夷落。以故瀝竭心血、殫搆精神、巧詠彙詞、奚啻妖冶。既叨科甲、獲見公卿、則又極其謹慎、不憚卑諂。坐則半席、行則側身、過則趨蹌、立則傴僂。始亦面赤背汗、已而恬然、以為當如是耳。夫既已乞覔名利如此、今乃談云錙銖富貴、人誰我信。然其之所以決志求去者、老親多病、故爾私情、刱有

諸兄義非終鮮、獨得罪權貴人日積月深。其間本末、如甲申乙酉之事兄歸隴右、或知之未悉、今日所云兄所聞見。即如春闈辭試官、夏間辭言官之遜者、自分文學空疏、不堪藻鑑、又素無節義末諳治體、臺諫清嚴自宜遜避。若使斷斷大臣聞其茲舉、即不獎借恬靜、亦當以堅直許之。乃今不然、以爲立異、以爲沽名、以爲阻衆、此直其名言如此。其心又以爲吾欲羅之門墻、付之耳目、藉之鷹犬、而敢於撓抗如此。此其所以發怒益深、而不可解也。胡、李二公昔吏外藩、已而矯矯、久負公輔之望、今

稍不遂其請寄，則又以爲其間阻其間矣。胡之待其真如國士，李亦少加禮貌耳。胡之忠鯁，舉朝知之，其又何與力焉。轉展思之，惟有裂冠冕、秉耒耜，庶得免於中傷之禍。此其之所以決志求去也。請即兄事更展鄙懷，兄之廉剛雄諒，竟見疑於金司馬，西歸非兄志矣。而胡侍郎薦兄，霍南海推挽兄，桂緣霍而知兄，張緣桂而知兄，楊則久宦關隴，素知兄。兄今又爲吏部，似可少行其志。然以論恩澤公侯不當世及，則不從；以論凡鄙公卿不當贈諡，則不從；以論陽明不當削廕，則不從；以論南洲

諸兄不當斥出、則不從。令又聞兄當以驗封補藩省、不復進之考功文選、此非薄兄、恐兄一日持其柄、諸人不得行其私也。以某愚見、兄亦宜見幾而作。矧如某者、既無金張比附之援、又無長莊推揚之力、而重之以勝詭傾擠之奸、丁王睚眦之恨、織讒顯刺、交搆萬端、而尤貪戀光榮、私利薪食、不有喑昧污蔑之辱、必有嶺南毒瘴之行矣。夫仕之顯晦、斷然有命。命有台鼎、雖一句三跡、亦不得休、如其不然、雖九頓首於權貴之門、亦不可得、祇取辱耳。古之君子各潔其心、不泥其迹。夷山望海、毛博

薛漿陶翁江湖、梅生城市、方朔廟堂、伯鸞舂簸、平津晚出、淡成早歸、子陵一謁、孫叔三起、迹若殊途、心歸一致。某之此去、其後來與不復來、皆未可必也。兄之要約、豈敢懸度忘吝、自貽白圭之玷耶。乃若擬鳳從彝、如龍附卓、尧勁後回、範詭易節、不惟取譏於正直、抑且厭快於權貴矣。此某之所以危心深慮、必欲無愧於青天白日者也。外議紛紛、皆謂今之吏部、有相識者求進甚易、無相識者求進亦難。某初不以為然、今某三疏求歸、一切廢閣、於是始信人言之不謬、而吏部之能困人也。此疏不、

行、便當以痼疾爲詞，請乞休致。顧年纔三十，似涉不情，君父之前，恩深義重，豈忍恝然？惟兄委曲周旋，得遂請告，庶形迹之間，少存遲悔。是出之機械之中，而放之平曠之域，生死骨肉[2]之恩，感刻無量，如再以世俗交游，煦濡之情，浮沉前却，請斷來章，萬萬無悔。○八月，唐荆川取選無缺，考功王鶴山公激調護，許上疏得歸。○贈友坦齋律云：「轟轟呂梁水，齒齒呂梁石。水上豚魚飛，石下黿鼉躑。遡洄復遡流，紛紛險中役。念有坦齋翁，翛然自清懌。授衣犀後桑，酌酒溪中鯽。燕雀欣往來，牛羊滿場室。

抱膝嘻兒孫、野老班荊席。冥心到羲黃、信手交綦奕。但願年穀登、吾生遂長適。愧我走風塵、畏人時跼蹐。何不歸去來、百年幾朝夕。迷途幸未遠、毋爾徒嘆息。○途中二律云、大椿東海上、清蔭播桑田。歲月周三百、春秋並八千。何如招隱曲、負郤遠遊篇。夜夜庭闈夢、江雲白滿船。○白面誰家子、青春辭故鄉。柴門徒寂寞、毬馬自飛揚。黄稻三秋雨、蒼葭一夜霜。天涯人更老、爲爾問歸航。○中秋憶陶雙泉和韻云、選部雙泉子、今秋尚戍邊。百年心共壯、萬里月同圓。生死憑誰問、飢寒獨爾憐。殘星過

斷鴈愁絶塞門煙。○九月十一日、封君力疾移居虹橋新宅。十三日卒。公至常州、聞訃。○十月朔抵家。○公在武選未及一年、胡端敏公、李康惠公相繼爲司馬、最知愛公。端敏議政往往與文忠不合、至動色相抗、文忠意疏出公手、益恨公。端敏每對屬官曰、他日鄭主事可爲兵部尚書。王鶴山亦言我舅氏甚疑兄鶴山母、文忠兄也。公曰、胡公爲東鄉兵備時、即發寧庶人反謀、此時予尚童稚、亦予筆乎。席。宗伯薦其論事有如結舌、草疏直如懸河、豈假手於人者。端敏歸時、謂公曰、他日大用、無忘

今日、晚節末路、尤難自保。康惠公每事必咨訪、尤惓惓問人材及本朝故事。公既養病、造公舍、屬爲嘉魚李氏義學記。又曰、古人交誼相切磋、不論商、不論官、各求益爾。此別應不復相見、愼念之、毋相志。記曰、余童時讀書海上、聞今天下有嘉魚李公、與仁和胡公、崑山魏公、鄱陽余公同官留都、號君子四友。私竊願見、顧賤且遠、不能以姓名通。後李公爲大司馬、余從屬吏、始獲承受教言。屬余爲義學記。公之言曰、惟我李宗、唐出也。唐有顯王封望鬱林、鬱林十五傳至璠。璠自永寧徙嘉魚、嘉魚一

世之祖璠也。璠四傳，越惟有我宗儒府君，始爲湖西義學。學旁有田若干畝，歲收其入，以贍來學之人。勝國末，學遂廢。廢且百三十餘年，我伯氏東崙宗儒十三世孫也，爰復舊址，再建爲學。學設而無田，我族人廬又弗附於學，學亦旋廢。廢又三十餘年，惟我先中丞悼念先猷，弗遑式廓。予惟夙夜疚心，滌慕是經是營，用弗殞於舊德。乃惟予五世崇三祖綽有功德於我宗人，禮不獲祀於家廟，乃即何崙墓徧爲祠祀之。亦惟我榮惠叔祖有堂構播獲之勞，法宜祀。伯氏東崙大崖以聖賢之學倡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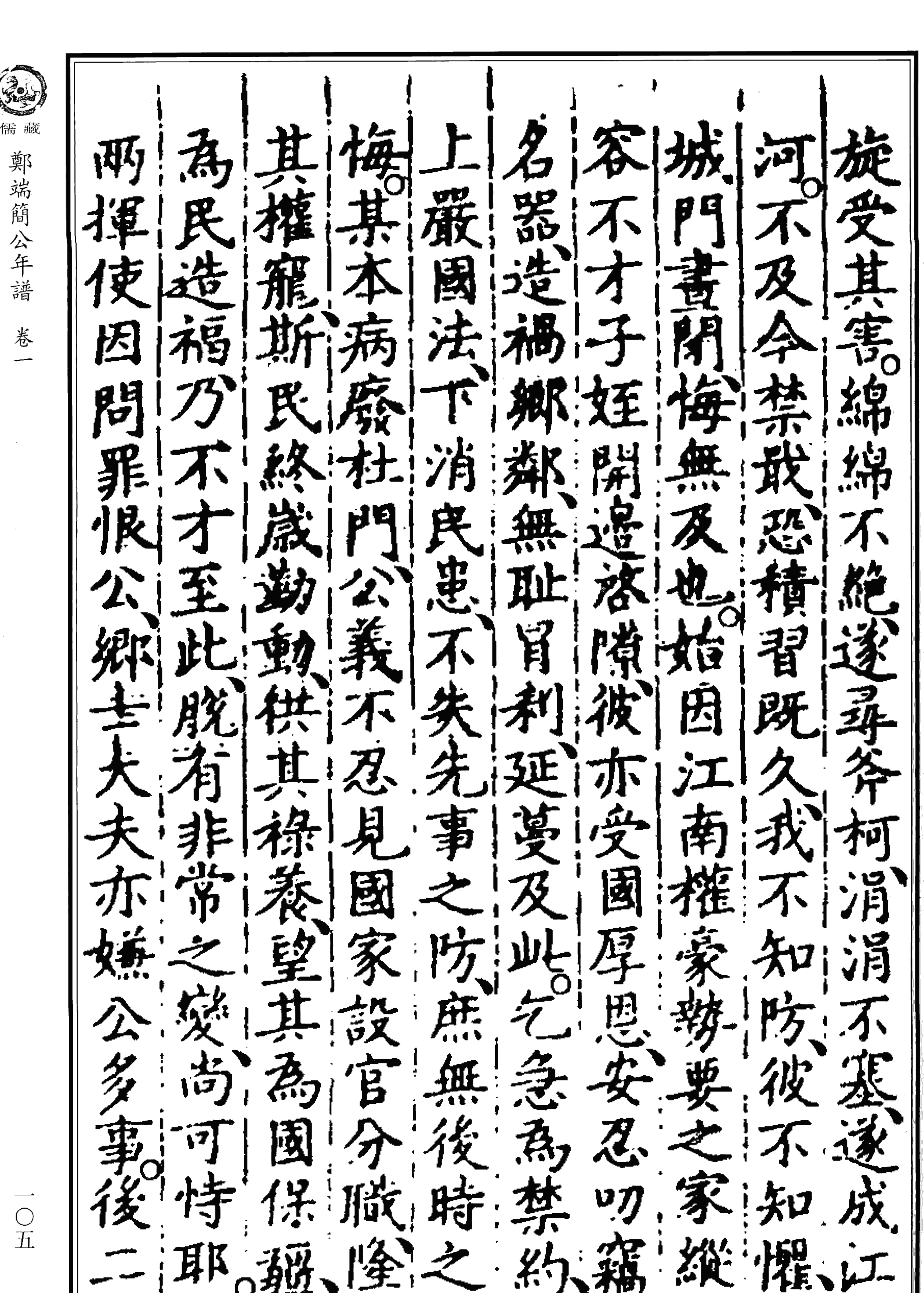
宗人風於楚中、法亦宜祀。爰及三公合祀於祠、祠左建為義學。學旁有田、蓋學非舊址、而名固舊額弗忍忘世澤也。凡我宗人、廬於斯、耕讀於斯、和樂如一、克類德音、惟於茲學有賴焉。嗚呼、公之心何心也、非仁且孝、其孰能與於斯。夫正學不明久矣、射利媒榮者固弗足言、其進於是者則又侮聖言而崇清談、厭實事而歆虛譽、往往而不復其究未可知也。公為義學、能無有槩於是乎。密邇松楸、無念爾祖、以發其孝思、省之稼穡、惟土物愛、以弗遷其志。幼而相諧、群而不相忤、以廣其樂易子諒之心。

教之小學，五經、四書，以端其嚮往，四教行而聖功存焉。由是而獲用，則爲良士；不獲用，亦不失爲友民。李氏之宗益昌且遠矣。嗚呼，今之人視從子弟若己之子弟矣，而况五服之親乎？又况服窮者乎？又况百年十世歲時弗相集者乎？公比渙萃離，必欲同歸於善，此其心何心哉！凡學於是者亦思公之意，景公之行，求無愧於仁孝可也。

庚寅，百可園養魚、樹桑、墓所種田。九月，海寧衛兩指揮言，海中有番船多奇貨，借米二百石交市，明日即利三倍。公曰：此地方大害，敢爲禍首。力阻之，不

聽、乃告之尹夏公浚及崔把總鼎出兵防之、又不聽。公揭白海道曰、浙江東西、地多濱海。近年浙東自宋素卿叛附番人、遂致寧、溫諸郡累被奸商猾夷內外結交、殺傷官軍、焚掠村鎮。海鹽僻在浙西、素無鄉導、並無兵禍。近寧溫守禦已飭、不能為寇、忽於本年九月二十二日有七桅大船裝載番貨、到縣東南海岸發賣。其船長濶異常、旁設樓櫓、宛如城堞、牌鎗刀銃、火箭毒弩、兇具皆備。地方居民貪利者聚集千餘、搶奪幾成大變。其舟人自言、曰本國人誇其富樂、誘我良善。或謂中國入通番貢

利、不須禁止、則前日宋素卿本非夷人、近日漳州船盡皆國賊。始焉交手、但競刀錐之利。既而反噬、遂成荼毒之災。萌芽初起、尚須預防、形迹既彰、焉可坐視我。　聖祖開國之初、戎狄賓服、惟倭夷屢擾海上、特勑東甌襄武王、卿雖老、強為朕行、築城增戍備海寇。今齊、淮、吳、越並海諸城、皆其所築。承平既久、武備漸頽。弘治以來、東夷往往出没嶺南、已而廣、潮有備、遂至汀、漳。汀、漳有備、遂擾溫、寧。溫、寧有備、遂抵浙西。自此以北、如江東、淞、倉、淮北、榆安、膠西、登、萊、河北、遼、薊等處、萬一漸餌其利、亦皆


旋受其害。綿綿不絕、遂尋斧柯、涓涓不塞、遂成江河。不及今禁戢、恐積習既久、我不知防、彼不知懼、城門晝閉、悔無及也。始因江南權豪勢要之家、縱容不才子姪、閑遊客隊、彼亦受國厚恩、安忍叨竊名器、造禍鄉鄰、無耻冒利、延蔓及此。乞急為禁約、上嚴國法、下消民患、不失先事之防、庶無後時之悔。其本病廢杜門、公義不忍見國家設官分職、隆其權寵、斯民終歲勤動、供其祿養、望其為國保釐、為民造福、乃不才至此、脫有非常之變、尚可恃耶。兩揮使因問罪恨公、鄉士大夫亦嫌公多事。後二

十三年、海賊果攻城、城門數晝閉、十餘年未靖。甲寅乙卯以來、江淮南北登萊竝受其害、人始服公先見。開講室受徒、鄉之名俊多門下士。

辛卯、四月癸酉、葬封君、祔塋元配劉夫人。書雙梅卷後云、自適翁至於今殆五百年、好梅奚啻萬人、而適翁獨傳。翁非外慕、非直好梅者也、其完神節性、素履幽貞、嚼然出於風塵滓垢之外、雖不好梅、而適翁之名固傳也。太史公曰、志潔者稱物芳、翁之謂矣。汝儁之取雙梅也、志將希適翁乎。余未識汝儁、九山黄子爲索言於券。余愛黄子朴靖有古

君子風則、汝雋之友黄子、其不爲時俗人必矣。汝雋出而有庸於時、迹與適翁異、要當進退以道、霖雨雲泉各適其致、則與適翁一可也。余嘗謂盛宋人才、如適翁必能爲稚圭、希文、君實、晦叔、而稚圭、希文、君實、晦叔未必能爲適翁。此獨可爲知者道、識驗之汝雋、以此識之。○賦園居五律云、有屋聊成堵、扶疎竹樹林。門低通鳥雀、臺迥興晴陰。急雹流深莽、驚雷度遠岑。白頭斯道在、猛省得吾心。（ ）吾生已如此、抱病對朝暉。梅老花偏密、桑柔葉正肥。隔溪聽鳥喚、倚檻看魚飛。幽意那不愜、誰云心

事達。晨起懶梳頭、閒身樂無恙。千峰畫雨過、夜松枝長。飛鳥望林低、遊魚逝水上。兒童莫應門、客來好標榜。○風雨寧多日、晴明尚有時。稻花承早露、草色附遊絲。天地本巨測、兒童莫浪疑。人生半休戚、達者自應知。○乾坤長變化、日月共居諸。海內誰知己、山中此舊廬。榮光畢二鳥、憔悴憶三閭。謝却周公夢、其心混沌初。○儀文三律云、三益真吾友、棲遲獨爾憐。風流千里外、談笑十年前。客子登樓賦、佳人種葛篇。何為長太息、春草故芊芊。○芊芊春草遍、常在故人邊。荷館論文日、徽堂勸

駕年。高梧宜鳳起、幽谷帶鶯遷。樽酒何時共、溪深萬樹煙。○煙樹深溪裏、虛窗竟日眠。雲歸星在户、月動海如天。攻玉慚吾短、滋蘭羡爾賢。乾坤未牢落、早晚向龍田。○述懷長律云、天運何駸駸、人生徒碌碌。依違恒自疑、跛磬仍相瀆。揔角驚血駒、特弁既苹鹿。性情渺聖途、聞見狃鄉塾。消渴岐陽歌、餘波汲冢竹。偶然抗青霄、從此謝白屋。富貴非夙心、茝蘭有初服。幽懷董困帷、奇策賈廷哭。觸死愧絲綸、兵皆傳弓翮。龍驤亦舉麾、虎帳曾推轂。羅戰隔雲中、囂聲達上谷。小臣守坤裳、上相憂鼎餗。祭

雪變蕪然、悲風動平陸。宗枋援本支、朝會諮昭穆。聚訟庭易盈、多謀室難築。百官混拘攣、九死紛匍匐。清晝詫飛鵶、旅亭對鳴鵬。雅言荼更飴、易象腊且毒。猶藉父兄恩、尚縻升斗祿。雷霆已震疊、蒲鄰競消縮。新殿榜黃金、司空貸神木。恭皇漠沉綿、濮議宋反覆。今古同綱常、晨昏異寒燠。公卿韓稚圭、館閣歐陽叔。七廟叨餘靈、兩宮故交睦。翠華候寢輿、揄翟羞橦稑。載鬼破群蒙、包桑效羣復。嗟余遘閔凶、壯歲棄慈育。涕淚迸重泉、躊躕走聯麓。三冬足嚴霜、千里怯良僕。蹴險灑漠冰、褰裳恒衛澳。周

秦蒼蘚碑、鄒魯紅塵轅。達巷射御荒、嶧陽梧桐熟。彭城澟波濤、沛井愁湯沐。沙罯濟河流、潮奔淮海洑。一磯漂母臺、萬樹種家族。瓜埠帆檣遲、焦山蛟螭逐。扣舷起群鷗、解纜落孤鶩。京口多游觀、吳闔鮮淳朴。蒹葭壯秋深、菱芡墮庾伏。澤國况蕭條、江雲寧慘黷。寥寥敵輿祠、黯黷聞琴隩。憔悴登几筵、呼號摧杼軸。取議陳情篇、負歉遠遊牘。匪月敢易哀、倚廬飦啜粥。賻乏弃夫舟、兆有君平卜。水土鍾英華、子孫庇清淑。閉門詠停雲、抱膝占大畜。勳業固恂恂、言詞竟蔌蔌。駕駑待着鞭、飲鼠期充腹。攻

王西南朋、希賢四八目。膏粱就糠粃、布帛輕錦穀。影響羊問岐、支離珠買櫝。詩書豈絶倫、冠屨皆邉幅。弱貌失留侯、虚談得馬謖。魚鰕但甘肥、壟畝未幽獨。采筆任彫章、素餐知伐輻。單衣念唐虞、駟馬危綺角。清濁付滄浪、災祥匪尸祝。哀蟬落日喧、好鳥深樹宿。荆席欣嘉辰、椿堂保遐福。應知益乃謙、奚羨拙者速。名驥方遥遥、微垣尤肅肅。○送周南喬判太倉序云、南喬被召爲諫官、余同寓時咸有官局來往、弗能數也。今春余病卧、客有言南喬訟陽明先生事、落職補外、余弗信。方　聖天子遇災

求言、南喬信戇直、不識時禁、且蒙原貸、不應有此。陽明已逝、勢無可依、昔在門墻、或相引避、南喬此疏當不見疑於時、不應有此。南喬未及陽明之門、拜堂下稱弟子、言之弗嫌阿比、不應有此。清方允毅、如南喬縱得罪、必有有力憐才者爲之援、不應有此。越數月、南喬來舍問余疾、則果傳者不妄。余因謂南喬、昔晦翁有召命、君相一時信嚮顏曾子以河洛納甲數推之、得震、遂泥、竟遄去遄歸。南喬爲諫官未三月、僅免辱臺之罰、豈值數類是耶。余因爲占之。南喬一百八十六甲子、訟之九四也。其

爻曰、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釋者曰、訟雖不克、而不失其正、安於正、吉未艾也。占曰、訟二與四皆陽剛、皆不克訟、何也。五君也、弗相應、四近而多懼、訟則犯上、必歛默自處而後可。又曰歲運逢之榮顯者安置。然則南裔訟弗白、得太倉以去、免於嶺海瘴毒之苦、　天王聖明盛德也。嗟夫孔子罕言命、命之理有無然。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曰道之行廢皆命。觀南裔之數、可弗謂命乎。彼變面易詞、作依乍違、惟勢是嚮、不顧四海清議、百年公論、

卒終身寵光，以肥妻子，亦其命使然乎。南喬行矣，無以此自阻，亦無以此自足，違義委命，有大觀焉。遇有爲陽明之學者，其爲我告曰，敦行省過，無務爾名，侈爾煩言，以上負　聖天子立極作人之意。

壬辰，同年王鶴山同寮諸公皆移書止公北上，恐文忠不相容也。作漢黨人論曰：嗚呼，君子未嘗一日忍忘其君，故綸中賦外，以斂王事，翕名歛迹，以完國體，皆以致吾心而植吾義也。周公何人，方其君臣相孚，僚儕相穆，鳳翥龍驤，劈畫四海，已而二叔閱垣，四國裂扈，成王含疑，召保弗懌，罪罟驟張，

羅織臣僕。白之則形迹難昭、諫之則訐發已甚、留之則翕訿益深、死之則危疑驟變。周公於此、有去而已、而豐鎬之間、塗豕鬼車、禍且不測。逮夫天道動威、王心悔悟、袞繡西歸、國是稍定、旋復東征、斨斧破缺。君臣之際、若斯之難也。苟時不可為、勢不敢為、權力不能為、聞望不足為、則遵養時晦、撫機順應可也。又不幸、則避難喜俗、甘心白首可也。是故元愷遯迹于四凶、阿衡寶穡于三蘖、箕子披髮于狡童、仲尼脫冕于婦口、鄒下踦躅于望國、伯玉卷懷于舊邦、石碏乞老于絲衣、季友假詞于縶紼、

叔肹完名于公弟，甯俞保身于周庭，先蔑避禍于適秦，子哀辭榮于遜魯，陶朱扁舟于鳥喙，子房謝爵于赤松。進不結難叢尤，以忤戰龍之怒，退不招朋造釁，以干鷙鸇之嫌。國體君聲，圖全于宥密，士氣賢流，超拔于陷穽。盤桓委曲，不迫不徐，可行可止，憂樂偕時，何其明且智也。苟狥名既急，熱心外慕，群疑衆難，伺隙而起，譬矦張矢集，標起風摧，君子恬焉，自謂得志快意，奮迹一時，流聲千古，而小人磨牙礪齒，刀戟森然，圜而剸之。爰谷可坑，濁流可投，機發立死，而不知悟，豈不愚哉。是故君子寧

愛身以明道，無寧辱身以徇人。寧晦名以乘機，無寧眩名以速謗。寧含言以示默，無寧翹言以買直。寧約行以詭時，無寧抗行以欽然。嗟乎，此非遯時大觀樂天知道，戢然于進退存亡得失之際者，不能與于斯也。叔向數晉，晏嬰憂齊，泄冶諫陳，正先誚秦，忠則忠矣，謂之知道則未也，况其下此者乎。東漢黨錮諸賢，何其誤也。甘陵二子，賓客揣議，何關國事，遂成世網。范岑冗職，干竊吏權，事起郡邑，聲流學宮。當是時，苟有遠覽深識之賢，障瀾扳石，堅留力阻，示以中庸，導以豈弟，動以危言，感以血

誠、則潰瓜包杞、飛鳥桃蟲、尚可救藥。而郭林宗、賈偉節、李元禮、陳仲舉諸人皆風負時譽、亦甘心倡和。朋徒之盛、烈于周房、附從之勢、廣于岑滂。方且巧評激論、顛倒豪強、槩抉抗顏、頓摧卿相。其徒三萬、動搖四海。事極變起、名盛禍隨。張成蜚脆、徽纆交結宦奄、露章上聞、天子震怒、謂其誹訕朝廷、疑亂風俗、移貳貞方、扇成詭恠。猘人衆勢集、則惡逆易滋、甘死輕生、則殘暴難避。人言可入、主聽可移、於是丹書下迫、金購浚求、督責郡縣、守相停祿、勾校姻亞、坐收鄰伍。鈐赭遍于章縫、釁貫序鞠、爲囹圄、

囊頭、滿道、檻車相望、詞連迹牽者二百餘人。已而霍尚書、竇校尉表請再三、帝怒稍解、奄氣益張、善淑既消、陰邪遂熾、龍鸞涸轍、豕躅原野。昔以援棻今乃需血、昔以尚口、今乃剥膚。當是時、雖痛心改轍、揮涕自懲亦已晚矣、猶且怙不督悟、益肆標榜、爾曰君俊我曰顧及、譬之雷霆震烈之時、而笑戲謔慢、不知敬畏。奇禍再起、大變斯尋、張儉發于朱並、曹節燃于侯覽、刊章密捕、蹤跡益繁、李膺輩死獄者百數人。仇怨相訐、報復睚眦、其與黨人未嘗識面交言者盡罹罝網、死徙廢禁又六七百人。殆

夫曹鸞申救、殞命槐里、於是凡諸黨人生徒吏屬之舊、外内緦免之親、苟在仕籍、盡皆禁錮、蓋不啻幾千人矣。由是下畜義憤、上積刑濫、干動天和、鼓萃人怨。黃巾倡亂、雲蕩四方、卒之盜賊滿山、繡斧不能禁、將帥不能戢、掀蕩烈于衰周、典刑絶于辛紂。董卓首撓鍾簴、曹操遂移鼎鼐。諸君子當時忠義之腸今安在哉。嗟乎、不悟括囊之譽、堅于介石、勝說之困、蘇于焚巢、進退迫于羝藩、行止迷于狼跋、霰集而不知雨雪、履霜而不知堅冰、乃欲以區區言語回九河于兗海、起萬仞于蟻垤、計亦左矣。

坑誅之禍，兆于横議。誹謗之律，始于反脣。况乎濮之失德，其漸已久。褒姒艷妻，積穢中閨，皇父家伯，矯權外府。戚里無丁公中伯之賢，師氏有節山渥鬩之隙。賦役繁重，刑獄苛棘，殆其末年，宦星掩帝。忠臣烈士欲救巷膸之約，則困于車鄰之寺人，欲避劵苦之災，則懲于揚園之巷伯。君子於此，尚悟進退乘除之理，身名緩急之倫，十畝之桑，何憂不給，四簋之饋，何慮不飽。聖學不明，爲人已甚，舍田芸田，所得者希，所失者大矣。善乎，叔度汪洋，淺深莫測，孺子耕稼，賓客無間，姜肱韜面，覓卦圖形，子

龍漈工、脩然絶跡。雖與黨錮諸人並居于世、而身名俱全、余有取哉。（一）送反歸田一律云、羡君歸故里、愜我戀耕桑。海上風雲净、山中草木長。乾坤從俯仰、毀譽任低昂。此意誰能識、離筵更一觴。

癸巳、潘朴谿座主遣人胡端敏公令乃子頮谿純止公北上。作嘉興府題名記曰、江南九省、浙為大、浙十一郡、嘉興為大。嘉興據湖海之交、平田曲澮、饒稻粱、有魚鹽窳果之利。士重廉節、耻馳競、齊民勤生、耕織、蠶畜、務蓋藏、又鮮兵革不虞之患、故嘉興易治。然賦日繁、壞則錯出、制地征者時時曲筭、

裁澗狹，以故黠胥能上下其手，美爲奸利。東並海築堤歲役幾萬人，勞費無休時。俗且近侈，或矜勝相訐，豪氣雄宿之家，往往設財役貧。又當傳道，飭館勤候，煩言易生。故嘉興亦不易治。治嘉興者，知府員一人，同知、通判、推官五人。知府古太守，所謂吏民之本；同知、通判、推官，佐太守者也。嘉興開府百六十八年，未嘗有題名之刻。建康司馬公曰：名不題，何以徵文獻、識歲否、懸勸沮？乃樹碑於堂，書其氏名，而繫之字里、官秩，問記於余。余曰：唐人有言，居官而自記，媚已；不居官而代人記，媚人。公非甘

媢者也。今登斯石者，孰非作人之選，其德政入人深，至於今思之不衰者，楊公繼宗、徐公盈也。夫宦於茲土，孰不欲尸祝茲土，然率衍忽其素者，勢法易倚，寵賂易遷，名實易眩。力之弗逮，而志之弗堅，故也。是故為人牧者，貴有真誠惻怛之心，為國家根本深長之慮，夙夜為民造福耳。財用有短長，幹局有精拙，涖官有久近，有遇有不遇，毀譽有不齊，皆非君子所謀也。司馬公以南臺御史守懷慶，有成更賢於茲。閻齊雄敏敦劇，有餘才，寮寀高君、晉君、張君又皆以文章政事相益共濟，可謂一時之盛。

嗟乎、人心無常、急于風雹、不渝不沮、克終永譽、顧於斯石不有深省乎。

甲午、墓廬始完。○作晉齋箴曰、同年水西華職方先生、文行君子也。秉正嫉邪、竟爲權奸中傷、不究於用。厥徵泮緝熙家學、以晉名齋、箴以貽之、其詞曰、易有太極、闡化窮神。兩儀六子、象數相因。觀之説之言意交伸。乃取諸晉、居身所珍。曰晉云何、內順外明。明順相濟、胡礙非貞。以昭爾德、斯邁而征、以遜爾志、既和且平。明無察察、順無卑卑。發爾靈覺、秉爾謙撝。慮以下人、百志惟熙。資始令終、永言孝

思。悔也勿文，摧也無愁。福爾王毋、接爾康侯。有慶無咎、樂以忘憂。含章麗正、於焉藏修。○答高廣玄書曰、嗟乎文難言矣。文有四貴、胸次貴恬夷、氣局貴豪宕、詞句貴渾雄、思致貴糾結。自韓退之後、作者益鮮。近世往往推尊西涯、篁墩、竟不及崆峒。夫西涯俊逸、篁墩博贍、誠有之、獨不知其未獲天巧。崆峒力追秦漢、雖切切摸擬、未甚融透、然其用心直欲脫去凡近、駕宋唐魏晋衰靡之習、而庶幾乎遷固、何其壯哉。當世文章君子、僕幸亦多見之、如廣玄子、精思浩氣、他日所就、將不可量、努力自愛。

夫文又有三要、體認天理則醇。博觀經史及儒先議論、與良朋究難、則意見廣。留心世務、以經濟海宇爲心、則有實用。嗟乎、此難與俗人言也、惟賡玄子裁之。

乙未、營虹橋宅。送尹應召序畧曰、公以其爲令長者爲臺諫、凡今急務皆所得言矣。三垂棘於羌胡、江南僨於租稅、中原朘於河防、漕卒疲於輸輓、湖南嶺表削於狡獞。藩祿曰廣、武廕曰繁、校卒曰驕、官評曰舛、士論曰淆、文體曰蕩、朋黨之論曰起、經營之役日新、上下奢侈之風日盈以甚、皆不可謂

細事也。矧欲恬養太平、與民休息、尤有進於此者、孰非言官所得言乎。昔之登津要顯赫一時、甘心温飽、不能自樹其德業、往往煙蒙草腐、無聞於世、今余所望於公固非淺淺矣。與西墅大巡書云、向蒙憲檄行縣、起蓋坊牌、敝縣官吏已即奉行。弟力辭之、渠以臺命不可但已、茲特具狀告、乞批縣停止。此弟真心、非敢矯飾沽名。念弟自幸從吾兄榜末、今已十有三年、中間受職任事纔及三載、旋遭大故、又以病歸、優游林壑、飽煖自適、薄田數畝、有賦無役、同産兄弟、均蒙庇覆。方自愧上負　聖

明作養之盛恩、下負先人教育之初意、每一念及、面赤背汗、不能自已。比之馳驅王事、爲民造福者、安可例論、而叨當道大君子表揚之殊典耶。矧敝縣修築海塘、動役萬夫、跂、廣學校、又廢千金。自今春至冬、生漆顏料、百物無名之科、盡出民間、官府空虛、十不償五、民財日窮、民力日困、未有甚於此時。弟無分毫功德於我鄉人、又焉敢勞其財力。來諭謂坊牌之費、出之官帑、弟謂天地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費官帑之財、可以省民間之財。與其以官帑之財爲弟坊牌之費、孰若以爲海塘、學校、顏料

之費也。弟本薄福之人、經年抱病、本等官職、無福
擔受、又焉敢當此逾涯之寵。兼之先人治命云、汝
計借二百金、並不汝費、皆為汝積貲產。積之數年、
可自起坊牌、無更擾官府。言猶在耳、豈忍違也。伏
望俯鑒愚衷、即為批狀停役、不惟足仰禮遇之恩、
抑亦深感乎諒之義。言不能盡、惟有道君子諒之。
丙申、三月辛巳、長子履淳生。○作平湖學記曰、平湖
縣重修廟學、明年秋落成。晉藩參政趙公里居並
學、過余百可園問記。余適軸鄙夫、不宜以文字見
姓名於人、辭再三、不獲、乃記曰、平湖初縣、首建廟

學、歷百餘年、礎欹棟撓、禮教弗稱。縣大尹華容黎侯文僖公孫也、謁奠既虔、遍閱纖葺、用貢于鼎去蠹于葦。表樹維隅、籌約費務。役書甫授、鼛鼓弗勝。於是崇殿邃廡、足以嚴聖隆儒、豐堂嚴齋、足以闡猷陳教。高墉曲術、包絡東西、客室旁門、内外閑整。雍饎合爨、名贊異祠、習肄聯廡、廩器殊鑰。繩引鈎錯、度法咸宜、丹堊④塗茨、仍改並飭。若乃前迫囂市、衢道湫塵、書地懋廛、增其式廓。秩千右注、則俯闞清泠、匯波左縈、則遥瞻沃蕩。偏與齋開、冲勝咸集、古壞奇觀、於是乎在。雖新宫之軒正、泮水之雄深、

何以加焉。矧其經始弗徐、落成弗亟、剗滌就正、先諗後勞。萬力千金、低昂劑量、官無會財、民無苛牘、經政育才之功、節用愛人之意、胥得之矣。凡我友生、優茲聖域、修息之際、能無詮擇。惟明與設教款用經學化端統一、道術均齊、非聖之書、曠然放距。循習既乂、論議漸滋。宋儒蒙毀于支離、經師負謗于訓詁、游聲相嗣、附和寔繁、將有尼父異端之憂、子輿聖徒之感。翦拔奇衺、嚮歸純正、聖謨王制、是守是迪、撫壯自求、崇此明德、凡我友生責也。慎哉慎哉。黎侯名循典、愷易廉明、有惠政。趙公名漢、淳

懿簡諒、出處大節皦然。○叙海塘事畧曰、嘉靖乙未冬十月、侍御西墅張君廵觀海上、曰、此剥膚之災也。波亢于陸、垠閡薄畀、苟吝隄谿、閭殫爲海。乃屬憲伯黄山焦君。黄山亟發帑、與人徒搴土揵石、且修且築。閲兩月、費僅二千金、厚趾峻防、平齊固密。於是郡邑大夫士庶頌之文章、不謀同詞。當是時余謂吏於民上者、爲民造福、乃其常職、雖弗頌可也。已而闚之、乃有大異不然者、余於是深嘆夫任事之難矣。西墅省方勤民、風裁堅肅。黄山瘁力宥心、辰出酉入、并食露蓋、以身先民。縣令晴谿董

君又能經理淍狹、贍給百費。下上相應共濟茲役、可不爲難乎。今觀茲錄、雖壺漿簞食、纖瑣必載。稼穡維寳、代食維好、豈虛語哉。方今海內之事大於此者多矣、卿孰有任其責者。事成則謗興、不幸而不成則群囂鬩詆、必欲中以危法。如田寧徭寨雲中之役、余未嘗不三嘆息也。夫君子之仕與居、各求無愧而已。仕者乾沒、居者請寄、交隱曲譽、以罔輿情淆清議。是衣冠之盜、駔儈之流、余實恥之。嗟乎、吾徒所恃以無恐者、惟青天白日耳、非卓然特立獨行自信之君子、烏足語此哉。○贈友黃山君

行曰、君不見黃山兀兀都靈奇、千峯萬峰相嶔巇。地維中盤岱華拆天苞上插斗牛歌。大者龍躍細者馬起、者騫鳳伏者獅。湖江面負僮潢潦、日月東西相蔽虧。偃蹇瓌瑰粲磊落、覼髳草木殷英敷。赤鼎仙人閟玄扃、白芒隱士弄蒼芝。浙中使君黃山產、山中三復崧高詩。君住黃山山不輕、君出黃山山有名。明光對嶽群公驚、伐木深交徧兩京。虯髯蕭爽揮麈纓、氷肝瘠踏憂天傾。甸方賦政孚官程、時時海上擁雙旌。結旌雷解三春雨、攪轡晴飛六月霙。我思君兮胡晦明、願君素履利堅貞。勳庸鏤

入昆吾銘。我牧我耕，我饎我䑸。我歌我曲，吹我笙山海，遥遥無限情。

丁酉，四月，都憲歐陽恭簡公、浙江廵按張公景，周公汝員、南京給事中曾公鈞等、御史郭公本等交章論薦。吏部覆題，准起用。時文忠不在相位，許文簡公爲冢宰。部檄至，公不行。○秋遊海上八律，和杜云：聞來海上問中林，萬里秋濤爽氣森。尚有天津通宇宙，翻然地軸變晴陰。鶏居悵望頻回首，雲物蕭條獨此心。落日平沙渺滿路，紛紛月色又霜砧。○憲使祠堂棟宇斜，獨留俎豆共年華。祗愁白屋

綫、纖稼、猶喜青天練練槎。寂寞蛟龍迴夜雨、蒼茫燈火落秋笳。瀟防一鴈隻隄壞不見菱荷到處花。

○層樓千尺對晴暉、何事行藏意轉微。天際宜鴻和霧遠、雲間浴鷺與潮飛。長公南去心猶壯、長孺西還事已違。白髮于今須杖屨、年年海味亦甘肥。

○孤城海角若星碁、聞說三遷事更悲。百谷東南空地力、九秋潮汐自天時。黃灣水落魚鰕亂、白塔煙深草木遲。鼙鼓年来猶未息、何人肉食抱長思。

○雲車何日到三山、飄渺秦皇想象間。祠廟蕭蕭極東海、轀輬草草復西關。丹成七日虛金鼎、花落

千秋累玉顏。萬水一漚真幻化、臨風莫問鬢毛斑。
○歷歷川流注海頭、不知漕艘幾春秋。要松昔嚴
登萊議豐沛今添汶泗愁。去住未能存老馬浮沉
猶自付輕鷗。明河一夜心千里、天北天南共此州。
○獨立滄溟嘆禹功、長隄隱見亂濤中。鹽田何處
蘆花雨、茅屋誰家燕子風。漂泊蒼痕連水碧參差
楓葉帶霜紅。珊瑚樹底垂綸者、豈盡天涯白髮翁。
○六鰲三島自相遮、萬壑千源共此陂。壓網漫隨
青鳥翼、慈航誰悟紫雲枝。光流白露隨潮迴、影落
蒼龍並月移。夜夜江南看北斗、微垣深處袞衣垂。

○冬作蛇戒曰：嘉靖丁酉冬十一月甲申之朝，童子告予曰：庚有蛇長且尋丈，群鼠嚙之，潰其腎腸，竟死。予曰：嗟乎！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冬仲蟄候，蛇之不蟄，洩氣沮陽，驟遭風雨，寒氣總至，蜿蜒弗遂，竟死於群鼠，固宜。先是孟冬之朏，伏雷發聲，氛氣三晨，冥霿若霧，不辨咫尺。揆之月令，陰不固陽，是謂發天地之房。蛇之弗蟄，雷授之殃也。使十月無雷，蛇不啓不死，即有雷，蛇能坯墐內俯，亦不死。蛇即起，遇風雨暴寒，遄反故穴，亦不死。內典有言：嗔性成蛇，以故佚蹤羨信，厯屈蟄，而雷即起，起即不



肯復輕其死，無足恠者。嗟乎嗟乎，君子其小懲大忍，以平怒乎。其惓身凝志，以韜靈乎。其齋戒退藏，以儉德避難乎。是故善用冬令者，必厚自葆萃，以待陰陽之所定乎。於是乎深省。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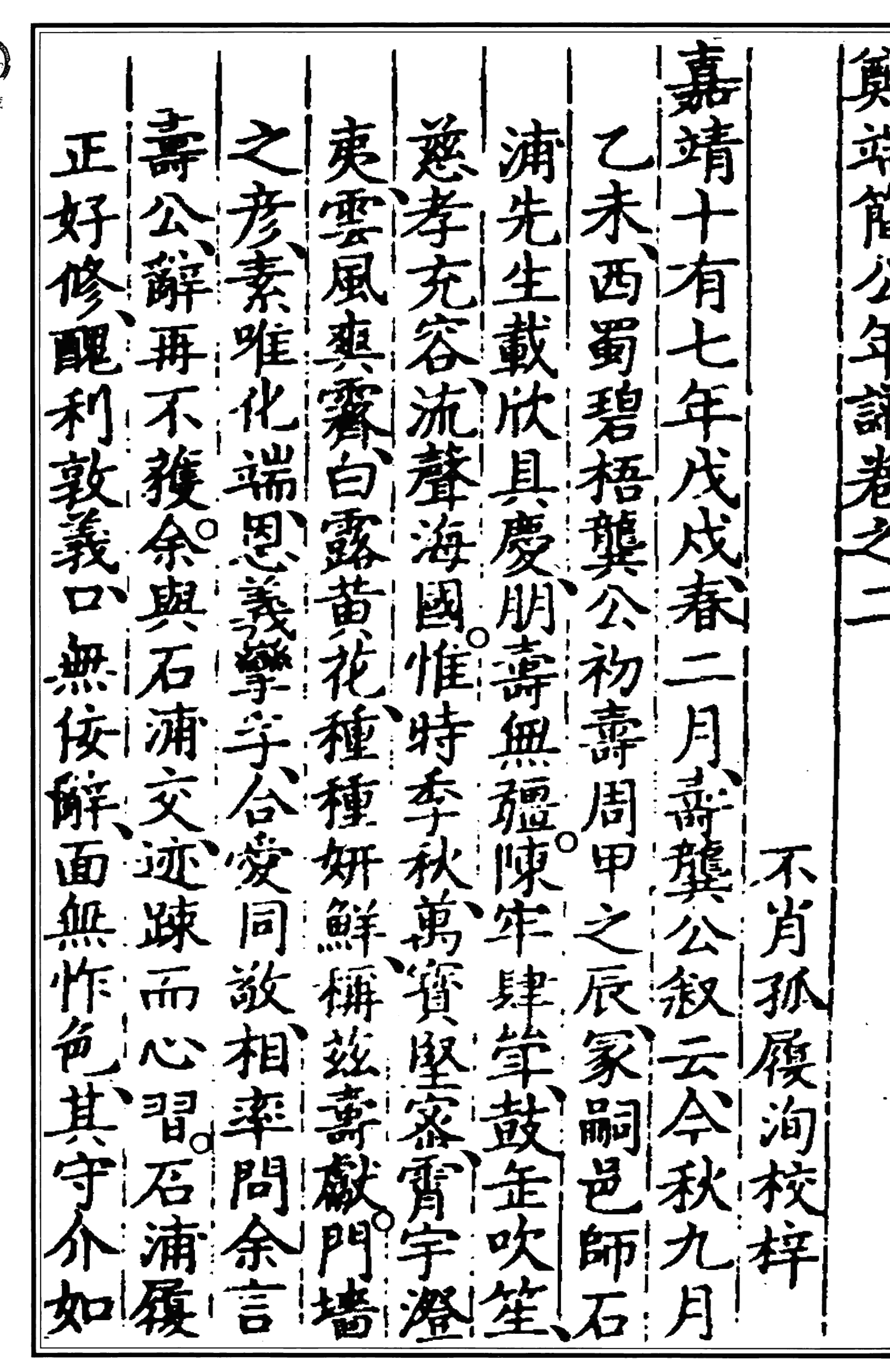
校記

①亨：當作「享」。

②骨肉：當作「肉骨」。

③財：當作「材」。

④埀：當作「垂」。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二

不肖孤履洵校梓

嘉靖十有七年戊戌春二月、壽龔公叙云今秋九月乙未、西蜀碧梧龔公初壽周甲之辰、冢嗣邑師石浦先生載欣且慶、朋壽無疆。陳牢肆筵、鼓缶吹笙、慈孝充容、流聲海國。惟特季秋、萬寶堅容、霄宇澄爽、雲風爽霽、白露黄花、種種妍鮮、爰兹壽獻。門墻之彥、素唯化端、恩義孳孚、合愛同敬、相率問余言壽公、辭再不獲。余與石浦交迹蹤而心習。石浦履正好修、醜利敦義、口無佞辭、面無怍色、其守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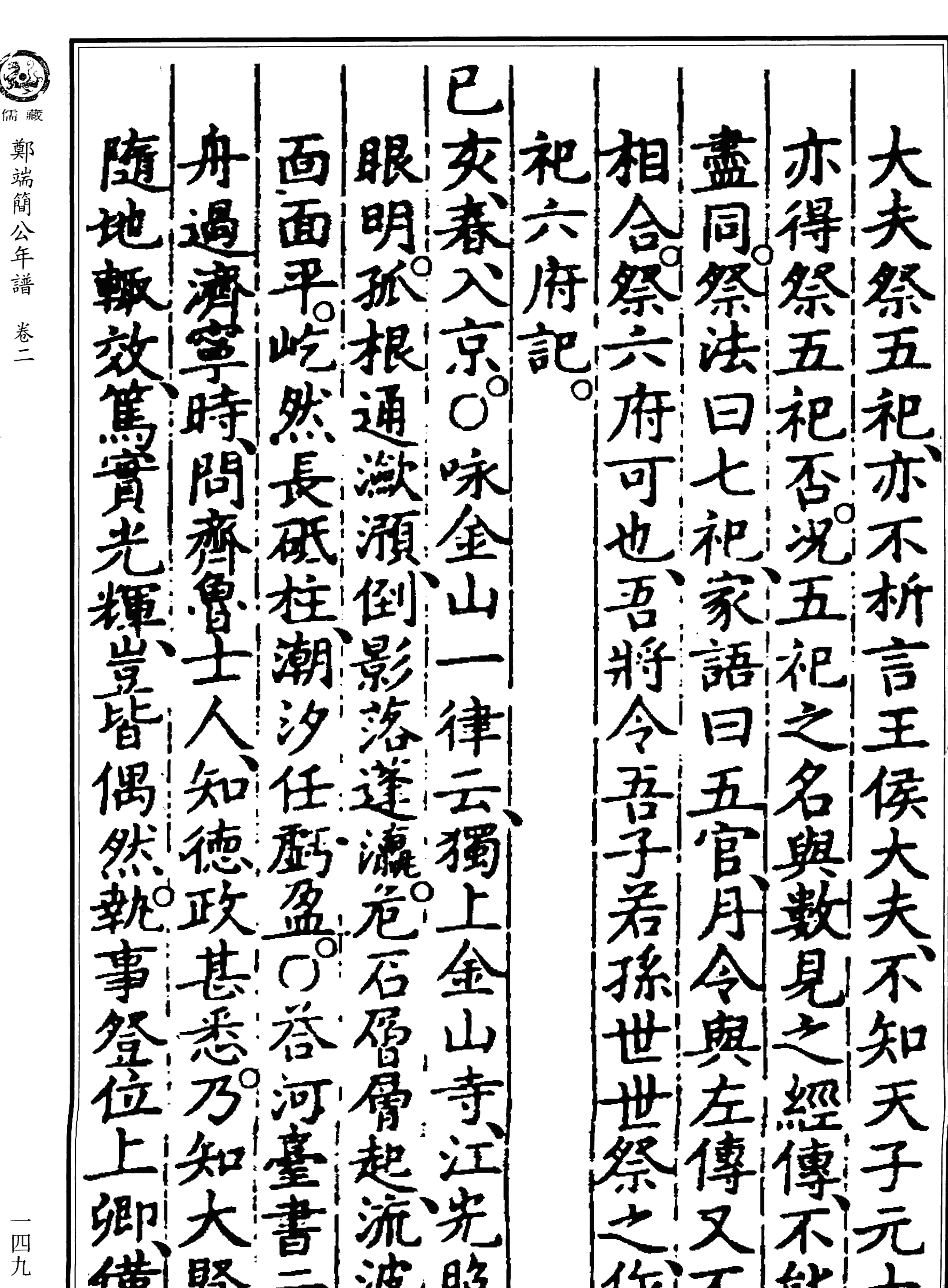
也。以是事其親、則莫我辱、奚弗壽。石浦坦懷降情、近人約已、薄覽寡聽、難忤易親、其度恢如也。以是事其親、則莫我怨、奚弗壽。石浦朴行淳衷、剗奇就質、朗鑒玄思、表裏相副、其心粹如也。以是事其親、則莫我畏、奚弗壽。余又聞公孝友天至、質任自然、讀書明經、能文詞、不事眩暴、中道卷懷、晦時俟命、用貽其子奮迅天衢、譽浹鄉邦、命無薦官、服内崇義方、外奬恬遜、凡石浦所以自樹、皆公教也、奚弗壽。父子相成、允作允述、是曰濟美、繩武燕翼、易占善慶、書賛惠吉、天不可矯、人不可匿。凡我朋友、谷慎

爾術，資父事君，惟茲是即。」石浦壽公，匪專家臨錫類，作人，庸建爾極。」九月，即家除吏部考功主事。○十月甲寅，仲子履準生。○部檄至。○十一月北上，陸行至天長，寒甚，復南歸。至鎮江，遣人疏乞養病，文簡公不允。時車駕幸承天。○作蜩笑集叙曰：「閩自常觀察之後，文教始興，至宋南遷而人才遂盛。上下八郡，入國朝而莆莅為尤盛。若省齋鄭公，又莆之良也。公幼穎異，無童心。十歲援筆為古文詞，十六治孝經，為疏解。比冠，德性溫明，善蘊藉，退然如不能。至遇事是非、人邪正、義利可不可，即

偘偘然自樹、不肯隨面曲詞、與世俗浮沉。既三試、並高選、蔚有聲聞。益謙虛自勵、大肆力於問學、經史百氏書靡不究覽。議論通古今、時時傳以經義。其爲文不謬於理、昌於氣、沉重典實、不爲奇衺尖①覊險棘之詞、且體裁渾健、意味深永、往復閲之不厭。詩穩潤有唐人風致。其瑣談、詩話、博而詳、辨而不詭、所謂華實相兼、卓乎文行君子也。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文由心生者也、出焉弗悖、而枝葉亦繁矣。今之文類以艱深相喜、甚至或不能句讀、否則剽陳言、切切相摸襲、

否則泛濫於莊列老佛諸異端雜説。君子考辭以徵德，不特徹於文爾矣。夫文未足以觀人，變不能文，不失爲大賢，行苟虧矣，雖文如永、欽、歆、雄、奚貴焉。余故先張公之行，而文次之。蕭志謂公官不過五品，年僅踰四旬，一時儒碩皆惜其學未盡用，而位不滿德。官評士論，於是足徵。公之子次山先生守吾郡，靖共夙夜，爲江南良二千石，益以稱公之燕翼也。○記祀六府云，國制大夫祭五祀，蓋從周禮，歷漢、唐、宋至於今未改。大夫之子若孫不得爲大夫，即五祀不得祭。古之大夫命於天子，世爲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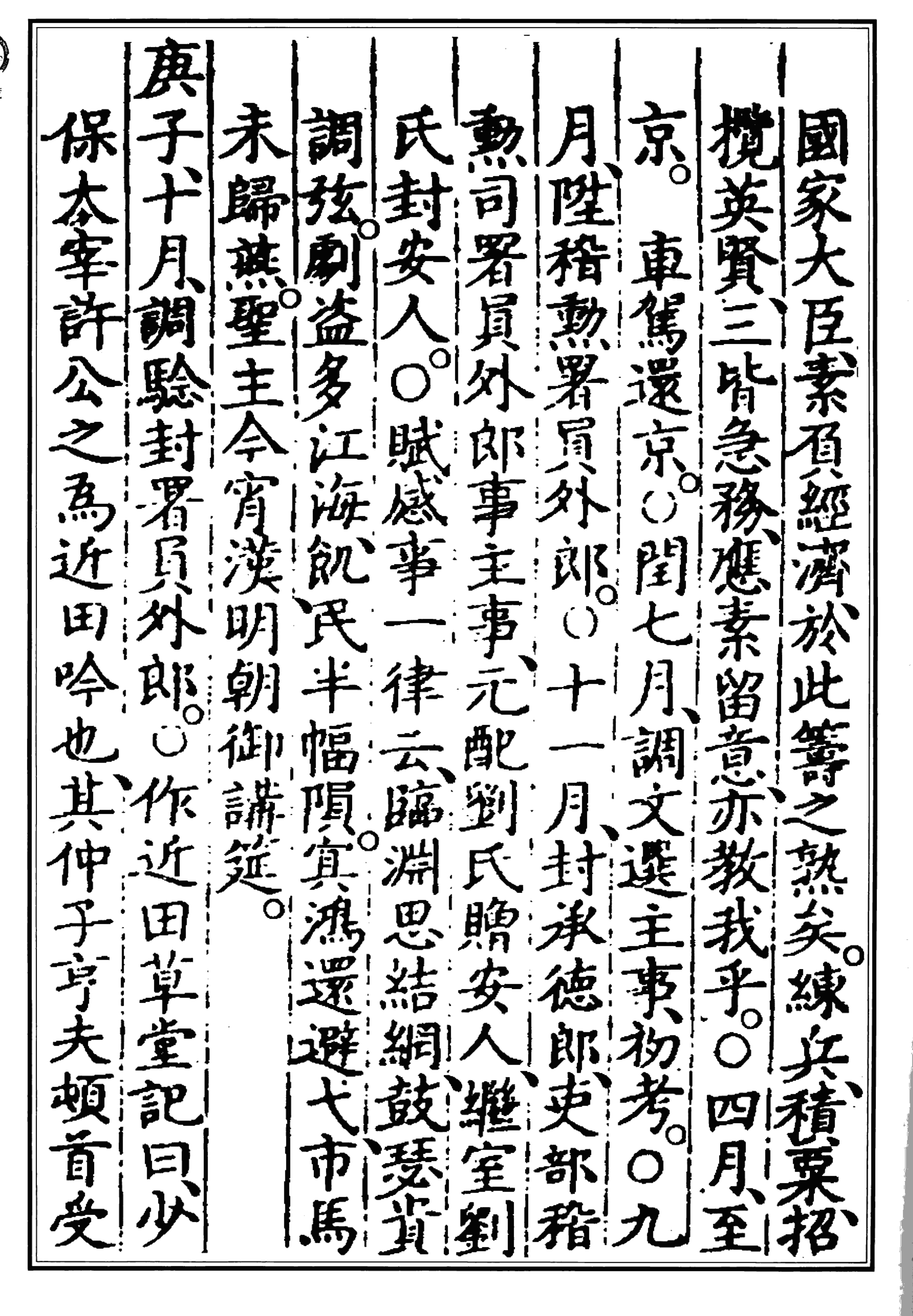
夫故五祀可世世祭。今世大夫者鮮矣，將不廢五祀之祭乎。五祀之祭廢，則位亦廢，廢位將安所藏乎，余心竊疑之。虞書、養民以水、火、金、木、土、穀，曰六府，六府萬世永賴。余忝爲元士，今且二十餘年，不得祭五祀。六府之祭可義起，自庶人以上皆可祭也。敬設神位六，以梓木爲之，題曰木、火、金、水、土、穀府之神。立春祭木、土，以季夏穀，以中春上戊，歲暮則合祭焉，蓋以義起也。或曰，儀禮，士疾病禱於五祀，五祀士亦得祭。周頌祿天子、元士視子男、子男諸侯也。可視諸侯，豈不得視諸侯之大夫乎。王制謂



大夫祭五祀、亦不祈言王侯大夫、不知天子元士亦得祭五祀否。况五祀之名與數見之經傳、不能盡同。祭法曰七祀、家語曰五官、月令與左傳又不相合。祭六府可也、吾將令吾子若孫世世祭之、作祀六府記。

己亥、春入京。○咏金山一律云、獨上金山寺、江光照眼明。孤根通澂澒、倒影落蓬瀛。危石層層起、流波面面平。屹然長砥柱、潮汐任虧盈。○答河臺書云、舟過濟寧時、問齊魯士人、知德政甚悉。乃知大賢隨地輙效、篤實光輝、豈皆偶然。就事登位上卿、僅

理河渠一事、似未足盡展。然今日中原之患莫大於河、梁宋魏齊之民財力皆殫。平野裂於潰瓜比廬綴於崩岸、隄徭歲歲無休特、漕卒汗血、農夫骨髓狼籍道路者又不知紀極矣。窮則變變則通、平度之役似未必全無補也。説者又言、今之治河難於禹、禹直去害、今引之南行而求其利、以是益難。若使徂徠之泉疏濬得人、自足接至清口。又況徂徠之南支川溪流皆可并濬、則雖任河北注、如禹故道亦無不可。嗟乎、天下若太平、然民財極窘、士風極頹、邊鄙又似無可憂、恐益遲益不小小。斯事



國家大臣素有經濟、於此籌之熟矣。練兵、積粟、招攬英賢、三者皆急務、應素留意、亦教我乎。○四月、至京。　車駕還京。○閏七月、調文選主事、初考。○九月、陞稽勳署員外郎。○十一月、封承德郎、吏部稽勳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元配劉氏贈安人、繼室劉氏封安人。○賦感事一律云、臨淵思結網、鼓瑟貴調弦。劇盜多江海、飢民半幅隕。冥鴻還避弋、市馬未歸燕。聖主今宵渼、明朝御講筵。

庚子、十月、調驗封署員外郎。○作近田草堂記曰、少保太宰許公之爲近田吟也、其仲子亨夫頓首受

命、揭之郊居、奉以周旋惟謹。浙西鄭子為之記曰、嵩華河洛之交、雄奇深秀、鬱為靈寶。去城半里、有田一區、雖阡陌未封、而南東可畝。夫分固知足、義不取盈也。爾其背負林麓、遥合故山、面俯溪泉、時添新水。桃李擁其周行、立陵殺其厚址。覩洞留雲、寄心不竞、方塘止水、涵性有融。亭於斯高山流水、拱抱几席之前。臺于斯豐草長林、聯帶坊堵之側。於是酌陰陽之中、宅茲奧壤、選遊息之勝、謝彼囂塵。比松竹於斯干、取棟宇於大壯。外樊百堵、中堂五楹。廉隅修然其直方、陛序坦乎其敞博。儼若

彛訓、榜曰近田。盍陶村朝曙、雞犬相聞。山郭暮鍾、牛羊下括。以事西疇、則作息如期。以饁南畝、則饔飧可繼。以築塲圃、則任戴不勞。以供賦租、則委輸易致。徒步便於往來、經營宜於昕夕。詩謂來牟用康、書稱稼穡克壽。信乎蕭垣晏市、皆非今圖魏儉、豳勤、斯爲本務也。若乃侮父毋者、耻昔人之勤勞。聽祖考者、願小子之迪德。或因之而景福受慶、烝士興旺。或因之而廢禮匱神、害時望歲。聖賢訓戒、精實詳明。凡國家之盛衰、子孫之賢不肖、皆於是乎足占矣。念哉念哉。惟少保公望隆帝宇、虞揆啟

衢、教始家閑、鴻貽燕翼。雖手携面命之間，皆言近指遠之義。乃隱括其詞而繫之銘曰：乾坤易簡，性道中庸。履素無咎，行險多凶。言勿尚口，行勿飭容。爾心篤實，而貌溫恭。紛華勿競，耽樂勿從。勿勤而遠，徒爾憧憧。邁種貽穀，莫如老農。我留爾穫，我負爾舂。爾祖爾父，清白之風。守爾家法，斯治斯亨。三復斯言，雋味無窮。厚生正德，泛應旁通。無息無荒，有始有終。象賢濟美，即此田功。賦中麓草堂排律云：胡峰元峻絶，中巘更孤騫。却擁盤龍窟，遥臨踞虎巔。斗馬東入海，截彼上摩天。扳繃留今古，長

城跨幅隕。鷄鳴日在掌、瓜漏水如纆。摇落於陵室、徘徊㝠戚田。山河齊十二、禮樂魯三千。蘭蕙茲成畝、松杉不計年。時平饒稼穡、世亂脱戈鋋。值此精靈地、寧無秀發賢。文章韓吏部、翰墨柳公權。業本淄南授、名由歷下傳。麗詞五色錦、彩筆八花磚。信手高祺賦、論心種葛篇。讀書仍破卷、雄辯復驚筵。意氣風雲動、詮裁藻鏡懸。象鞮通禹甸、離杷諗周編。下榻皆徐稺、談經失鄭玄。壯圖存鼎鼐、結志寄林泉。白飯晨初熟、青藜夜獨然。蚤期呈豹隱、小築旁牛眠。一丁蒼生念、還隨綠野緣。

辛丑、正月、調考功署員外郎。○詩寄賁生云、憶昔洪武中、我宗遘奇變。爾我甥舅家、保育危如線。邇來百餘年、骨肉相依戀。世世結婚姻、恩義金可斷。吾母爾祖姑、憐爾中衰散。爾來寓吾廬、孤立持楨幹。我茲宦中朝、留爾守阡陌。別後今幾年、視言聽擘畫。養蠶復養魚、種田須種麥。墻籬布桃梅、墳墓修松栢。歲時贍宗親、飢荒賑佃客。升斗必齊同、等兒無折閱。稅糧依程期、衣食甘粗劣。足跡避官衙、口言戒欺啜。莫謂天可瞞、蒼蒼僅咫尺。莫謂衆不知、神明在堂宅。積善慶源長、結冤路頭窄。但憑强暴

侵天理有順逆。但憑讒謗加人心有黑白。保護我田園、兩家綿世澤。爾不解文詞俗語我迅筆事事皆平常句句都老實。違此受煩惱信此逢康吉。丁寧復丁寧、我有歸来日。○二月、充會試同考試官。○七月調文選署員外郎。○十月、陞驗封署郎中。○十一月、調考功署郎中。○記躋古堂云余曩耕海曲聞河南默齋許子既来京師、知許子益稔。今年夏許子去南京為光祿、問余躋古堂記。余惟弘農分陝靈寶其壯邑也。嵩嶽山川、遠近包絡、爰有泰山乘離戴午、悠迴磅礴。雄秀萃焉、衍為豐原[illegible]

爲巨壑。方田曲澗、帀抑回塘、稍稱幽邃、尚未入其奥也。載陟載降、屢峻屢夷、既蹇産以循流、復覬髣其失遝。於是脫西峪之砠、而闢南村之賓、懸礎化爲周行、叢崖谹乎明野、宛然又一區域也。始有居民什伍爲族、陶而穴、耕而牧、婦子相携、衣食自畜。人愴其野、我狎其樸。再引而南、匪涯匪麓、盍溥而長若徃而復。山嵎蔽阿、丘形點陸、高不乘巘、廣不聯垙。卜築於斯、可邁可軸。所謂躋古堂者、嶷然擁門庭而殿寢整矣。嗟乎、桃林自今、桑稠非昔。險埦雙嶠、閭無兩號。韓秦更衰、漢楚交厄。烈士辭人、闘

夫俠客紛、狗世以翹名、竟煙蒙而草藉。遊息登眺之餘、得無有槩於陳迹乎。余聞許子、結髮讀書、即耻回適、深畧壯圖、憂先漆室。顧夫歲月如流、神精易軼、多病寡交、誰我同邺。既無裨於經綸、徒有傷於跼蹐。斯堂既葺、聊以自鬻、吾土信美、矧服可修。或姤危而奮翼、或履坦而旋輈、或歸潔而早退、或靖獻而晚收。我出我處、孰悔孰尤。信斯言也、固將塞移文之誚、謝捷徑之嗄、比跡襄衢、而華傳作求也。○諸將八咏云、狗澗灰泉斷鼓鼙、滿川胡騎下山西。旌旗霧捲秋風暗、刀劍霜抛夜月淒。○七月

初旬虜報聞、亶從白露過秋分。東西殺氣方千里、牛馬長驅幾萬羣。〇太原天險傍雲中、保障今誰第一功。西顧榆林東上谷、漢家京兆此扶風。〇制府魚符縛錦幨、將軍虎印卧征徼。隔山傳箭催朝食、對面援兵怕解圍。〇邊臣累疏竟蹉跎、詔問群僚發難多。陸賈未能調將相、武侯安得倚山河。〇連山黄葉落胡笳、滿路蒼天哭會髽。殿後屯兵逾半月、村前流血已千家。〇鴈門烽火隔龍泉、倒馬居庸自接連。諸將提兵相犄角、幾時凱奏荅皇天。〇朱雀西躔太白消、軒龍東指歳星揺。即看月掩

旄頭黑、定斬單于馬上梟。
壬寅、正月、陝西巡按唐御史劾按察使劉雍、叅議喬
英、攬行巡撫、勘無實迹。乃叅唐御史。奉　旨、喬英、
劉雍既勘明、准留用。唐某糾劾不公、既行勘經年、
並無實迹、難居憲職。著降一級、調外任用。○二月、
送友守岳州一律云、午樓傳詔問災祲、此日蒼生
願治深。渤海移書新太守、弘農講席舊儒林。莫眈
吳楚驚人句、獨抱江湖戀主心。南國風流山水並、
千年俎豆接棠陰。○三月、河南巡按陳御史劾開
封知府賈應春、攬行撫按、勘　無實、跡乃叅陳御史。

奉　旨、陳其糾言不實、已違憲綱、又前後舉劾自相矛盾、難居憲職。着降一級、調外任用。賈應春也降一級。賈公後官至戶部尚書致仕、喬劉竟不復出。唐止滄州判官、陳餘干知縣。○四月、與西坡書云、承翰教知節鉞滋膺、寧極喜藩輔干城之賴。頗令各邊事勢甚可慮、計省局於節財、專閫窘於乏餉、時有抵捂、似非中外相應之體。重以文法困人、尤難展布。執事譽望素隆、朝野共信、當此時必有長畫。愚書生不解事、竊意貴鎮兼古遼東西之地、唐虞幽并二州也。是時江東財賦未入版圖、備邊

之費未嘗告乏。或謂古無虜患、然尚書蠻夷猾夏、亦以為憂。至唐人雲帆遼海、粳稻東吳之説、似亦轉粟江南。今遼洋一總、人不能至遼東西矣。國家專以鹽利供邊、鹽政壞於折色、於是邊有曠土、野無歲穫。權豪之家、一切專利、折色益輕、穀價益重。司徒祇見發金之多、戍卒竟苦待哺之急、恐意外有虞、所費益廣、不識何計可以充邊庾、定士心。執事大臣重寄、幸别白刻切為　聖天子力言之。豈特東國之幸。生懷此未敢告人、人亦誰肯念此、及今不大為經略、恐後無可措手、奈何。冒昧陳之、

知不我罪誚也。五月、復劉方伯書云、三書誨諭勤摯、讀之如奉顏色、感戢無量。潢池之警、中朝極爲楚憂。近聞撫捕有成、又得明公甸輯於上、萬無大患。但流民生理未復定宂、作役方殷、公私窘困、武備懈弛、恐渤海雖寧、而潁川伏變、况水旱蝗蝻風雹將半天下、即江東伍郡財賦之區、今歲亦食樹皮草根矣。明公譽望愈隆、即日責任、不止方隅、匡濟之策、豈鄙人所能測、幸不吝教示。○六月、再考、實授考功郎中。○七月朔日食星見。 聖諭、夏言肆縱恣、天性已成、不遷於忠謹敬畏、言官係朝

廷耳目、一犬不如、專一聽受主使。朕以香葉束髮巾、命用皮帛鞋、以便跪起、盤坐、言即曰、時人正瞪目而視、不可。言官不為國思報、但只欺謗君上、弄法舞文、排擠忠直、貪生媚竄、通不聞一言片疏論奏糾發。今日神鬼亦怒、諭播中外。欽此。於是科道各會疏劾貴溪道疏奉旨、祖宗設科道官為朝廷耳目。這廝每全非人類、但結合欺罔、不思盡職業、不過歸惡於上、謂言出禍隨、君人不明耳。喬佑等為甚、并沈良才等、吏部會同都察院從公盡誠考選、分別去留來說。科疏奉旨、已有旨了、欽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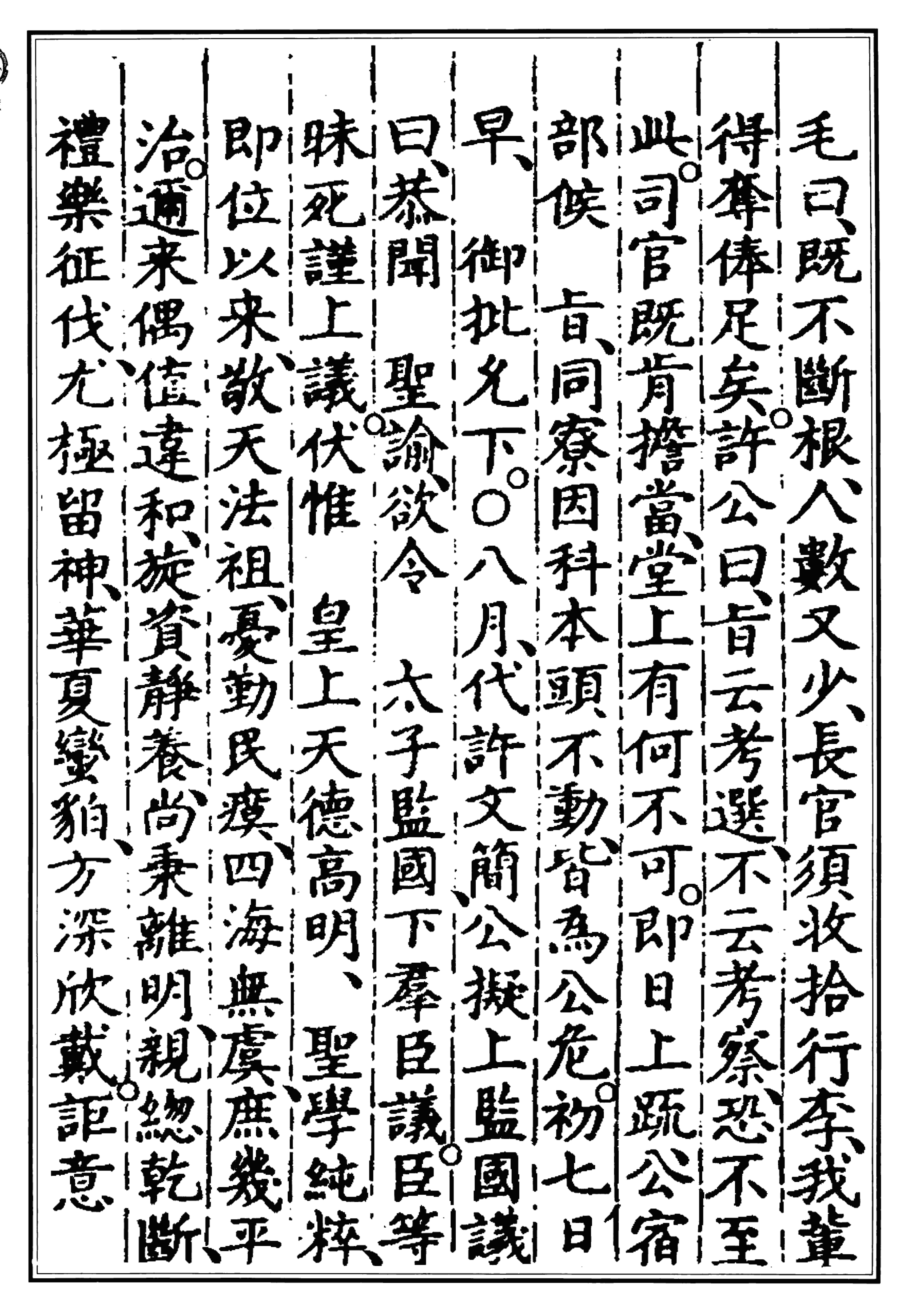
公具考察疏云、考得監察御史喬佑等四十員、都給事中等官沈良才等三十三員、官居臺諫、職任耳目、既不能愛惜名節、又未嘗曉知治體、惟欲是已而非人、輙敢狥同而惡異。或經年累月、論建無聞、或屢牘連篇、煩瑣可厭。方夏言輔導不職、莫肯指實糾彈、至　聖諭切責、甚嚴猶且互相觀望。上負朝廷好問好察之誠、下失臣子危言危行之義。罪狀既已甚明、罷黜亦不爲過。伏蒙　皇上曲賜矜容、特令臣等會同考選、益見　天恩慈厚、王道平明、寓仁覆於震疊之餘、霽威嚴於包荒之下。及

看得科道建白、本頭各該掌印、輪流具名、至於平素挾邪、臨時主議、固不係列名之先後也。臣等祗遵勑旨、參諸素履、從公考選、分別等第、應謫降者調降外任、應留用者通加罰俸、伏乞俯從臣等議擬。奉旨是。喬佑等、這廝們職任言官、寄以耳目、專一黨附權力、欺蔽朝廷。夏言輙導無狀、不敢指實糾彈、及奉有明旨、仍懷觀望顧忌、好生姦諂、誤國。本都當重治、姑依擬分別等第發落。喬佑等三箇幷高時都降一級、調邊方外任。何允魁等九員各對品調外任。王珩等三十六員姑且留用、各

罰俸半年。賈大亨等二十四員既選未久、姑從輕罰俸兩箇月。欽此。是時分宜爲禮部尚書、初見寵信、欲入閣、貴溪阻且擠之、遂結怨謗聞於内、久未發。會日食方復圜、百官出禮部、　聖諭即下、科道官悚懼、方劾貴溪、　上遂怒。左憲毛公伯温堅欲乘此用考察例、將兩京科道在京在差丁憂養病者通行考察、盡去曾劾分宜者。公堅執不從、往復論難、直至初五日方考。臨時毛即言、首相去位、必及科道、張羅峰去、六科十三道掌印官俱爲民。今亦當如此、庶　上怒可解。許公顧公曰、何如。公應

曰、此恐不同羅峰去時、不曾下部院考察、内批竟罷斥。今下部院、聖意可知。況此非時考察、豈可過求。毛乃曰、長官任得此利害、便罷我輩不過罰俸耳。又曰、若從輕、必廷杖、禍尤烈。公應曰、既做此官、又値此事、利害顧不得。又問、何以處之。公曰、道中疏通無惑語、應多動幾人。毛曰、二疏一旨、與羅峰時同、安得分别。公曰、羅峰去時、二疏一旨、皆御批、今道疏批許多話、科疏只云已有旨了、又云喬佑等爲甚、聖意甚明。毛又曰、兩衙門本頭都該動。公曰、直該動道耳。毛問云何、公曰、道不肯做本

頭、推與別人、甚、欲互相訐奏、今早方送揭帖、豈不是才力不及。毛默然、曰、長官欲止改調乎。公曰、亦須分別重輕。許公先期定議、至是不言、但云今且逐一說去、還參酌素履。公曰、最是。二公始下筆、御史二人、都給事中一人降一級、調外任。御史六人、都給事中二人、給事中二人、對品調外任。毛曰、止此乎。公曰、人太少、恐　聖怒未得釋然、欲將存留六十人俱擬罰俸、　聖意或可解。毛不應。許公曰、亦須分別輕重。公曰、欲將任久三十六人擬重加罰俸、選用纔及月餘者擬量罰。許公曰、是。遂收藁。



毛曰、既不斷根、人數又少、長官須收拾行李、我輩得奪俸足矣。許公曰、旨云考選、不云考察、恐不至此。司官既肯擔當、堂上有何不可。即日上疏、公宿部候　旨、同寮因科本頭、不動、皆爲公危。初七日早、御批允下。○八月、代許文簡公擬上監國議曰、恭聞　聖諭、欲令　太子監國、下群臣議。臣等昧死謹上議。伏惟　皇上天德高明、聖學純粹、即位以來、敬天法祖、憂勤民瘼、四海無虞、庶幾平治。邇來偶億違和、旋資靜養、尚秉離明、親總乾斷、禮樂征伐、尤極留神、華夏蠻貊、方深欣戴。詎意

聖諭下臨、暫解機務、委重　東宮、正名監國、少俟
康寧再歷臨蒞。臣等驟聆　天語、殊切氷兢、反覆
籌思、無能奉荅。伏念　皇上早登大寶、綜理太勞。
南望顯陵、孝思肫迫、近遭慈難、跋涉遥途、遂致神
情稍減、血氣似衰。然天保聖躬、萬壽無極、即欲再
加調攝、但宜少停朝講、豈可高居深邃、盡却奏章。
恐　天心爲之變渝、　祖鑒爲之憫惻、臣工爲之
疑懼、民庶爲之徬徨、群情易摇、國是難定、臣等未
見其可也。臣等又敬念　皇太子英資天縱、岐嶷
日新、面領儲端、躬寧宸慮、君臣父子、言順事成、揆

之國體合於經義。但在沖年未離阿保、宮闈之禮尚遲、攝衣之期太遠。況若釐於政務、不免親於聽聞、蚤暮寒暑之間或未安於蒙養、左右携持之際、倘遂干其事權、宮府一體、豈能均適。文武大臣脫有異同、皆足以致繼述之憂、而爲佑啓之累。歷觀往古中國帝王、未有如 皇上龍顏鼎盛之時、青宮鳳寢童觀之日、不出房闈而遽行授受者。況漢唐監國、皆非令圖、或禍起蕭墻、或變生胡虜、或君有貞疾、或國有大憂、豈皆無故、爲此非常。我朝成祖文皇帝内欲定鼎於燕山、外欲攘胡於漠野、

每一往來，動經歲月。仁宗皇帝時在儲位，年壯德成，學明政熟，聽斷萬幾，皆當事理。當是之時，或道旁送迎，或膝前誨諭，或緘勑手開，或秉筆繕奏，內防奸宄，外懾梟雄。情理若是，其流通防閑若是其嚴密，猶且讒言易入，疑隙易生，留輔諸卿、宫坊庶職，動罹詰責，久羈囹圄。人情事勢，又若是其難也。去年皇上南狩，承天北歸，閱月，雖有監國之名，未輙聽政之實，以是朝堂怗然，遠近無議。今欲遂舉四郊九廟、百官付之五六歲之愛子，俟之一二年之遠期，臣等詳思却慮，博謀廣詢，斷然

皆以爲不可。伏願　皇上急回初意，俯狥輿情，清凝思慮，恬養精神，暫解雞鳴之朝，尚親象魏之政。常行事務，成憲具存，重大政機，睿謨臨斷。仍勑內外大小文武群臣，務竭犬馬，仰荅乾坤。既不得受直息事，甘守故常，亦不許出位侵官，苦肆凌奪。其有不忠不孝、暴横，刼持上干天刑，下貳民志者，許言官不時論劾，請　旨究懲，以消巨凶，以徵不恪。如此，則九重享和平之福，萬邦解流傳之疑，　皇太子亦得保貽哲命，丕養聖功。他日謳歌朝覲，下切群心，鴻謨燕翼，上承洪庇矣。」十三道會劾各

𢆯撫臣、大同、龍、山西、劉、宣府、楚、保定、劉、陝西、趙、湖廣、陸、山東、李、鄖陽、詹、延綏、萬、河南、魏、兵部、張、戶部李。奉　旨吏部、都察院看了來說。時憲左毛副僉周、梁、皆江西人、十巡撫中、江西三人。許文簡公先期與毛公相議、不及盡言。及會議時、一一評品相合、惟江西三人、浙江二人議不合。毛公曰、李子庸少立名節、鄉評素重。公曰、豈惟江西、海内人亦知之、但四川、山東事指摘甚多。今須全其名節、官亦不斷根。議乃定。覆稿云、龍、劉、楚、萬先該臣等查議奉有　明旨、龍、劉革任、候代聽勘、萬、楚改調。訖今

議得陝西趙蘭州失事、陳卿罷閒、形迹可疑、議論遂起、然其才識可用、地方相安。湖廣陸迎駕作陵、累効勤勞、況近因廟建、奉　旨久任、併叙陞賞。河南魏連年備虜、頗盡心力、俱應留用。劉政令過嚴、固專意於防患、民力未堪、遂失審於下情。勛陽詹本等年資、才器尋常、一陟重任、遂致人言。山東李行雖簡質、而操履無議、事每迂濶、而幹濟不前。所據各官既被論劾、通應議處。合令趙、陸、魏照舊供職、勉圖報稱。劉遇缺調用、詹、李回籍聽調、俱候交代離任。各官員缺、另行推補、再照國家設置各邊

巡撫、都御史、令其贊理軍務、調度兵糧、禁革奸弊、以安撫地方。至於臨敵交鋒、先登陷陣、保障人民、固總副參遊諸將之責。即今山西諸將擁麾接壘、遇虜不戰、見敗不救、以致地方十分殘破、誠如聖諭所謂令夷犯華、如蹈荒原、又曰毒我邊民、朕心可寒、皇上憫念元元至矣。夫民出賦稅以供軍、軍振威武以衛民、本相須也。况山西一省錢糧不入京儲、專供邊備。令將不奮勇、軍不效勞、腹裏人民累遭殺擄。今日之事、必須將官巡撫同心戮力、各盡其職、有功則並錄、失事則併論、庶幾邊方

有賴。又看得尚書張、李俱係部省大臣，責任尤重，委否廢職，莫逃　宸鑒。今經論劾，前因去留出自朝廷，臣等不敢定擬。奉　旨，是趙。陸、魏俱着照舊用心供職。劉調用，詹、李着回籍聽調，俱候交代離任。張、李已有旨留用。九月與錢海石書云：兄謝青瑣逾年，凡在善類，孰不惓惓。願　聖明賜環。吾兄結綬，牽努力自愛，無負四海清議嚮往之情。生株守於此，低頭風塵，欲得外補，稍試吏事，能解否。若精神頗得展布，經歷十年，或堪驅策。倘遂清談無補，便當歸耕，白首無悔。𢌞日夜切心者，野多遺

賢、朝寡推轂闢門之詔雖頻、塞路之譏甚巧。此於世道可憂非細。家鄉荒歉、賑贍之責恐不獨在有司、士族富家皆有親姻鄰佃之憂。京師穀價倍昔、皇穹宇、沙河行宮及城垣次第告落、雷神殿又鳩工召徒矣。交南之議、惣撫相持未有定擬、江南嶺北、恐未得專意春農。五岳中蘇大相矛盾、密語曲謀、盡白群聽可駭可咲可憂。其中乃或波及春谷、何也。皆吾兄好友、近日名流、今且若此、便祈不吝言教。十月、都察院題近年撫按劾官下至丞尉、甚爲失體。令後御史出巡六品以下官貪酷顯著、

即當拏問、不許縣劾。奉旨、所陳都依擬、務要着實舉行。各見在地方巡按御史即宜精白奉揚、勿負朝廷簡命。如或故違、重治不宥。欽此。吏科以為非便、題下部議。議得府佐、縣正與州同知、衛經、縣丞、俱是六品以下官、除貪酷顯著事發在官者、各該撫按徑自問革、尚有老疾罷軟、素行不謹等項、法僅止於去官、罪不至於拏問。即欲究治、恐無告詞輒行訪察、又違明詔。况上避深刻之名、問發不過數人、下為倖脫之計、奏辯動經累歲。若一槩不許論劾、止填考語、案候考察、不惟廢缺民事、無以

磨礪人心，其間債政殃民爲害不淺。至於論薦不遺於雜職，糾彈獨限於品官，似於勸懲之間亦非平明之體。及照浙江、江西、福建三省各止有知州一員及各府同知係五品官，其餘知縣俱係六品以下官。所管縣分大者三四百里，次亦一二百里，比之各省府分有一府不及百里者，其關係生民休戚、地方利害、治有甚焉。而通判、推官係在外四品衙門堂上官，皆有錢穀、刑名之職，又或署府印，或掌縣印，及有兵糧、賑恤、河渠各項差委，責任亦不爲輕，豈可比之州縣佐二、衛幕等官，一槩不許

糾劾。合無今後府佐、縣正官聽撫按指實論劾、本部查覆請 旨去留、其餘六品以下州縣佐貳衛幕等官、不許一槩濫劾備數。旨准議行。

癸卯、先是朝覲前一年、各地方有事、撫按多至八九月間方行奏留正官、及至部覆准行、到時正官已多離任、無益地方、有妨政典。是時山西迭遭虜寇深入、公不候彼奏、二月即題云、山西地方連被虜寇、井里蕭條、即使戎賊遠遯、亦宜加意撫綏。況節據擒獲姦細、走回人口皆言、今年夏秋、虜復聚衆窺伺。凡撫摩瘡痍、供給軍餉、繕治墩堡、團練民兵、

各該文職正官皆有責任。若照例來朝、不惟缺官誤事、未免勞費民財。欲候撫按奏至題請、尤恐各官預爲行計、假公營私、巧爲推托、畏難避事、臨時益爲難處。所據山西司府州縣各該應　朝正官相應留任、共圖邊事。止令首領官吏齎冊來朝、亦要凡事節省、不許科擾。其於民情軍務、均爲有補。奉　旨、是。山西司府州縣各正官准免來朝、着加意拊循地方、防禦虜患。誤事、責有所歸。○答盧嘉興書曰、人至備諗雄才偉政、任事直前、往往以此受知、然亦以此致謗。但如均稅、覈田二事、生所深

服、極頭奉行、以為他日子孫貧弱之地。敝縣糧長并押運等役、往往賄囑當官、或請寄鄉宦其所親見聞者。以是千萬金產乃脫役、而使數十金產代之、青天白日、恐不如是糊塗也。君子立身、有義有命、毀譽萬端何足較、況有譽無毀、未必君子。伏祈留神。○又書曰、昨遣僕歸、曾傍均稅、覈田事。是時恐或尼於豪有力者、草草條其利害、極望有成。不意石江中丞暨少谷君子亦竟不能排衆難、畫此百年規、可嘆也。即事成、豈能保百年無弊、顧緩急何如。此法不行、數十年後雖蒙有力者田連阡陌、

皆爲鳧鴈雈葦之塲。貧民流徙、飽暖之家里中人相援就貸勢且必至。我朝東南賦法三變矣、今之不可不變甚於周公、況公時。嗟乎、誰其任此執事努力爲天子牧養斯民、寧惜任勞任怨、即謷慝一時、未若功在百世。況不任勞怨謷未即得任勞怨、公訐感不可泯、惟高明裁之。明年、飢、流民果從富家就食。又明年、郡守趙公遂均税、至今賴之、公之陰贊力也。○五月、蜀府長史高依倚權貴、苞苴公行、内外交結、輒起四川藩司文移赴部考滿。公疏云、大明會典、開洪武三十年例、王府官及護衛首

領官不考覈。自洪武著例到今、未見有一長史九年考滿起送赴部者。楊一清建議之初、節奉 明旨、吏禮二部便會同查議、如係我 祖宗成憲、勿得紛更、如係臣下建白、非可為例。今尚施行者、奏來定奪。欽此。及至議覆之時、失查王府官員例不考覈、起自洪武三十年、止言長史九年任滿、該府具奏本部查處。奉有 明旨長史等官果有才行可稱的、與別衙門官一體叙遷擢用、亦不曾許其九年考滿、離職赴部。洪武著例正是 祖宗成憲、豈敢紛更、 覆議不過臣下建白、未可按據。況

奉有　明旨、　祖宗成憲、勿得紛更。且蜀府長史任滿九年。該本府保留累陞正三品服色俸級、比諸在內列卿、在外按察使官高俸厚。今欲陞服色俸級、則遵保留故事、欲圖叙遷擢用。又援建言新例。意欲一任九載陞俸改官、一舉兩得、貪榮嗜進、孰甚於此。自知犯例、恐致駁查、又復托稱藎患氣息、不能進講、要比教授舒文明、胡慎事例、迴避改官、情詞展轉。參照高其妄稱新例、故違成法、欺罔親王、干撓撫按、若不重加懲治、各王府大小官員、倣傚成風、互相援比、變亂舊章、將無紀極。但本

官到部，即告老病乞休，似應姑免提問，照依老疾事例致仕。旨下允行。○南京官考滿違限，例係送問。餘姚李公時為南司業，違限一年，權要人言翰林官不得送問。堂上官亦然。○公言未嘗見此二例，查係送問，權要大恨。○工部郝郎中等五人先以事添設後，事完咨回吏部改選，未及改補工部增減那移月日，咨送給由。○查得官吏給由，必須磨勘年月、歷官新俸，豈得任情增減？況已咨回吏部聽用，未經銓註，既非工部人員，却於何處復職？既不公坐，似難支俸，既不支俸，似難准歷，宜候銓註、

通前扣足三十六箇月、准作一考、給由、引奏復職。工部又以爲恨。○大臣卹典、祠祭移考功覈報、入疏議請、例也。張司馬其、呂少宗伯涇野相繼物故、奏下禮部、部欲與張葢祭贈謚、止與呂葢祭、公論不平。祠祭移考功、查尚書張曾否考滿、有無被劾、并奉　旨去留緣由。呂曾否考滿考功回、查張司馬生前屢被兩京科道等官周怡等論劾幾數十疏、聮名幾百餘人。至於沒後、都給事中沈良才、御史何贊等尚有餘言。事干清議、有礙行撿、具載邸報、入所共知。其被劾自陳留用、係文選司掌行。侍

郎呂歷任四品、二年有餘、三品已及三年、文行有名、始終無玷。因災自陳致仕、未經考滿、所請䘏典、相應議題。分宜大怒、考功文移一字不入疏、禮科亦付之不知、張竟得䘏典、呂止塋祭。○向時大臣被科道論劾、旨下吏部、往往不即議覆、待其自陳、以示朝廷優禮之意。分宜用事、苞苴公行、或即於疏上批留、或於自陳疏上温獎、或不動大臣而言官反被斥。公入考功、如沈良材、趙大佑、殷學、王曄、周怡所劾大臣、旨下即覆、仍分别所劾是否、以俟聖裁。諸大臣又大恨。○撫按劾外官、旨

下、吏部考功不即議覆貪汚、垚脱、友謗撫按。緣劾本一至、誰無親故在京周旋、惟疏到即覆、則請託不暇。同寮問公、若不詢訪、何以協公論。公曰、此無他、谷巡撫推陞巡按、更替、即知前任劾本將至、先取司中三年間各官考語備看一番、將屢考不職者寫一小帖、封數重、置筒中、待疏至一對同、者去否且留、疾雷不及掩耳。請求囑托、非錢不行、措辦未及、部題旨下矣。○答沈龍山書云、曩歲登海城、兄謂鄭子有傒骨。不意誤入樊籠、遂爾昏擾、時時念我竹樹池隍、神魂飛越。茲接來諭、如對顔色、

相待不淺淺、豈敢負教。顧山林鍾鼎殊途、子房孔明長源未易學也。畢竟耕漁樵牧、其職易稱。輕絲淺屨、大笠長簑、晴雨皆便、焉能齷齪風塵中、絆此百年身、勞勞苦苦耶。老雖粗衣粗飯不厭、犬兒八歲能讀書、小兒六歲能拜跪矣。諸胤森森想皆嚮學、益可愛、時一笑語、益增白雲之思否。世事白衣蒼狗、不可言、不能言、不敢言、正人君子知有已而已。歸山一策、委身殉國二策、舍此無策。幸努力自愛、他日相逢、無相愧可也。比見縉紳無休時、士大夫好利無厭、講求官職、此關治亂安危、非小故。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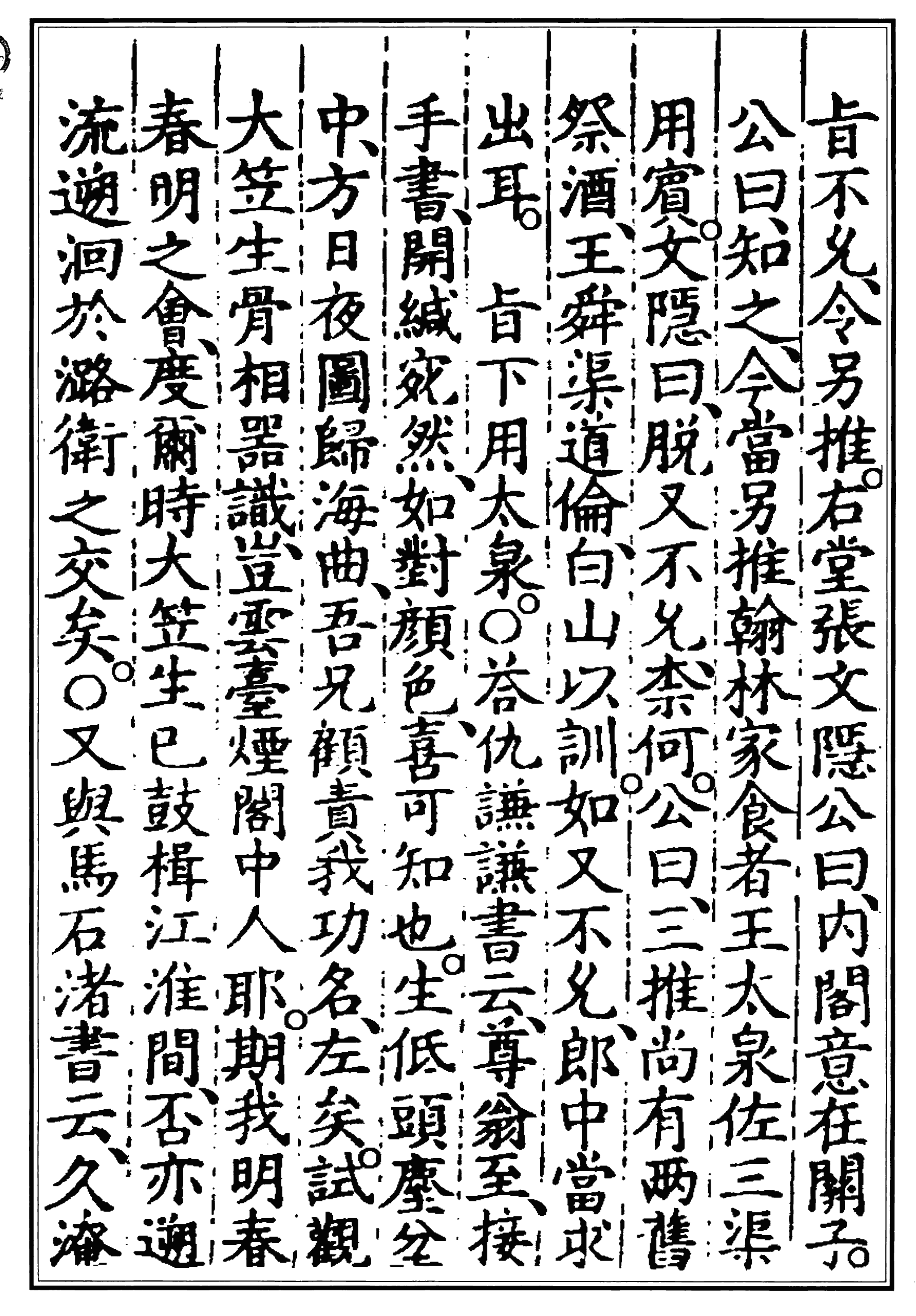
蠻北虜不足憂、憂乃在此。此其斡旋轉運之機、固自有在。弟極寡交、或謂鄭生孤僻、非知鄭生者。嗟乎、焉得坐就幽囚於上、握手接膝、出肝膽相規切、求度世延身之術、仰對青天白日也。使人立候草草奉答、殊不倫次、便希不吝教言。○公在考功、凡事不關白內閣、即內閣微露風旨、亦若不喻。以故甚不悅、不欲其爲文選。文選遇一缺必數轉、人競逐之、不若考功事易斷絕。會文選高公出部、文簡公欲調公、公曰稽勳王郎中先入吏部、先陞從五品、又先陞郎中、相應調用。署直齋亦稽勳、調文選。

文簡曰、爾倖深科第又深、且實授郎中、又考功調文選爲順、何爲固辭。我在部六七年、只見人爭調、不見人相讓、此仕途美事、人不及也。遂調王稽勳、文選。王名與齡、字受夫、山西鄉寧人、潔廉方勁、在文選直己行志、内閣凡事沮撓、王遂疏言翟嚴兩閣老納賄囑托、月無虛日。渠輩之請托如水、臣等之罪過如山。二權奸主之於内、群鷹犬和之於外、臣等禍必不免、乞賜罷黜。呈稿文簡公、發下、即日投進。上不説、王削籍去、員外郎吳伯亨、主事李大魁、周鈇皆調外。周亦山西人、有學行、以御史改官

察。疏言山西虜患、貫溪惡之、降府知事。王知其事、再陞文選主事。分宜意公與王相厚、疑疏出公手、又疑出周手。王既去、文簡公謂公曰、衙門事至此、須得人支撑。今不得已、相勞數月、不可再辭。○七月、調文選郎中。是月即行取外官補科道。往時具揭帖、開姓名請内閣去取惟命。公不復關白、先將推官知縣素無善行得薦舉者七人推陞知州通判、次日上行取、疏止三十六人。往時行取者或公論不容、又陞通判、知州同知。此三十六人至京、公已謫官、皆得科道部屬、歷官至京堂者今已二十

人。與劉五泉書曰：執事內附[2]殘傷、外捍寇虜、無假三捷、坐收萬全。第今之議者輒言調兵、竊意臨期徵發則奔走勞憊、不堪應敵、先事留屯則芻餉艱難、未從支給。莫若計調兵之費為卹民之資、盡將太原府軍民今年粟米力役之征一切蠲除、專令各立營堡、共習武藝。官府稍為較閱、量加獎賞、不以文法拘攣、誤其生理。所缺器仗亦稍辦給、仍諭以父兄妻子深讎、努力報虜、虜至不戰必死、戰未必死、激發義勇、使有固志。其所蠲除錢糧、更請
朝廷補給。蓋供一鎮三王及官軍俸糧皆不可缺、

大約三十萬金足矣。如此、山西之民自足捍虜。執事訓練強兵、分爲四營、半屯三關、半屯腹内、東西二路、遥振軍聲、作勵民志、太原必無寧患、山西勁捍之夫又得執事撫臨於上、蔑不濟矣。但恐此賊不窺太原、直犯漁陽、或出上谷東西、爲禍不小、此時又賴公東行前策亦可放行東鎮。恃愛及此、杞人之憂出位罪甚。○鉄南祭酒公不問内閣推馬公理、江公汝璧、内閣盖不喜、謂文選侵官。○徐相公時爲北祭酒、亦謂公曰、兄推馬伯循、人皆謂兄爲已地。公曰、兄試觀今翰林學行年資、誰過伯循者。○



旨不允令另推。右堂張文隱公曰內閣意在關子。公曰知之今當另推翰林家食者王太泉佐三渠用賓文隱曰脫又不允柰何。公曰三推尚有兩舊祭酒王舜渠道倫白山以訓如又不允郎中當求出耳。 旨下用太泉。○答仇謙謙書云尊翁至接手書開緘宛然如對顏色喜可知也。生低頭麈坌中方日夜圖歸海曲吾兄顧責我功名左矣試觀大笠生骨相器識豈雲臺煙閣中人耶。期我明春春明之會度爾時大笠生已鼓楫江淮間否亦遡流遡洄於潞衛之交矣。○又與馬石渚書云久滯

閩中、極知吾兄非有嗟卑嘆老之意、推轂英賢者不得辭其責。幸勿以、瑣瑣外物介懷、若無能自樹、畢竟與草木同腐、雖極品官何益。吾輩所恃、不知在彼在此、一笑笑。時吏部缺司官四人、諸富豪倚權貴求甚急、公請於許公、用行人羅公廷繡、照磨劉公養直、主事路公天亨、知縣李公棟。未閱月、又有稽勳、考功郎中缺、奉　旨吏部司屬選照先年例於各部訪舉、務在得人、不許濫將知縣推官一槩升授。欽此。時趙文華為刑部郎中、依分宜必欲入吏部。公告許公曰、往年黃禎在文選、調驗封、

李開先爲考功郎中、　旨云、明年朝覲考察、如何文選考功俱用山東人。今郎中承乏、文選又調文華、是文選考功俱浙江人。郎中須出部乃可、况久不爲内閣所容、須引避耳。許公笑曰、考功當更求之。公曰、莫如武選郎中傅顒、若稽勳可用文選員外郎錢公邦彥。許公曰、　旨令外調、豈可用本部人。公曰、調外部一員用本部一員、亦無不可。許公從之、疏上得允。○與呂中丞書云、盛使南歸、曾附短啓。大丈夫雙轡龍驤、與時舒卷。小人恒以尺寸進退、毁譽低昂、方爲有識所鄙。彼傾自謂反覆爲

隨時諭訓爲清議、至欲生人死人以自快意、可嘆可駭。弟碌碌於此、每有煙雲海島之懷、有便專望教言不吝。海野、五岳、中麓皆近時名士、竟不能相容。逐海野、爲其壓已也。任、李之交、奚啻王、貢、一決其忿、密謀曲計、盡洩劉牘、傳達朝紳、爲衆嗤笑。蜀道不如其險、浮雲不如其變也。弟久耕海曲、乍見此等機械、是爲寒心。海野詔獄、幾不免謫戍、五岳削籍、幾不免廷箠。然海野堅僻有之、本無中傷寮友之意。五岳方以去海野爲巧、而不知人更以去海野之計去五岳也。嗟乎、深長思之、筆札不能盡

○時各省壯縣多缺知縣，進士已選完，無可補者，乃通查京朝官失朝、失祭及被權要中傷者陞補。公又以後年京察，南京考功須得人，擬陞周鈇南考功主事，餘皆陞府佐、縣正。會分宜欲陞子世蕃尚寶司丞，甚急，公持不可。張文隱公曰：「李叔庵子白衣徑除尚寶少卿，世蕃以治中轉尚寶，何不可。」公曰：「特恩與選法不同。皇親有白衣拜都督者，特恩也。世蕃既以官生入選，歷都事、經歷、治中，自有知府可陞，陞後乞改乃有例。」分宜聞之不喜，諸鑽刺求調吏禮兵部不得者飾語激怒之，分宜遂啓

疏公專肆，并指周鉄等謫官未逾年遽陞爲抗
上市恩。遂票陞周疏詰責及回話。疏上，票旨，公及
周等皆爲民，御筆改公降三級調外任，周等竟
爲民。分宜即日疏乞陞世蕃，旨竟陞尚寶少卿，
公降和州同知。○和友兩律云：江湖原是險，立壑
本吾情。去國輕王粲，爲園憶邵平。乍逢春雨暗，漸
覺暮雲晴。一笑雙蓬鬢，耕漁足此生。
甲辰，二月，至和州。清軍勘災，請兩賑飢。見宋人謫官
江北詩，有云：除却借書沽酒外，竟無一事擾人間。
公和曰：公門雖設晝長關，山色江光滿座間。有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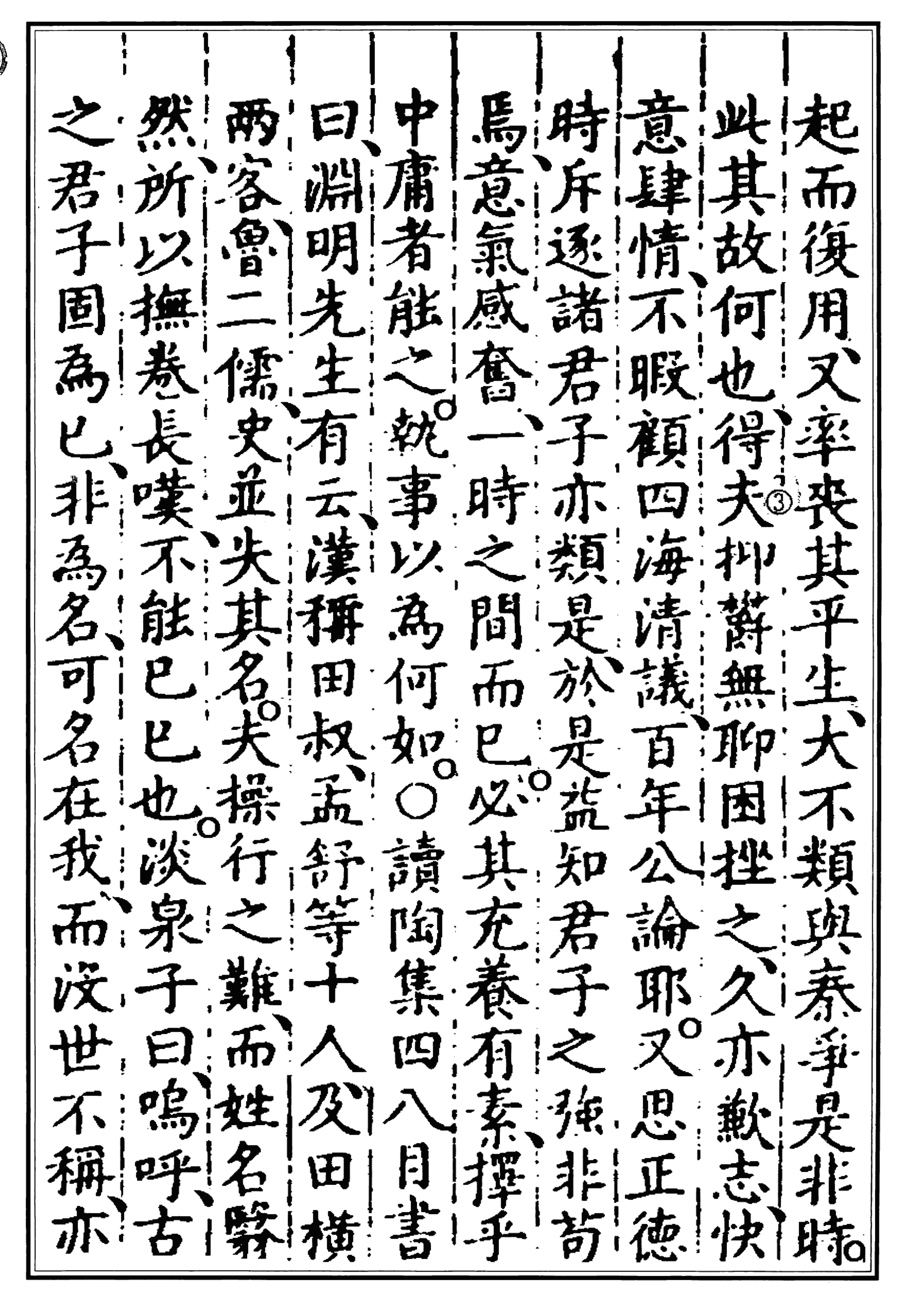
懶斟書懶讀，更將何事擾人間。○答唐荆川書云：昨夜坐承教，極感。更復思之，鄙言亦未可盡謂剛愎。吾兄云小弟未諒尊意，得無以隨聲雷同、心非口是，轉變如游龍，挑達如炙轂者為知己耶。君子既有用世之誠，必有處世之術。眼前身後，咫尺萬變，胡可任情自是，酷拒人言，推群衆於泥塗，喩僉謀為俗論也。白馬唐無國，冊書宋有碑，慎哉。兄既以潔身全名為古今大題目，一去決矣。耕牧樵漁，別有生理，商李之書，何必索觀。既不能忘情斯世，恐昨云云未為禹謨周典，極知干冒，勿罪。○十二

月、陞南太僕寺丞。月望巳卯、季子寖洵生于州寓。○望子房廟一律云、西風嫋嫋隔河津、何處留侯廟貌真。恩義五朝須事漢、英雄三戶竟亡秦。赤松草草非無算、黃石惓惓信有神。出處平生還自愛、不妨江海一綸巾。

乙巳、閏正月、還家。歲大歉、米貴甚、族親皆乏食。公祖僅辦糧乃粥新橋房一所、價三百兩、得米三百石、分贍親族。急買菽豆共麥、并家田米自贍。是秋疏乞致仕、不允。○答王同年書曰、白日不可留、一別忽更七載、中間備嘗滋味、大抵畧同。邇來觀聽似

天於善類不甚愛惜、耆俊彫落、譽髦摧挫、安得喬木百圍、新松千尺耶。此於氣運人事大為可憂。未審何日得奉顏色、出肺肝、共圖出處也。○答金王屋書云、君子用世、志在安人、上馬從容廊廟、進退臧否、次馬旬宣方岳、興革利害、下馬躬耕畎畝、保輯里閈。皆各行其志而已、內外顯晦清濁、非所論也。江湖滿地、後會未期、白露蒼葭、無任興感。○答沈龍山書云、余數友皆海內名士、有才志、能文章、達練時務。一遇蹇產、即低頭變面、庶幾附會功名、以自濟其宦升躁進之私、竟亦不能枉尋而直寸。

雲泥鵷鳳、先後兩截、百年之身受此緇垢、吁、可惜也。士習水靡、不憚神人、敢於助虎翼虵、中傷善類。君子不論遇不遇、但當抱此丹心、上對天日、勿自倒墮耳。人之精神心術、日洗日潔、日勵日健、反是、日汚日頽矣。縱生不見容、亦當住氣裱神、死而炯炯、貝魍魎不懾、入水火不濡、遇良朋先達君子、不愧。使輪廻之說信有之、決不墮入禽獸、即爲禽獸、亦必麟鳳鸞鶴、翛然自適於清平高朗之鄉、此豈可與庸夫陋士談哉。昕偶觀宋時事、見秦丞相專國十八年、善人君子逐斥一空、其後幸而不死者、



起而復用、又率喪其平生、大不類與泰爭是非時。此其故何也、得夫抑鬱無聊困挫之久、亦歎志快意肆情、不暇顧四海清議、百年公論耶。又思正德時斥逐諸君子亦類是、於是益知君子之強非苟焉、意氣感奮一時之間而已。必其充養有素、擇乎中庸者能之。執事以為何如。○讀陶集四八月書曰、淵明先生有云、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兩客、魯二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所以撫卷長嘆、不能已已也。淡泉子曰、嗚呼、古之君子固為己、非為名、可名在我、而沒世不稱、亦

安可勝悼也。幸或略見行事，而不知姓名，又寧獨數人哉。晨門、荷蕢、儀封人、荷篠丈人，皆聰明睿哲君子，才優經世，志欲扶天，非苟爲遯焉者。顧達時委命，與孔孟殊不相妨。嗟乎，誰能尚友千載，默識此心，其姓名之湮滅又奚足深恨也。乃若陶唐九男、孟獻三友、單父五賢、齊四太史、秦二十七諫士、萬石君二仲子、高陵兩昆弟、野王二老、軹儒生、麥丘邑人、烏江亭長、泉鳩主人、陳留老父、孫叔敖之吊客、齊景公之虞人、晏平仲之御、頃襄王之射者、太公之家令、子房之倉海君、趙之方與公、韓延壽

之騎卒、富平侯之長史、與夫裘公慨扎、餓夫羞黔、漁父憐胥、刺客全盗、賈人辭荀、伶官歌楚、力士擊秦、廝卒還趙、漢濱詰溫、彭城哀勝、漢陰拒賜、東海絕良、童子變魯、小兒諷項、負苓譏薛、箍桶啓程、是其人或毀貌飭心以藏巳、或曲辭長算以悟人、或沐垢茹荼以庇物、或殞首匿軀以明義、或直情任氣以矯時、或遵銳示驁以乘變。矯矯翼翼、砥平繩直、姚姚窈窕、玉質金相、均卓犖間世之英也、僅爾行迹可見、而姓名寂無傳焉。則凡雲山邃僻之中、江海幽淪之際、魚竿牛口之下、耕傭舂築之間、更

多女豹冥鴻、淵龍林鶴、懷珠櫝玉、隱霧飱霞、豈惟名姓沉滅、併無詞論可聞、行迹可覩、茫茫宇宙、不啻幾何人矣。胡其忘世忘名、竟甘心泯焉已耶、抑有重於此、而不肎將命使之然也。是以史公董相、發憤爲文、蕭遠孝標、感慨興論、誠有激於中、莫能自已焉者。嗚呼、好修君子、但求無辱於身、無疚於心、無忝於親、無愧於鬼神。要之、晝無作容、夜無緐語、生而不虛、死而不沒、斯已矣。即當世姓名之知不知、行事之傳不傳、不惟不計、亦不暇計、矧肯後役爲後世名哉。嗚呼、覩予言者、益不能不撫卷

長嘆也已。

丙午、三月、再疏乞致仕、不允。○四月、陞南考功郎中。○九月令人赴南吏部繳憑、張莊簡公不納。赴南通政司告繳、舊寮趙雪屛公及其寄憑吏部改限、送至家。○十月、公病目、父不能視、曰、從此無復仕進妄想也。文憑改否任之、亦不復告繳。○答趙左山書曰、其愆過百端、動遭齟齬、所恃者青天白日照臨於上、大賢君子俯加諒察否。且悔吝沓來、豈能逃避。惟明公開霽高朗、不屑爲時俗脂韋之態、至於教治斯民、惓惓以敦本務實、勤生縮用爲先、

此古循吏也。但讒鋒暗刺，甚於鬼蜮，險於山川。巧於貝錦，不可不曲防。乃若少示包荒，姑借顏色，中不可撓，而外若無所低昂者，此在明公斟酌間耳。恃愛冒貢其愚，言不能盡。

丁未春，西皋鍾公再三促公治目，公力辭。三月朔，西皋坐守，欲公卜治否孰吉，公從其言，卜之吉，得愈。生曰，此内瘴，非藥所能療，必金針一撥，即明如故。公不從。西皋又令卜之吉，公令止治左目，用針果頃刻效。舊寮少巖傅公順考功郎中，謫州同陞南禮部郎中，亦久不赴任。六月晦，其家僮忽至，書曰，

天威可畏、人心莫測、若必不起、恐禍且至。公出問使、云吾王已到南京矣。公心疑畏。七月二十日、即赴任。張莊簡公曰、不出固清高、然來却安穩。〇八月、頻夢封君墓、感賦一律云、玄霜白露徧楓林、夢裏慈顏何處尋。點地梅花原隱隱、抱村溪水故深深。連床衣緼提携迹、滿屋圖書授受心。宇宙百年真自愛、低頭懷抱苦沉吟。〇十月、壽先封君序云、嘉靖丁未、封君思竹錢翁壽登七旬、孟冬已未、初度之辰也。時徹子景山先生為納言於留都、迎翁拜壽。畢、余從景山遊、余朴拙、不宜於時、景山獨能

諒余、謂余無他腸、直好任已、行一意耳。已而余謫江干、歸耕海曲、出入五年、景山時時唁余、蓋相違無後言、相逢無愧色者、即余不能文顧不爲翁頌且禱乎。翁姑蘇望族、世業天官、官於其鄉。明齋通朗曉暢時務、重然諾、專以信義懷人、人亦嚮慕翁。翁每自謂、必當以儒術起家、夙夜教景山讀諸經史爲古今文詞、問寢過庭、義方亹亹。景山又能承順周旋、檢身力學、蚤有聞望。比成進士、令高安、高安大治、移令縉雲、縉雲又大治。召入銓曹、歷諸司郎大夫、益諒潔靖恭、卓然自樹、不屑俛仰依附人。

諸郎大夫皆自謂不及景山遠甚人以故知翁能教子。景山執政書上最、勑封翁稽勳郎、廟典章恩、誥進封考功大夫。篤實輝光上孚宸宇、制詞稱翁端方、稱翁孝愼又稱翁鍾仁積善且頌翁之壽而康也。乃今翁愈俊健、不近聲利恬然隱約樵牧耕漁、惟意所適。嘗曰、父子交相成也、兢兢顧名節。景山得以展其忠勤、無復媿慮。此人間至樂、百不可一得者、翁恬享其盛晩福其可量乎。昔余先人九以育教漸磨不肖者、皆不在翁後、余獨不能立身揚名、以為先人光寵、不孝孰甚焉。繼自今勉

自省惕、庶幾無忝所生夾持之力、仰藉景山豈淺也。十一月陞南尚寶卿○作峽隱巖樓記曰、今年秋余至留都、獲拜太宰西磐張公。時公報政、戒行李還朝有日、僅得一再見、見必道今正人君子事規誨余、且曰、學達於政、則簿書非俗吏、政成於學、則章句非腐儒。今學術日新、政體日敝、柰何其能善治也。既送公江滸、問余峽隱巖樓記、曰、此吾舊隱、予爲吾記。余惟公晉人也、余未嘗至晉、所謂峽與巖者、不知其高大深廣之狀、意其在河汾原岳之間、靈秀雄偉、鍾爲材賢、其爲奧區吉壤必

矣。夫峽可飲、飲於峽、樂水也。巖可棲、棲於巖、樂山也。非公仁且知、能相忘於斯、相安於斯乎。公非直有見於仁知、心目相融、而意景相適、殆有得於巖峽之外者。余筮仕職方、見公以內臺立朝端、朝士相指謂曰、此臨汾張公。逆瑾竊柄時、凌百官、公卿皆俛首下氣、不敢出一言。公時為諫官、侃侃引大義、昌詞正色、與瑾爭是非、瑾為奪氣。以後十餘年、國有疑獄、未幾、有大役、群憸巨黠、陰狠相濟。公舉望孚洽、丰采凝峻、不肯隨人下上、相阿狥、卒能守典法、均緇財用。諸不便已者、輒齟齬公、公益堅貞

持節，槩不爲動。當是時，非公爲之砥柱，縉紳之愧多矣。乃若旬宣之忠，決於甘棠；干城之功，扞於蠻閩；臧否之辨，昭於水鑑；約儉之德，潔於素絲。凡公懿行，更僕未易數，非夫政學兼懋，能然乎？公年且八十，猶夙夜修檢，孳孳不厭，有瞻淇抑戒之風。其汲引善類，迪訓後進，亹亹不倦，有君實晦叔之意。蓋以占公之仁且知也，皆公之隱巖峽也，無悔心比其出也，無改步。今其歸也，無愧容。仁者不渝其晚節，知者不昡於先幾。公其有焉。公之鄉後進周汝威，王受夫，今之正人君子，往來巖峽候公，其以



余言諗之。戊申、在尚寶所司勲、臣上直衛五城官守衛事。蓋南司皆閒、尚寶尤閒。○答荊川書曰、往日一會、便覺多言、言後即悔、悔後復言、遂使此心近於油滑轉展無忌憚。君子改過斷不如此。鄭生外補、茲惟其時、官不擇提學地、不辭雲貴。昨清明稍薦魚蔌、南望松楸、愴然興懷。半食逾年、兩缺封掃。鄭生嘗言、歸山力田一策、狗國二策、餘無策。一策不得爲、二策不能爲、下策不可爲。况鄭生性禀、便於爲小人、而不便於爲君子。鄉隣故老、笑談終日、恬然無顧、

忌、一接異途、一言一笑皆須深防。浮生誰能百年、何自拘苦若此、此鄭生之性所以便為小人。小人、稼圃其極品也。○讀晦翁劾唐劄子書曰、君子小人不相容、而致亂海宇、流禍後世、未有若宋僞學之禁之烈也。然此豈獨小人之罪哉、漢唐衰世皆然、宋甚矣。晦翁何人也、卒亦不能辭其過。史稱王淮為相、能盡心事上、惟以唐仲友故為道學禁、痛毒善類。嗟乎、此可獨罪淮耶。今觀晦翁以淮薦提刑浙東、仲友不可以淮故私淮、獨可以仲友故輒數責訐發、曾不少委曲哉。曰、觸忤權貴、掇取怨嫌、

曰得遂夙心、免罹非禍；曰退避仇怨、保此餘生；曰怨仇當路、蹤跡孤危；曰贓吏黨與、並當要路；曰按劾贓吏、干侮相臣；曰與其失身於讐人之手、不若得罪於陛下之前。嗟乎、何其迫也。晦翁不能忍、淮發憤至此、淮又何足責乎。君子愛身明道、可不慎哉、可不慎哉。○答五山書曰：得書一函三幅、真情滿紙、高誼何可當。曩謫江干、幸備屬吏、仰荷記存、曲加禮數、數月之間、兩拜手敎、察之衆惡之中、道以省過之意。比以抱病歸田、出入三載、乏便奉候、於心缺然。去秋因少巖專使至家、怵以危語、不得

巳倉卒出門、猝顔就列。不知者謂且嘆老嗟卑、其知者以為憂讒畏譏、然更有進於此者、非知己莫能諒也。執事一言之譽、重於九鼎、端毀譽敢不自反。古稱友生者、相違無後言、相逢無愧色、今不易得矣、非執事誰望耶。即日寒雲委地、凄風縮人、喬木彫柯、新松失色、言外可想。誠如來諭、兩都相望、何日晤語、不能盡、不敢盡。

校記

①衺：疑作「衺」，同「邪」。
②附：疑作「拊」。
③得夫：疑作「得非」。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三

不肖孤履洵校梓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三月、陞南太僕少卿。寺在滁、亦無事。公管江南馬政、惟省事、不罰贖、多便馬戶。○答錢同年書云、敬讀來諭、教愛懇至、寡默待時、後言先行、警發尤切、苟不奉以周旋、非夫也。弟寓此交游極少、中朝賢英亦未嘗得接言論、獨於吾兄時一憤發慷慨、知吾兄知我也。與其旋進群趨、苟食升斗、不若歸海上、率鄉里力田。即今太歉、聊可使里族一飽、不猶愈於衣錦策肥、低頭側足風塵

中耶。涸魚蟄龍喻良是。竊意既登金闈，恐未可自諉於蟄魚枯於蹶、誤入羅網、悔無及矣。古之才達自附於委曲調停、并喪其生平者何限、要之真心終為名利所牽、姑借詞自解、并以欺人、終作羝羊、亦自愚莫可悔耳。頓首頓首、不敢負厚意。○作當湖里居記曰、當湖里居者、漸齋趙先生之廬也。當湖川谷委拖深秀、余三過當湖、未嘗不躊躕焉。景陵時初縣平湖、平湖治當湖、至今父老稱當湖云。漸齋七世祖友一居新倉、力耕種德、其從當湖者蓋友一之曾孫也。當湖濵故有榷務、趙氏世居其

奔先生八九歲時秀頴不凡、喜弄水石草、樹、置盆盎中、差池若山水。既壯、時時走湖上觀水、或登高望海上東南諸山、有會意輒圖之。久之益精潤、意所未盡、又能發諸詩歌、清遠有思致、以故人爭購之。先生曰、藝成而下、吾直自適耳。已仕給省、請告歸、益徙近湖舍。東闢隙地、疊石栽花、構數椽游息其中、名所石窓、曰、吾將於茲老焉。比再起再歸、益闢後圃、湖上雜植竹樹花草、無慮百種。川湖奇石、不問巨細、闉徑溏湟、高下羅列。就中爲序芳亭、亭中有書萬卷、有琴、有棋奕、博塞、投壺、觥籌、談笑可

樂之具。圃後有曲溪，可通當湖，時與三四友生放舟觴詠，既醉，或維舟青草、宿湖中。雖藩臬郡邑吏，非知舊有禮數願見者，不見也。初，先生以程朱易舉進士，推官建昌，太史羅玘建昌人，志先生名宦。未幾，召拜給事中，南科已而爲兵科給事中。當是時，士習稍變，言官采聽風議，依附順旨，論事猥瑣，先生獨持大體。户兵兩尚書有時譽，顧其子弟通鹽賈，邊帥貢金錢，先生疏論引古誼律以廉恥，兩尚書竟引去。大禮議起，先生暨廷臣伏左順門哭諫不可，竟下詔獄，朴於廷。其後拜給事中，進都給

事中也。得與朝廷大議。先生不屑俛仰，權貴人怵好語。君無異我，卿佐可得。先生益堅，飭自愛。權貴人亦益忌之。出先生山西叅政。先生至纔六閱月，又不能馳驅，懇疏乞歸。考功曰：是端請有才識者，請賜告需後用。內批竟致仕。致仕歸，當湖三年，雲中、遼陽戍伍囂譁，關隴三鎮虜入塞，殺掠吏士。朝廷方急人，公卿臺諫合詞薦先生，先生亦竟不肯起。余友數人皆海內名士，一遇蹇阻，即俛首改顔，易其平生自期，附會功名，然竟未有枉尋直寸者。嗚呼，百年此身，殊非易得，雲泥鸞鶴，千里毫釐，惜也。端



方諒逵如先生，乃竟老里居，何耶。余與先生同朝，先生出處大節，皦然固非剡毀㒺避區區全其身，不出門庭者比。作當湖里居記。

庚戌二月，陞南鴻臚卿。作王氏世行錄序曰：相山王先生曩為文選大夫，余從之遊，臭味相與也。別且四年，相見於和陽，懽甚，不信宿又別去南都。南都與和陽江東西相望甚近，書問時往來。一日，緘世行錄示余，曰：此吾家乘，子宜為叙。余素拙於詞藝，相山意顧有在，文不文非所論也。叙曰：西蜀合陽王氏世積淳謹，力田修行，愛遺鄉曲，風流縉紳

至於今可數而知者將十世矣。乃今錄中所載處士名臣皆友民之壽俊、國士之秀達。而閨閫之内又能效勤纘續、致孝蘋蘩。易稱積善餘慶、如王氏者非耶。夫累締於先、敷遺於後、發祥受祉、濟美象賢、信順不僭、左契斯允、非直人理、蓋有天道焉。相山固王氏之良也、約已堅貞、遇人方䛷。問學中秘、效政三曹。爾乃秉銓標鑑、高朗清平、望實兼收、賢愚無滯、拯良抑競、任怨却恩、義色昌辭、雅伏名節、王氏百年之積、寔於相山發之。余嘗惟夫古今英俊之士、類經險夷、象毁與訁、先勁後回、一敗塗地、

遂使讒媢之口得為知言、豈不悲哉。相山行潔珪瑜而心孚天日、固確乎不可拔者。念爾先猷、永茲世德、庇其宗姓而授之儀刑、光啓之功、未可量也。嗟乎、貽孫者以燕翼為慈、念祖者以鳩宗為孝。孰非人孫、孰非人祖、觀斯錄也、可發深省矣。六月、叙劉氏家乘曰、洵涇劉氏、先封君母家也。余童子時、聞先封君言劉氏舊德甚詳。已而與其父兄子弟相往來、觀其積書遺稿、益見劉氏之盛。自大梁來家海上、世有聞人云。景儀贈君倜儻淵邃、有德於鄉人。小贈君偉度博施、修內行。御史君好奇節、

任氣矯時，盡友海内名士。綏齋蘿雲篤行耽經、博觀外家語，與御史兄弟三人皆能文章。蘭畹最孝友朴厚，無他腸。憲副公簡恭醇諒、凝澹自將，辭受出處大節皎然。郎中君不屑曲謹，事繼母極順孝。雲巢晚年益修勵端飭，爲詩歌雖不及御史葦佼瞻然溪郁有意味。工部君與余同舉進士，其潔廉無私，方果有負荷，余不能及。邑人皆稱劉氏多賢，爲著族，信然。乃其宗子學諭君模悼念先猷，損益舊譜，爲本支表、仕隱志、詩文略，凡三卷，題曰劉氏家乘，問序於余。余閱之再三，蓋良譜也。夫世系之

官廢、而仁孝之道衰。表本支者、教仁孝也、踈而戚、遠而近、萬殊而一本。然而勸誡之義微矣、不可無。仕隱志、志不可誣。終之以詩文略、而文獻足徵矣。劉氏之譜凡幾修、茲詳而有法、良譜也。余家與梅園之費、苟溪之李、澗溪之劉世相甥舅。入 國朝、而詩書簪紱、劉氏爲最盛。又其子孫益繁以昌、天亢厥宗、非偶然者。耕田讀書、以善爾身、諧爾族、無隕爾世澤、孰非爾子若孫之責爾。甘利健訐、窳衰不自顧、愛羞爾祖考孰甚焉。昔人有言、門高族盛、纖瑕爭指。登斯乘者、慎哉慎哉。書既成、其族子棟

華請梓之、且益義田收族、余舅千湖先生嘗稱棟為良子弟。工部之子炌今舉進士。學諭君之子煟魁薦浙學。於余於先大母為從姪孫。進士余姊出也。○秋八月、闖虜至京城南、公卿會議勤王、司馬韓石溪士英欲發車駕銀市馬三千、公曰、江南非産馬地、一時市馬三千、恐不易得、即市至虜退、未必勤王、馬又何所歸。或曰寄諸馬戶。公曰馬戶養種馬已不勝其苦、又可重困乎。石溪顧公曰、計將安出。公曰、借南僕寺種馬、使脫有損失、車駕價民馬價匹銀十二兩。不勤王、馬即歸原戶、何如。且馬

亦不必調諸江南、就江北便於勤王所過處如滁、鳳、徐各近州縣、每處調一千匹、至徐渡河時、馬足矣。不數日、報虜退事遂已。○答舊僚書曰、仰公高誼、不啻十年、侍公教言、不過數月、相遇何難、相別何易。友朋聚散本不可期、顧惟青天白日、遠近皆然、要使此心無相愧、無相負耳。求夜清晨每思箴誨、如覯顏色、惟恐墮落、有玷知己。聞公東藩之擢、善類咸喜。茲得遠翰、知跳乞休市朝多故、機穽可畏、且須避之、東西南北、惟其所之可也。弟往歸海曲、以公骨肉之喻之官、又出入三年、豈無此意。握

粟出卜、未見休祥、以是犬子輩俱不攜來、去住稍輕便。屈指海内交游、如公凡幾、天果有意斯人、當必展所素藴、萬自珍愛。江湖滿地、相見未期、臨書不盡。作嘉靖名臣頌、爲新建伯王公守仁、少師大學士楊公廷和、少保兵部尚書端敏胡公世寧、少傅大學士蔣公冕、少保大學士石公珤、少保兵部尚書康惠李公承勛、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林公俊、少師大學士楊公一清、少保吏部尚書喬公宇、吏部侍郎何公孟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公澤、太傅大學士文襄席公書、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

敏霍公韜、大同總兵太保梁公震、遼東總兵都督馬公永凡十五人。頌曰、於明高皇、載開載闢。劉戎雪華、赤舄黃華。軼唐襄周、正位光宅。燕冀鴻貽、鳩盤宗祏。八聖淵源、道崇政敷。世斯及斯、惟親惟德。濬發沔江、光横軫翼。代邸濮藩、豈云陋側。紹擎堯年、燭燕漢嶷。日角虬髯、龍顔鳳臆。明作萬幾、敦率六職。結網更絃、勿褻勿過。時有名臣、治五亂十。杖鉞星垣、秉鈞天邑。緝武經文、鴻磐蠖埶。才與時際、道隨身輯。亦有聞望、豈無譏淪。才傒人備、事假衆集。○嶠嶠王公、英資超崛。老佛孫吳、歐蘇宋屈。一

悟翻然良知沕沕。右陸左朱、群疑衆怫。聖域開闢、道岸屹屹。力肇志搴、庶其彷彿。牿牛譏豎、田禽珍虢。俘湨檻長寧剗彬剻。師律儒珍、長裾短褐。嶺北嶺南、甘棠芾芾。朋來盍簪、汾湖炳蔚。彼釆芩者、聯章矯綍。○新都番番、沉心朗識。康陵再相、徘徊九[illegible]。挃挃翠華、楚南秦北。寂寞文華、善類無色。細蠹剝床、元兇敢弋。宸闈樊排、渭璽絳扐。內籍徽音外奠崇極。談笑危疑、弗徐弗棘。帝曰孝思、嗟余偪昊。大號三釐、逭爾誅殛。天王聖明、議禮垂則。亦將亦匡、老臣暗塞。○杭三少保、惟于惟岳。惟端敏公、允

武超萃。古貌古心、中靈外樸。觸觸驕藩、力摧其角。
微服扣閽、囊頭徙朔。長孺含章、晁生夭椓。防豈後
時、幾乃先覺。繡斧戕戕、奮白清濁。晚躋玄樞、造膝
丹幄。余曰履霜、余曰重較。余曰練才、余曰敦學。忠
梗上孚、竟罹讒諑。○蔣公端澄、亦簡亦慎、下襲九
淵、上凌千仞。愚不可卷、堅不可磷。胡慶非殃、胡貞
非吝。稱詩藎臣、允書壽俊。左右楊喬、顛到張桂。十
九紛更、再三調劑。頓首平臺、苦言隕涕。臣曰唐虞
皇曰孝弟。陵殿初成、統嗣再繼。父子之倫、君臣之
際。卷舌留讒、山掓水濫。○石公庭庭、靖方介格。氣

抉幽恒志探伊洛。雅操圭璋維文影履。槩足久要、義匪寢諾。洗滌衢曹、周旋密闇、孰我毁譽、孰我囊橐時逐低昂。我胡前却。謁廟危詞、陰強陽弱。三封内批、矢情立壑、賦鴈悲鸒、贅士嘲膜。賜策懸車、終始鶴鶴。臣貌不揚、臣心不作。○嘉魚、楚材、融通爽齋。學本家庭、名由砥礪。迹示盤桓、寧甘駢嚙。會守南昌、柔綏武厲。東闉言言、山戎喙喙。撥憲以濬、董師以制。乃條六黄、乃翦五細。周達人情、諳練國契。雄算籌胡、省災深計。積積憂勞、趨朝顛蹶。需爾天卿、重瞳屢諦。黙叟展翕、謚兼康惠。○昊素清英、蚤

好嫮節。佛閣韓疇、蜀靖張坍。謝禄深棲、如晳避逞。江濠不共誣命于竊。千里一函、義風杰烈。起踐秋臺平反係繼。就富熟威守、我陳臯禮。跡同蘭黨議共罰介。石胡堅技、魚胡决㨂。抱孤貞、大巧似拙。咨手遺章、餘忠。自竭䂓有文章、鄉如金鐵。○。達哉遂菴應變。警捷高畧深資、難睽易盍。坐塡褒衣、門欑長鋏燕。許文章秦隴事業。石畫四迴、金闈三接。好瑾宄璠、遥虔遹剞。兵貴形弈、謀尚幾合。亞夫中堅、弱翁私聶摶。虎於樊、龔狐於脊。起視戎韜、遄歸理燮。狗正傾邪、功㡪利喋。萬鏥纖瑕、煩言緩頰。○。喬

公韻、宇寬、綽和平。魁梧山立、翰藻雲行。見惡無咎、聞善若驚。盜起洪都、窺覦建業。奸吏甘言、兇奄詭喋。潰川原、火不、震不懾。六飛南巡、左超右卓。刑緩甸師、妖纏大角。容意、褸謀屹、如山岳。乃總百揆。乃康群流、宋、奚比漢琦。肯誤修。勿履虎尾、而首狐丘。○彬陽閭閻、簡粹雄昌。溫容春雨、正論秋霜。孔云好古、孟曰成章。出鏊閑牧、還靖職方。甸宣滇徼、佐典銓綱。約不留吟、廣不際坊。九騰奏牘、一慟朝堂。有赫嚴詔、數爾猖狂。屛爾草莽、褫爾冠裳、以俟百世、而考三王。易心改節、悠悠彼蒼。譬言報德、神在

邪傍。壯哉幸庵、有聲秦隴。謂爾孝恭、謂爾忠勇。閱達非疏、盤錯非冗。遊刃揮斤、風翔泉湧。轉戰中原、奏凱巴蜀。吐蕃竄邊、五郡荼毒。攬總戎端、西關閉玉。讒昌寵賂、矯詞詔獄。引咎讓功、再起司馬。或淵或田、望重朝野。細行勿矜、大節弗假。早謝見幾、脫於鈐赭。○展也文襄、確廉端勁。志稱其才、學達於政。惠郊疲甿、蠲准利柄。抗疏披龍、出奇剪獍。禮議盈庭、分朋樹黨。風摧震烈、廢死竄流。非茲曲護、自怒曷瘳。罪我冷段、知我韓歐。士以轂推、約以牖納。夫豈詭隨、何謂噂沓。拜相、武英、即命裯揚。進賢

遠姸頽無雜遝。○侃侃文敏、直毅無前。意乘程馬、業喜固遷。黷亦甚慧、誼非少年。奇跡頡頏、飛辯河懸。累書文跡、謂非我職。政資清議、理賴皇極。憤或詆口、義或形色。過惡揚善、揉曲逾直。昔胡從容、今乃嘆老。淹速殊途、行違一道。堅冰不遲、苞桑宜早。乃啚聖功、最哉阿保。○赳赳梁公、行間奮迹。豕面鳶肩、鷹肖虎額。氣擁霆雷、機深几席。士戢其武、亦甘其澤。移鎮雲中、兵驕將猥。旌旄一麾、聲靈頓改。夜蹴黑山、晨搜青海。奪彼草泉、蕪我溝壘。紫韁千群、蒼頭百隊。褐鬱唐藩、威行漢塞。胡隕干城、憂我

恒代。寵贈上公、增此敵愾。馬公特起明慈信劼。說禮敦詩、跨馬穿札、守督漁陽、心懸大寧。曾是既脫薄我郊坰。乃鉗其酋、乃擕其群。百里未闢、三捷來聞。番章獻忠、收攬賢傑。義臧坤囊、謀深需穴。全遼喝喝載秉符旝。涉河陷陣、逾山毀巢、彊陲外靖、伍卒内饜。腹心弗潰、掌股斯調。於、惟先達、械芃盈朝。或更九試、或既一朝。和不為比、競不為嚚。同聲同氣、道長道消。惟予小子、瞻斗望洋。奚終晏謝梁摧鏡亡。效詞袁呂、竊比彭楊。用備簡素、以俟旂常。

辛亥、在南鴻臚。○述杜生傳云、杜生、宋陽翟人、不知

名字，人皆稱杜五郎云。生壯時有田城南五十畝，與兄嫂力耕自養。既兄有子娶婦，不能贍，則盡讓其田與兄。兄又不肯受，則遂攜妻子走城西里中，倩草廬而居。廬前有隙地數丈，周匝皆槿籬，籬中密植菜蔬花卉，籬外桑柘數株。是時生理方窘，乃爲人選日賣藥，以謝之布粟薪鹽，即受，或以金錢，不受也。子既壯，任稼器，鄉人與田三十畝耕之，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稍稍贍給。生曰：嗟乎，一日兩飯，三歲一衣，人不急我，我不急人，人已各足，吾又何求。於是呼鄉鄰貧者教之擇日賣藥，鄉鄰愚

不能驟解術不售。生又左右之得錢謝、即與鄉隣。時時端坐、不出籬門者三十年。黎陽孫尉聞而造之問曰、聞生三十年不出籬門信乎。生曰、告者過耳。十五年前嘗携老妻坐桑下納凉、前年娶子婦時、飯其母、亦曾避之東籬外。但無用於世、無求於人、偶自不出、亦不喜遠遊耳。問生何以為養、曰、數年前曾賣藥、今直耕田。問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何書、曰、隣翁遺一抄本、無題、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當時極愛其議論、今顧忘之。問書何在、曰、春雨中屋漏濕、賸之日中、

有過客見，即索之去矣。問今尚有何書，曰，有大字古本周易，兒夜讀一二卦，卧聽之，耕倦不能讀，亦不強讀。子可宦否，曰，村朴兒何能宦，然質性頗渾厚。薪水出門可數，行迹以待其歸。處其妻甚懽愛，然未嘗見嬉笑也。孫尉聞其言，閔然若有失，歸數日，忽忽自咎，曰，痛哉，杜生視吾輩若蠛蠓矣。生居城西五十年，未嘗速客，人召之亦不往。好事有力者高其節，相造請，生亦終不報謝。生孤立行一意，然人皆敬愛之，與村父老三四輩相往来，極歡浹，或經月不面，亦不相呼也。即來坐談，必竟日夜坐。

久饑餧、為菜羹餕麥餅、取飽而已。村父老或携酒飲生、輒飲、飲不醉不辭、有肉即食、肉生不能具酒肉也。室中有兩甕、盛菜米一、榻草薦。氣宇閒曠、言論精簡、頹然山立、不見喜怒、無賢不肖皆知其為有道君子。年九十八而終。論曰、余讀後漢書、極慕申屠生、黄叔度、可謂近道矣。不挫其神、不失其身、不交於人、郭林宗、符融殆有愧焉、謂其不能忘情於名也。嗚呼、名與身孰親、若杜生者、賢矣哉。煙鳩槩其事、作杜生傳。○敘名臣言行録曰、或問余曰、東濱先生之録近代名臣也、傳乎。余曰、傳矣。夫

自陸、呂、蘇、宋以來、述名臣者率誦言其微、而瑕瑜之議微矣。宋南渡前諸名臣如范平章、貫內翰者、既以變而事仇、又碌碌不能發明功名、以自顯樹、而晦翁尚有取焉、取人與律已異也。我　朝入關、史局往往焚草液池、雖廟堂纓緌之士且不得睹、而况鄉徼儒生乎。東濵斯錄、博而確、善而不諱、何言乎其不可傳也。然余於斯錄、未嘗不三太息焉。建文諸臣自附夷齊之義、受禍、不忍言、東濵以為發凡自近始、弗錄也。即近如陽明、及見素、靜庵、石齋諸公、其綱常社稷之功、風節政理之蹟、皆斷然

不可泯滅東濵以為公是公非弗久弗定求録也。録起裕陵景皇閒距建文末五十年士大夫堅心正氣培植未完以故土木之難倉皇死事者有矣未聞有皎然死節者見録於東濵也。嗚呼君子於斯録可以觀世矣何言乎其不可傳也。○為恩光録後語曰余讀恩光録見國家待士之禮張官之義卿大夫士推賢讓能相觀為善之美而淺齊魏公之所以效忠於國致孝於家取信於友者皆於是乎足徵矣。公初為御史巡留畿東四郡摧豪拊弱政有張弛剗蠹鋤暴必傳公議比省大工剃孔

百出。公以廉靖涖之，不爲苛細矯激，而内外諸乾
沒者皆知斂戢。已而秉鉞出鎮，開府汴城，承大祲
之後，民不聊生。公夙夜憂勞，愛人節用，請寄干乞
一切謝絶，務寧輯其人民。會有虜寇，羽書交馳，議
者不察，欲大鳩河南北之兵以備虜。將謂鴈門、太
原、上黨、中山諸鎮皆不足恃，至以雲中督府兼領
趙、魏、梁、宋、齊、魯數千里之地，戎事指揮，呼吸間耳
方畧顧如是哉。公曉暢機宜，示以鎮静，稍練勁卒，
扼其險要，民無恇惑，虜亦退去。使公牽於文法，曲
計利害，索賦裒財，民必大困，不俟虜至，而内憂斯

棘矣。此豈可與尋常功名之士論巧拙、課殿最耶。公忠孝大節，信於善類，凡以荷國恩而綿家慶者，所謂篤實輝光，闇然日章，素所蓄積然也。抑余又聞之，洪武、宣德中，宰執諸公任職最久，或二十年，或三四十年，類多剛毅木訥，直己行一意，不屑低回俛仰，游聲譽。正統以後，議論日滋，大抵雍容遜約，抑已下人，然竟不免於短長之口。孝皇御極，不欲以浮言進退人，人亦能自樹立。當是時，人懷諂訕之耻，其涵養培植，有自來矣。迨至正德，佞幸雖迭用事，而端人正士益奮勵，爭自檢飭，何也？以

其所中傷人者、直敗其官、不敗其名也。乃今又與於昔矣自非特立獨行、正氣足以矯時、含章葆美、況幾足以藏用、安能不沮不渝、不失其素履也。是故紹前修之矩矱、而懸後進之型模、吾於公得之矣。○書趙戸帖卷後曰、大明建國之三年、檢括海内圖帳、此所謂半印戸帖、授之漸齋先生七世祖友一翁者也。斯帖創議於庚戌冬、聖諭云中書省臣者、韓公善長、明年辛亥正月、韓公致仕去、忠勤伯取進止、須之海内。帖尾六押、蓋戸部尚書鄧德暨侍郎程進、其稍下者或試侍郎、署侍郎也。又其

下者、民部三郎官其姓不可考矣。當是時、甫定中原、西蜀滇南尚阻聲教、　聖祖即欲輯武興農、與民休息。友一雁勝國之亂、勤生畜德、以免於難。其後世子孫珍守不墮、至於今、名臣良吏績學之彥濟美明時、皆可傳矣。是固　聖祖功德之隆、趙宗耕讀之效也。觀於斯帖、國家宜夙夜勤惕、節用愛民、張師詰兵、無廢彊宇、以稱　聖祖百戰艱難、汲汲繹思求定之意。趙之子孫不可不悼念先德、厚積薄發、履盈思謙、忠信恭儉、益敦宗祏也。余既作當湖里居記、又因漸齋之請書以歸之。○作碧霄

翔鳳詩卷叙曰、胡子文澄質敏而才贍、志潔而行端、與余遊、余奇愛之。乃嘉靖丁酉、比賢者謂胡子文章精強秀達、宜與古文人爭驅、登之薦書、進南宮、對明光、迪官政有日矣。茲行也、其內外戚友繪碧霄翔鳳圖、聲諸詩歌、送之長谷之湄、問所以贈文澄者。余好讀古經、頗得鳳之說。蓋成周而上、鳳三見焉。天倪溹溹、帝武于落。葆玄贊靈、烟熅磅礴。經綸無章、變化有確。不逶不虞、淵焉夷莫。時則有若巢阿之鳳。會丁數術、世際天中。七聖一堂、萬幾九功。川珠山玉、梓樸金鎔。乾坤訢合、人物休融。時

則有若儀廷之鳳。承箕千載秉鉞四征。威戡惠變、禮備樂盈。卷阿登吉、圖上鷟刑。二南六典化協文明。時則有若鳴岐之鳳。秦漢以降、偽妄滋煩、或枝倰以甘君、或竊倫以矜已、或比壞而驟集、或匝月而遄來、徒有史牒、吾無取焉。天老曰鳳出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文澄固東國之良也。　今皇帝虛心書樓、提武綏文、宇内晏然、無金革旱澇飢饉之憂。譬之大明麗天、淵霽偃雲、萬邦快覩。文澄戢翮中林、翽翽上國、蔽日傍天、名與時值、溫旦崇梧、志與事適、豈特谷鶯木遷、溟鵬水擊云爾哉。文澄

益檢其身，益勤懋其問學，以養其心，以進其德，以廣其才，以無負鄉曲之譽。儔彼三鳳，媲茲一人，所謂將飛得羽，應圖協瑞，表世襯人，在子而已。不然，小人汝嚇，君子女詰，有鳳之名，無鳳之實，文澀行矣，慎哉慎哉。

壬子十一月，陞南光祿卿。寺中有洪武時故牘，膳羞甚約，親王妃既日支羊肉一斤，牛肉即免支，或免支牛乳。御膳亦甚儉，惟奉先殿日進二膳，朔望用少牢。公節到任陞遷公費銀置房一所，呂沃洲少卿居之，公僦寓民舍。○書胡公行狀後曰：公初

在兵曹爲侍郎、余筮仕職方、專校四司奏牘。每日一至廂房、見三司馬。他司馬閱奏牘畢、直云封進、或多不閱。惟公遇大事、往復再三閱、有不當、輒對余長嘆曰、此事豈宜草草。又曰、必如是如是乃可、否且有悞。事後往往如公言。余嘗謂公胡不即改定、即不改定、胡不商之兩堂。公又輒嘆曰、難言難言。余內艱南奔、值嚴冬、公不意余速返、差官追之彰義門、書賻致余、手書愛身報國忠孝大節勉余。後數年、余起復補武選、公爲尚書矣。尚書至部、不數日、首黜職方左郎中。左郎中者、素通邊將、寵賂

無厭、且倚權要人、蔑視三司馬、以故公堅欲逐去。疏入權要人為之內主、使改南戶部。未幾、温州缺太守、權要人囑吏曹擢之守温州。蓋公為尚書不久、而兵曹夙弊、大奸利事整剔十五六。既議處哈密、與霍詹事議不合、論芒部功次、忤張閣老、薦人材桂太宰、發怒訐於朝、至斥公亂政。哈密疏制置極詳悉、中有意主他說、但好辭批答、實不用公言。公於是歸志決矣。公論大禮、始終是張桂之說、然竟亦不肯附張桂也。賴　天子憐其忠潔、眷注保全。其力爭陳九疇忠勇、保余河西、得不殺、事尤烈、

皆狀中所諱。公嘗命余作小傳，余辭不敏。後見余跋兵部堂官題名記，稱六尚書，公謂余過譽，然實不敢譽公也。海上大笠生識。○贈王公叙曰：安成兩洲王公自少宰出留都爲宗伯，進太宰。再上疏乞致仕，不得去，改大司馬，叅贊機務，益堅卧不肯起，又上疏乞致仕。留都諸公卿日夕強公出視事，公不聽，於是諸公卿屬余爲叙留之，略曰：公之求去，與諸公卿之留公，皆縉紳盛節。然出處之微權，與君臣之大義，其輕重甚明，恐未可以肥遯爲高蹈，猷裕爲濡迹也。夫人謂留都視唐東都、宋西京、

豈其然哉。舟車水陸之途，遠於秦梁，宮府吏士之富，備於嵩洛，先朝監以　儲皇副以名卿，深意可知。昔元之衰也，隙始於江淮，秦之敝也，難發於吳楚。今之賴，公亦猶曩。公以太師司馬保釐成周，乃所以寧一人而康四海也。公孝友清方，明通果毅，槩其素履，先後弗渝，擬諸黃裳表裏相稱，顧乃九命滋恭，三錫固遜，其何以答　聖明之注簡，僉同之推讓乎。古之大臣去國者，不得於君則去，得於君不得行其道則去，得行其道而年力有所不逮則去。公於此無一焉，胡爲若是恝也。嗟乎，周公不

見信於召伯、召伯求去、周公留之、亹亹千言。召伯曾無一言相荅、然亦竟為周公所留、再相兩朝、歷數十年。近日名臣如忠肅、端毅、端肅三太宰、亦豈能盡信於人、然皆年躋八袠、尚在政府、公所知也。公其察周召之心、而觀三太宰之迹、其於去留之際可以沛然無罣碍矣。○荅友人問海寇書云、一設重臣、二增城守、三復市舶。浙之有巡撫、非始於朱秋厓也。秋厓任怨任勞、為國為民、而兩省官豪不便已私、攘臂詆誣、惑亂視聽、欲置之死、言之痛心。今考洪熈元年正月、勑布政使周幹、按察使胡

槼叅政葉春巡視應天、蘇、松、常、鎮、嘉、湖、杭八郡。是年八月、宣宗即位，以廣西按察使胡槼爲大理卿，四川叅政葉春佐槼巡撫直隸、浙江。春即浙江海鹽人，以吏員起家，爲主事。宣德五年，以槼爲右都御史，春行在刑部右侍郎。是年九月，初設各省巡撫，以行在吏部郎中趙新爲本部右侍郎，巡撫浙江。景泰元年正月，副都御史軒輗鎮守浙江，兼理兩浙鹽課。是年三月，以浙江右布政使孫原貞爲兵部右侍郎，叅贊都督李信軍務勦賊。景泰三年，陞原貞尚書，仍鎮守浙江。正德中，陶琰、許庭光

皆以都御史巡視浙江。今宜亟設重臣提督軍務，兼巡撫浙江、福建，開府溫州，庶可總攝兩省文武吏士，調兵積餉，内戢奸豪，外防狡賊。若設巡視，非巡撫，則事權不一，亦難展布。故曰一設重臣。信國公湯和賜第居鳳陽矣，洪武十八年召至京，諭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强爲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固守備。和行築海上城，起登萊，抵江浙，凡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爲戍兵。今承平日久，增築數城亦無不可。黄巖、象山受禍獨慘者，無城故爾。故曰二增城守。洪武初設市舶於太倉黄渡、

尋以其近京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九月又罷，未幾復設。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征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而抑奸商也。市舶不復，利歸貴官豪族，而國家坐受其害。若慮各夷并至，一市舶司難於防閑，查照西番關化、闡教、輔教三王貢使，自陝西入事例，而令日本等國至浙江市舶，琉球等國至福建，暹羅、滿剌加等國至廣東，亦可。近見顧箬溪先生言，都憲陳公金西軒集中有開市舶十利疏，大抵事體宜然。故三曰復

市舶。令云設重臣、衆不以爲然。恐既設重臣、賊猶未可退。雖因民情震懼、築城矣。不復市舶、夷人必欲售貨、奸民必欲牟利、爲盜亦未已。蓋非設重臣、無以戢日前之棘禍。非復市舶、無以塞後日之亂源。若乃即刻用兵、非毒弩強弓、鉛銃大棍長鎗不可。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急宜顧募精武藝者各十人、令十人教百人、一月之後、又人教數十人、便可得萬人矣。海中行船、尤難習慣、非南募漳泉、北募崇明沙上人不可。此皆故賊徒出沒江海者、若疑其通賊、棄而不用。是盜賊黨也。擇其有身家者、鼓

舞而駕馭之吏。有最緊要者、寧紹二府通賊大家、齋糧漏師、肆無忌憚、非請劍行誅、吏無寧靖之期。

癸丑、三月、陞南太常卿、掌祭祀之事。芹山陳公儒題請省冗費、裁革樂舞生、云、臣嘗任南太常卿、歲不過五六祭、樂舞生多至二百餘人、可革十之八。戶部覆議、行南諸卿議。公先一日造陳寓言此不可。華陳不以爲然。公徐曰、公嘗爲此官、何爲有此議。南太常每歲九十三祭、公所謂五六祭者、直太常所主祭耳。即孝陵、懿文陵、歲共二十餘祭、若 聖旦值秋丁、文廟文舞并諸執事須百餘人、二陵須

三十人，觀中誦經祝壽者多則百人，少亦六七十人，豈可止留三四十人。陳默然，余問曰：「明月會議奈何？」公曰：「公欲節省，意甚善，會議時不必縷縷，余但云太常有可省者，查行禮部，轉行户部詳議。陳曰：「善。」乃減柴牲芻料、油燭之類。蓋太常神樂觀錢糧，洪武中以爲奉神之所，通不勾校，嘉靖初始查減什七八矣。八月，作觀井圖銘，曰：宋太常博士陳靖曰：「淳化中，余將命之狄丘，道由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以爲貺。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森然，蓋狀其佳象幽致，表繪事之工，余爲取焉。所慕者

唯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纜之以繩、凭杖欹躬、蹈蹐而迎視、兢兢若將墜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有若此、檢身遠害有若此、後之君子能無效歟。余實好古者、歷其跡於傳記、雖覺而難信。且夫子云、竊比於我老彭、亦其驗也。故作銘於座右曰、至哉古人、遠害全身。戰戰兢兢、恒若履冰。朽索之馭、納隍是慮。天子則之、鴻圖永據。存而懼亡、繫於苞桑。諸侯則之、其國必昌。若舟弗濟、夕惕而厲。大夫則之、其家孔熾。直哉惟清、執虛如盈。士子則之、其道元亨。不爭在醜、無愧屋漏。庶人則之、其食孔

卑予。省予行、予慎予守。竊比老彭、式介眉壽。予既繪彭祖觀井圖并錄宋太常陳公所著銘於上。顧其文義雅博、非兒輩所能及也、復為淺近之詞、令易解云。嗟乎、圖不盡形、銘不盡意。予子淳伯、準仲、洵季、尚念予言、交相儆惕。汝身何從、父母天地、愛之敬之、吉無不利。臭味色聲、持行聽視。服闈登高、乘舟攬轡。何安非危、何險非易。禍福自求、是趨是避。理不御欲、氣不從志。顛覆厥德、形神俱瘁。雖悔曷追。自暴自棄。孝子仁人、罔敢豫戲。事天事親、厥心不貳。勗哉諸子、夙興夜寐。嘉靖癸丑三月乙巳

窒甫澹泉寓金陵識。九月、書答彭草亭云、皇明祖訓曰、正東偏北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所謂日本、即古倭奴國、東西南北、相距萬里、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主世以王爲姓、群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其附庸國百餘、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餘、多者至一二萬、皆倭種也。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洪武二年、倭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崇明、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又寇膠州。是年、遣使賜詔諭日本、撫摟我海上。三年、遣萊州府

同知趙秩詔諭其王良懷勿侵擾我海上。五年、寇海鹽澉浦、又寇福州、溫州。是年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福建海上。六年、以于顯為總兵官出海巡倭。是年寇登萊。七年寇膠州。自是東南被倭寇者殆無虛歲。十三年、又遣使詔諭。十四年、良懷遣僧如瑶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却其貢、諸僧皆安置川陝番寺。十九年、上諭信國公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為朕行視要地、築城防北賊。信國公乃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為戍兵。二十年、置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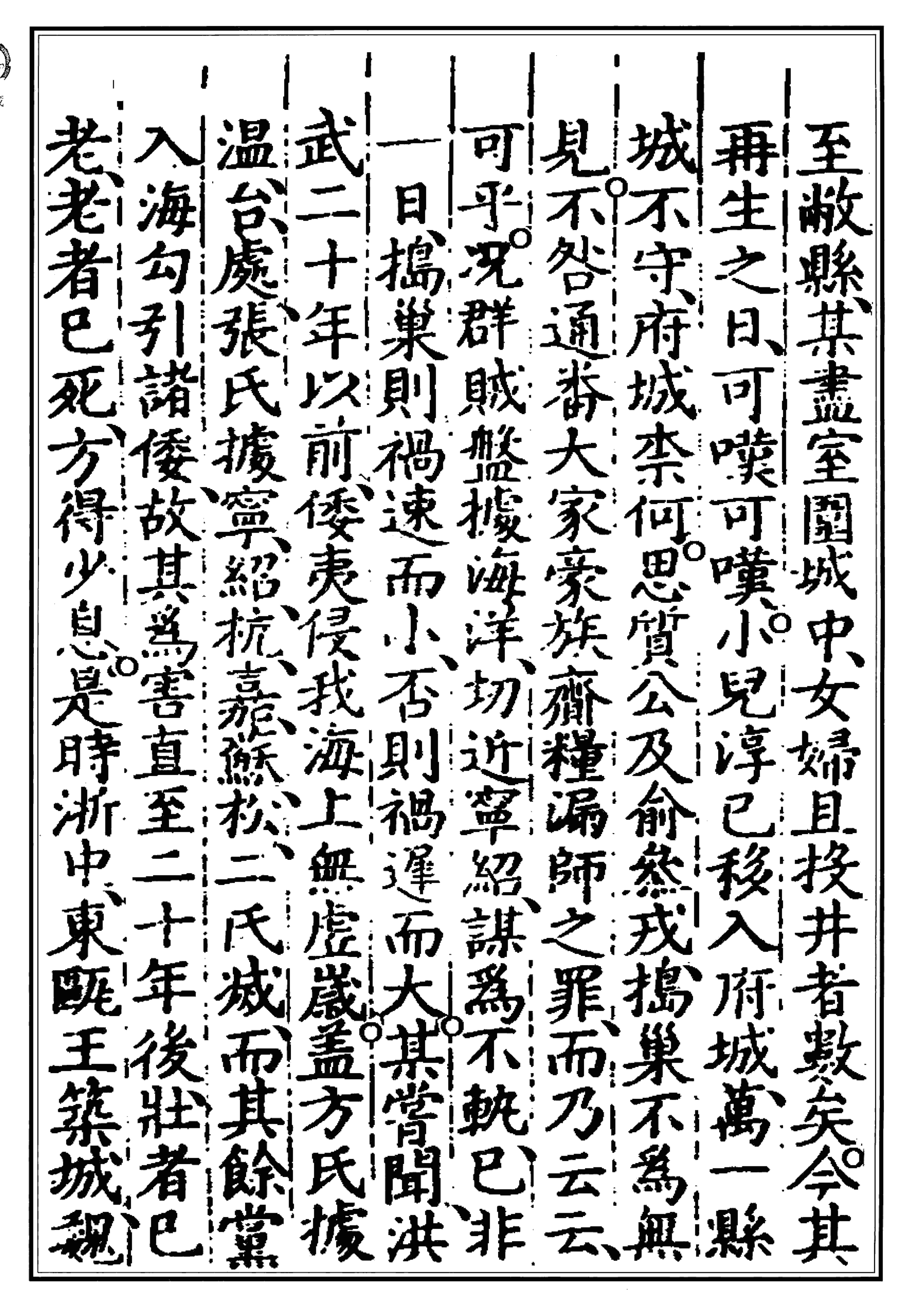
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採軍福興、漳、泉戍並海衛所防倭。凡築城十六。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暠巡視兩浙防倭。三月、勑都督楊文、尋又勑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浙江海上兵防倭。永樂初、源義嗣爲王、時時掠我海上。十五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令還所掠海上人。明年、源義遣使謝罪自後朝貢不絶、間亦掠海上。至正德中、華人通倭、而閩浙大官豪族寔爲禍首。　聖祖時、倭寇如此其棘、使諭如此其數、築城如此其多、遣將如此其衆、又皆公侯都督重臣、

今安可以易視。宜奏請考求洪武永樂故事、不必專使、只寓勑遣官付之朝鮮、令其傳諭日本、切責之、絕其請封、却其貢使。彼不仗天威、不能服其小種、自不得不收歛矣。中國近年寵賂公行、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役賦、困於飢寒、相率入海為盜、蓋不獨潮、惠、漳、泉、寧、紹、徽、歙奸商而已。兇徒逸賊、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從之為鄉道、為奸細。急宜奏請著行招撫於先。其有名大賊如汪忤瘋徐、必欺毛醢瘋、魏紳、楊淮、顛文明等、亦宜奏請許令自相擒斬來歸、一體

宥罪。或即令各賊親屬齎牌直至賊巢諭之，如兩月内不報，定行族誅沒産。若中國外夷人在賊中者，並許擒斬來歸，宥罪重賞。此二策似迂遠，恐必須行之。若今最急者，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及早圖之，尤有可望，日復一日，且莫慮今秋，且如明春何。海上至安慶，波濤千里，無一戰將，倉卒之際，不過郡縣二三健隸耳。各衛官軍不識戰陣，所驅與賊相搏者，皆田野農夫，市井遊手。即使孫吳復生，一旦委以此責，恐非旬朔可取勝。急宜博求將才，令其練兵，選弩箭鉛銃等各長技，每十人教百

人、一月之後、百人可教千人。別項利器教習、惟人所便。但取勇敢、不必人多、多而怯懦、損國威、增賊勢。駭人情、非細故也。神機營人、不可輕借、額募之何如。驅賊於陸、必須步兵、賊既入舟、必須用沙船人截殺、百計募人火攻之方可。至於郡邑之吏平日貪酷比賊、將至乘機害民、巧索横歛、雖手鍾銅佛妝毀鑄銃者一切乾沒、他可類推。賊纔近境、懐印而走。此不用法嚴究、遂成大業、至正之禍。賊退之後、即宜安戢被賊地方、明示奏聞於　朝、一切賦役蠲除之意。不然今冬内郡盜又起、何暇爲明

春防倭計也。蓋今日倭寇正與洪武時同，惟淮、揚、登、萊尚遲末至。洪武初承胡元諸吏貪殘之後，國家新建，海防未備，固宜有之。今何時也，更有甚焉，其故何與。○十月，陞刑部右侍郎。○十一月，答雷古和書曰：翰教惓惓，至愛感戢無地。諭及云云，誠爲過激，苟有公平廣大，頗治之心者，豈能忘情？近亦覺其意向議論似非昔比。海内善類望明公不淺，收人心，收人才，真格言也。欽服欽服。邇者中國狡賊通倭，刼掠海上，温、台、寧、紹、杭、嘉、松、蘇、揚、淮十郡皆被其害，而上海、太倉、嘉定及嘏縣爲甚。賊五



至漵縣，其盡室闔城中，女婦且投井者數矣。今其再生之日，可喚可嘆。小兒淳已移入府城，萬一縣城不守，府城柰何。思質公及俞然戎搗巢不為無見，不咎通番大家豪族齎糧漏師之罪，而乃云云，可乎。況群賊盤據海洋，切近寧紹，謀為不軌已非一日，搗巢則禍速而小，否則禍遲而大。其嘗聞洪武二十年以前，倭夷侵我海上無虛歲。蓋方氏據溫、台、處，張氏據寧、紹、杭、嘉、蘇、松，二氏滅而其餘黨入海勾引諸倭，故其為害直至二十年後，壯者已老，老者已死，方得少息。是時浙中、東甌王築城禦

國公輝祖、安陸侯傑練兵、都督於顯出海巡哨、都督劉德、商暠、楊文往來勦捕。盖大將七人、又數數遣使詔諭日本。今日之事、亦由中國豪族奸商敗吏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爲之禍首、而小民苦於貪酷、困於徭賦、迫於飢寒者一聞倭至、又樂從之、爲奸細、爲鄉導、故其勢益猖獗。計擒內賊、揀選良吏、此爲第一要務、擇將練兵乃次之。其有名賊首家屬安住中土、莫敢誰何、亦宜有以處之。數萬生靈受其殺戮、汚辱、而彼之家屬竟若無預者、此不知何說也。杭、嘉、松、蘇、賦税當天下十

五、今貧者流亡、富者遷徙、田野荒蕪、城郭蕭條。明公通今之學、冠當世、一述洪武、永樂遣將遣使諸已行典故、密密斡旋、豈惟海上萬民之幸。答呂中丞書曰、入秋因家鄉倭寇、盡室萍梗、今且半年、迄無寧居。宗族姻黨多被焚劫、告急求濟者日至、皆情義所必不容已者、量力應之、幸各有衣食室廬。若明春復爾、某且自救不暇、奈何。江淮數郡旱潦相仍、徭賦益急。北虜未靖、而中原所在盜起、歸德賊報五日而過一郡兩縣、蕩若無人之境。浙直十郡旁海耕桑之地、國家財賦所出、殘破幾遍、酷

毒溪穢、口不可言、耳不忍聞。雖命將設官、已有成命、然民窮財盡、重以募兵除器、築城造册、費至百萬。而貪殘之吏、唾手四起、即重役止須一人、巧脅浚求必徧一邑。此弊不絕、大難至矣。吾輩忝肉食、安得晏然。時事本可寒心、宦情又復染指、日復一日、藩羊羅雉何異、可嘆可愧。病目不能書、使行匆匆、尚圖嗣音。○答汪春谷書曰、公去任、城漕渠大壞、迄無善策。當是時、盡明公材志經理、豈至勞費無功如此。槐野兄至金陵、可謂知公者、又淹藩省、用人者亦爲讒夫所動乎。自古亂天下者、貪夫暴

夫譏夫、而譏夫之禍烈於貪暴吁、可畏也。近日北虜抵紫荆、幸未深入。歸德之盜往來中原、且睥睨、濠梁。倭夷結我奸商及海上人、肆行無忌、浙直登萊、南北數千里皆被其害、慘毒不可言。蔚縣孤城僅完、郊墟遠近、不啻雲中、上谷矣。邇來寵賂公行、官邪政亂、小民苦於貪酷、迫於徭賦、困於飢寒、相率為盜、理固宜然。不塞其源、而徒事軍旅、亂反啟耳、況軍旅又未足恃乎。明公抱經濟之略、凡此皆與有責、勿吝教我何如。○十二月、改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答胡子

忠書曰、辱委先公傳後之文、僕何人也、敢當是任。翰謂僕受知先公、義不可辭、又謂莊渠翁亦謂僕宜任此役、顧僕才力不能發揚、且無足取信。僕昔見行狀頗畧、亦欲妄以詮次爲先公小傳。傳未即就、曾於狀後畧跋數語。及觀年譜中、儘有可議。自昔史傳何代無之、惟秦漢人才精彩渾厚、皆遷固敘述之功。後世史官非才、即如汾陽、敬輿、稚圭、君實諸公之傳、已覺奄奄無氣、遂使諸公當時忠誠懇惻之懷、好善嫉邪之志、進退義禮之節、內外經理之勞、皆不得暴白明快、以詔後人、况其他乎。先

公忠毅端諒、不爲公卿臺諫時輩所恱、賴　天子明聖眷注保全。脂韋汨沒、取恱於人者反多掠譽辭、益久益傳。先公不爲時輩所恱、又能保其無詆誣於後世耶。年譜叙述雖詳、但嫌行移文字少典重之氣、謹嚴之法。形容之力、中有難言、皆大節、諱之則先德不彰、宣之則恐以賈禍。先公心迹可對天日、遲遲數年、議之何如。○答閻御史書曰、遄歸有期、例應事竣舉劾代巡之政、莫此爲大、願留意焉。悶悶者或有裨於細民、嗷嗷者或無補於實事、循良者或未盡出科甲、貪殘者或非皆由異路。門

下照臨罔私，諒無遁情。江湖滿地，後會何時，臨書無任瞻戀。

甲寅二月，至淮安。疏謝云：臣草茅賤士，樗櫟庸流，幸遇龍飛之始，獲隨鵷鷺之班，歷任兵曹，備員宰屬。留都甫及拾載，卿寺已叨五遷，未能效力於涓埃，惟知感恩於天地。比蒙疊至之寵，復領兼授之銜，畀漕輓之攸司，仍拊循之是寄。帝畿四郡，表裏徐揚，京儲萬艘，襟喉水陸。蓋欲足兵而足食，務在裕國而裕民。苟非其才，曷稱斯任？伏惟皇上蘊聰明睿智之資，備聖神文武之德，堯仁舜哲，既知

人而又愛人。乾始坤成、有容物而無棄物。至如臣者、徒知章句、何異面牆。頗習農桑、未諳錢穀。方自慚其瘝曠、每深省於愆尤。詎意疇咨、誤膺懋簡。顧惟職守之愈重、益知稱塞之彌艱。臣敢不勉竭愚衷、祇承明命。問閭閻之疾苦、求以宣上德、達下情。考決塞之便宜、庶乎順天時、因地利。伏願帝德廣運、聖祚洪長。有開必先、邁周家之豐鎬。無思不服、陋唐室之江淮。奠壽域於八荒、永保海晏河清之盛。鞏皇圖於萬載、遠紹祖功宗德之隆。○谷海野書曰、某無似、忝附同年、同寮、同心、同遇、三十餘年

於茲矣。中間聚首，曾不數載，音書落莫，亦似無情。然伐木興思，緇衣在念，北海東海之濱，所可共見者，惟此青天白日耳。已亥別後五年，而弟有江干之謫，又十年而有淮浦之役，徒以斂迹市朝，交游鮮少，金陵數年，蕭寺對野僧，江頭看流水而已，以故不獲致一書記室，罪甚媿甚。比得手書副帖，如覩顏色，如聆音誨，感舊懷賢，極增愁悶，恐懼交樂，日異月新，旻徑坦途，竟不可逆料而趨避。古昔聖賢憂勤惕勵，以終其身，良有以也。弟本孱軀，素無學術，且不諳吏事。一旦承乏漕司，百責攸萃，軍旅

錢穀、刑名、賊盜、飢饉、皆非細故、且當此時勢、竟未知善後之策。每憶先君治命、官至四品、亟求歸田、毋貪利祿官高難稱塞又難解脫、慎無忘余言。弟不孝、不能敬聽、乃令進退維谷、奈何奈何。弟頗善治生、藉先世遺貲、亦足自贍。近因倭寇屢攻圍焚刼、家事半爲所廢、至令弟姪十餘人尚無棲止、婚喪百費、仰給一人。今歲尚可支持、後賊復至、悠悠蒼天、孰爲樂土乎。弟丙午復喪繼室、因有庶子三、遂不復再繼。長兒履淳今年十九、已補府學生、次兒準、初知行文、幼兒洵但覓梨棗貲。令器已登國、

學業亦大成、龍駒豚犬、本有種也。餘懷尚不能悉。

○三月、疏乞添設沿海把總官、云倭寇從掘港登岸、分散焚劫、通泰叅將解明道兩月前已赴江南調遣、江北並無一兵一將。蓋自上年倭寇突犯江北、慣知海道、今復糾衆侵掠。如鹽城、麻洋港口、海州東西二所、僻在海濵、孤懸尤甚。應設把總各一員、訪得武平衛武舉指揮楊縉、皇陵衛武舉指揮謝詔堪任。兵部覆議允行。○叅將解明道報、江南巡撫劉委駐守吴淞所、公上遵勑旨明職掌、以防倭寇疏畧、云解明道原奉勑書分守通泰等處、既

已策應江南、即宜回兵江北。頗乃久離信地、坐失事機、徒費江北之財力、無救江北之軍民。雖稱承委、寔難辭責。乞勅解明道、遵奉原擬職任、防守通泰等處、仍行江南巡撫、遇警止可調兵策應、不許輙留。勅差將領、改委駐劄別境。兵部覆議允行。○四月、泰州如皋斬真倭首級十五顆、生擒一名、傷死從賊不計。蓋內多驅逼沿江沿海良民、一遇官兵、橫遭屠戮。公謂濫報首功、不惟誤國殃民、亦貽子孫之禍、嚴爲查禁。○上重大寇患乞處錢糧踈畧云、揚州知府吳桂芳申、府屬通州海門如皋、掘

湛、東臺等處倭寇刼掠、近已圍困通州、流入泰興縣界、勢甚猖獗。參將解明道、儀真守備張壽松、府同知朱衮、原任守備陳律、運司判官馬命各領邳、徐、宿、亳、鳳、泗、淮、揚、池、河等處官兵會勦。軍行糧從、支費浩大、至於水陸舟馬火料器械等項、合用銀兩數多。如皐、海門、通州并各塲竈官兵斬獲真倭首級四十一顆、生擒八名、例應重賞。自倭寇入境以來、募兵養兵、賞功犒勞、旬日之間已用過銀九千餘兩。賊焰雖若少挫、而蕩平尚未有期、請量留運司餘鹽銀數萬兩及本府一應解京事例歲例

銀兩，通暫停止，以給軍費等因。爲照倭寇連年侵犯中國，蓋南自閩浙，北至登萊，皆被其害。而江南蘇松、杭嘉等府田賦甲於天下，江北揚、淮、通、泰等處鹽課甲於天下，今皆屢經殺掠焚燒之禍。農人釋耒，鹽丁罷竈，阻誤漕運，虧損糧儲，將來患害，何所底極。此非特東南數郡之憂，實關係國家大計。及今不捐銀數十萬兩急爲整備，恐他日所失要不止於數百萬而已。此但爲財賦而言，至於人民荼毒，閭井蕭條，就使生養休息，不十餘年，未得復舊。與言及此，寔切憂懼。再照倭寇侵犯，其中類多

福建、浙江、直隸之人，或姦豪射利之徒，或勇悍無聊之衆。齎糧濟師，肆無忌憚，結黨效尤，苟活旦夕。若不早為區處，日甚一日，其禍不啻烈於戎狄而已。伏望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大破常格，捐發官銀數十萬兩，收貯府庫，聽候打造海船，修築城堡，募兵買馬，積糧蓄草，以備軍前緩急應用。其被害民竈，照例優恤，寬減糧差數年，以蘇困苦。再乞勅該部議將福建、浙江、直隸地方通番從賊者作何處治。庶幾外有爪牙之衛，內無腹心之憂，田賦鹽課要緊地方，得保無虞。疏入，兵部覆議允行，給餘鹽銀四

萬曆揚州府稅契事例、贓罰等銀俱准留用。上比例添設兵備䟽畧云、淮揚地方瀕連江海、而通泰尤為緊要。原屬徐州兵備管轄、相去將千餘里、一遇有警、卒難援濟。合無添設兵備副使壹員、專管通泰海州一帶海道、兼理揚州府軍民商竈詞訟及屯田、河道、捕盜等事。駐劄泰州、相度險要、分布官兵、修理城隅、打造海船、置辦器械、選募驍勇、操練兵馬、區處錢糧、撫回良善、解散脅從。一應軍務悉聽從宜酌處。倭寇生發、把截勦捕、仍與參將計議而行。各該府州縣衛所俱聽調用。乞敕該部

查照浙西事例，添設參將、兵備副使各一員，就於附近官員内不拘年資，惟取才力，推用，請勅行事。仍註卸江西、湖廣遠省，免得往返辭謁，耽誤日時。應得俸薪，就於揚州府支給。吏部覆允，推副使張景賢調用。○再報倭寇疏畧云：通州申，參將解明道稟，職貪功江北之賊，放火殺人，日甚一日。千户洪岱等領兵直抵通州西門外，與賊交陣，解明道徑不接應，以故千户洪岱、文昌齡、王烈陣亡。通州又申，倭衆猖獗，圍城七日，本州兵少糧缺，實難支持。臣待罪海防已及兩月，既無豫備之謀，又失調

度之策、致使解明道挾詐欺人、洪岱等效忠殞命、罪豈敢辭。伏望　聖慈姑俟賊平譴罰外、參照解明道心術狡猾、語言誇詐。始焉又離信地、坐失事機、既而避賊入城、堅不出戰。視四郊之焚掠、曾不動心、受萬民之唾罵、略無愧色。洪岱等既能趨四百里冒險直前、解明道獨不能遣數百人繞城夾擊。相應懲治、警戒將來。再照副千戶洪岱、正千戶文昌齡戮力解圍、遇賊血戰、奮不顧身。乞賜褒卹、量贈一官、仍查陣亡事例、陞授應襲親男職級世官、以風勵將士。解明道戴罪殺賊、候事寧、聽巡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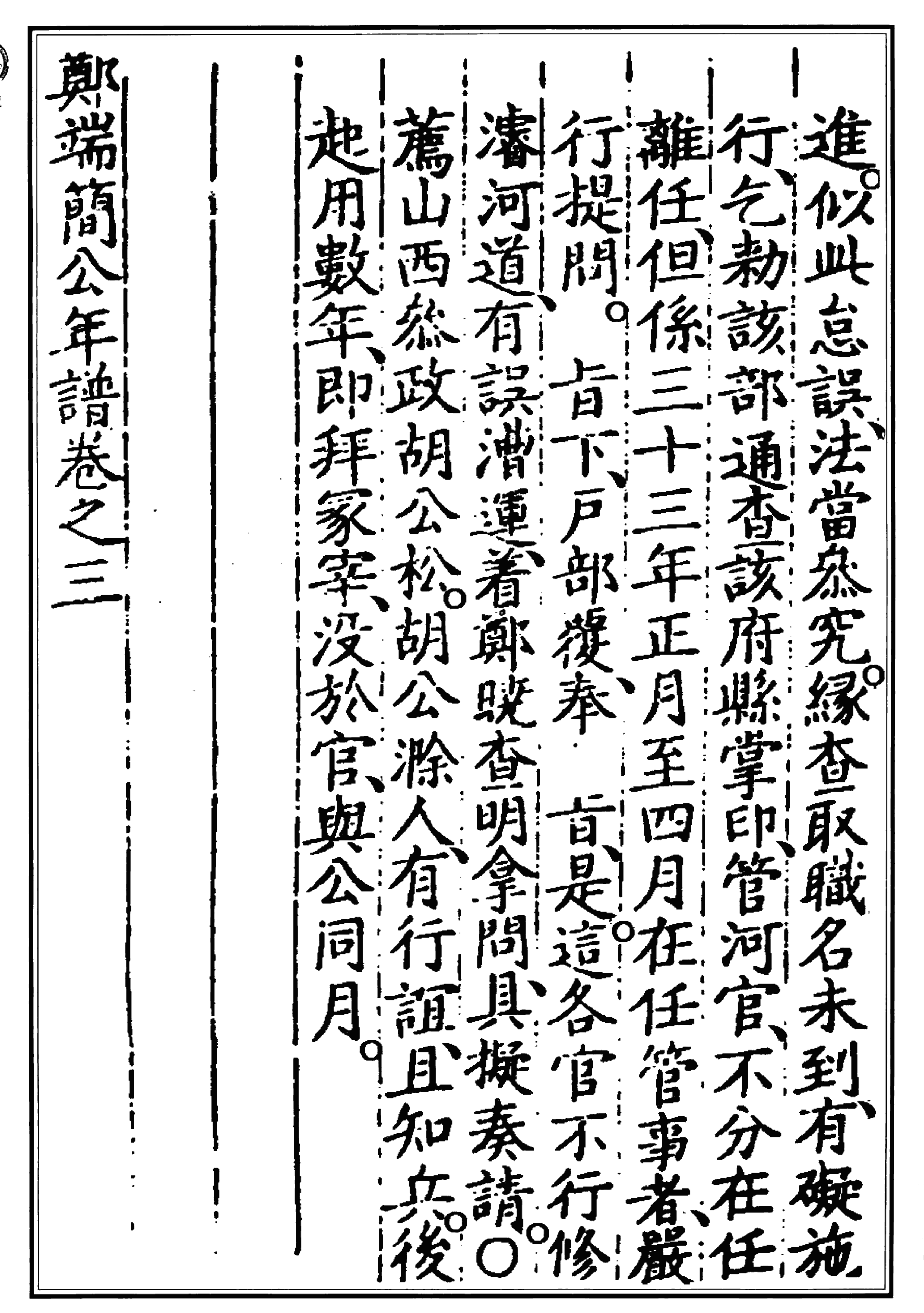
御史覈實功罪、奏請定奪。兵部覆議、奉　旨是。洪岱等死事可憫、各贈指揮、同知、伊男各陞一級世襲。解明道姑革了職、戴罪殺賊立功、事寧奏請定奪。○上疏濬運河自清河口新莊閘起、至淮安舊城西門南角樓止、一帶河道、六十餘里。中間深淺不同、截長補短、大約三十里、皆行挑濬。用過錢糧既寓賑濟之意、後過人夫、無成隄岸之功。是後一應進貢糧運、經行利涉。○上倭寇劫掠、河道淺塞、耽誤糧運疏、畧云蘇州、松江二府、太倉、嘉定、上海、華亭四州縣各掌印、管糧官交兌獨後、觀望減折、

運軍又守、故意延捱、致遭寇掠。鎮江府并丹徒、丹陽二縣各掌印、管河官故違明例、罔恤漕艱、河道淺淤、延至四月、尚未挑通、阻誤京儲、不能前進。以上各官均屬遷玩、若不叅究、年復因循、漕務愈廢、乞勅該部併議罰治。若鎮江河道、萬一有誤、浙江、蘇松、常、鎮數百萬石糧運、另行重治。奉 旨、各該地方官員不以糧運為重、遲延誤事、戶兵二部查叅來說。欽此。該部覆題、移咨漕運都御史、會同巡按御史、查將蘇松二府、太倉等四州縣各掌印、管糧官提問、管糧官降二級、送部別用、掌印官照依

議單問擬施行。鎮江府并丹徒、丹陽管河水利官、漕運都御史即行拿問嚴黜。各掌印官先行提問住俸、戴罪催督挑濬。萬一致誤重計、從重參奏罷議嚴黜。漕運等官務要着實舉行、毋事姑息、以致誤事官員無所懲戒。仍速將問過緣由具、奏。奉旨各該府州縣掌印、管糧官、都着巡按御史提問具奏、其餘依擬行。欽此。又參誤運官員疏畧云、浙江杭、嘉、湖直隸蘇、松、常、鎮七府歲運漕儲并白糙糧二百餘萬石、必由奔牛、呂城、丹陽、黄泥壩始達。京口出江。先年過有淺阻、或由孟瀆河外江分進

近來倭奴未靖，孟瀆河江海之交，賊寇出没，尤宜預防。以此漕司具奏，户部會議擬行，江南巡撫、巡按嚴督常鎮府縣掌印管河等官，不拘年限，但有淤淺，即便疏濬，封閘蓄水，以待糧運。如違，聽彼處巡撫并漕司參究，年終將府縣管河官職名疏通過河道，緣由申報漕司查考，載入議單遵守。通無一字回報，又經五次移咨江南巡撫督催。節據把總張建節等各呈稱：兑完糧船，於三月初五等日陸續開行，已過無錫，見阻丹陽、丹徒七里溝等處，即今尚未興工挑空。及諮詢南來公差官員，各稱載糧

官民船阻集數多、相沿百里不能前進。爲照漕運連年遲誤、蓋由坐失天時、復違地利所致。若季春初夏北水漸平、河道無阻、軍船過淮、數日可達兩洪。今首先被阻江南、坐守餘月。及至河開有水、黄河又已泛溢、縱加催併、勢難取速、安得不誤運事。該管府縣官略不加意、文移催督、視如故紙。直至四月初十日、鎮江府方報河通、船已遲誤。比叅將黄印駐劄瓜州、差人看驗、尚難行船。四月二十日浙江兩司官舟過揚、亦言鎮江河阻、不能行舟、得運軍三四百人拚拽、方得出閘、重運糧船、必難前



進。似此怠誤、法當參究。緣查取職名未到、有礙施行、乞勅該部通查該府縣掌印管河官、不分在任離任、但係三十三年正月至四月在任管事者、嚴行提問。 旨下、戶部覆奉 旨、是。這各官不行修濬河道、有誤漕運、着鄭曉查明拿問具擬奏請。○

薦山西參政胡公松。胡公滁人、有行誼、且知兵。後起用數年、即拜冢宰、没於官、與公同月。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三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四

不肖孤後詢校梓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夏四月，上乞留軍官疏，略云：撫屬地方，往歲豐稔，尚且鹽礦強賊不常出沒。邇年水旱災傷，徐、邳等處盜賊紛紜，每起或數百人，或百餘人。通、泰等處倭寇又復登岸焚劫。況鳳陽根本之地，陵寢所在，彼有高牆，原無城池，干係尤重。止有參將梅希孔專在海上捕倭。此屬衛所軍職官，尋常政務，尚堪委用，軍旅調發，遂難其人。近因梅希孔未到，倭寇緊急，臣不得已，行令揚州府查

照巡撫便宜起取梅希孔事例、再三禮請在城原任都指揮月輪領兵。公然推避、堅不肯出。隨行高郵衛、起取原任守備陳律同運司判官馬倫領兵前進。今訪得留守司副留守許文學、指揮武平衛楊縉①、徐州衛金漢、鳳陽右衛王遷、泗州衛高鶴鳴、朱彩、千百戶衛所鎮撫等官、宿州衛呂圻、伯永福俱膂力過人、弓馬閑熟、曾經戰陣。以上各官若再被別省取用、地方益致乏人。乞勅該部查議、將許文學就於江北候缺推用、楊縉、呂圻等悉留原衛所、令其上護　陵寢下守城池、内捕強賊外勦倭

冦、庶幾緩急有賴。及查境內見有原任參將喬基、王元伯、張恒、位秩既崇、謀勇亦著、容臣遇警、便宜起取。參照月輪世受　國恩、官叨方面、因事革任、巳從末減、回衛帶俸、仍享厚祿。不思改過省愆、乃敢幸災樂禍、迹其懷姦御怨之心、不止推姦避事而已。乞行巡按御史提問。奉　旨、月輪推姦避事、巡按御史便提解來京問。其餘兵部看了來說。欽此。該部覆題、金漢等、喬基等悉聽委用、別省不得調取。奉　旨、是。擒獲賊首顧表、表本通州人、勇悍奸狡、投入倭夥、設伏險要、阻絕餉道、招誘鹽徒。

公計、但設法擒表賊不足慮。隨出票數千、徧投村野、懸示重賞、仍與冠帶。旬日間蔡儒、崔東、沈俞擒表隨即給賞。賊知表監禁通州、并力攻城劫表、表死獄中。賊果退散、地方稍安、瓜儀、揚、淮糧船無阻。○是時官兵聲勢聯絡、或到倭船、刻日可平。淮安、鹽城、海州、東西海所、安東、贛榆等處、總兵官鎮遠侯顧寰調募官兵、分布防守、人心頗安。及收割夏麥、佈種秋苗、雖相續報有倭船登岸、前項官兵勢足防勦矣。○五月上、勦逐倭寇踪跡、畧云、通州、海門、如臯等處、倭寇猖獗。臣移駐揚州、懸示賞格、調集

兵糧選委將校。先遣守備張壽松、同知朱袞領兵一千餘名、守備陳律、運判馬僉領兵一千二百餘名、參將梅希孔領兵一千四百餘名、併令節制張壽松等、前往通州征勦。又恐倭寇姦狡、知各兵盡趨通州、必遣別賊直犯如皋、且窺泰州則揚淮未免驚動、乃調徐州兵備李天寵領兵八百餘名如皋截殺。復慮賊勢窮迫、由泰興入江、上近南京、下切瓜儀、縱不敢輒犯郊關、未免有妨糧運、乃調池河守備張文爵統兵五百名、并取和州西梁山水手三百餘名、沙船二十隻、瓜儀防禦。行委揚州府

通判史朝賓隨軍紀驗功次，府幕縣佐等官楊江等分投部運銀米炒肉，隨處支給。各技官兵擒斬真倭首級一百一十五顆，主謀賊首一名樂和。解明道望江樓擒斬真倭首級二十四顆，從賊首級不計。倭寇敗奔狼山，即行梅希孔督兵追剿，及調指揮楊縉統兵先赴狼山夾攻，共斬首五十三級。地安頓安②糧運無阻。但海洋遼濶，江南江北止隔一水，乘風往来，倏忽千里。連日沿海報有新到賊船，不敢撤兵，嚴行各官相機截殺，直待江南各府俱無聲息，浙江、蘇、松、常、鎮等府糧船通出京口、江

西、湖廣糧船俱入儀真、方敢擬議撤兵。該部覆題、爲照倭夷蔓延江北、勢甚猖獗。本官督率兵將、斬獲首級擒拏謀主、具見調度有方、功委可嘉。但浙江、蘇松等處賊勢尚熾、況勾引首禍之人、不止顧表、樂和而已。既經本官具奏前因、相應議處、移咨本官、務要嚴督官兵、遠行哨探江南果否寧息、倭船有無新到、務要相機審勢、期於地方平定、糧運無阻。一面將顧表、樂和查照律例、從重擬罪監候、并將有功、失事人員查明、事寧同捷音奏請施行。奉旨、是。○初七日、遣祭祖陵基運山。初十日、祭

皇陵翔聖山。上擒勦倭寇疏畧云叅將梅希孔呈、同運判馬侖、守備陳律各率精兵、分路前赴狼山、叅將解明道兵亦至。倭船一十二隻灣泊在彼、督兵攻勦、得獲倭船五隻、弓箭刀鎗驢馬五千餘件匹。解明道斬獲真倭首級二十八顆、副使李天寵擒獲奸細邵卿、真倭頭目阿細吾、斬真倭首級九顆。呂圻、王遷、陳律等斬真倭首級二十三顆。揚州府民兵捉獲奸細仇谷華。再照各該撥船、浙江、江南、直隷絕江而渡者必由瓜州、江西、湖廣沿江而下者必由儀真江。海相通倏忽往来、事干京儲、

尤宜嚴慎。以此留兵分布防遏，糧餉不貲，較量輕重，不容吝惜。况今西路官兵調在海上，彼處地方頗多盗賊，誠恐乘機竊發，而各處官司調兵募兵，日無虚時。臣撫屬四府三州，寔係南北水陸彝翰要地，陵寢高墻，干係尤重。人情易於動摇，事體難於歸一。臣本菲才，寔切憂懼，除候事寧通查有功失事人員，奏請定奪。旨下兵部覆題：倭夷入寇，蔓延江北，侍郎鄭曉到任未久，乃能激勵將士，招募義勇，併力堵截，隨即撲滅，即其調度勤勞，誠可嘉尚。但今糧運盛行，江南倭勢未見的報，况淮揚

係南北水陸要衝，且又逼近陵寢高墻，干係尤重。所據前項官兵，委未可掣，相應依擬移咨本官，仍將官兵嚴加戒諭，毋使將懈於成功，兵驕於常勝。奉
旨，是。上乞收武勇、亟議招撫以消賊黨跡畧云：臣原籍浙西，叨從江北，每見倭寇類多中國之人，間有膂力膽氣、謀畧可用者，往往爲賊驪路踏白，設伏張疑，陸營水寨，據我險要，聲東擊西，知我虛實，以故數年之内，地方被其殘破，至今未得殄滅。緣此輩皆麤豪勇悍之徒，本無致身之階，又乏資身之策，苟無恒心，豈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至

鴟張，以是忍棄故鄉，幡從異類。倭奴藉華人為耳目，華人藉倭奴為爪牙，彼此依附，出沒海島，倏忽千里，莫可蹤跡。況華夷之貨往來相易，其有無之間，貴賤頓異。行者逾旬而操倍蓰之贏，居者倚門而獲牙儈之利。今欲一切斷絶，竟致百計交通，利孔既塞，亂源遂開，驅翕誘引，徒衆日增。若不包荒含垢，早為區處，竊恐腹心之憂，貽害不小。今之議者，一則曰復市舶便，一則曰嚴誅勦便。夫各路之軍威未振，羣賊之懲創未深，而即復市舶，恐非國家御夷之體。倭奴所殘既皆我之良善，官兵所殺

又多我之逋逃、而必嚴誅勦、亦非所以仰承朝廷好生之德。臣愚無知，欲乞　聖明，簡收武勇、容令各處撫按於軍民白衣人中、每年查舉素有膂力、膽畧、知謀者十數人、授以義勇官名色。每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率人捕盜、有事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擬官職、奏請陞授。若從文階、則授試巡檢，或從武階、則授試所鎮撫、循資叙遷、定給俸糧。止許捕盜殺賊、不得經收錢糧、接理詞訟。仍照文武官事例考察考選、有犯依律照例問罪。如此、則片善寸長皆霑斗食、暴夫悍卒、漸受條籠。不惟中國

之人不爲賊用數年之後未必無將材出於其中。其見今從賊者亦乞　天恩浩蕩特降黄榜招撫赦宥許令歸降送還鄉土。其有擒斬賊徒者照例陞賞才力可用情願報效者亦隨宜委用隔别地方立功贖罪候有勞績照前叙遷。不然恐數年之後或有如循恩巢之者益至滋蔓還難撲滅矣。臣又聞洪武年間倭奴寇傍海州縣其時浙江一省既遣信國公湯和築城又遣魏國公徐輝祖江陰侯吴高練兵又遣都督商暠楊文劉德出戰又遣都督於顯出海巡倭。此皆上公元侯謀臣宿將尤

且遲之數年、未得寧息。後遣南雄侯趙庸招撫沿海漁丁島人、鹽徒、蜑戶、籍爲水軍、至數萬人。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郎呂淵宣諭倭奴。迨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後、而海上始得安靖。則凡可以解散賊黨者、宜亟爲議處也。或謂臣職在用兵、不得言招撫事。竊念臣待罪海防、官以巡撫爲名、凡盜賊應剿應撫、自合條畫奏聞、恭候 聖裁。臣愚無知、言似迂闊、而頗關政體、事若駭異、而或近人情。乞勑該部酌議上請施行、賊黨漸可解散、東南財賦重地庶有息肩之日。 旨下兵部覆議云、

本官博雅老成、究心時務、習知　先朝故典。故言似迂濶而實關政體、事若駭異而每近人情、相應准議。十一日奉　旨是。○議設瓜洲防守揚州府同知一員。又乞蠲被倭州縣夏稅、皆如議行。○六月、上糧船過淮疏。往時糧船但至瓜儀、即報過淮、公恐揚州境內被倭燒刼、則所失糧從何處補直、待過淮、奏報方可、亦庶不為欺妄。○上預處來年江南沿海漕糧疏、畧云、糧船遲誤、年復一年、雖失天時地利、颶風大水所阻、亦緣人事未修、政體未一故也。各該有司徵收不時、船到無糧、動輒以船

幫未齊為詞、開兌延緩。及至兌完行糧、輕齎席板等銀、守候逾月、尚未關支。戶部議準奏災減兌、支運、改折等項、九月已定。今各處有司或至次年三四月間尚有災傷之奏、減免、支運、改折文移紛紛、以致漕舟漕卒或已到原撥水次、而復改赴他省、或已兌糧米在船、而復交還有司。官軍坐食甚苦、公私浮費不貲。及至減存已過半年、船料無從辦納。浙西至常州一帶運河頗多淺阻、丹陽上下二百里間尤甚、有司通不肯照例先期疏濬。甚至四月糧船大集、阻塞不通、直候黃梅水發方得出京

口間比。及過淮河水又巳驟漲，以致牽輓不前。凡此數端、皆應亟為議處。況浙西、蘇、松等處倭寇未靖、南北奔突、俱於運道有礙。查得浙江兌改糧六十三萬石、計用淺船一千九百餘隻、分撥浙江、南京等總衛分領兌。蘇州府六十九萬七千石、松江府二十三萬二千九百石、常州府一十七萬五千石、鎮江府一十萬二千石、計用淺船三千八百九十餘隻、分撥中都、江北等總衛分領兌。通計糧米一百八十餘萬石、船五千七百九十餘隻。其該兌州縣糧米、如浙江海寧、海鹽、平湖三縣、直隸華亭、

上海、崑山、常熟、嘉定五縣、太倉一州、皆切近海濱、其腹裏仁和、錢塘、嘉興、秀水、嘉善、崇德、桐鄉、吳江、吳長洲、武進、無錫、江陰十三縣、亦有寇警、若不急爲區處、上廑 聖慮、臣何所逃罪。乞勅戸部詳議、轉行總督倉場衙門、行令坐糧員外郎通查各總衛所糧船、隨到隨收、卸出空船、咨行工部差官押同各衛所委官、星夜回南、沿途管河洪閘等官一路催儧、駕赴浙江、蘇、松等府、聽候正月領兌開船。及嚴行有司、務要舊年徵完漕糧、行糧、輕齎、蓆板銀兩等項、聽兌。奏災蠲免、支運、改折銀糧、俱要於

舊年十二月以稟奏行始任年外，决不准理。鎮江至杭州一帶河道俱要及時挑濬深潤，以便糧運。再照邊海州縣糧米准徵折色，似亦輕便，但恐京通二倉必須充實，且江南秋收之後，槩徵折色，一時米價必賤，未免傷農，亦乞勅該部酌量分數，定擬本折，庶幾國計民情，實爲兩便。旨下户部允行。○上勦逐倭寇，亟議修葺城寨，以防後患。疏畧云：撫屬地方沿江沿海二千餘里，揚州府泰州、泰興、興化、儀真縣，淮安府海州、鹽城、安東、贑榆縣，及緊要市鎮瓜洲、東西海所、雲梯關、麻洋港、廟灣，並

無賊寇侵犯。如皐縣賊雖至，而縣治、官民房屋通無損傷。海門縣公署、儒學俱存，民居被燬僅百餘間。惟通州城外被賊焚刼，受害為慘。臣於五月二十一等日歷詣如皐、通州、海門及狼山等處撫處被寇人民，隨據叅將梅希孔呈稱，採得狼山、掘港、呂四等處，江洋海洋並無倭寇蹤跡，地方寧靖。臣就行閱視城垣，設置兵船，分布官兵戰守防禦。即令軍民安堵，秋苗佈種。除將有功失事人員，劄行該府通判史朝賓、推官劉起家查明賞罰另行外，再照通、泰二州城池高深，堪以防守。如皐、海門二

縣與通泰、二州相爲唇齒、原未有城。相應創建，内則聯絡通泰、外則篠聚、鹽場、且於淮揚二府亦有藩籬之固。臣督同如皋、縣官吏、師生、父老、省得縣治東西之長倍於南北、南北各設二門、東西各一門、似於堪輿家未便。再三周視形勢、東西宜照舊關廂爲止。迤北地形卑下、且多墳冢、河道斜衝、難以展拓。南面地勢平衍、畝澮縈繞、相應開拓、與東西相稱。定擬圓城徑一圍三、相距各二里零十分一里之四、共二十四分。圍計七里二分、共七十二分。止設四門、每門各設窩鋪三箇、共一十二箇。及

看得海門縣城基，酌量形勢，相應南北之長倍於東西。舊有南門城樓，必須仍用，勿勞改作，庶避石橋。又得第二重流水爲濠，頗省工力。大約城周圍五里半，通計五十有五分。前面東南、西南角爲圓形，後面東北、西北角爲方形。已經牌行該府縣勘議估計。泰興縣臣雖未至，但據該縣士民呈稱，地臨大江，形勢險要，倭流出没無常，亦要築城。至於海州、鹽城縣二處城垣，節年坍塌，向未修理，雲梯關、掘港、呂四等場，近海地方，寨堡墩臺亦應修築。前項合用工料、人夫，俱因地方災傷，錢糧匱乏，無

從取辦已備行該府勘估去後。若非先行具奏奉
有　明旨亟圖修築、恐今秋明春倭奴窺伺、無以
保障地方。乞勅該部從長計處、動發錢糧、及時刻
期成功。庶使海上百萬生靈咸知　朝廷憫念、不
恤財用、必欲築城修堡、預防寇盜、莫不還鄉復業、
趨事赴工、人有定志、而有司各官亦知仰承德意、
先期經理。　旨下兵部覆議允行。○上補造糧船
疏畧云、糧用船裝、船用料造、無料不能成船、缺船
豈能全運。縱加濬泒、載重難行、一遇淺溜、十損二
三。官軍雖經提問錢糧、掛欠拖延年復一年、不得

清結。今據各總呈稱、共少船五百餘隻、若全運本色、額船必須補足實缺一千五百餘隻、該計裝糧四十六萬餘石。查得工部分司逐年扣留造船餘價銀一十五萬八百餘兩、內解工部三萬兩、其十二萬餘兩原係造船節省之數、相應動支補造。又查嘉靖二十六等年補造過各總缺船一千餘隻、用過漕運軍料等銀十萬餘兩、原候各船及號之年扣除料價還官、因蕪湖廠積欠木價銀四萬四千餘兩、屢催未到。江、浙、湖廣、上江、下江各廠亦有補造船隻、該扣料價、俱應查出、補造缺船。併前二

項銀兩共湊一十五萬兩，補造前項缺船五百隻，以備明年裝運錢糧，不係那借，事體似爲穩便。旨下戶部咨行工部覆議允行。○扣餘料銀三千八百兩，發淮安府貯庫，候補造糧船。公手批云：此是農夫骨髓、漕卒汗血，不許別項破冒，即使軍餉缺少，亦不得那移。公辭任來及年餘，即爲人乾沒。○上倭寇燒劫糧船疏，咨云：據戶部主事龔鍊揭開燒搶糧米、將各衛官軍月糧、行糧及官旗糧長應問罪名，輕齎席耗等銀扣筭抵補，會同巡按具題。外惟把總戴崇文等所失糧米獨多，身既不行

前來查勘議處、却稱漕司劉委起、撥挑濬、及呈窮軍差役繁重、月糧不勾養家、欲照漂流事例查勘除豁、狂妄阻撓、乞斟酌處補。一面嚴行把總戴崇文、張建節星夜前來議處、等因到臣。據此案照先爲大夥倭寇登刼地方、殺人燒、燬船糧、事已於五月十八日具題外、續據戴崇文各呈前項損失糧米、蓋因有司徵兑過期、致寇燒刼、損失船糧。賊衆攻圍、官軍勢寡、糧雖領兑、尚未兑完、及蘆席木板輕齎、等項俱未交兑、通關未曾出給、民顧載船尚泊彼處水次倉前、亦未開幫出境。欲將失事官旗

查參提究追補、實爲未便。等因到此。議照倭寇侵犯内地，固出非常、亦由有司觀望、減折交兑遲誤所致。若軍船到遲、而賊已先至、或糧已兑完、而船不開行、乃可坐罪運糧官軍。今查得横海、鎮南、龍江等三衛官軍、俱依例限畢集水次、有司顧覓江船聽候、直延至三月十三等日方纔開兑。兑糧不完而賊即至、殺傷旗軍、燒焚船隻。是稽誤漕運、貽累官軍、乃有司之罪。今一切歸罪官軍、可乎。糧兑未完船難遽行、即行亦豈能避賊。賊若可避各處官私房屋、錢糧財物不爲賊所焚燒矣、乃欲以賊

燒糧米責償於官軍、則各處賊燒官私房屋錢糧
財物又將責償於誰乎。再照崑山華亭縣輕齎銀
兩例應隨糧觧驗、以備沿途盤剝及進倉腳費等
用、及今六月將終、幇船過淮日久、前銀尚未觧淮、
負累運官、至今在淮守候。有司遲誤、即此可知。及
查戴崇文、張建節二總共運糧四十二萬餘石、俱
已過淮、值遇黄河水漲、必須各官押催幇船儹進。
其上海被燒糧米不過二萬餘石、又係改折存留
彼處之數、不及過淮之糧十分之一、豈可令各官
復回水次議處、往返數千餘里、是舍多而就少、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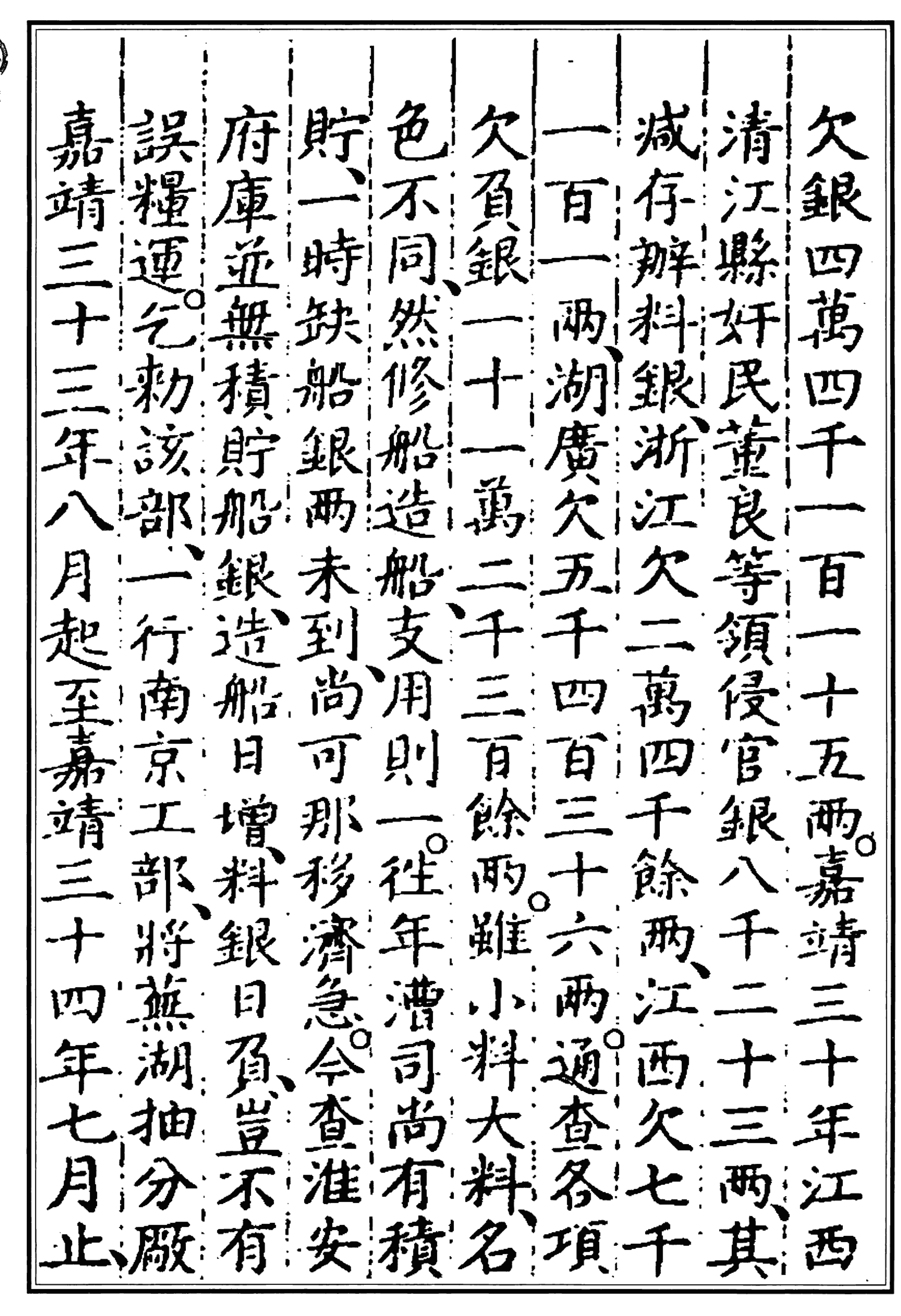
重而從輕矣。況嘉善等縣所失糧米，乃起運歲儲之數，比之前項減折存留者事體不同。除浙江、下江二總官軍扣支糧料、罰治紙③贖完補糧米、會計已定，似難別議外，查得上海縣水次損失正耗糧米共二萬四千六百石，若照浙江、下江二總扣除各軍行糧，軍俱減存，行糧無支，若扣月糧，係安養家口、備辦船料之需，是役其力、取其財，而又奪其食，柰之何其不逃且死也。乞勅戶部從長計議，將上海縣被倭燒搶糧米，再行彼處官司覆查的實，比照漂流事例一體分豁。或責在運糧有司包賠

完補。庶罪坐所由，人心愜服，將來稽誤交兑軍衛有司亦可以此爲戒，各任其咎。　旨下户部議，洛漕運及浴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監兑主事、會同查究失事根因、罪坐所由，照數隨宜區處完足，折銀解部，不許短少遷延。崑山等縣輕齎銀兩，漕司仍嚴行催解，如再遷延，即行参究治罪。七月上議事疏畧云：一、議職掌。浙江巡按、巡撫行令海寧衛官軍掣回該衛操練防守，其原領運船四十七隻照數退還杭州前等衛所，撥軍領駕等因。隨行都司查議，竟不將海寧衛糧船發還杭州前、右、寧、

紹、温、台、六衛、衢、嚴、湖三所、郤將額運糧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九石分派一總、官軍帶運。爲照漕運國家重務，浙江等一十二總、所轄一百三十一衛所、旗軍一十二萬六千八百一十一名。一軍該運正米三十石七斗二合、共歲運四百萬石。每總船有定額、每船軍有定役、每軍糧有定數。特命臣等奉勅行事、職掌既專、責任有在。今乃一切不經漕司職掌安在。及查運船連年損失、錢糧缺乏、造船不前、類多老舊、不堪重載。今計每船該裝正耗糧并運軍例帶土宜行糧不下五百餘石、若再加帶、委

的難行、湖灘洪閘水淺風疾、尤爲可慮。況江西、湖廣、山東皆有運糧官軍、儻各地方遇有警急、一槩比例奏留運軍、灑派糧米、停閣掛欠、漕規從此廢壞、糧運益復稽遲。臣等豈敢偏執己見、不以他省軍務爲意。切緣運軍可留防守、而糧米不宜灑派、運船可撥撑駕、而掛欠必須着落。乞勑詳議通行各該撫按、都布兩司、今後一應漕務悉聽漕司處分、其海寧衛遺下糧船四十七隻、退還原衛所。該運糧米照船裝載、不得灑派。掛欠糧二千四百餘石、急爲處補。仍咨戶部、兵部、漕司、各登籍備照。一、

議遞負。爲照近年降額造船外，風漂水溺數多，以致各總缺船分軍，或每船加派糧米。船既淺薄，載復難重，尤易損壞。不得已顧覓民船，公私勞費，日甚一日。即計明年全運，除歲造外，缺船一千五百餘隻，大約用銀一十五萬兩，將何取給。卷查嘉靖二十六等年各總缺船數多，該漕司會議，動支淮安府庫軍辦糧銀八萬九千八百餘兩，補造淺船九百二十二隻，以濟全運，候各船及號之年扣料補還。除陸續解過銀二萬一千九百九十六兩外，尚有未解軍民料銀六萬七千八百餘兩，蕪湖廠


欠銀四萬四千一百一十五兩。嘉靖三十年江西清江縣奸民董良等領侵官銀八千二十三兩、其減存辦料銀、浙江欠二萬四千餘兩、江西欠七千一百一兩、湖廣欠五千四百三十六兩。通查各項欠負銀一十一萬二千三百餘兩。雖小料大料、名色不同、然修船造船、支用則一。往年漕司尚有積貯、一時缺船銀兩未到、尚可那移濟急。今查淮安府庫並無積貯船銀、造船日增、料銀日負、豈不有誤糧運。乞勑該部、一行南京工部、將蕪湖抽分廠嘉靖三十三年八月起至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止、

儘將該廠銀兩解還漕司，務足四萬四千一百一十五兩之數。一行江西巡撫，嚴行該府縣各掌印官，定限務將犯人董良等侵欺銀八千二十三兩變賣家産，盡絶，將銀傾銷成錠，差的當人役解赴漕司。及浙江、江西、湖廣各巡撫，嚴督司府州縣衛所各掌印、管糧、管廠官，將前項扣除減存料銀，作速催徵，立限完解漕司，庶幾銀兩不致缺乏，糧船可得如期修造。一議庫藏。照得各總衛所歲運遇有折色船，得減存軍得辦料，每名該銀二兩四錢，解發淮安府庫，專備修船支用。嘉靖十年因徵欠

拖延漕司題議、工部覆題、欽依、通行各該巡撫并各省都、布二司、嚴督府州縣掌印官公同衛所將減存軍辦料銀、扣存軍應支月糧銀兩、抵解漕司、寄庫修船。各府州縣遵例扣抵者固有、而違慢不扣者尤多。甚有扣存彼庫各該官司不知漕運緊用錢糧、輒作堪動銀兩、任意那用、及至行催支取修船、即稱奉有彼處撫按批詳、支吾搪塞。亦有就彼造船、分文不給、致累旗軍賠料修船、盡將行月糧銀償還料價者。又有吏胥作弊、支百扣十者。又有必須行財央債囑託、方得關支者。又有廠官及

該管官假稱使用侵尅冒破者、及至旗軍領到私債利息、公門需索、已費十五六矣。甚至借貸物料無償、隨遺載料客在船沿途盜糶正糧還債者。初意扣糧抵料、軍免追呼之擾、料無拖欠之弊、本爲善政、豈知法立弊生、以致扣抵失時出納欠明公私上下乾沒侵漁、莫可稽查。再照淮安府設有阜積庫、大使攢典、原爲本府歲收錢糧而設、其漕運一應錢糧似難兼管。本年五月内、臣等選委高郵州知州姜博通行查盤造册、合無就於本府内另蓋漕運庫一座、請給漕運庫條記、添設官攢、專管看

守。仍通行南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山東各司府衛所掌印官、務將見在有軍料銀、不拘、遠年近日、儘數遵例查明那移別用者即行處補冒領侵欺者、即行嚴追。其過期未扣、已扣未完、已完未解、已解未獲批迴者、逐一查出追究其由回報漕司。自後每年料銀、限十月以裏、就差該衛所官解赴漕司驗發淮安府漕運庫收貯、俱聽漕司明文給付修船旗運赴、庫支領、按季填報、循環稽考。其各總衛所應支修船銀兩、照年等第、把總官查明、不必類造耽延。每衛各造冊給與領運官、隨運過淮、呈

遞漕司、委官唱名給散旗軍、親自領去、償還料價。一、議舉劾。照得漕糧歲四百萬石、額坐五省、浙江、江西、湖廣、山東、河南、并應天、江南、江北、直隸一切漕例、具在議單。但地方廣遠、官品不齊、各處徵糧後期、交兑違限。今年六月、糧船過淮日、又各處輕齎席板多未解到。若過一事稽延、未免全幫遲誤。雖漕司照例嚴催、文移往返、動經月餘。各該司府類多抗違、意謂漕司不與舉劾、輒以彼處撫按批行爲詞、往往阻誤糧運。今後一年、百務隳廢、若非立法補救、將來運事日益難支。查得總理河道衙

門因事掣肘、奏准將河道有干官員聽其舉劾。漕運職司京儲、事體相關尤重、乞勅吏戶二部再加詳議、合無將有糧司府州縣掌印、管糧官職名、先於該年九月以裏開報漕司、容臣查考徵兌遲速、分別賢否、據實舉劾。其州縣佐貳等官例不與劾者、查照往年舊例、但遇運官呈稱有船無糧、管糧官呈稱有糧無船、彼此牴牾、容臣即時差官提取、對證責治、庶幾人心知儆。若待類參、不過贖米數石、又復派取小民、指一科十、管糧官反以爲利、不以爲畏也。其九月以裏、職名未到、容臣等行彼處

撫按、將各該掌印、管糧官住俸。一、議江閘鎮江衛指揮開宣呈瓜洲原有花園港通江官河，年深淤淺，若挑濬設閘通船，有益糧運。曾行揚州府踏勘相同。看得花園港原係通江官河，從江口直抵鎮西時家洲月河，出至運河口，計長一十餘里。先年曾有石閘，今廢年久，椿石無存。及舊廢閘座，迤南居民侵佔港地，開田埜墳，起蓋房屋，約有一里。兩邊老岸尚存，即此可驗舊港形跡，原非民地。因淤年久，遂被占業，并臨河房屋量為出價歸官。比照儀真建閘四座，以通糧運，免得車盤，誠為漕運無

窮之利。蓋緣瓜洲各壩居民圖利、隱蔽官司、遂使每歲漕糧二百餘萬石、運船五千餘隻、勞費財力、耽延稽閱。指揮閘宣世居鎮江、見閘真切、有此呈議。又經該府水陸踏勘明白。臣又督同揚州府縣衛官及各運糧把總、步行周看相同。但所費椿石工料、人夫錢糧、未經估計。查得先年建造瓜口閘一座、動用漕運官銀一千三百餘兩。今計四閘、約用銀五千二百餘兩、并給買臨港民占原地、開濬封隄、栽樹修葺等項、再約用銀五千兩、共計銀一萬餘兩。及查每歲江北、浙江、下江等五總過壩正

耗糧米二百萬石，每石合用盤壩腳米一升，共用米二萬餘石，折價每石四錢，值銀八千餘兩。以兩年車盤之費，足勾創建四閘。前項銀兩暫借淮安府庫漕運官銀支出，專委南河工部郎中監督，分委廉幹官員管領。若官爲採石，責令往來船隻附帶，不無耽延歲月，工程難完。相應召商，并木鐵灰麻一切兩平收買，顧倩人夫，從內及外，次第建造，不勞民力，不斂民財。候至下年，查將各總原該過壩腳米扣銀補還漕庫，足數停止。再照四閘相去不過十里，合用銓選閘官一員、閘吏一名，總司啓

閉。每歲二月間糧運盛行，止放糧船，禁止民載出入。至七月內糙白糧盡，即爲封閉，其往來民貨船隻照舊各壩車盤。候十月以後各總回空糧船到閘，却又開閘放出。庶船無停滯，糧無盤剝，而盜侵之弊亦盡革矣。一、議行糧。運軍行糧沿途口食，若或眈延，未免糜費正糧，必至掛欠。往年減折行糧數少，未嘗告乏。近年全運行糧支多，及改倉支領，亦稱乏絕。議單內開運糧官軍行糧，浙江、江西、湖廣、江南、直隸衛所，俱本處倉關支，南京各衛官軍就於兌糧水次倉關支，惟江北二十二衛所官軍

俱於淮安常盈倉關支。查得每年全運行糧約用八萬餘石，內除派兑淮、鳳、揚三府、并山東、河南領兑者，約用二萬五千餘石，應合照舊常盈倉支領。若江南兑糧官軍約用五萬五千餘石，嘉靖三年漕司議將蘇、松等府起運鳳、揚等倉糧四萬六千石、常、鎮二府該上常盈倉糧一萬一千石，俱兑上倉，就於本處水次聽監兑等官隨正兑支給。江北二十二衛所官軍行糧、并行淮安等府將原上常盈倉糧四萬六千石改運鳳陽等倉上納，以抵蘇松等府原納之數。行之一年，官軍稱便。止因各府

不恤漕軍、未遂拖延、隨申復舊常盈倉支給。即今河道煩難、地方多事、合無仍照嘉靖三年事例、將淮安府該上常盈倉糧四萬六千石改上鳳陽等倉抵補蘇松等府原數、却將蘇松糧米存在水次、支給行糧。其常鎮二府該上常盈倉糧一萬一千石亦留水次、聽江北等總隨糧關支。再照浙江湖廣、江西、南京、北直隸各該水次支給行糧、俱要各該衛所印信文冊、以致往返留難、科派百出。守支官旗指稱造冊、經過各衙門使費、衛所軍多者百十餘兩、少者不下六七十兩。此皆軍士骨髓相應

通行南京省府，只遵照議單事例，每正糧三十石七斗二合作軍一名，給行糧三石，每運官一員，亦給行糧三石，填入原給勘合。雖稱瀝派逃故，原船非人不行，只照運米支糧，庶免旗甲沿途包賠，顧工科斂大弊。一、議分總。浙江一總官軍二萬一千八百餘員名，淺船二千餘隻，比之各總數增一倍。況温台、寧處、金衢等衛所離省隔江，船回寄泊杭州，官軍俱各回衛。把總官在京催督完納，每至歲暮方得回南，分派水次，相去甚遠，一官勢難徧歷。至於委官補軍、修船查糧，止憑文移，往返旬月，盜

糧侵料、弊端百出。連年掛欠每至二三萬石、那用羨餘等銀亦不下二三萬兩、追補雖嚴、拖延如故。年復一年、通關未獲、比之別總、積弊尤甚。查得江南原設一總、比因軍衛隔遠、難於鈐束、嘉靖四年漕司議題、准分為上江、下江二總、各設把總官管理、至今稱便。合無比例將杭州前、右、紹三衛、湖海嚴三所淺船九百餘隻、總運糧三十萬四千五百石零、分為浙西總。寧、處、台、溫四衛、金、衢二所淺船一千一百餘隻、運糧三十六萬七千石零、分為浙東總。添設把總官一員、一、議旗船。查得清江廠每

年額造中都、江北、直隷、南京等總淺船五百五十二隻，惟鳳陽直隷衛所旗厰料銀原有餘丁貼辦、月糧抵扣。今因連歲災傷，糧無見支，差役繁重，丁無空閒，又因全運，衛無截存，軍無辦料，每遇改造告急，只得借支別總，那東補西，旗船未及告完，別總又復取討，官軍受害，公私俱弊，年復一年，疲困極矣。查得江南府州京糧五十二萬八千七百石零，每石該扣銀數比旗船額料止少四百五十二兩零，仍於截存軍辦修船料銀内補支，前銀起運過淮，照數扣存寄庫，作各衛旗船料價。比與南京

總衛扣用三四輕齋造旗船事體相同、似應准扣。

一、議軍夫。查得節年題准事例、凡遇公差馳驛、文武大臣進貢。進鮮等項、州縣驛遞人夫過關米等項各有定數、爲照、每年進貢鮮品并龍袍御用物件等項經過、軍衛自應撥夫拽過一程即回。生理有等、勢豪不遵國法、或一人乘坐數船、或一船齋執數關、沿途吹打響器。每到一驛、聽信船頭撥置、多方需索。既有州縣驛遞人夫應付、又要軍衛夫力軍牢吹手、又要折乾。及查各衛原設答應軍夫、數亦不多、逃亡過半。遇有公差、却將雜差餘丁輪

撥日無休息。除冐濫關文照例裁革外，乞勑該部詳議出榜，通行撫屬軍衛、有司驛遞衙門張掛曉諭。今後凡遇進貢鮮品等船，合用軍夫悉照舊規應付外，其過往使客，不分六小官員船隻，如有牌行軍衛、抄牌者，不許抄行應付。軍官阿意奉承者一體治罪，干礙應參人員，聽撫按衙門參奏施行。其各衛原設答應軍夫，盡行裁革，僉補操運。一、議俸薪。江北地方設總督漕運兼巡撫都御史一員，及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漕運理刑刑部主事、督造漕船工部主事、淮安及徐州各管倉戶部主事、徐

州呂梁管洪工部主事、沽頭管閘工部主事共八員、俱帶有家小、駐劄淮徐地方。各應得俸薪銀米、俱差人齎文赴京各該部院關領。如臣本色食米一石、照例每月於淮安府支給。其、管河郎中等官八員每年該支本色米九十六石、計算公私之費四百餘石、方得九十六石至京。通計兩直隸十三省各有京官帶家小駐劄者、每年食米不下一千餘石、俱應查照臣例、就於各該地方存留糧或別項官銀內支給、似於京儲頗有便益。其折色俸銀并折絹折布等項、一體查照在京則例、亦於所在

官司應解戶部銀兩內支給。再照臣等九員該柴薪四十二名、共銀五百四兩、相應就於所屬四府三州各衙門扣除缺官柴薪馬夫銀兩內支給、有餘扣解兵部、少欠本處贓罰銀兩補支。通計兩直隸、各省不下六千兩、俱應議處。不惟解戶收頭糧長免於徵解、各官亦得就近支用、殊爲兩便。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方鈍等會題奉、

旨、這漕運事宜、都依議行。○上介谿相公書曰、某素無學術、且不諳吏事、尋常職守自分尚不能勝、況帝鄉四郡、表裏江淮、雲帆萬艘、襟喉水陸、重以饑饉、加以師

旅人、情易致驚疑事、體未能歸一、竊恐歲運後期、春耕失業、罪愆匪輕、日夕憂懼。今雖倭船出海、漕舟過淮、將來事勢、尚未可知。茲者循例條上便宜數事、徒知五窮之技、自謂一得之愚、豈敢是己而非人、輙欲創新而去故。萬乞開誠布公、兼試畢屈、寧取長而棄短、不因人而廢言。衛室萬楹、寧辭尺寸之木、韶音九奏、或更琴瑟之絃、不勝幸甚。又云、秦誓所謂休休、奚俟門牆之桃李、臯謨乃言采采、豈遺匠人之榱題。友人見之、曰猶不遜。與雙江書曰、七八日前、半洲公檄至。某本凡庸、即乞移

文且止。山東兵本省操練，明年正二月審度賊勢待報啓行，庶於民情軍務兩便。不然，恐今秋兵至而賊已去，明春賊至而師又老，兩失也。其撫蜀比之江南賊，不足深憂，地方困苦爲可憂。江南調兵，凡安家行糧等項，俱令有司驛遞支給，其何能堪？再加以山東兵從沛至揚，驛擾何可言。外寇未能平，内盜因竊發，實腹心之患。今日之事，有可一言而決者，累千百言而未定。有可一時而就者，經年而未行。所恃以指揮發縱者，有我翁在也。尊翰欲問荆川光隆中之術，竊念孔明出師表云此皆數十

年内糾合四方之精鋭、則今烏合不練之兵、恐孔明臨之、亦未得如意。孔明是時祈山六出、亦自謂成敗利鈍不能逆覩。人材不甚相遠、但擇忠實不欺可倚任者、付之幹辦、而又寬其約束、假之歲月方可。不然、日復一日、所可憂者不獨在倭奴也。○

上添設沿海把總疏、畧云、國初防倭、摇港為急、設有備倭官軍一千五百員名。正統十四年、調取一千名北征、守備遂弛、即今通州倭寇流劫、俱摇港登岸、乞添設把總一員、防禦。　旨下兵部允行。○

上保留官員疏、畧云、撫屬地方表裏江淮、襟喉水

陸、寔畿輔、重地、特設兵備官一員駐劄徐州、命其拊循軍民防禁盜賊、訓練兵馬、保障城池、一切河道屯田、鹽法、倉糧事務咸得經理。責任既重、稱塞寔難。副使李天寵才行並茂、文武兼資歷任以來、摧強拊順、節用愛民、練兵積穀、除戎設險、皆有條理、真干城腹心之器也。近日倭寇攻圍通州、前賊未退、後賊復至。臣本菲材、束手無策。天寵躬擐甲冑、奬率三軍、如皐一戰、大敗羣賊。所斬首級、悉係真倭、生擒從徒、委是叛賊。蓋通州前後斬獲功次雖多、內有擣巢、劫營、追躡、捹捕所得、未有如天寵

搖旗金鼓，列營布陣，大挫賊鋒，扶攜逃遁者也。臣欲援引南京工部尚書吳廷舉原任兵備副使後陞布政司參政兼按察司副使仍管兵備事例，乞又任天寵，不意本官乃有求歸之疏。乞勅吏部詳議陞職留任。時李古冲公爲冢宰，即推天寵爲僉都御史巡撫浙江。○上定議江南江北兵糧疏略云：江北連年饑饉，雖蒙恩蠲賑，未見寧輯。去歲逆賊師尚詔竊發，今年倭寇焚掠通州，調遣徐、邳宿等處官兵勦捕，各給召募安家銀兩，隨送應付船隻、行糧、草料，皆取給於江北四府三州，庫藏空

虚里甲困敝巳自不堪。近據廬鳳、徐、沛、蕭、碭、泗、亳等府州縣節申、江南防禦倭寇屢蒙上司明文責令挑選兵快、多寡不等、各要量給盤纏、差官管領至江南聽候遣用、沿途有司支給行糧等因到臣。因賊情緊急、當即批行、所費錢粮難以悉數。只如無錫之富庶百倍沛縣、令調沛人守無錫、又令沛縣出辦安家銀一百餘兩。自沛至瓜洲經行江北一千五百餘里、又皆出辦行糧。江北地方豈堪此等勞費。臣咨行總督衙門要令江南調江北之兵、自備錢糧給與盤纏、并隨途糧草應用。其召募去

處并經過有司，免其責辦。本年六月内，又據徐州兵備道呈，總督衙門仰道督領精兵一千五百名前到丹陽、蘇州等處，會合截殺，遵依先選徐兵八百名責付徐州左等衛指揮金漢等統領，又行徐州動支銀八百四兩分給官兵安家、經過州縣，又行支給廩糧。隨批，該道選兵盤纏如擬支給。又咨總督衙門查將前項官兵用過安家盤纏銀兩轉行江南巡撫衙門於蘇州等府收貯防倭官銀内照數解補還庫。以後江南調取江北兵快，悉照施行去後。臣又節查先年浙江、江南巡撫等衙門差

官前來江北召募驍勇，俱自備鉅兩，領募合用盤纏、行糧，各有彼處齎來銀兩應用。今年四月內，南京兵部差官江北募兵，其安家、盤纏、行糧俱帶領給散。惟近日江南調取江北兵快不下三千餘人，錢糧一切取辦於江北，通計不下銀萬兩。夫既役江北之人，復竭江北之財，是江北四府三州兼江南之徭賦。即今鳳淮等處修理皇陵、蓋造高墻、建閘、濬河、搜括已盡，不惟有司幹辦不前，民間亦甚搔擾。此江南、江北錢糧所宜議處也。再照倭寇之內，華人十居七八，類多奸狡，知我水陸險易、地

里遠近，將官勇怯，軍兵多寡。謂蘇松在浙西，江北間，以故今春先犯蘇松，致使浙西參將盧鏜，江北參將解明道各領兵策應。賊遂分投南北，然岸搶劫，遂至蘇松、浙西、江南、江北千里，處處失利。蓋賊船外洋乘風，惟所向往，頃刻可到，我兵策應，必由腹裏道路，迂遠非浹旬半月必不能至。若江北兵赴江南，中隔大江，卒遇風波，又難預料。今宜沿海地方各有守兵，各有援兵。守兵駐劄保障，賊至出戰；援兵酌量賊情，審度地勢，分布四五枝，如北邊遊擊事例，遇有緊急，往來策應，庶保無虞。據臣撫

屬自海門至海州千餘里、萬一海州、鹽城有警、通泰、叅將梅希孔亦必不能不舍通州而赴援、況敢越長江而赴江南乎。又如鳳陽、泗州陵寢高墻所在、關係尤重。通州被圍之時、鳳泗雖有一留守司十衛所官軍、又發回京操官軍三千員名、臣不敢調動一人一馬、蓋事體有輕重、不敢顧彼而失此。徐州雖有勁兵千餘、亦緣彼處自古號爲强悍、必須兵力彈壓、以此通州被圍之特、臣不得已調取徐兵六百名、一戰勝賊、即時發回、誠恐山東、河南交界去處盜賊生發、須兵堵絶、一則近護運河、一

則遥防高墻故也。夫善守者必遏已而勞人，善戰者必安内而攘外。今連年防倭浙江、江南等處，調募江北兵勇甚多，是防倭而不顧鳳、泗、徐、邳，恐非長策。此江南、江北軍旅所宜議處也。臣本菲材，豈敢偏執已見，自分彼此。竊念倭寇焚刼之禍顯而易見，閭閻窮苦之變隱而難知。小民至愚而神，即使役其力、用其財，均平齊一，彼亦無憾。若行以一切之法，必壯者既奔走鋒鏑之間，老弱者又供億徭賦之外，安能保其不有他變乎。况賊情難輯而易發，民心易動而難安，良善為之驚疑，奸雄因而

搧動，是海徼未寧，而中原先敝。乞勅該部從長計處，不得專意防倭，而不慮及陵寢、運道、高墻及鄰境盜賊。庶民財不至偏累，事體不至偏重，外患可平，而內憂可弭。　旨下戶、兵二部，覆議允行。八月，上請發銀兩築城疏，略云：揚州府申議築城銀，如臯縣該四萬六千四百一十兩零，海門縣該二萬二百六十兩零，泰興縣該三萬一千七百八十四兩零，三縣共該九萬八千四百六十二兩零。今止有運司餘鹽銀四萬兩、本府見在止餘事例銀三千兩、贓罰銀二千九百兩、稅契銀六百九十兩、

通計不及五萬兩。等因到。臣議照如皋、海門、泰興三縣急宜築城，既經該府勘估工料銀兩，前來查得戶部咨准留餘鹽銀四萬兩，并該府見貯契税、事例、贓罰等銀相兼接濟。今查計不足五萬兩。況見奉欽依賑卹被寇人民該銀六千餘兩，通州等處防倭主客兵糧，每月該銀三千餘兩，修理器械、顧倩哨船，又不止千兩。海州、鹽城、興化等州縣城垣坍塌，向未修理，雲梯關、廟灣、掘港、吕四等處寨堡墩臺，俱未修築，合用銀不下數千兩。近該江南調發江北兵快一應安家盤纏及行糧船隻，皆取

給於江北、而山東兵勇六千名不日將到揚州府駐劄交割日用糧餉。前項銀兩所餘無幾其三縣造城鉄銀應用有誤興工、明春賊勢、殊未可料。今查得鳳陽府庫見收折糧銀兩專供鳳陽九衛所官軍俸糧。先年江南織造、本處賑濟、并緊急賊情官兵行糧、及南京兵部犒賞池河官兵、先後動支前糧二萬二千五百餘兩、今尚有一十七萬八千餘兩積貯在庫、原係軍馬錢糧、似應動支。伏望軫念海門如皋泰興三縣城池實爲通泰二州門戶、揚淮二府藩籬、三十鹽場堂室、江南常熟崇明等

縣啓齒急宜創建城池、保障地方。雖費數萬金、而外消奸宄之覬覦、内收士民之離渙。即計一歲所穫田糧鹽課、奚啻百萬。况全活生靈、防護運道、關係尤重。乞勅該部從長計處、大破常格、行令該府於前項積貯銀内量動支六萬兩解發揚州府庫、定委通判史朝賓、判官趙卿總理分管、趁今秋冬賊情寧息、即便興工。其支用不足、聽臣督令撫屬通融湊補、事畢將用過錢糧造册奏繳。仍嚴行各該管工官員務要節以制度、官不傷財、説以先民、人皆趨事。高深城池、重門聯堞、足以禦暴客而讋

戎心、駭海壖而慎封守。自玆以後億萬年、老安少懷、享國家親賢樂利之澤、男耕女織、供府庫粟米布縷之征可也。　旨下戶部議覆准支鳳陽府銀三萬兩。○上參浙江運糧把總吴翰跡畧云、吴翰管運負欠嘉靖三十二年分漕糧四萬二千九百石零、嘉靖三十一年分漕糧九萬九千五十石零。吴翰歷任三年、未得完結、不知本官見在何處管催、有無赴任。題奉欽依、臣近訪得吴翰已赴浙江都司到任、見今署掌印、慶賀萬壽聖節表文輙敢僉名、畧無忌憚。節行浙江布政司查勘、未報。今據

浙江都司呈運糧衛所官員僭否揭帖到、臣查得吳韜已列銜在司、此不待回報、已知到任是實。然照吳韜先司總運、欠糧數過十萬、延及三年。濫叨陞轉、已該戶部題奉欽依、將完方許赴任、乃敢故違所欠糧米何時得完。乞勅戶兵二部將本官革去、今職員缺、先行推補、容臣差官督押處補前糧、完日仍照例提問。　旨下戶部允行。○上賑濟疏、畧云、淮安、揚州、鳳陽三府、徐、滁、和三州地方災傷、題奉欽依、將存留秋糧照勘災體例減免、衛所屯糧照減定分數折徵價銀。被災饑口、賑濟過共三

十三萬二千三十九名口、放過銀三萬九千五百三十四兩四錢、數八萬三千二百二石。上剿逐倭寇查勘功罪疏、畧云、賊勢十分猖獗。江西、湖廣糧船沿江而下者、將至儀真、浙西、蘇、松、常、鎮糧船絕江而渡者、未至瓜州、淮揚一帶、正係漕運要途。節據各處擒獲奸細供稱、賊黨欲窺瓜、儀、搶掠揚州、而淮安所屬鹽城地方、去年倭賊亦曾侵犯。臣雖先調官兵分布瓜、儀、水陸防禦、便宜起取叅將喬基於揚州教場操練主客官兵。隨有操江都御史史褒善駐劄儀真、比扞廣陵、南控京口、鎮守淮

安總兵官鎮遠侯顧寰選募官兵措備糧餉分投守禦淮安、麻洋港、雲梯關、廟灣、東西海所要害去處；參將黄印駐劄瓜洲堤備漕船收江過壩入閘。臣伏念江北揚州地方表裏江淮、襟帶吴楚、正在畿甸申畫之中、又係漕輓午道之會、西距泗濠舊都伊邇、東聯場竈、商課甚多。臣叨任漕撫、兼領海防、既不能先事預圖、又不能臨機應變、以致地方失事、罪復何辭。即今仰仗天威、倭奴退遁、人民安輯、糧船無阻、農耕及時。然賊過去處、殺傷民竈、燒燬房屋、刼破村落、陣亡吏士亦已多矣。臣據各官

查勘、俱從實開報、不敢纖毫隱匿。其給賞有功員役、賑恤被災人户、奏乞蠲除夏税、減派該年徭役、俱先後劄付揚州府知府吳桂芳次第舉行訖。及照一時有功有罪人員、相應分别、如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律已甚嚴、而冰蘗自將、馭兵有法、而秋毫無犯、俘馘之餘、賊徒喪膽、按部所至、旌旗生色、若非恩信素孚於平日、忠義激發於臨時、何以得此。所宜論功加賞、陞俸乂任、責成者也。分守通泰參將梅希孔、沉毅有威、質直無僞、進兵而通州之門始開、窮追而狼山之賊遂遁。口不言功、事皆就

緒所宜給賞以勵後功者也。徐州等衛指揮同知等官金漢等、百戶賈勇等、或守中堅而殿後嚴整、或破賊鋒而爭先踴躍。掌通州事揚州府通判唐維雖倉卒遇變、不免四郊之焚劫、然夙夜臨戎、庶幾百雉之保全。賊至之初、安輯市里、賊退之後、撫定瘡痍。如皐知縣陳雍獎率吏民、屢摧強寇、露宿原野、卒保縣庭。原任參將喬基聞鼓鼙之警、嘆髀肉之復生、懷桑梓之憂、即纓冠而往救、簡練有方、城闉無恐。以上各官、雖戰守不同、均宜量賞、以酬其勞者也。徐州左衛指揮同知金漢、係須軍官、都

下五百餘人，斬眞倭首級九顆。正千户張禾、百户賈勇係編入隊伍官，斬眞倭首級各一顆，不曾領賞，例應各陞一級。世襲陳雍似應量陞服色俸級，仍管縣事。運司判官馬倫本係文職，而慷慨請行。原任儀眞守備陳律先已退閒，而橐鞬就道。皆能首布軍容，率先士氣，密傳解散之帖，懸示招撫之旗。斬獲之功，不無獵取，而捺剿之計，亦多擒執。此宜畧其過而賞其功者也。原任通泰參將今陞金山副總兵官革職解明道，始雖束手閉門，銳卒潰於鼠竄，既而登陴據險，州城幸爾完全。傳報或多

失實功次未必盡誣。此宜錄其後效而宥其前愆者也。海門縣知縣翟次喬抗賊取勝，功亦爲奇，避難圖存，罪亦可諒。但錢糧之損失頗多，而報功之誇張已甚，每欲揚己以抑人，遂至陵下而罔上。所宜調用而曲全者也。指揮楊縉疾馳冒險，雖挫軍威，堅壁射蹶，足稱敵愾，惜未獲其首級，然已致其殺傷，居民皆稱勇敢，賊衆亦因遁逃。所宜宥前愆而責後效者也。宿州衛鎮撫呂圻、百戶伯永福等三十五員赴援千里，久效勤勞，駐守五旬，略無喪敗。以上各官如呂圻、伯永福才勇尤爲可用者也。

揚州府巡捕同知朱裒等二十九員才力綿薄、職守曠廢、幹辦不前、奔北恐後、即有微功、似難准贖、所宜原情罰治者也。儀真守備張壽松援通州竟爾逗遛、棄如梟幾乎潰散。黄橋追賊、將至而輒還、角斜遇賊、未戰而先走。況掘港乃其信地、倭奴從此登岸。儀真今之要區、江防豈可乏人、所宜深懲而亟罷者也。揚州衛指揮張明化等、千百戸劉夢魚等、巡檢等官李恂等五十三員、均有地方之責、曾無保護之計。以上各官、所宜行巡按御史提問論罪者也。陣亡百戸高時、義勇沙子現、直抵賊舟、

奮勇血戰殺賊數多、所宜贈官錄子、以風勵將校者也。如皐縣吏吳位、孟週各斬獲倭賊首級一顆、未曾領賞、內吳位告乞免考、孟週告乞超叅、所宜查例酌處者也。乞勅該部詳議覈實、將李天寵陞賞、梅希孔給賞、金漢等量賞、陳雍量陞服色俸級、解明道復職、瞿次喬調任、朱裒等罰治、張壽松罷黜、張明化等提問。內金漢照部下五百人斬首五顆事例、張禾、賈勇照編入隊伍官自斬首級一顆事例各陞一級世襲。高時照洪岱等事例贈官、兒男陞一級世襲。沙子現量贈一官、仍令伊男冠帶。

吳位孟週照例免考，超叅。再照總兵官鎮遠侯顧寰孝友廉靖，端毅弘達，叅將黄印幹濟明敏，操履勤慎，揚州知府吳桂芳綜錢穀有爲有守，涖軍旅不剛不柔，務令久任，必能裨益漕政，共濟時艱。如臣體質孱弱，智識短淺，尺在仕途，皆知臣不稱此任，令果奉職無狀，一籌莫展，上負國恩，下貽民患，有罪可數，無功可録，伏乞少寬斧鉞之誅，薄示譴責，放歸田里，亟選賢能，委爲經理地方，幸甚。

旨下兵部擬議，分别賞罰，及照漕運侍郎鄭調度有方，運籌無失，激勸忠勇，旋平既沸之波，蕩滌妖氛，

竟奏發蹤之效。雖自陳不職、乞恩譴責、但功大罪輕、似宜量加褒賞。顧寰、黃印、吳桂芳雖無斬獲之功、各有勤勞之績、亦應量賞。奉 旨、張壽松并張明化等巡按御史提問、陳律等姑免究。馬倫等漕運衙門分別獎賞、陳碓陞俸二級。鄭曉、顧寰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李天寵、梅希孔各十五兩、二表裏。黃印、吳桂芳各十五兩。其餘陞錄贈官等項都准行。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四

校記

①縉：下頁作「縉」，當是。

②地安：疑作「地方」。

③紙：疑作「抵」。

④亳：當作「亳」。下文「蕭碭泗亳」同。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五

不肖孫履淳校梓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秋八月，上開設千羅巡司疏。旨下部議允行。○上地方秋災乞免糧議賑疏。旨下部議允行。○督府咨問方略，答之。略云：一議分布官兵。將閩浙、江南江北沿海一帶地方，各選水兵哨船，聯絡數千里，分定界限，往來巡哨，遇賊併力海中截殺。行糧、兵火、器械，各該地方官司備辦。此為外第一層水兵。其次沿海副總兵、叅將、備倭守備、守寨、守堡、守城等官，統陸兵防守信地，遇賊近

岸，併力攻打，無容登岸。各照信地，往來戰守，不得調動。此爲中第二層陸兵。又其次稍近腹裏，量地遠近及賊徒出沒去處，另設援兵數枝，如西北遊擊事例，左右前後，往來策應。此爲第三層援兵。一議拱護陵寢。孝陵宜專委南京五府大臣一員統兵守護。其江北泗州祖陵、鳳陽皇陵，專委副留守許文學操練原奉欽依發回京操官軍三千員名，并鳳泗等十衛所官軍，專一防守，不但禦備海寇，其山東、河南、徐、邳、亳、潁一帶盜賊，倘有竊發，責成剿捕。一議宣諭倭奴。查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但

不必專遣官員、或寫勅付朝鮮國轉諭、或令閩浙布政司移咨傳諭、以日本百八十年恭順朝廷、及朝廷優厚之意。今節年倭賊、侵犯中國、國王或未必知、故特諭尒。不徒專責彼國藩翰之義、并諭以海中諸國北莫大於朝鮮、南莫大於安南、皆因交通中國奸人、勢漸强盛、夷國反被其害。如朝鮮先時爲中國人衛滿所據、近年安南爲中國人莫登庸所篡、可爲明鑒。他日王直等未必不爲衛莫之事、彼時尒國求救中朝、亦已晚矣。急令禁戢遠近大小各島及境内各道、如遇中國逋逃在彼、誘引

買賣及駕大船有兵器者，即便擒拏，解送中國。朝廷自有厚賞。其本國夷人有打造船隻，不請本國原額勘合，擅自泛海通市，及假名進貢者，一體擒拏，照彼中法度重治。一議防護運道。今年賊至腹裏地方，在四月以後，尚且燒搶糧船一百餘隻，虧損漕糧六萬石。其時賊未知運道，倏忽驟至。今北自無錫，南至崇德，中間如楓橋、平望、八尺、王江涇等鎮，皆運船必由之路，被賊經過識認，明年事勢尤爲可慮。前擬第三層撥兵，令其外禦賊徒，内護運船，旌旗金鼓，聲勢聯絡，自不敢深入，是一舉而

兩利也。其京口以北、淮安以南，防護運道，合用兵食，漕司自行處置。一議預選將校。即令調兵數多，而統領之人大將小將、才局分定。只如淮揚一鎮，須揀選才可統千人者十員，統五百人者二十員，不拘官職崇卑，但取才力，自指揮至義勇官皆可選用。仍令本處官員統本處兵勇，則上下相識，情理相通，約束易行，戰守效力。一議更調守令。守令得人，城池兵馬、錢糧器械，事事皆能綜理。如不得人，即使文移督責，略不關心。蓋其智識本自尋常，力量本自庸弱，非不欲效力，天生材質固自有不

可強者。急宜更調、庶便集事、不然上官徒勞心力耳。一議區處錢糧。見今各處府庫搜索一空、民窮財盡、加以數千里旱蝗、額糧尚須蠲免、援例者又甚少、豈堪加賦、豈堪勸借。必須大破常格、或討浙淮餘鹽餘銀、或留杭蘇淮揚各鈔關銀兩、或停解折草折麥銀兩、或准令海沙春民水手獲功不願領賞者、或監生吏農承差照賞銀數准作援例、軍門出給劄牌執照、仍移咨該部查照准行。一議召募銀兩。江北募兵向來每名銀二兩五錢、今見山東兵每名十兩、人情遂謂厚薄煩異。豈知山東原

非被賊地方、況奉天恩優厚、亦念其遠離鄉土故耳、比之浙江、江南、江北、福建各本地方身被賊寇者、此皆守自戰為己父母妻子室廬、豈得與賊別省分比論多寡。召募銀兩必須題定則例。九月、上參問鎮江府縣掌印管河官疏、奉旨、陳奎准納贖、張壽、劉秉彝左祿姑降一級別用、中介罰俸三箇月。○上預處來年漕運疏、畧云、臣前題議預處江南沿海漕糧、止因今年春末夏初海寇猖獗、預為明年免運之計、尚未知地方災傷也。及至八月初一日、臣又題為疊遭異常水旱蝗災乞寬秋糧、

以救民生事、亦止因江北四府三州秋糧難徵、請乞蠲減之計、尚未知即今海寇猶未歛戢也。及照浙江杭、嘉二府、直隸蘇、松、常、鎮四府皆財賦重地、嘉靖三十三年既因賊至、夏麥未得全收、秋苗未得全種、幸而稍有得種者、又被旱災、雙經賊患、秋禾未得登場、夏麥未得入土。兩年三熟收成失望、富厚之家已難支持、貧細之民盡皆逃徙。重以疫屍餓莩轉於溝壑、征兵饋餉急於星火、不惟三十三年秋糧徵收艱難、抑恐三十四年運道梗阻。近又聞糧船已到張家灣者、因通惠閘座水衝坍塌、

京倉輸納尚爾留滞，不過旬朔，風氣向寒，未得開行，必至守凍。況運軍連年，舊欠新欠，剜肉補瘡，月糧行糧，張顒待哺，令復艤舟久候，不無饕食正糧，掛籌揭債，勢所不免。萬一海寇今冬未得解散，明春益復縱横，則耕稼方興，必貽田畯之憂，舟車所至，復有萑蒲之警。年復一年，何時休息。賦税日縮，軍旅日煩，民力日疲，國計日乏矣。乞勅該部從長議處，將江南、江北災傷被寇地方秋糧，早定徵蠲裁折及支運等第，馬上差人賫文付各該巡撫官，作急坐派各司府州縣徵收聽運。仍將三十三年

運到漕糧，或儘上通州倉，或預放官軍俸糧，或隨宜分頓德州、天津二倉。其脚價、空貼、兑縣、墊倉等項，悉聽該部處分。務令糧船凍前入閘，南行疾速，修船以濟新運。不惟臣得免廢官誤事之罪，其於京儲、邊餉、保民、禦寇，均爲有補。臣竊念國家建都北平，乃朝廷親爲守邊，鎮撫華夏，漕運糧米，蓋不獨上供九重，下給百官、六軍、萬姓之用，寔足食足兵、安内攘外，社稷大計。臣待罪漕司，所宜心思力行，不俟督責，勉圖報稱於萬一。但臣體質孱弱，才識短淺，徒抱先事之虞，曾無應務之略，而所轄司

府州縣等官隔離甚遠，約束難行，不得不歷陳於
君父之前。臣不敢備録前後奏發文移，繁猥塵瀆，
謹述緊關略節情詞，仰祈聖覽。昔神堯大舜之際，
寔千古極盛大治之朝，尤且君臣上下都俞吁咈，
每以蠻夷猾夏、四海困窮爲慮，臣叨冒職掌，豈敢
因循隱諱。伏望採擇，早爲經理。旨下戶部知行。
○上倭寇登劫疏略云：嘉靖三十三年七月，聖
上軫念東南生靈荼毒，皆發山東官兵六千①員名
前來經過淮安，臣隨赴揚州府交割總督尚書張
經統領。其時江南蘇松節報倭寇猖獗，臣遵照兵

部題奉欽依彼此夾攻、已將撫屬地方參將喬基、指揮金漢、千戶姜旦等水陸官兵一千八百五十員名、狼山哨船三十隻調赴江南會合剿捕。仍嚴江北空虛、督行兵備等官各於險要集俟。今年秋冬之交併力剿滅此賊、不惟江南安靖、江北亦得休息。不意倭寇內多姦細、詗知江北驍勇官兵已赴江南、遂敢復窺江北。海防兵備副使張景賢、參將梅希孔報呂四場已到倭賊焚舟登岸。賊數雖少、皆是真倭、漳賊、兇猛無比。通州又申、狼山有賊船七隻往來不絕、海防道調呂圻兵拒戰、得獲首

級一顆殺死倭賊百十餘人、俱被用火燒、燬尚有首級可辨。及咨總督發還江北官兵、回咨江南賊勢未平、遽難撤回外、為照前項倭寇恐今年秋冬之交尚爾縱橫、明春黨與益衆、姦謀叵測深為可慮。況江南運道自浙江崇德、嘉興直抵吳江、蘇州等。沿河楓橋、平望、八尺、王江涇今年屢被賊徒經過焚劫、熟知運道、萬一賊如上年盤據海濱、舊賊又至、明年春正二月深入侵犯、糧船或在水次未、得兌糧、或巳兌糧、未出京口、風大不測、別無支港實難防護。乞勑戶、兵二部、從長計議備示方畧、分

挨戰守、務使倭奴海賊、痛遭誅斬、庶幾農人力田、竈丁煮海、得供辦國家常賦、糧船自浙江以至京口得保無虞。此係國計生民迫切大患、臣待罪漕司、不敢不言。旨下戶、兵二部、各議允行。○上劉臧江北倭寇踪畧云、兵備張景賢揭稱、呂四等場倭寇焚舟登岸、狡猾尤甚。本道即赴海門中飭將士、令以挨牌門翦前拒、後用大銃弓箭護之、復動通州庫銀八百兩、陣前激賞。退後隊長吳玄、張洗以軍法處治、人心思奮、連戰得勝。鎮撫呂圻、百戶伯永福領官軍誘之、彼見我兵單弱、一擁追殺、被

伏兵四起、斬獲首級四十顆、餘賊逃入江。畢家斬獲十二顆、殺死傷重三十餘賊。初十日、盡將倭寇剿滅、並不遺漏一人。下兵部議覆、奉　旨、是、鄭曉陞俸一級、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張景賢陞右參政、仍兼兵備副使、照舊管事。○與督府張半洲書曰、維揚侍教、受益甚多、直勝讀十年書。頃鉞方渡江、而霖雨適至、此洗甲兵之兆、三捷之功、諒在旦夕、顒望顒望。茲啓亳兵二百餘人、蓋自四月調來、今幾五閱月、離家既久、不無授衣之望。生初擬中秋賊情稍寧、更番放回、昨奉尊命、義不可辭、以

是即時督發。不意此輩素聞江南糧餉之艱、安家銀兩渡江始給愚民小見、遂謂賒帳、木桃畫餅、徒成話說、遂爾逃逸數多。生統轄不嚴、罪復何辭。奉別方至天寧寺、喬叅將來白此事、惶悚無地。已隨令喬叅將別行選補、務足四百名之數、安家銀兩遵奉制諭、亦令揚州府且就此給散、聽候軍門裁處。亳兵逃逸者行潁道提問。夫人情易動而難安、事機難得而易失。生屢以糧餉隨兵奉瀆、正慮此也。况淮西風俗、雖膂力強悍、然亦難於約束、相州、岐溝、符離、往事可鑒。遼陽、雲中、上谷尤耳目所覩

記。生辱知愛，不敢不盡其愚，伏惟留神。○十月，上劉平倭寇首級疏畧云，張景賢呈，石港茶場各有倭賊登岸，備倭千戶張祚等率兵追斬真倭首級二十顆，餘賊趕下海潮淹死不計其數，一賊不存。及查呂四塲倭寇又該本道統兵斬獲首級七十四顆，并生擒倭賊三名，地方稍寧。但江南水陸會兵夾擊，切恐此寇乘風北走可慮，即欲再調徐沛穎亳兵勇防禦，又緣地方災荒，人情易動難安，已經移咨總督軍門發回原調江北兵船，回守信地，分布戰守。　旨下兵部議覆。爲照前項倭寇節被

各官剿滅、委可旌異奉　旨陞賞、似難再議、但倭夷狡猾、每每乘虛入犯、在我隄備、豈容頓彼失此○移咨總督、查照江南江北賊勢、將原調兵船酌量議處奏○　聖旨、是○○上秋災再請蠲減稅糧疏、畧云先該臣題撫屬秋災重大、議將各府州縣兑運糧米折徵銀兩、改兑糧米改撥支運、存留屯糧減免○具題去後、隨據徐穎二道及各府州縣掌印管糧官勘得、各屬先遭久雨、復罹旱蝗、田禾失收、小民絶望、通州、海門、如臯又被倭寇殘害、已經巡撫具奏、議將兑運米折徵銀兩、改兑米改撥運○近該、

戶部查得臨德、二倉無糧可支、復行前來通徵本色。查得上年秋收時、米石不過價銀五錢、今價已倍。上年蒙恩准撥支運米八萬石、今不敢望如前數、但乞准撥四萬石、均派重災及被倭寇地方、與折色銀兩相兼徵解。　旨下戶部議行。○十一月、上挑濬運河疏、畧云、新莊閘一帶河道節被黃河泛漲、年濬隨淤、勞民費財、更無休息。查得去冬今春挑濬馬家嘴等四處工程、計用銀一萬二千一百六十餘兩。況今歲河水較昔特甚、灌入裏河一十餘里、水勢稍緩、沙泥停積、舊工徒費、新役復興。

即令回空糧船不能陸地行舟，率皆車壩。年久舊船破損益多，欲候奏請至日興工，恐新運期迫，勢不容緩，即行南河郎中包應麟督管，勒限完報，計夫三千名，銀二萬五千兩零。旨下工部允行。○

上剿滅江北倭寇，查勘功罪，并乞預為防禦疏略云：據揚州府申，准通判史朝賓牒，該臣劄仰備查倭寇流劫官員功罪。查勘得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倭賊自江南來至呂四場，殺死男婦五十六名口，燒毀草瓦房九十一間。兵備張副使統領海門縣掌印判官趙卿等、衛鎮撫呂圻、百戶伯永

福等官兵勇竄截殺、斬獲真倭首級七十五顆、殺死被倭燒毀、不得割取首級、并追趕落水溺死者不計其數、奪獲倭器九百八十五件、兵勇陣亡五十四名。本月又有倭賊自江南來、至豐利場登岸。十月、又有倭賊從江南來、至餘西場登岸、殺死民人二名、燒毀草房三十二間。官兵竄勇截殺、斬獲真倭首級三十一顆、射死、截死、被倭搶燒并溺死者約有二百餘人、奪獲倭器五百八十四件、陣亡兵勇七名。並無妄殺冒功等情。此皆兵備張副使親臨行陣、是以賊寇望風而勢自潰、軍竄戮力而

功自成。本府知府吳桂芳動支官銀一千五百兩召募各場竈勇、仍預發銀兩在通州如皋等處支給兵餉、以致寇至、兵不遠調而精鋭自足、費不及民而芻糧已備。前項首級多係各場竈勇、通海民兵斬獲、其生擒倭賊三名另招詳奪。等因到臣。除給賞有功員役、優恤陣亡壯勇、量賑燒毀房屋、醫治被傷軍民、悉遵節奉欽依劄行知府吳桂芳舉行外、爲照張景賢志慮忠純、才猷宣朗、三令五申而賞罰甚明、一月三捷而俘馘殆盡、所宜加賞陞俸、以任責成者也。吳桂芳建議調募土兵、先期給、

發兵餉、綜理周密、而神思安閒。氷栢自將、而出納無吝、所宜重賞者也。通州知州程澄、泰州知州趙祖朝、如皋知縣陳雍、海門縣署印判官趙鄉等、宿州衛鎮撫呂圻、百戶伯永福等、所宜量賞者也。及照各該地方官員獲功頗多、失事亦鮮。況江北自千戶姜旦船三十隻、驍勇水手曹鼎等五百名調赴江南之後、水兵既乏哨探、陸兵遂難禦防、似應免究以責後效。再照江北江南相去不遠、通州與常熟縣相對三十里、海門縣與崇明縣相對十八里。即今常熟節經寇難、崇明已被殘破、而倭寇見

今糾聚吳淞江口及八團四團者不下數千，皆陸地置造房屋千數間，水中聯絡舟船千數隻，是皆數年積集之寇，難責一時平定之功。若八團賊乘風至江北呂四場，不過一日，四團賊不過半日，而江北兵船又住江南，江北空虛，殊爲可慮。况使船難於使馬，舟師之練集甚難，主兵便於客兵，烏合之徒，衆易散。今賊徒水陸盤結有備，而我兵調遣乏人，恐姦謀叵測，今冬未得解散，明春益復猖獗。豈惟通、泰、海門、如臯四州縣危急，萬一賊渡海而北，則呂四等場皆有小徑可越通、泰而直趨揚州、

遡江而西、則狼山等處皆是長江、可犯瓜儀而窺伺留甸。如此、則漕運阻絕、江淮震動矣。若專顧江南、不顧江北、即使江南安靖、而江北驛騷、憂方深也。今賊少船寡、尚可支持、儻船多賊衆、何以待之。乞勅兵部詳議上請、咨行總督將江北水軍發回江北休息一二月、以待明春賊至、遠爲哨探防禦。仍於明春正二月間再發健將精兵二千員名前來江北瓜儀駐劄、以防備漕運、拱護南京。 旨下兵部議覆、張景賢先奉旨加陞、吳桂芳、呂折、伯求福等動支官銀犒賞江北兵船。咨總督議處。先是

又措置兵船、選募驍勇二千五百名、便宜起取都督周于德統領前赴江南往来嘉興鎮江間防護運船。○上謝賜白金綵幣疏奉旨、覽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上建三里溝閘疏略云、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前任漕運都御史應檟因黄河泛濫淤阻清江浦運道、議於三里溝開河、於適中地方建置閘座啓閉。○工部議奉欽依節因水勢汗漫未得舉行。嘉靖三十三年三月、該臣接管、看得三里溝開河建閘寔與新莊閘一帶河道利害相因。緣新莊閘口當徐沛黄河下流、連年河水泛漲、灌入重

河、河水稍平、淤沙頓積、以致年復一年隨濬、勞民費財、不得休息。若三里溝開河建閘、上接泗水清流、下避黃河渾水、新莊閘便可隨宜啓閉、縱有泛漲之時、必無淤沙之患、可節民力、可省官銀、為利甚大。臣詣三里溝再三詳看、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所據建閘、築隄亦應並舉。泗濱一帶地勢卑窪、恐河淮汶泗諸水一時漲泛東潰、既建閘以引清流、必須築堤以遏渾水。即今未開河、三十七工之土、已足築隄、隄成閘建、委於運道有益、不必年年挑河、勞費財力。然臺基宜高峻、以壯地勢、廱翅

宜廣濶以迤水勢，斯爲可乂之計。其東南七里等湖尤[illegible]水潦漫流入三里溝新河，亦爲可慮。相應東邊必築一隄，然一時併工，不惟人力不前，抑且取土有限，或候閘完通運，相度緩急，次第舉行。擇於十月二十八日祭告興工。旨下部議允行。○上旱災分豁稅糧馬疋疏畧云：盧州府僻居山谷，淮安府臨河濵海，地勢卑濕，素非產馬處所。每年派到備用馬疋，止徵價銀，責令樁頭前往別處收買觧俵，小民負累，疾苦萬狀。即今地方旱災，赤地千里，人不聊生。况非當年正額，皆是先期預徵，即

使屢豐之歲，民情已自憂惶，值此積災之後，有司委難督迫。合照先年災荒折徵馬價事例，將廬、淮二府嘉靖三十五年分預徵馬匹，暫准折色一二年，徵銀解納。及照鳳陽二府徐、滁、和三州俱係災傷重大地方，各有預徵馬疋，一時申報未至，冊乞一併折徵。旨下部議允行。○上屯官侵欺倉糧疏、畧云：潁川衛隸河南，潁州屬直隸，衛中屯糧，管屯官同潁州倉官收受通關，止繳河南，月報止申直隸，兩無稽考，以致該屯指揮某某侵欺銀二千兩、糧一萬石，相應參究。今後衛收屯糧通關，俱赴潁

州掛號登記、其月報通關一繳河南、一繳直隸、庶彼此均得覈察。旨下都察院允行。○疏城瓜洲。扼江海而走徐揚、控吳楚而屏畿甸、寔水陸孔道、漕運要津。且人煙稠密、商賈輻輳、姦宄垂涎、急宜築城。已行揚州知府吳桂芳踏勘、估計合用物料、工食銀二萬九千六百餘兩。乞勅該部再加查議、容臣督行參政兼副使張景賢知府吳桂芳、即便措置錢糧、調集夫役、定委該鎮駐劄同知唐鉞總理。旨下工部允行。○十二月、上謝陞俸級賜銀幣疏。云海不揚波、南奏鯨鯢之捷、天無私覆、載覃

雨露之恩。不惟原貸於敗衂，尤且被霑乎周賚。既豐祿食，復晉官階，益以兼金，賁之章服。是謂一朝之饗，遂成三錫之榮。傴僂登嘉，懸悚交集。伏惟皇上勇智天錫，乃武乃文，德業日新，惟精惟一。略前愆而責後效，物與更新。赦小過而錄微長，人惟求舊。至如臣者，資材闒劣，何異營茅，志意庸愚，尚同犬馬。望京華而依南斗，每思宵旰之勤；瞻衆星之拱北辰，莫效涓埃之報。適因醜類，誘我逋逃，聚致姦氓，爲彼鄉導。巢穴既近，喙息靡常，跳梁漸水之東西，延蔓長江之南北。寔惟萬全之筭，出自九

重。是以一月之間、獲此三捷。詎意伐輻伐輪之食、猥及不稼不穡之人。奚啻噬肉而得金、豈能操刀而製錦。顧師旅饑饉、適遇時艱、而錢穀甲兵、會逢財絀。茲欲垣墉之塗塈、必先牖戶之綢繆。故虞廷雖有猾夏之憂、而苗民終無逆命之理。伏願天地以好生為德、神武以不殺為威。萬姓咸和、富而能教。六師豫附、勇且知方。赫赫厥聲、而濯濯厥靈、快覩兩階之干羽。穆穆在上、而明明在下、懋揚千載之賡歌。奉旨、覽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上佃塘田、以築瓜城疏略云、瓜洲築城原議用銀二萬

九千兩零，今據知府吴桂芳開議，要將逆犯仇鸞原受投獻今沒官塘田召人承買，可得銀一萬五千兩，及截留軍餉米抽取價銀五千兩，鳳、廬二府截留協濟備倭銀查取五千兩，借倩該鎮市民夫力，可省銀四千兩，共足原議二萬九千兩零之數。既不敢上請内帑，亦不致下派小民，相應依擬。再照前項沒官塘田，雖預備接濟漕運，然高郵、寶應諸湖瀰漫有水之時，此塘高者皆爲稼穡之場，低者不過茭蒲之藪。若遇乾旱，諸湖水雖未竭，而此塘已爲陸地。以故姦民獲利，一遇清查，輙便投獻

孰若許取昔年備漕廢棄陂塘之田，而濟今日防漕緊急工程之費。乞勅户、工二部詳議。旨下允行。

乙卯，正月，上留朝覲正官疏，畧云：嘉靖三十五年正月初一日，例該天下諸司正官朝覲。但江北地方疊遭寇盜，屢被災傷，田野荒蕪，市井蕭條，即使加意拊循，難得寧妥。况海盜縱横，釆價騰貴，冬雪愆期，秋糧負欠。百凡拯救瘡痍，安輯流亡，賑恤饑民，供給軍餉，繕治城堡，整理漕渠，團練保甲，召集竈勇，各該文職正官職守尤重。通計應朝正官五十

員、似應留任管事。旨下吏部允行、仍行浙江、江南直隸、多係殘破之餘、府縣正官决難離任、通行總督撫按議行。答萬少卿書曰、辱公知愛歲星周矣、百凡教益、奉以周旋。至於深憂隱慮、休戚相關、有不專為身謀者、人固不得而知也。日月如流、一別六載、言念君子、匪朝伊夕。惟公行方志潔、守道違時、淹留閑局、誰能推轂。乃今農人力苦、瘠於鴻鴈、賊徒狡悍、甚於萑蒲。重以無藝之征、有限之天阨、死無聊、偷生喜亂、恐禍不在蠻夷、而在閭里中。非得惇大明作之材、相與戮力、求得安靖也。其

素不諳吏治，驟膺此任，奚啻面墻，旋檢律例，乖謬寔多。萬乞不忘久要，曲賜指誨至懇。○上四奏災傷折徵秋糧疏畧云：撫屬漕粮，揚州府已蒙改折，通州等三州縣改兑糧米三分之一。其餘并鳳二府糧不甚多，或可勉强催科，仍行徵兑本色外，惟淮安一府，屬果如部議，節奏蠲減，支運改折，無歲無之。即今小民塡街塞巷，環逮號泣者，正為此也。蓋饑穰更迭，尤可百計支撑，惟水旱頻仍，遂至十分憔悴。又如徐州止一州四縣，水滏沙壅地瘠民貧，原額漕糧多至四萬八千石，比之廬州一府

反多四倍。即今交春，青黄不接，壯者率多應募江南，剽僂苟圖活口，其餘老弱，張顒待哺，救死不暇。蓋淮徐地方自正德年間流賊殘破之後，生理未復，舊額户口，逃亡太半，新增徭賦，加至數倍。儘今日半州半縣之民，辦往年一州一縣之事，以故去者不復歸，留者又復去。田野荒蕪，市井零落，此南北通達人所共見，臣待罪於兹，日夕憂懼，若再加以追併税糧，縱使嚴刑峻法，粉骨碎身，官徒加以罪譴，民竟迫之死亡，終莫能完。况民爲邦本，豈敢只顧今年，不思來歲？萬一民窮盗起，卒至用兵，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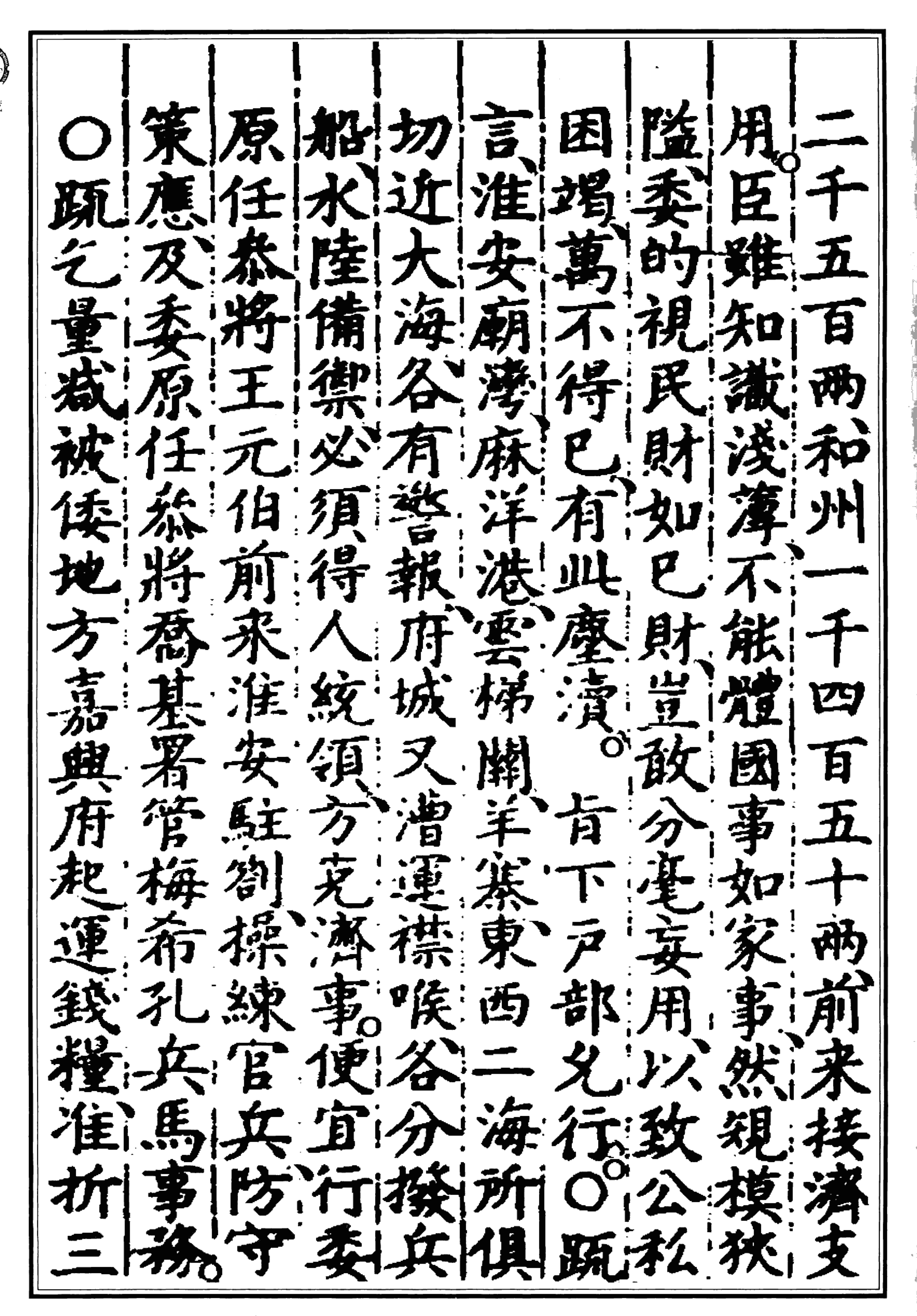
私之費恐又不止於折徵而已。再照臨德二倉所積空虛、不敢妄撥支運、兌糧米、亦不敢槩乞減折惟有量改折色、可以上完國計、下恤民情。伏乞軫念淮徐百萬生靈正在南北咽喉之地特勅戶部再加詳議合無將淮安府改兌糧七萬九千一百五十石徐州改兌糧一萬八千石、各量准改折一半。每石連席耗折銀六錢、通計二府州不過五萬石、無放月糧、亦不虧損原額。其餘一半、併同正兌、仍徵本色起運。 旨下戶部允行。○三月、上濬完運河疏畧云、淮安漕河自新莊閘至抽分廠計五

十餘里長七千四百五十一丈挑濬各深不等俱口濶十丈底濶七丈。共夫二萬七千餘名管工築壩車水放銀等官四十餘員共計工食廩糧銀二萬五千五百餘兩。自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興工至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十六日告完。○參廠官侵欺大料銀三百六十兩底船銀八兩小料銀四百五十兩官板銀一十八兩庫銀二百九十兩索受過銀共六百兩。問求遠充軍子孫不許承襲次房子孫於祖職上降一級承襲。○四月上劄遂倭寇蹤畧云本月揚州沿海州縣鹽場節報倭

賊三桅大船往來絡繹，出没江海，前後結艘，或五或十，蔵伏麥田林莽，占據山頭路口，殺人放火，勢甚猖獗。臣隨至揚州，督令兵備張景賢、叅將喬基統兵合剿。隨輒斬獲真倭首級三十九顆，捉獲奸細十二名，得獲倭器九百三十五件。是時賊見我陸兵當其衝，持重不前，水兵襲其後，順流而下，惟恐進無所得，退無所歸，開洋遁去。○陞吏部左侍郎。○五月初旬，輒至揚州，上借糧銀，以備軍餉。蹟畧云：今春防倭，除淮安防守鹽城、麻洋港東西海所、廟灣、羊寨、雲梯關等處官兵鄉勇外，揚州預調

徐潁二道官兵并和州無為等州縣水兵及團練、
鄉兵竈勇、耆民水手、通計七千餘員名、分布水陸
險要防禦。查取鳳廬二府事例等銀各五千兩、淮
安自顧不暇、止取銀一千五百兩、徐州一百兩、滁
和二州各一百四十兩、俱觧揚州府庫、聽海防道
募兵給餉、及江南調到狼客官兵經過口糧支用。
即今江南調集大兵征剿、誠恐窮寇奔突江北、主
客官兵未敢輕撤。日費廩糧草料不下三百兩、駐
一月該銀九千兩、犒勞賞功、置船辦器諸費不與
焉。通計調取廬鳳淮三府、徐滁和三州銀一萬一

千八百八十兩零、揚州府庫銀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兩零、截留軍餉漕糧二萬石。爲因地方十分災傷、秋糧未蒙減免、遵照便宜事理、每石徵銀七錢、該銀一萬四千兩。內除瓜洲工程支用五千兩止、該九千兩、通前共銀三萬四千七百三十兩零。自本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五月初一日止、通計駐守并續調官兵、該四箇月、用銀不下三萬餘兩。況倭寇未靖、只如上年八月九月賊尚侵犯、今或未得撤兵、即使不復加添兵馬、扣至八月終止、又須得銀三萬六千兩、無從措處。隨行鳳、廬二府、各取銀


二千五百兩、和州一千四百五十兩、前來接濟支用。臣雖知識淺薄、不能體國事如家事、然親模狭隘、委的視民財如己財、豈敢分毫妄用、以致公私困竭。萬不得已、有此塵瀆。　旨下戸部允行。○題言、淮安廟灣、麻洋港、雲梯關、羊寨、東西二海所俱切近大海、各有警報、府城又漕運襟喉、各分撥兵船、水陸備禦、必須得人統領、方克濟事。便宜行委原任叅將王元伯前來淮安駐劄、操練官兵防守策應、及委原任叅將喬基署管梅莃孔兵馬事務。○題乞量蠲被倭地方嘉興府起運錢糧准折三

分之一。　旨下戸部允行。上官軍奮勇殺敗大勢倭寇、踈畧、云沿江沿海邊腹、地方、新舊倭賊出沒縱橫。兵備張景賢、會同叅將張恒、喬基統率官兵設、法堵截、水陸奇正、軍令分明、器械獨種、軍興不乏、以致大敗羣賊、狼狽遁去。雖斬首一百一十一顆、而其溺死者竟爲鯨鯢、焚殺者盡成菹醢、兵威大振、地方稍寧。我兵陣亡者止鄒月一名、官民人畜房船並無損傷。　旨下兵部覆行覈實、。上清理獄囚踈、凡寬減徒杖獄囚五千五百四十名零。上異常氷雹踈、五月初七日鳳陽迅雷烈、風、

驟起水電立至積、地尺許、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四十餘里。修理陵墳告成、用過南京工部銀七百九十兩零、鳳廬淮揚四府銀四千三百兩零疏下工部覆奉　旨、鄭曉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疏謝云、慶源伊始、樹德奚啻於百年。王氣所鍾、瓜綿實衍於萬世。伏惟　皇上至仁同體、隆報本反始之恩。大孝因心、懋光前裕後之道。繼其志而述其事、敬所尊而愛所親。遂允祠官之言、兼采宏父之議。亟行修葺、旋告繕完。殿廡巍峩、包絡徐揚之靈秀。寢園閎邃、兼總川岳之精英。視昔商祇見於桐

宮、周僅聞於豐水殆不侔矣。若乃壽春諸王、皆
仁祖基功之族、　太祖本支之親、繁出天潢、屬在
玉牒。今其墟墓煥然鼎新、彼伯邑之原、丘莫考、夏
羑之名號徒存、相去又萬萬矣。臣僅叨簿書之役、
曾無鼛鼓之勞、仰荷恩私、俯承寵賚、兼金三品、每
慚作器而能銘。命服五章、豈敢操刀而製錦。期不
忘於砥礪、庶無愧於羽翮。伏願百靈效順、擁護玄
宮、萬福攸同、保綏天胤。詩云孝思維則、遹瞻霜露
於歲時。書曰明德惟馨、世享烝嘗於湯沐。奉　旨、
覽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上停建江閘疏畧云、

瓜洲築城，雖為保障地方，實惟防護運道。城工見有次第，十壩已在城中，蓋一鎮居民既環繞十壩，而兩岸高墉又包絡萬家，其於運道可保無虞。今若建閘，復去城西四里，是築城本以護壩，而建閘却又離城，舍重門擊柝之防，而為即鹿無虞之計，相馳背矣。故瓜城未築，必須建閘；既築瓜城，還須車壩，皆為運道，臣非敢二三其說也。况今揚州一府迭遭倭寇，伏蒙軫念生靈，運築四城，財力有限，前項閘座似應停止，俟城工完備，海徼寧謐，因時度勢，再議興建，亦未為晚。

旨下工部，允行。○上

擒斬倭寇疏、畧云：參政兼副使張景賢呈、狼山倭寇尚在山前內。一倭體貌魁梧、端坐土坡、餘倭傍立、指畫拒敵。隨被我兵生擒、獲有印記一枚。又委吕圻等合兵追剿利河倭賊、共斬首級七十九顆、捉獲奸細五名。又剿餘東、呂四等塲倭寇斬首級一十二顆。又剿新港倭寇、斬首級一十六顆。通前節次共斬獲首級一百七顆、生擒酋倭一名、奸細五名。及照、兵備張景賢、參將喬基、張恒、知府吴桂芳、各效勞績、除將生擒斬獲功次、發通判史朝賓紀驗問報。旨下兵部覆覈。○又上斬獲倭寇首

級疏畧云、淮安府劉圍浦倭賊登岸、同知劉一中統兵追剿、斬獲首級一十三顆、幷違禁異服四件、倭器五百七十件、生擒倭賊二名。旨下兵部覆覈。又上斬獲倭寇首級生擒姦細疏畧云、參政兼副使張景賢呈通州狼山生擒姦細二名、斬獲首級五十六顆、倭器三百三十件。旨下兵部查覈。上奏繳挑濬淮安河工錢糧疏畧云、南河郎中包應麟呈計、用銀二萬五千五百八十三兩。其有併力用功不及二十五日之期、先行完工者、驗實仍給與原議工食、務足每名銀一兩之數。又勘

得西門外浮橋起、至南角樓抽分廠止、河道淺阻、
亦應挑濬、共計用銀一千二百八兩、係在原議外
工程、動支扣除逃夫銀兩支給。六月上乞留江
北預編徭銀疏、略云、江南調集大兵征剿新舊倭
寇奔突江北、淮北、江防海防、上下二千餘里出沒
無定、勢甚猖獗、供億浩繁。所據原題江北府州提
編均徭扣取民壯、丁兵工食、類解總督銀兩相應
存留江北、防倭支用。其浙西、江南各有别處協濟、
江北既無别處協濟、豈得又復協濟江南、浙江。况
江北陵寢所在、漕渠所在、高牆所在、五月間日照

倭賊直趨桃源、去泗州鳳陽不過三百餘里。自瓜儀至沛縣、運道一千三百餘里。相應通將廬鳳淮揚四府徐滁、和三州嘉靖三十五年預僉徭銀、不分銀力二差、俱令納銀、與扣取民壯弓兵工食、俱解江北海防兵備道、分發淮揚二府、專備防倭軍餉應用。事寧之日、銀兩有餘、仍查解戶部、支給邊餉。

旨下戶部允行。○上剿逐江北倭寇疏畧云、兵備叅政兼副使張景賢呈呂四擸港、馬唐等塲倭寇登刼、會同叅將喬基督兵生擒倭寇并捉獲姦細九名、斬獲首級一百七十二顆、得獲倭器一

千二十五件。狼山巡檢尹李奮不顧身先挫賊鋒、
死於王事、情尤可憫。其子尹士義既能奮勇殺賊、
又能收全父屍、功尤可嘉。　旨下兵部查覈。上
勦滅淮北倭寇疏畧云、倭寇自山東日照登岸、經
沭陽、桃源過河入淮、至馬頭巡司。賊雖不多、驍悍
狡詐、姦計百出。海中結艐既多、聯帆亦衆。適潁州
兵備朱舜民兩夜至淮、督令馳至泗州統領官兵、
高鶴鳴等防護　祖陵。及行中都督令留守袁吉
等官兵防護　皇陵。又令運糧把總等官、將清河
沿途重載、不分軍民、盡令南岸結幇、外紮遮闌密

布矢砲、賊至即發、勿令妄動。徐州兵備劉天授統領淮安同知劉一中、義勇官王大文等、隨賊勦捕、斬獲首級六十三顆、生擒二名。餘賊被殺者、倭寇投入黃河漂流、不曾割取首級。照得節年倭寇往往先以狡健數十人先行登岸、蹤路踏白、若不就殲、得還海舟、不日引類呼朋、內外勾結、動輒數千、攻圍城邑、焚刼村鎮。近日江北沿江沿海各有兵馬、賊徒數至廟灣、麻洋港、雲梯關、東西海所等處、隨到隨勦、不得刼掠、乃直出北海、從山東日照登岸、經淮北沭陽、桃源、直至運河。急發官兵圍

住擒斬盡絶、運河漕船、舳艫相望、數百餘里、並無損傷地方、亦無焚燒刼殺之慘。　旨下兵部查覈。

○上斬獲江北倭寇疏畧云、叅政兼副使張景賢呈、呂四餘東等場倭寇登岸、會同叅將喬基差百戶伯永福、衛鎮撫呂圻、前去截殺、斬獲首級四顆。查得衛鎮撫呂圻、百戶伯永福該臣題奉欽依取用、令俱編入隊伍、斬獲首級、不須領賞、相應查例陞級。如上年通州殺賊有功、邳州衛正千戶張禾陞指揮僉事、事例將伯永福、呂圻照各斬獲功級、伯永福係百戶、陞三級、呂圻係衛鎮撫陞二級、俱

指揮僉事、世襲。　旨下兵部覈實，求福、圻俱陞本衛指揮僉事、世襲。○上漕糧過淮疏。又上勦逐江北倭寇疏，略云：狼山倭船二十六隻，賊二千餘名，督令兵備張景賢、參將喬基勦捕，斬獲首級三十一顆，生擒倭賊三名，奪獲倭器五百餘件。我兵並無損傷，地方亦無焚燒劫殺之慘。　旨下兵部查覈。○與芹山陳公儒交代。公薦舉兵備官參政兼副使張景賢、潁州兵備僉事朱舜民。又上舉劾庶官疏，舉揚州知府吳桂芳、淮安知府蔡揚金、廬州推官董堯封、六安知州喻南嶽、泰興知縣姚邦材、

江都知縣周思乂舉。武職中都留守僉書袁吉、運糧把總常勳、詹懷世、朱仁、蔣環。薦舉境内人才，原任刑科都給事中張侃。七月，至吏部。九月，病目，偶遇俞醫纓，仍用金針一撥雙目皆明。十二月，江北巡按御史吴伯朋查勘勦倭功次，疏云：原任巡撫侍郎兼都御史鄭曉孤忠自持，群策畢用。綜理周而區畫當，兵食咸充，號令肅而威惠行，將士效命。淮、揚二郡獲奠安以無虞，驅馳二年，惟鞠躬而盡瘁。據其發縱指示之功，允爲文臣武將之倡。所宜特行甄録，以彰其忠而酬其勞者也。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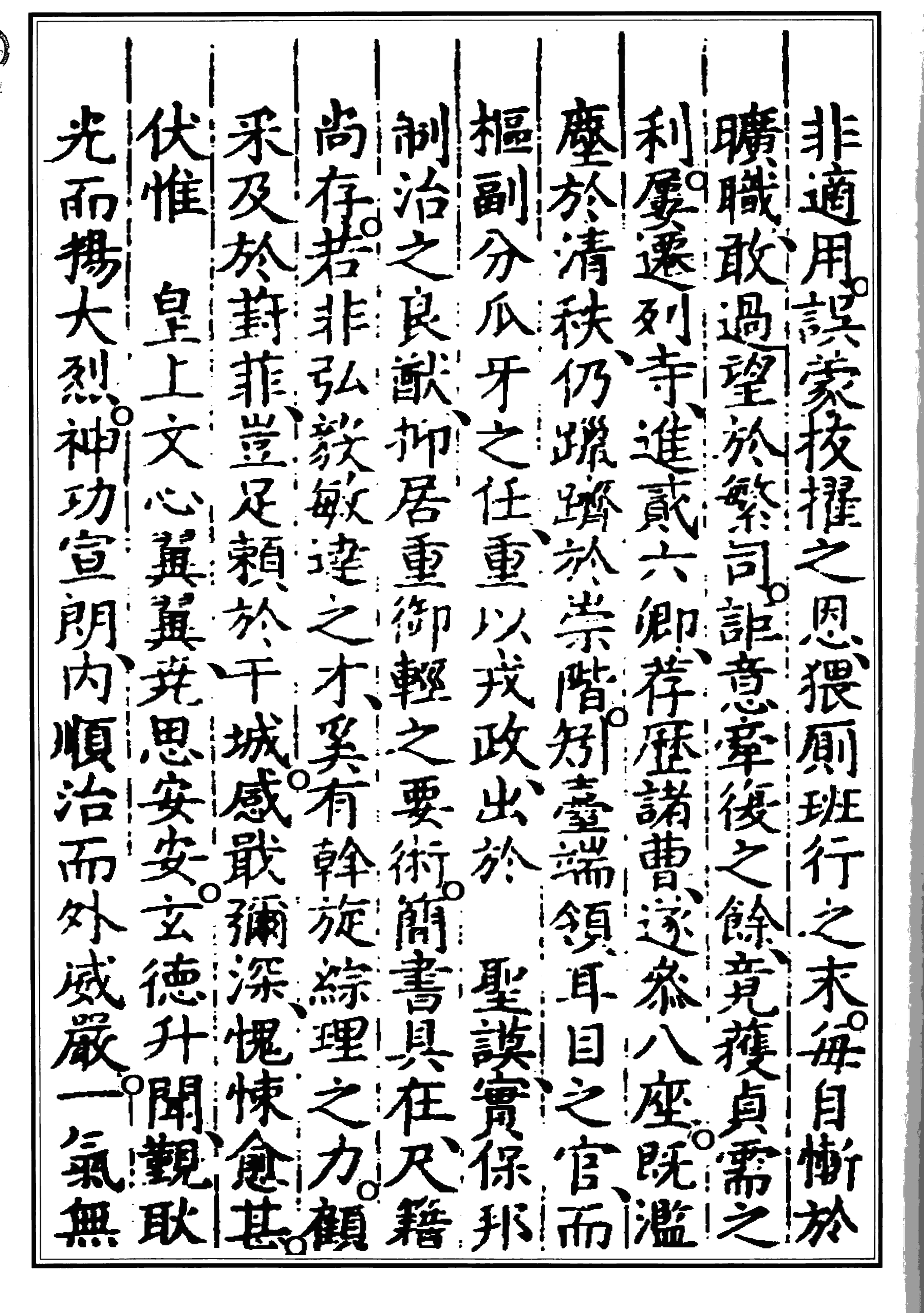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部看得淮揚地方、帶江濱海、前項倭賊或南自蘇松而來、或西自青州而至。殺傷之慘、遠近震驚、焚劫之餘、室廬蕩析。一時將領脆弱、營伍空虛、若不足恃。所賴原任巡撫鄭曉每事經畫、多方調度。狼山巨捷、一矢不遺、日照倭奴、片帆不返。臺中之薦、剡累牘連篇、民間之歌頌塞衢盈道。比之江南得不償失者、迥不相同。所宜厚加陞賞、仍與錄蔭。奉 旨、鄭曉陞二品服色、俸級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先是古冲李公謂公曰、兵部覆題功次、公一見內閣、錄蔭決矣、不愈待考

滿乎。公曰、吾兒淳頗能讀書、使其才、先人圖書可守足矣。如不才、則雖求廉、未必得、即得之、不稱貽羞也。李公深嘆服。〇巡鹽御史莫如士題侵冒屢犯江北、數遭控劾、總督漕運兼巡撫鄭曉乃能仰體 皇上委任之重、區畫周悉、調度精詳。虛己受人、雖寸長而必錄、誠心率物、屈群策以圖全。集徐、潁宿毫[2]之兵以壯其威、練通泰海阜之兵以資其用。廟灣鎮市、防禦惟嚴、麻洋港口、守禦克慎、沿海州縣場竈赤子、二麥告成、不致被其蹂踐、三春煎辦不致妨其鹽課、此固江北莫大之慶也。〇公在

鎮二年、清心寡欲、一塵不染、虛已用人、寸長必錄。賂遺交際、上下皆絕、惟修葺高文義公墳塋、月給其孫驟米一石。戶部尚書、贈沐陽伯金公濂神主寄於僧舍、誥命寄於民家、公爲置房一所、與其孫居之。工部尚書、贈山陽伯金公純子孫無舍宇、寄居祠堂、公每至泗、必周給之。其他修坊牌、建書院、復班譌選刊板刷書、一切不行、以是勸賑饑築城、建閘、民無加賦、國用不乏。

丙辰、正月、預考察外官。時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古冲李公默、左都御史巙山周公延、吏右

侍東野郭公朴、副僉臺午山馮公天馭、方厓趙公大佑也。古冲文章政事、節槩才猷、表著一時、崦山廉方端靖、東野重厚有文、而達吏事、方厓有吏才、好學、潔修敏毅、皆與公善。○二月、古冲爲趙文華誣奏策題誇訕、下詔獄論死。内閣南渠李公本當吏部事、會推代者、默泉吳公鵬、崦山周公延及公、内批用默泉。○三月、陞公南京吏部尚書。○四月朔、御劄下内閣、曉諭事繁處用。是日、吏部推戎政、謝兵侍回部管事、御批、鄭曉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疏謝云臣質本凡流、才



非適用。誤蒙拔擢之恩，猥厠班行之末。每自慚於曠職，敢過望於綮司。詎意韋後之餘，竟獲貞需之利。屢遷列寺，進貳六卿，荐歷諸曹，遂忝八座。既濫塵於清秩，仍躐躋於崇階。矧臺端領耳目之官，而樞副分爪牙之任，重以戎政出於　聖謨，實保邦制治之良猷，抑居重御輕之要術。簡書具在，尺籍尚存。若非弘毅敏達之才，奚有斡旋綜理之力。顧采及於葑菲，豈足賴於干城。感戢彌深，愧悚愈甚。

伏惟　皇上文心翼翼，堯思安安。玄德升聞，觀耿光而揚大烈。神功宣朗，内順治而外威嚴。一氣無

私實類雷霆雨露。萬彙咸若、不遺草木昆蟲。至如臣者、徒抱犬馬之愚、莫效涓埃之報。敢不夙興夜寐、精白一心、同寅協恭、展布四體、益加砥礪、期仰答於鴻慈。勉自濯磨、庶少釋其夤負。伏願穰穰景福、聖壽天齊。赫赫威靈、皇圖日固。張六師而申九伐、益隆可久可大之功。撫萬邦而馭四夷、快覩致中致和之化。奉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戎政乃肅廟所改定、罷團營、仍復三營、曰五軍、曰神樞、曰神機、即三大營也。設總督京營戎政武臣一人、協理京營戎政文臣一人、給戎政之

印華內外文武提督官。時鎮遠侯平溪顧公寰爲總督、顧公孝友廉靖、端重敏達、當時文臣亦鮮有過之者。其屬大將三十人、各奉勅行事。開操之日、公移寓龍華寺。寺在德勝門內、去營不三里、每日五鼓必至營。營中有罰無賞、父之罰亦不能行、公與平溪百凡節省、動支官銀五百兩、買紅絹布給賞、亦行罰。又置金鼓旗幟、用銀三百五十兩。以是柄臣虜禮數一切裁省矣。五月、奉勅巡督蘆溝橋修理工程、比完、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紫光閣成、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九月、充同知

武舉官。

丁巳、二月、考察京官、自陳疏畧云、臣素行踈庸、才力綿薄。况值衰年、復抱貞疾、委的幹辦不前、訓練無法。憂懼之心雖切、瘝曠之迹彌彰。揆諸考察之條、宜在罷黜之列。伏望 聖明將臣放歸田里、别選賢能整飭營務。庶幾董正治官、比隆周典、克詰戎兵、允升禹迹、用人行政、一舉而兩得矣。奉 旨、卿恊理戎政、盡心供職、不允辭。吏部知道。〇三月、閲視、賜羊酒、疏謝云、伏蒙 皇上特命司禮監太監黄錦會同臣衮、臣曉及兵部堂上官、巡視科道官

閱視三大營、副、叅遊、佐、號頭、中軍、千、把總等官都督雲冑等面試騎步射、并考察平昔。賢否、分別等第、擬議去留。會䟽具題恭候　聖裁、荷蒙　皇上頒賜臣褒、臣曉各羊一隻、酒十瓶。臣等祗領、不勝感戴。伏念臣褒忝腹心干城之任、自愧公侯。臣曉本口耳章句之儒、末閑軍旅、徒抱同寅協恭之志、曾無思患預防之謀。比考彝章、與聞簡閱等優劣於騎射、叅諴否於官箴、欲示勸懲、仰析賞罰、誤蒙匪頒之賜、叨沾大賚之恩。出肥羜於上林、注嘉醑於內署。旌旗生色、壁壘增光。臣等敢不鞭策駑駘、

綢繆牖戶。申明師律、用紓宵旰之懷。訓練強兵、坐收徹杜之績。伏願誕播綏文之德、懋揚撻武之威。四夷咸賓、四海咸歸於禹貢萬世永賴、萬民永庇於兗封奉。

旨、覽卿等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

大極殿成、賞銀三十兩、紵絲一表裏。先是求樂時京營官軍五十萬、成化初尚三十萬、迄今不及十二萬。加之虜寇屢犯漁陽、上谷、雲中、塞切近京師、殊可慮。公疏畧云、節年營伍空虛、隨時召募、惟知愛惜錢糧、竟缺原額、軍旅。三大營見在官軍止有九萬七千五百員名。若不破格查補、只靠清勾、文

移往返、屢應故事、豈能濟急。邇年仰仗　天威、纖鞴安堵。今年春月、虜已大舉深入、搶掠大同、宣府、薊州、遼東。邊外各有虜營住牧、窺伺既久、捍禦寔難。京師切近關塞、尤宜先事預防。昔唐虞之盛、每以蠻夷猾夏為憂、成康之時、尤以克詰戎兵為戒。今日制治保邦、整飭京營軍馬最為急務。萬一虜營未退、四郊列營、都城九門、重城五門、巡城守舖遊兵、弁守護陵寢、皆係三大營官軍調用、如閒常操練足、張威武、遇警調發、數實不敷。必須審度時勢、簡省科條、不拘近利、務究遠圖、始克有濟。伏望

勑下兵部再加詳議，通將祖役舊軍并召募新軍
長陵等八衛存留在京。軍丁見今京操揀退、谷有
弟男子姪赴營告替者，容臣等會同巡視京營科
道官、督同各衛掌印官吏、旗識對衆揭册面審，果
係精壯、委無詐冒，即准摘牌替役告補代操。軍職
應替者，速令替職驗操。原逃者寬限准首，老病無
丁愿告退役者，即與開除。缺伍者照兵部原議，一
行在京各衛所抽選補伍發操，一行各巡按御史
清勾解補。庶幾禁革冗濫、充實營伍，一舉兩得。奉
聖旨：是。選補得軍一萬二千名。○司徒方公鈍謂公

曰公營中月費戶部糧二十四萬石。公曰營軍今止十二萬。公但計軍營、却不知錦衣官、旗校、力勇月支足當營軍之數。又有二十四監局司庫匠役、騰武四衛養馬軍又不下十萬。若止養營操官軍、太倉所積、不啻丘山、何為不及三年之積。方默然。方清謹鯁直、不受各邊撫鎮饋遺、撙節內府支辦、繼之者皆不及。○答方湖書曰：敎承翰教、愛莫助之。海賊山寇沓犯閩中、憂勞柰何。所恃者我公忠亮明達、文武兼資、足以獎率吏民、而鼓舞兵戎、以次第勦逐爾。別帖云云、大抵此弊自大江以南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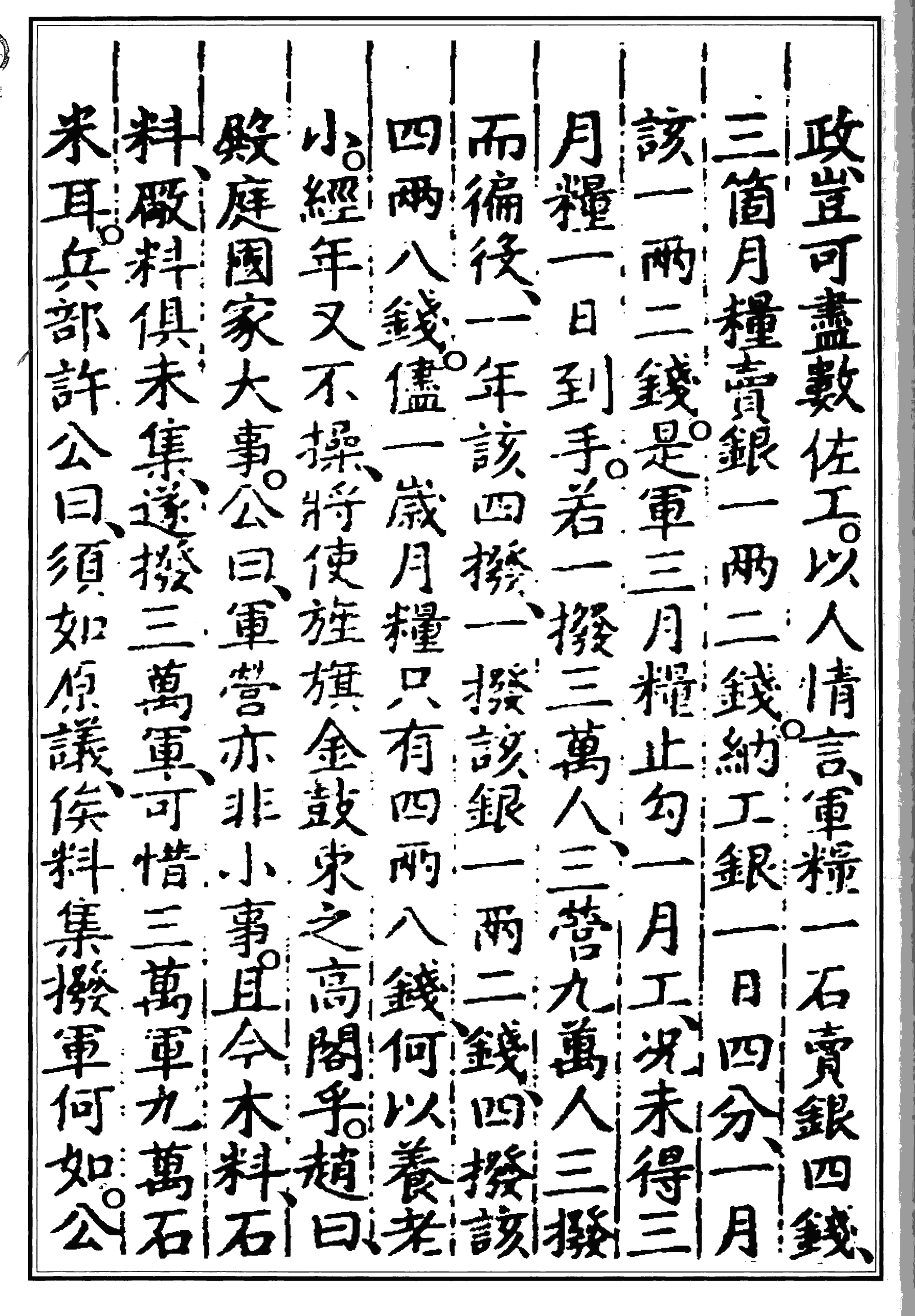
抵嶺表皆然。昨印巖公亦云、賊中多華人爲耳目、幸獲之、又多方行賄得解脱、從末減。人心至此、但圖利己、不顧桑梓殺掠之禍。此其人豈有種哉。天地神明必鑒之。我公堅心勁節、諒不爲逸口所搖也。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奉天門午門文武樓、并後左右、中左右、左右角左右順、闕左右諸門災。文武大臣會議修建、役夫一、各色人匠一、三大營軍一、錦騰五衛軍校力士、共十萬人輪流佐工運料。奉　旨允行。未及旬月、工書趙文華會戎政衙門題、要先撥營軍三萬名應役。趙既中傷冢宰、

又管大工，且依倚分宜，不顧原題，任意侵擾。自謂舉朝莫敢誰何，移文取軍甚急。一日在午門樓基上相遇，公謂之曰：原題十萬人輪工，三項酌派。若營中三萬，則諸色匠役、錦騰五衛該若干。祖宗法度，九卿不許相壓，須照原題共議而行，豈不可相知會，徑自坐數取軍乎。赳拂然，徑出工所，内外文武諸公皆不言。公與顧平溪亦出，即上疏畧云：准工部手本内開修復殿朝門樓，工程重大，煩速撥軍夫，運木一萬名，運石一萬名，工上搭廠、卸料一萬名，共三萬名。臣等看得，會題所謂用夫共十萬

員名者、一項各色人匠、一項三大營軍、一項錦騰五衛軍校勇力也。所謂輪流者、五萬人上工、五萬人接工也。及查三大營見在正備兵、通計不過九萬七千餘名。近奉旨挑選精鋭十枝、并標下遊兵三萬五千三百名、選委將官雲冒等統領操練、聽調出戰。此外止有六萬一千餘名、以備分布內外、拱護京城陵寢。所據軍夫三萬名、應於班軍內摘撥。但先年中都、山東、河南、大寧四都司班軍十四萬六千八百餘名、近年大寧班軍調守薊鎮、中都存留防倭、止有山東、河南春秋兩班官軍四萬

七千二百餘名。內除下班休息二萬八千二百餘名、到班止有一萬三千二百餘名尚不足帝真工所一處輪撥。又查得山東、河南、中都三司、嘉靖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奉欽依追解脫班抵役銀共二十二萬九千兩、未見分豁解到。及照工部今題木料、石料、廠料、未審有無、見在何處、的於何日撒運。所用三萬人若照原題輪流、每班止該一萬五千人。若三萬人通作一班、則再須三萬人接替、便該六萬人。乞勅兵工二部再加詳議務要欽遵明旨施行。輪班官軍不敷仍照原擬僱役、庶幾管

務不廢、役書有程。臣等既得仰遵　聖明裁定之洪規、戎政亦不失諸臣會題之初議。奉　旨、兵工二部看議來説。次日工所相見、二部堂公、趙即問曰、昨營中疏爲何。公曰、爲與原議奉欽依者不同耳。趙曰、亦無不同。公曰、原議三項共十萬人、今止取營中三萬、而不及匠作及錦騰五衛。以此爲例、則十萬人皆出營中、僅勾一撥、將使十萬人日日佐工乎。營操只半年、尚五日操、五日歇、做工却三百六十日皆不得歇。須查照原題行。趙又曰、做工勝於操。公曰、不論勝否、只論人情政體、軍旅是邪



政豈可盡數佐工。以人情言、軍糧一石賣銀四錢、三箇月糧賣銀一兩二錢。納工銀一月四分、一月該一兩二錢。是軍三月糧止勾一月工、況未得三月糧一日到手。若一撥三萬人、三營九萬人三撥而徧後、一年該四撥、一撥該銀一兩二錢、四撥該四兩八錢。儘一歲月糧只有四兩八錢何以養老小。經年又不操、將使旌旗金鼓束之高閣乎。趙曰、殿庭國家大事。公曰、軍營亦非小事。且今木料、石料、磚料俱未集、遂撥三萬軍、可惜三萬軍九萬石米耳。兵部許公曰、須如原議、俟料集撥軍何如。公

與顧平溪起謝曰、如此即易處。趙不應、遂退。○工部管大石窩張侍郎咨工部、題取營軍二萬名運大石、奉　旨、是。移文到營、平溪曰、一紙取二萬人、徑不一商議、柰何。公曰、姑少緩之。公即造同年張癸山公宅、托其錄張侍郎原領運石勅稿、勅中令其同順天保定兩巡撫起取夫車搬運。公乃草手本送平溪、大略云、貴部原奉勅採運大石、未審勅中云何、或會同順保二巡撫處置人夫車輛、抑亦取之營軍。昨准手本、即諭各營撥軍二萬名分兩班輪役、衆軍號告、大石窩採運大石、自有兩處巡

撫差撥八府夫車折解銀兩與工部、人所共知、不該營中差撥。煩備錄勑諭咨來欽遵施行。工部不復回報、軍亦不撥而止。〇時雷古和公、右臺錦衣朱都督公促督大工、手本送營云本日工上官軍徑出長安門散去、事干貴營、煩爲查究。顧平溪問何以處之。公曰、此不可聞於内也。即草手本云、官軍在營悉聽戎政文武大臣號令、既送工所悉聽提督工程文武大臣號令。本日辰時微雨、本府入長安門見官軍陸續散出、隨問號總管英答言、工上各色匠役及錦騰五衛官軍皆出、營軍隨後亦

出。進至午門委無匠作并錦騰五衛官軍。照得工所諸色人役卯入酉出、俱視工所臺上旗號進止。營軍應與匠作、錦驤人役一體。如以匠作日給工食、意在節省、錦騰五衛意欲優待、比營軍不同、須提督工程衙門先出告示知悉。但營衛軍民勞逸同情、似難分别。雷、朱二公笑而置之。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五

校記

①十：當作「千」，前卷云「山東兵勇六千名不日將到揚州府駐劄」，可證。

②亳：當作「亳」。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六

不肖孤履洵校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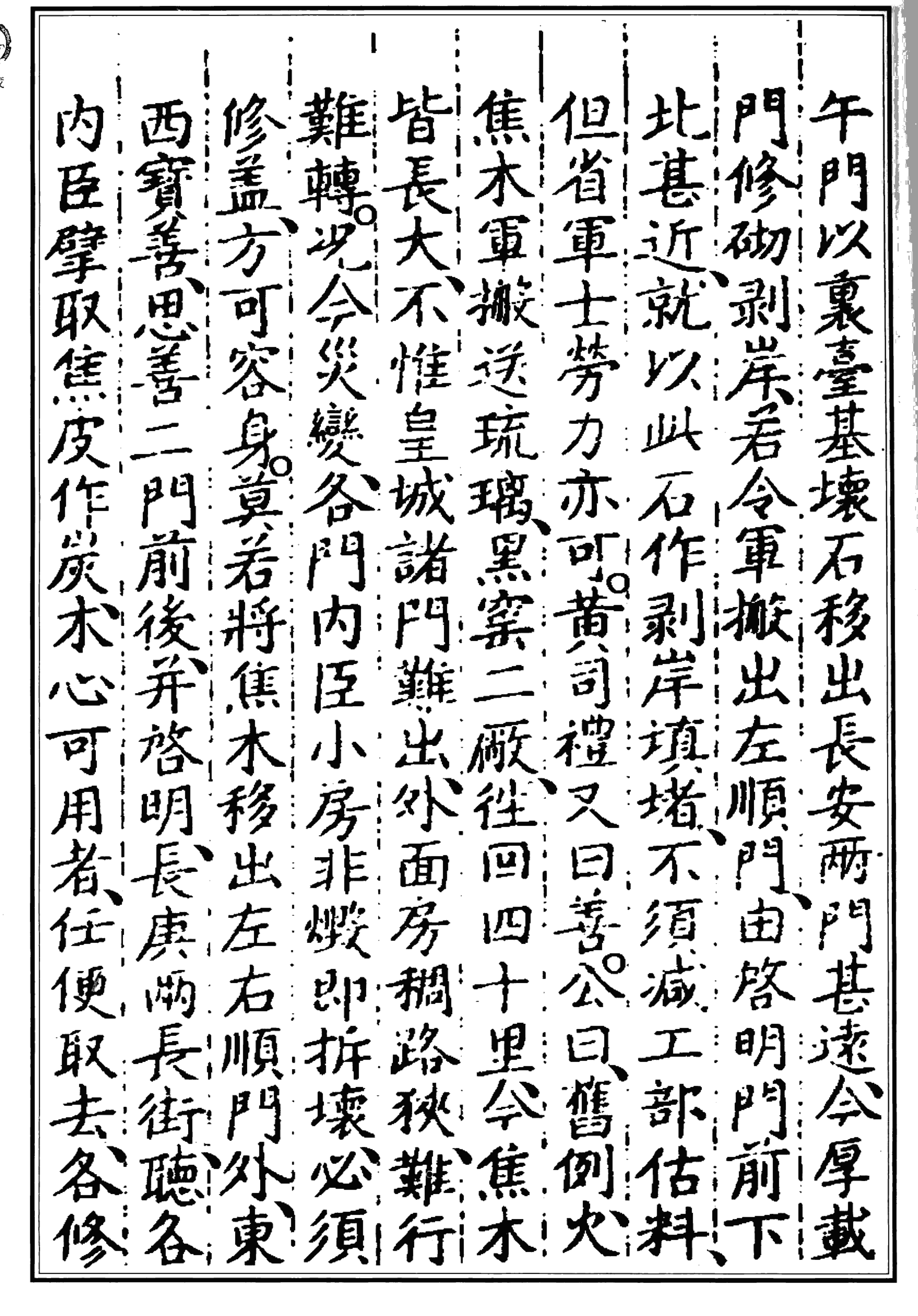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夏五月，歐陽公工書同九卿在工所對衆言，永樂初建宮殿，都是班軍佐工。今見有班軍、各營參將管領，如何營中只説無班軍，却撥營軍。公曰：公既考典故，知永樂役班軍，不用營軍，營軍卒矣。永樂時，四都司班軍三十萬，營軍五十萬。今班軍止十四萬六千，營軍不及十萬。庚戌以來，大寧出守薊鎮，中都存留備倭，止有山東、河南四萬七千，分春秋兩班，每班不過二萬三千五

百人、不勾一撥。工部有住坐匠、又有班匠、皆應查出、住坐者佐工、班匠銀僱役、亦可少寬營軍。歐陽公拂然曰、何嘗有此。公曰、今內監及大臣、科道、翰林家多者三四十人、少者五六人、打水掃地、跟隨使喚、戎政官卻不敢私役一軍。歐陽公默然。初、營中率官軍三萬人打掃火焦、寅入酉出、司禮黃太監錦宿乾清宮門、日數相見、議事。官軍分丈尺及出入路道、皆用石灰畫定。又分定長安左右、關左右、左右順、左右掖門、皇城外街巷、谷口各有把總官分守、止許依畫路往來。纔十餘日、黃公謂戎

政曰：萬歲問三次，嫌火焦不見，掃完。我見二公勞苦用心，官軍亦效力，只是不見有次第。倘一二月間再問，何以回奏？公曰：此工程重大，恐非歲月可計。永樂十九年辛丑，只三殿災，遲之二十一年，至正統六年辛酉工方完。仁宗、宣宗、英宗三朝即位時，皆未有殿。今日三殿二樓十五門俱災，其木石磚瓦皆二十年搬運進皇城之物，今十餘日豈能搬出？當時起造宮殿，火頭王長兒等十萬八千人，佐工者豈止百萬？況皇城之內，路多門多，人可散行，今三萬人畫地分工，畫地分行，何一處有人間

住。倘朝廷再問、煩先生善回奏。黃公曰先生說這此話、記得真否。公曰、豈敢妄言、內府必有實錄內官監必有底冊、殿災殿完俱有詔赦、豈敢妄言。黃公曰說得是我得此言、我也好回話。○往時打火焦磚瓦木石俱搬出、公與平溪議、不必盡數發出白黃司禮量留應用。如石全者、半者、一尺以上者、各另團圞就便堆積、白玉石燒成石灰者亦另堆積、磚瓦皆然。不數日、工部欲改修端門外廊房為六科、并各朝房午門以裏欲修補燒柱墻缺、又於謹身殿後乾清宮前隆宗、景運二門中砌一道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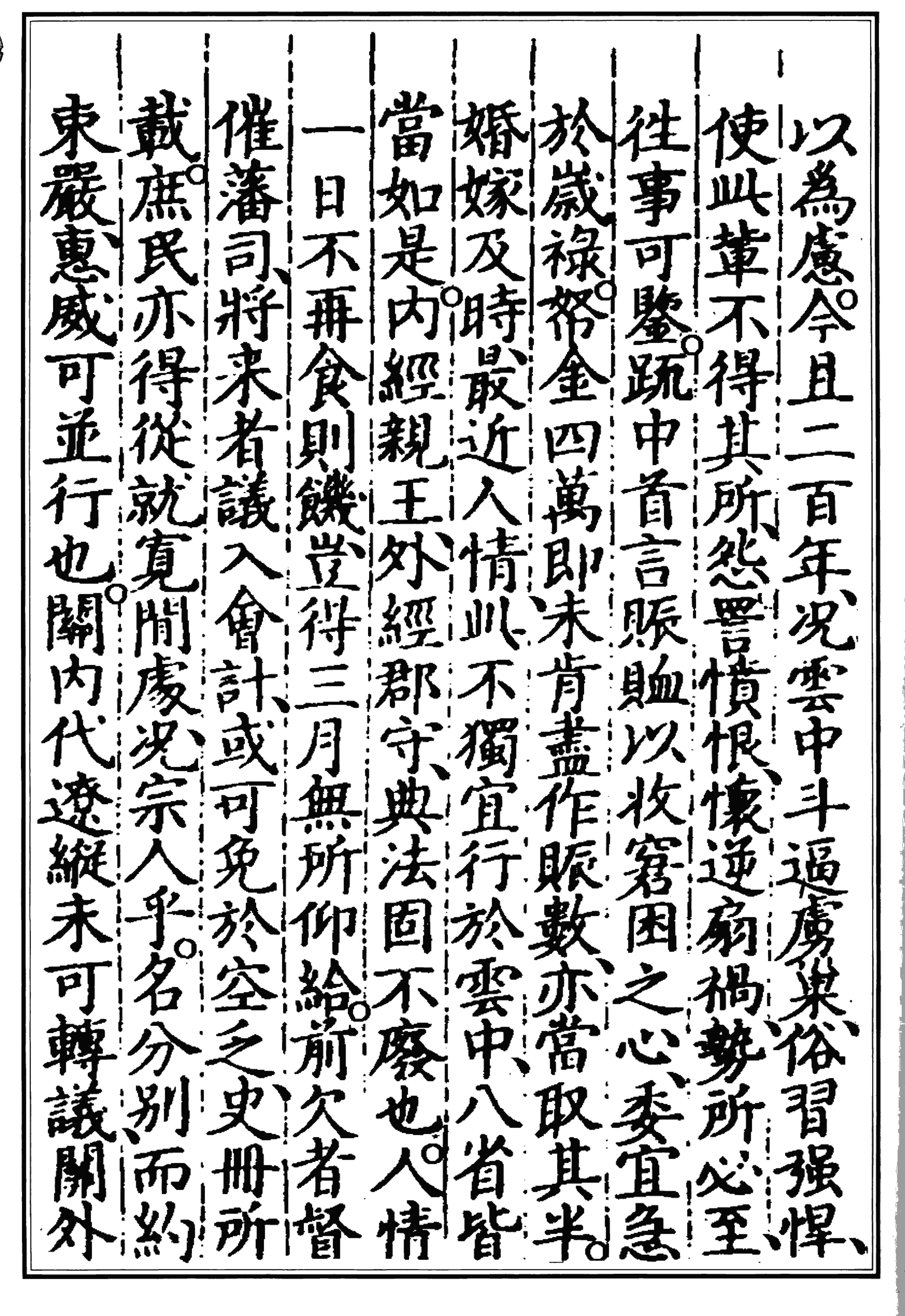
墻攔斷内外、内監工部議從外運磚運灰、運黄土調灰、一時起小車五千輛、民間騷動。公告黄司禮曰、午門外堆積舊磚全者半者并石灰無數、可盡與工部修端門外廊房。午門以内石灰尤多、磚石亦多、可與内監修理柱空并砌乾清宫前墻。黄甚喜、曰可。公又曰、修砌必用黄土、令工部起車五千輛、一時不得集、况長安兩門、承天、端門、午門止可容軍夫出入、一冊加車輛、阻塞難行。見今大工動作、兩闕門外多空地、可穵黄土用、却令軍搬焦土填上、用黄土蓋三尺、豈不兩便。黄司禮曰、善。公又曰、


午門以裏臺基壞石移出長安兩門甚遠今厚載門修砌剝岸若令軍搬出左順門、由啓明門前下北甚近、就以此石作剝岸填堵、不須減工部估料、但省軍士勞力亦可。黄司禮又曰善。公曰、舊例火焦木軍搬送琉璃、黑窯二廠、往回四十里、今焦木皆長大、不惟皇城諸門難出、外面房稠路狹難行難轉。况今災變、各門内臣小房非燬即拆壞、必須修蓋、方可容身。莫若將焦木移出左右順門外、東西寶善、思善二門前後、幷啓明、長庚兩長街、聽各内臣擘取焦皮作炭、木心可用者、任便取去、各修

私房。以皇城内物修皇城内房，不出皇城四門，亦省財力。黄又曰善。○吞樊侍御書曰，五月二十一日，延平教翰至，知閩中寇難兵食皆窘，修攘之策，寔勞神慮。且議論紛雜，或曰寇不可不殲，或曰非寇也，急宜撫之，或云撫之是招寇爾，或云内賊難去，或云賊自外至，何尤於内。要之皆非公論。外賊本起於内賊，内賊不除，除外賊，祇見其難也。此事直須另立主意，方可結搆，不然諸路未嘗不報首功，而地方益見殘破，何也。○錦衣趙千户持陸錦衣帖來言，軍士搬出大焦，但置長安兩門外大街

兩旁四夷朝貢人往来看見不雅。慶壽寺西夾道有深坑，可将大焦填滿。公曰：三殿災，朝廷已詔天下，如何説不雅。誰敢将朝廷龍文瓦石填罪廢太平侯故宅。况壽宫災，九廟災，火焦皆出在長安兩門外，軍士從長安大街重去空来，人可並行，官可照管。若從兩夾道入，必從寺東夾道出，路多一半。三萬人只做得一萬五千人生活，豈有營軍為人填坑。且火焦工部還有用處，待木石料完，要取火焦鋪路，直從長安坊牌下填至奉天殿前。每加五寸，搾碎平實，又加五寸，至二尺許，方可在上行大

車旱船、滚石、不然街道廊道皆壞矣。趙千戶云、如此、當與工部言、用不了許多。公曰便、請　旨下來我輩回奏得見今午門外東西廂下數萬担火焦、積堆不搬出正處不久又要搬入耳。趙復語公徑出。時文武大臣多挾己見不肯虛心、惟黄司禮、顧平溪徐侍郎杲能聽公言。徐尤有心計、凡事務節省、又肯任事。重建午門樓、力言增柱、庶木料可用、不然恐三年閒未得成。獨奏上、得允。他如此類。甚多○荅李都臺書曰、條上邊事甚多、未有如執事此疏。洪武中司徒郁公新嘗議之、　聖祖亦深


以為慮。今且二百年，況雲中斗逼虜巢，俗習強悍，使此輩不得其所，怨詈憤恨，懷逆窺禍，勢所必至。往事可鑒。疏中首言賑䘏以收窘困之心，委宜急於歲祿。節金四萬，即未肯盡作賑數，亦當取其半。婚嫁及時，最近入情，此不獨宜行於雲中，八省皆當如是。内經親王，外經郡守，典法固不廢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豈得三月無所仰給。前欠者督催藩司，將來者議入會計，或可免於空乏。史冊所載，庶民亦得從就寬閒處。況宗人乎。名分別而約東嚴，恩威可並行也。關内代遼縱未可轉議，關外

渾蔚可從也。公此議急行，親親仁民，安内攘外，狙目前之害，貽日後之利，一舉而兼得之。師徒宗伯二公諒必如議請發。○會議午門臺基及奉天門殿樓等臺基、堦級、石柱、磉花、板石面紛紛不決。公欲言，恐衆不肯信，特造徐宅。渠即云請教。其雖匠藝，亦心服公。公因言，令來拜，亦爲此事。惟公可奏上，旨下，諸公必從，以故不敢對衆言，特來相告。奏渠即屏左右，公曰：今有三事：一，午門臺基，衆議將前三面拆去一丈，從新築土砌石，如此恐今工作不及國初堅固，萬一樓成後，舊基不動，新基傾側，

費鉅萬矣。莫若止將臺下龜腳、束腰、墩板等石，除不被火焚壞者留之，其壞者鑿出爐餘約深一尺五寸，節做新石補入，內土令堅。仍用大杉板障之，決不圯。三面分三工，不過一月可完。惟左右掖門兩旁須彌座石最大且厚，難換，必須旁石換齊後如前鑿出約深二尺五寸，做成新石，墊土與舊石登齊，用鐵創有進，亦易爲力。徐曰善。公又曰：奉天門堦沿石一塊三級，踩上柱磉大者方二丈，如此重大，不比往時皇城與門限隔可拽進。近年九廟災，木石諸料不能進，拆去承天門東墻方進得。

料比九廟又多進三重門，尤難爲力。莫若起開焦土、将舊堦沿礫石地面花板石逐一番轉看，尚堅厚可用，酌取下面加工用之。至於殿上三級臺基、幷樓及門臺基俱，如午門空補皆可。公能力主此議，具疏獨上，省夫力萬萬，銀糧何止數百萬，驢騾車輛又不知幾萬，莫大功德也。徐甚喜。後三日再議，悉如前說，衆皆以爲然。徐工師猶能取善於人，不可及也。○荅張都憲書曰：比聞塞外頗有賊踪，調度兵食，正勞神用。尤軫念民窮，懇疏請賑，蓋攘外必先於安內，真至計也。閭里苦楚愁咨痌瘝之

狀，疏中甚詳，其緩急輕重又有差別矣。夫國初徙外省之民實圻輔，今可坐視圻輔之民轉徙外省乎。當事諸公必能如議題覆，通糧雖少，天津倉又何吝二三年後責民抵償。恐亦不當如是。但發廩之際，酌量轉運，亦未易處。救荒之策，自古爲難，更祈見教。○答胡梅林書曰：須教知賊情緩急，撫勦端緒。今歲江浙間賴明公保障，賊知斂縮，春夏麥禾，民得穫耕，功德偉矣。但其深入淮泗者，水陸轉掠，縱横千里，二陵五墻相去不遠，傳聞駭異，柰何。開市之説，既不能登圖於壬子之冬，及至沈庄之

後海既授首、洪復獄俘人誰我信。今則我無必勝之策賊無必歸之意、幾會反覆憂方深耳。且主客職方議如矛盾、樞臺督府恐亦如之。江淮道絶、今已四月、撫市之疏今已再上。日復一日、明年春汛又至矣。其念鄉閭剝膚之災、故敢盡言、伏祈台照。

戊午、春正月、答胡梅林書曰、翰欲云、不問賊之來否、惟當整兵以待。壯猷長策、無過於此。但聚兵易散、兵難養兵、尤難奈何。公今水陸分布、洋嶼海岸、腹裏皆得險阨先聲所至、賊且遠遁。然此皆除戎禦寇之事、若弭亂安民乂安長治之計、公固熟籌之、

而未肯盡言之力任之耶。九重倚望真切，即百戰百勝家，繡端歸尚未可期，海内人材，公所知也。誰其代公。克齊公近聞聖意欲移之宣大，金陵危疑，意必煩公，今又付之芳溪公矣。復先朝番船之舊制，解近日封海之嚴，科收豪傑於貿販之流，消神奸於強暴之族，非公精神意氣誰辦此者。又不奉候，抱歉種種，惟諒其心，畧其迹，察其無他腸而垂照焉。○二月，答王南岷書曰，三湖之議，其因昭陽佃後恐奸豪乘涎，特疏申明禁例。時默翁在工部，已曾覆允，不意後有興舉。吾丈所持寔經國遠猷，

况此　祖宗典制，豈可紛更。其疏中止言漕事，不及尊疏更詳明博大。一謂此輩不乞荒曠地土，而必欲假湖塡漸肆兼并，且避徭賦。一謂此湖不特蓄水以濟旱，亦且受水以洩潦，與其煦煦於東汶之奸豪，孰若不遺曹濮諸郡之沮洳。豈非識見有巨細，局度有廣狹，敬服敬服。虞坡翁雲中首疏嘗云，歷考兵部節年之覆議，廷臣累月之建白，其可行者，豈敢執泥以爲非，如不可行，亦不敢依違以爲是。竊自斷不能侃侃如是。今讀來疏，亦然，堅貞端諒，真古大臣風節，敢不師資。國家事皆若此，必

求其是、何異都俞吁咈、嗟不可多見矣。○答荊川書曰、承長翰數百言、知江南賊情猖獗、近始退歛。江東浙西所在農耕如故、甚喜。及見克齋翁疏、復云云、若公泛海洋、覘賊巢水路往来出入阻險、豈敢謂異樣說謊乎。公初行時、曾有拔本塞源之議、何不及今明白條上。所謂視軍情者當如是、若冒矢石、督兵戰守、似總督提督事也。門下處師中、姑舍虎爲龍、何如。議者又謂江南將領難得其人、參盧相繼斥去、代者誰可。公雖不欲必置死地、但一至法司、則有律在、雖輾轉矣。度此賊皆華人借夷

作惡，秋去春來，習已爲常。今秋且不去，明春更可憂。眞倭獲而盡殺之，亦不爲武。聞彼中皆謂交易來中國，父母兄弟妻子寄書來與，而不知其已爲俘鬼。莫若於所獲眞倭中，量留數人，給與印信文移，令其歸島，徧諭彼中，勿從華人相誘入寇送死。彼既目擊，言必眞切，當必信之，勾引奸細計自窮矣。其間委曲情狀，公畧入數語，料足動人。夷亦人也，若專以調兵調財驅殺爲事，恐不止於庚戌、戊午首尾十年。況土著不練，倉粟不儲，所養之兵乘機爲盜，所浚之財肖破無紀，直恐禍不在海島，而

在蕭墻也。三十餘年道誼骨肉、不敢尋常唯諾、由中迅筆、殊不倫次。三月、上欽奉　聖諭疏略、云、本月初五日奉　聖旨、近日右衛地方內逆勾虜擾犯、必須多調兵馬遂勦。其糧餉缺乏、着九卿堂上并科道官曾任巡撫二司及有司者知。各省各項錢糧有可設法計處、堪以取用的、各要明白條陳具奏。大同戰守事宜、文武職官應該更置的、兵部詳議來說。臣忝叨軍旅之寄、不能仰贊萬一、實切慚悚。若使虜騎未退、右衛誠門未開、阻我耕牧、斷我樵汲、雖月給萬金、終難濟務。昔人謂七年之

病求三年之艾、自今蓄之、猶爲可及。謹條二事、來爲長策。大抵斂財不如節財、督責理財之臣、不若嚴察用財之臣也。奉　旨、戶部看了來說。○三月既望、陞刑部尚書、吏部會推、疏上六日而後得旨、疏辭。又八日、奉　旨、卿材望素著、改任刑曹、已有成命了、不允辭。疏謝云、疇咨既允、式承懋簡之恩、渙汗莫回、祗荷温綸之寵、怔營益切、感戢彌深。伏念臣質本凡庸、材非通朗、徘徊江左、曾無案牘之勞。奔走淮揚、靡有旬宣之績。誤塵清秩、迭貳六卿、仍躐崇階、遂聯八座。未視留銓之篆、俄分戎政

之符。寔賴鴻休、獲覩消氛於壁壘。詎知駑劣、更叨執法於貫城。解圻父爪牙之官、晋尚書喉舌之任。伏遇

皇上至聖至誠、建仁義中正之極。允文允武總剛柔威福之權。念士師之明刑、三苗斯叙、而司寇之慎罰、五教攸敷。爰詔銓曹、俾詢輿論。盖欲得廉平之吏、庶幾無寃抑之民。顧臣何人、乃膺兹選。官守愈重、自知菅蒯之姿、勝眷遇方隆、尤愧乾坤之莫報。臣敢不欽崇休命、恪慎彝章。存蘇公長國之心、嚴甫侯私家之戒。求不愆於淑問、期有監於祥刑。伏願聖壽益增、皇圖永固。神武布昭於萬

國丕釐耿命之光，寬仁彰信於兆民，洽被好生之德。奉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給事中吴時來論劾兵書默齋許公，論削籍，宣大楊總督路廵按遠詔獄，吴左侍亦被劾下詔獄。右侍芳溪江公東出宣大，暫管總督事，代者水東閔公煦奪起，虞坡楊公博仍以兵書總督宣大。時大同右衛又被圍，虜又東行至隆慶四海治、近昌平，報甚急。三月二十二日漏下三鼓，内批：兵部印着鄭曉暫管。○分宜每阻邊臣報聲息，即報至亦阻兵部勿題覆，庚戌之事足爲明戒。○公即日上疏，畧云：節據薊

鎮傳報犬虜駐劄邊外，窺視黄花鎮、古北口、大水峪等處。又據居庸關報，潟水崖、柞口墩達賊哨馬過邊，切近陵寢、京師，關係甚重。所據京營兵馬相應整搠，以備不虞。但今營軍連月工役，不得休息，十分疲憊，况自来工役未有京營官軍不分正兵、備兵盡數輪撥佐工者。近日累經京營戎政文武大臣題奏，未見區處。萬一虜警日急，方行掣軍驅之行陣，不惟勇氣難於振作，恐衣鞋器械亦多缺乏。見今開操教場，營伍稀疎。臣叨蒙聖恩，特令暫管部事，日夕靡寧，欲將該營原選聽征官軍三

萬五千員名免其佐工、行令戎政大臣定委謀勇將官十員整搠操練、遇警分布戰守。仍行戸部即查數月夫給馬草料本折色餧養馬疋。如工所應役不敷、乞勅提督工程、總協京營内外文武大臣及監察工程、巡視京營科道從長計議。錢糧缺乏、尚可支撑、官軍耗散、猝難齊備。工程營務、事體俱爲重大、豈得顧此失彼。伏乞

聖明留意、速賜施行。即日奉

旨、原選聽征官軍着即回營操練、工所缺人應役、你每會同工部議處來説。次日具稿會工部覆題、畧云、查得禮部等衙門會議内稱、查

得先年鼎建四郊、兵部軍少、摘撥不敷、動支馬價銀僱役。今工程浩大、官軍必不能敷、兵部速處馬價銀三十萬兩付工應用。等因。奉　旨、都准議行。又該鎮遠侯顧寰等題本部議得大工重務、宜當多方求濟、豈可獨役京軍、以虚營伍。所據原題本部助工馬價銀三十萬兩相應僱夫、與軍相兼應役。等因。奉　旨、是。及查京營佐工官軍先該本部及監察工程科道定議、以十分爲率、京營七分、錦騰五衛三分。原議軍夫四萬名、京營該出二萬八千名、照數速撥赴工、俱經通行。去後、又准戎政衙

門查報撥軍佐工數目，大朝門工三萬名，壽明殿及城垣等工共一萬五千名，尚未撥足。又查得三大營官軍除原選聽征三萬五千名外，止有正兵四萬四千五十一名，備兵三萬六千八百三十八名。班軍已到八千四百餘名，未到二萬九千六百餘名。臣等會同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歐陽必進等議得，門樓工程原議京營佐工官軍二萬八千名，後因木料石料重大，又工作方興，添至三萬名。即今門樓工程行將告成，止要搬運木石磚瓦，爲力頗輕，相應仍照原議二萬八千名，聽戎政官就於

京班官軍輪流撥用。再若不敷、仍照禮工等衙門
會議并兵部議題奉有　明旨、准令軍夫不足、聽
工部僱夫幇貼、決不敢致工所缺人應役、上廑
聖慮。若軍數發撥、銀兩不必動支、存留以俟殿工
興作、隨宜處補。此後搬運稍完、用力不多、悉聽監
察工程科道官酌議量減。其壽明殿、高玄殿、雷霆
洪應殿、重簷金殿、石山子、西苑、躧水城垣各工、除
工部民夫外合用軍夫、聽戎政大臣查酌已未興
工、量度先後緩急、將京班官軍相兼撥用。如此庶
幾工程速完、戎政修舉、人不告勞、財不妄費。奉

旨是。上擬三諫罪疏。給事中吳時来劾分宜奸貪誤國。奉　旨、邊臣不忠、欺君禍國、已處治了。吳時来這厮原非直忠爲主、本懷譏怨朕躬事玄怠政、先設一二遠臣、次可及於輔首、必有主使同計的。又日父奉使不行、自以亡命待之、抱恨朝廷、假此沽名。錦衣衛便拿送鎮撫司、好生用刑追究主確之人来說、不許支調。同日、刑部主事張翀、董傳策各疏論分宜大奸巨惡、贖貨欺君、各奉　旨、這厮看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同時来究問来說。司問得犯人吳時来、浙江仙居人、進士。松江推官、選刑

科給事中。嘉靖三十七年二月、琉球使臣請封、蒙差時來捧勑前去、不合畏懼海道艱險、故意在京稽遲。就於本年三月内、將大同總督楊順、巡按路楷叅論、蒙將楊順等拿解來京打問。時來不合自要避差、又將輔臣并原任吏部郎中萬寀等叅論。犯人張翀、廣西馬平人、進士、刑部雲南司主事。翀與本部四川司主事董傳策出位妄言、沽名賣直、向董傳策商說、令各衙門條陳邊政、我們也尋幾件事說。各不合將輔臣并論、具本同日投進、致蒙拿問。叅照吳時來心懷怨望、意在譏君、情罪既明、

法應懲究。張、翀、董傳策朋比商確、遽陳詆奏欺君罔上、黨互行私。據法原情、罪當併論。以爲人臣避艱懷怨、黨互妄言、不忠不職之戒。奉 旨、各犯送刑部從重擬罪來說。送司議得、三人俱合依各衛門官進呈實封及風憲官挾私彈事有不實者罪、亦如誣告人流徒杖罪、加所誣罪三等、罪止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俱有 大誥減等、各杖一百、徒三年。俱職官、各照例贖罪。及查得問刑條例凡揑寫本狀扛幇奏告重事不實者、俱問發邊衛充軍。合無將吳時來等俱比照前例充軍。案呈到部、公謂

原問參語、俱承旨意。言官直犯、而加重罪、君恩天憲未兩得也。然不擬流、必無以保全三公、遂准從重照例充軍。三月二十九日題、四月初四日奉旨、這各犯都發煙瘴衛所充軍、但逃殺了。時分宜密啓同僚主使、云時來同僚門生、先任松江推官、董傳策又其至親、今疏皆出彼意。上心疑之、劉論陸錦衣亦云時來本其主也。公與時來同鄉、董張二主事又皆公屬官、分宜明對人言、此事刑部必不肯如法論罪。時來等三人明受主使怨望欺君、皇上洞察、旨意甚明、刑部豈可再爲朋比、李

吏部、楊員外已有故事。公聞之、屹不爲動、都擬徒贖、疏印封完矣。十三司官同到後堂言吳等三公、懇。言刑部若問徒罪、必重聖怒、更加廷杖、決無生理、不若引例充軍、聖明憐察、尚得生全。公曰、吾意直欲爲社稷全忠臣耳、沽一時之直、孰若完三諫之生、以俟他日報天子乎。即疏上、五日而後得旨、分宜揚言刑部堂上結黨欺君、每事中傷、日甚一日矣。答章都憲書曰、翰帖并至、知旄鉞尚在汴、汴中注措宏大而周密、桑土衣袽之意、知者鮮矣。諭云、南倭北虜、人所共知、汴控三省之中、當四

方之會、萬一有變七省一脉、深憂豫圖。非公安能及此。訛言飛帖、竟爾消奪公之功大矣。大疏所陳、雖未直指、而情狀自見。太原之變厥鑒不遠、方溪公及蘇山職方必從來議。其他事端亦宜次第及之。近有漕臺之命、度其責任、不減於汴、有司不奉約束、官軍極其疲困、諸省各持意見、部使類喜紛更、數千里外、止憑一劄、我急彼緩、我重彼輕、不可意事日有之。至於鑿山煮海、狠於萑蒲、轉盌推灘、瘠於鴻鴈。且介郊圻申畫之間、又直水陸午道之會、尤為可慮。公純心偉畧、遺大投艱、信非偶然也。

何日接勝言所難言楮往神馳伏祈台照。上楊順路楮擬罪跪畧云給事中吳時來論劾楊順路楷奉旨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問。楊順招稱屢次乞請兵糧蒙給銀三十餘萬兩奏討銀二十四萬兩。順係總督不與相干。斬首級俱白蓮教叛逃勾虜路楷不合聽從報功。虜賊黄台吉要挾松寨来遇拔順不合不察機宜輙自准降送部。黄台吉等来邊詐說要將丘富易換桃松寨。順不合聽信具奏以致兵部仍令原解姚天禄等將桃松寨押回。到居庸關外白登地方桃松寨逃走出邊訖。所

據楊順等招情相應差官查勘。奉　旨，谷犯送刑部從重擬罪。案看楊順謬叨總督之任，全無保障之才，墻內城外，盡為虜之巢穴，官堡民堡，無復我之藩籬。逾年累月，經畧無聞，搶罪飾功，真偽莫辨。欺君禍國，聖明已燭其奸，玩寇殃民，神人共憤其惡。路楷列官耳目，專務雷同，行役遙陷，全無風釆。論功前後異說，論罪督撫殊科，清議難容，官箴有玷。但鎮撫司奏要差官查勘，似亦相應。奉　旨，楊順、路楷且都監着便差給事中一員會同巡按御史從實查勘来說。○答侯都憲書曰：承翰教并副

帖、極知貴鎮艱危、内輯外攘、兩費區畫。敏達憂勤、我公素所蓄積、竭心盡力罔之其間、事權不由我、安得不虛已下人、委曲求濟乎。大䟽最爲懇惻、苟有人心、能不感然。朝士見之、皆以爲是。至於舉手出肩、却又未盡如意、柰何。但得一分即寬一分、姑且從而引伸可也。○上查覈首功䟽、畧云、國家軍功陞賞、凡遇各處奏報功次、奉　旨下部、該職方司查呈、咨行都察院、劄行巡按御史、覈實數册到部、又該武選司查呈、擬議陞賞、具奏定奪。此定例也。近年浙江、直隸、福建奏到剿倭功次、俱經通行

覈實去後、間有覈冊到部者、陸續題請陞賞。未到者尚多、以致各處獲功員役、每每各具奏告狀、輙要不候覈冊先陞職級。若與准行、恐職級既陞、覈冊不准、復行查革、未免抵捂。況據一疏一狀、而陞一官、煩瀆　聖覽、數屢批答、尤非所以重王言而齊邦政也。合無恭候命下、移咨都察院、劄行各該巡按御史、通將先奏獲功員役、不分職級已未陞授、只據覈冊已未報到、作速逐一嚴加查考。中間如有倚恃勢豪、依附親識、脫罪藏身、奪功冒報、及巧立名色、如賫旗督陣、出奇放火、躧路進兵、踰城

報信等項，俱要照例查革。其有罪重於功，仍須問罪，功可贖罪，量與准贖。夫功不速賞，無以勸勵官兵；賞不當功，何以慎重名器。必須據理執法，分别真偽，豈得遠怨持疑，耽延歲月。奉旨允行。○答虞坡公書曰：須教知非時調兵，芻糧爲急。撤兵省費，即至萬計，裁算濶狹，神慮勞苦。重以薊事甚棘，京陵孔邇，得遊兵二枝進駐三河，遏賊西向，東兵聞之，敢尾虜後，不復馳騁，從薊北出塞者，公之功也。○今時馬力地利，委難深入，但潞東諸州縣，庚戌、戊午、己未三掠，止寶坻未至，我之天險人謀，賊盡

得之秋高恐更可憂爾。留公雲谷、干城固足倚、孰若還公樞省、南北兵機、咸出指授、利益尤大、言不盡。別帖、分兵駐赤城者、防北路而援東路、駐左衛者、防西路而援中路。仍俵馬勾丁、給與軍資、皆為要務。賞不逾時、將吏始知勸、衆功良不可緩。此在省中、諒悉從公議。惟學自崇護、以副上下中外之望。上驛傳疏畧云、先該九卿、堂上并科道等官各條陳濟邊餉共一百一十三件、戶部會官看議。奉　旨、這會議無甚為國忠實、裁省座船馬疋、禁革冒濫、闗文兵部詳議來說。議得驛傳事例、著在

令典曰、又弊生成法大變。既有站紅船、又增官民座船、既有額定馬驢、又增幇馬。沿途豪勢多方生事、船馬夫皂廩糧鼓吹、漫無定數、多索折乾、肆行騷擾。此之定例、勞費百倍。且各衙門原給符驗者、狥情分關、兼行牌票、水陸絡繹、真僞難辨、官民並困。相應酌議裁革、另設勘合、悉從兵部分給應有符驗衙門、其餘關文牌票、盡行禁革、不許應付。奏旨、是。裁省座船馬疋、都准行、額徵銀兩、巡按御史查明解部、不許延緩。内外衙門行使關文牌票、盡行禁革、再有故違的、重治不饒。應該應付公差人

員你部裏出給勘合與他。還着刊刻榜文、各驛張掛曉諭。○上。叅大同撫鎮、巡按御史欒尚約題、奉　旨、兵部叅看了来說。着得欒尚約題稱大同總兵官龔業、巡撫都御史朱笈推奸避事。為照大同右衛被虜圍困、患切剝膚、至厪　聖諭屢下、期解倒懸。龔業、朱笈身任鎮巡、誤事至此、已蒙寬宥、尚不改圖。龔業托疾而高枕偷安、軍機重務、若罔聞知。朱笈候代而輕離重鎮、地方安危、置諸度外。相應將龔業革去職級、仍行巡按御史提問具奏。朱笈革職為民。奉　旨、是龔業革去職級、巡按御

史提問具奏。朱笈革了職爲民。○再荅荊川書曰、前具咨復時、新命未下、鄙意欲公以視軍情爲名、條上乂安長治方畧、總督提督事姑且勿任。令奉簡命、寔由師錫。緣數十年來善類皆云、南倭北虜、非公不靖。今身任其事、事且重矣。不識果能如公謝疏中所云者見之行事否。練鄉兵江北易於江南。積軍餉江南易於江北。賊之長技利於江南、而不利於江北。我之長技利於江北、而不利於江南。總計則賊利於陸戰、而我利於水擊。先朝極嚴倭賊登岸之禁、良有以也。其最可憂江北貧而

悍者利與賊合，江南富而豪者利與賊通。與賊合者利於搶掠，流害鄉曲；與賊通者資糧漏師，奸詭百出，尤可畏也。今熒惑出入南斗，占者謂吴越間有兵火，不知占書有此說否？○覆大同右衛兵糧疏，巡按御史蘇尚約題奉　旨，兵部看了来說。看得御史蘇尚約具題備言右衛被虜困圍，糧餉不繼，採樵不通，十分危急，宣大兩鎮邊墻墩堡城池俱不足恃，況饑饉相仍，軍馬單弱，乞要大破常格，急調兵餉，仍乞叮嚀總督江東嚴督鎮巡官同心協力，以解右衛之圍。又稱大同副總兵王尚忠才

欠發揚恐難展布。原任叅將尚表謀勇兼全，右衛非表斷不能守。要將王尚忠別用，即以尚表代之。各一節。爲照大同逼隣虜衝，運遭兵荒，軍寡糧乏，疲敝已久。其在右衛孤懸西陲，被虜圍困，至今未解，尤爲危急。若非大破常格，議處兵糧，委難救濟。荷蒙皇上軫念邊防，屢發帑銀，究運糧料，徵調各路官兵，務期驅賊出境。是在當事諸臣仰承德意，夙夜奉行，多方經畧，以保無虞。其右衛孤危，全在將領得人，庶可保障地方。副總兵王尚忠廉靖有餘，謀勇不足，委不堪任。所擧原任叅將尚表練

達老成，人心久服，若行更代，必能保全。但查本官原因年老致仕、伊男已經替職、若准代王尚忠責任、查無事例。然當此危急之時、似難拘泥常格。况該巡按御史藥尚約目擊其事、訪知其人、具題前来、相應通行議擬題請、合候命下、將王尚忠革任回衛聽用、就將尚表暫令代任副總兵事。本部備查原擬責任、請勅行事、合用符驗旗牌、就彼交代。本官果能矢心殺賊、力解右衛之圍、聽巡按御史據實具奏、朝廷自有超格陞賞。本部一面咨行戶部、通查先後題奉欽依本色折色錢糧、分投作速

運解、一面行宣大總督鎮巡等官、即將前項原發銀兩多方急備糧料、或傍蹊側徑、入可間行、或鄰州近縣、糧可頓積、或加值給軍、聽自措辦、或重價召商、隨處收買。但求濟事、無執文移。及將本部原題准調山西宣延等處及本鎮主客正遊奇標十枝兵馬、先期整搠、務在目下野草未茂、虜騎未騰、錢糧悉備、官軍畢集、相機進勦、驅賊出境、保全地方、勿得仍前玩愒、致誤事機。奉　旨、是、王尚忠革任、尚表著代任副總兵事、寫勅與他、還賞銀三十兩、彩段二表裏。錢糧、户部作速發運前去。○咨李

憲副書曰、接翰教并別帖、乃知高蹈遐舉、果出真意、似不可强留。吾兄昌言正色、善類傾嚮、而讒鋒巧舌、亦因是起。恐軍旅之區積弊宿蠹、實難轉移。吾兄秉心忠諒、豈肯緘已狗人、張功隱敗、渝變初心、即捐棄晚節。祗矢是循、則穽畧可畏。先幾早斷、非智且勇者不能、以是不敢强留。然所以自爲祗負愧爾。」上會議大同兵餉疏畧云、廵按御史欒尚約題奉　旨、這本說的是、着兵部會同九卿科道官爲國保民議上。會議得大同右衛久爲虜困、若使往年廵按御史據實奏聞、早爲區處、豈致危

急如此。所據御史欒尚約奏稱，欲救目前之急，必須調遣援兵，積儲軍餉；欲爲經久之計，必須大加賑濟，守者多給粟米，耕者多給牛種，量地里而加修墩堡，酌要害而添設將官。皆禦虜安民之計。相應議奏。除調遣援兵，節該兵部題奉欽依，督發主客官兵十一枝，已經月餘，量已調集。其積儲軍餉，節該户部陸續給發帑銀共三十餘萬兩，買辦糧草，已有運至左衛者。但虜退之後，即爲久遠之計，四事委宜區處。相應大發帑銀，早爲賑濟，或一時運解未及，就於見到大同銀內動支四萬兩，內二

萬兩計筭右衛官軍民戶分別賑濟、作爲米粟之數，二萬兩給爲屯種官民田地牛種之資。戶部即將今次用過銀四萬兩照數補完。至於加修墩堡、則或仍舊貫、或創新營、務須并及邊墻、通行整理，據扼險要、控制賊衝、我得通行、賊難邀阻。添設將官、則如左衛、威遠、平虜等衛、牛心、高山等堡，可以聯絡聲勢、互相犄角、去處大則副叅，小則遊守、隨宜、設置揀選將領、及時預防。此皆御史欒尚約奏內事情，臣等酌議具奏。此外尚有四事、一則該鎮軍少、輙調客兵、往來勞費無益戰守。必於各衛所

官軍舍餘内及土着居民多方抽選召募揀拔精壯，補足原伍，時加訓練，應得糧餉照例支給。一則邊儲缺乏，實由鹽法廢壞，不收本色，專徵折色，以致飛輓良法久廢不講。即今危急，雖積金如山，何益於事？爲今之計，必須議復飛輓開中鹽引，定收本色，仍減斗頭，勿徵銀兩，庶使富商豪戶各自赴邊。春農之際，既能借資本以助耕種，秋收之時又能收米粟以易鹽引，邊地自然開墾，糧料自然充足，安邊足用，此爲急務。但每言及此，人皆視爲迂緩不濟急用，殊不知三年之艾，自今畜之，尤爲可

及。不然，年復一年，動支內帑，坐困東南耕種之民，無益西北饑疲之卒，庫藏日至空虛，邊鄙日至荒殘矣。一則官吏貪殘，軍民困苦，忍棄鄉土，甘從醜類。亟宜嚴飭文武大小官員，用心撫綏軍民，多方設法，招回在虜人口，免其糧差，加意安輯。一則有名逆賊多在虜中勾引逋逃，且歸且叛，反覆無常。須要密謀曲計，或購賞以擒渠魁，或遣間以離黨與，務使互相疑貳，莫敢近邊。凡此樂尚約所奏，臣等所議事件，皆是虜退路通之後方可施行。至于酌量事勢，相度時宜，全在總督大臣審處。合候

命下，咨行總督尚書楊博、巡撫督御史張、該鎮鎮巡等官，同心協力，先救目前之急。趁此兵糧既集之時，即便驅賊入餉，以解右衛倒懸之苦。隨時賊退路通，修墩堡、築邊墻、設將領等項，并令會議足兵足食、内收人心、外攜賊黨事宜，各要秉時刻期，着實舉行，永安重鎮，上慰聖心。其賑濟銀兩，咨行都察院劄行御史樂尚約，督令守巡等官設法給散，務使人沾實惠。事完，徑自造册奏繳。此外，若别有關係目前要務、日後遠猷，應處置者，仍聽總督大臣作速具奏，以憑覆請定奪。即刻

旨下，都依議着實舉

行。其有未盡事宜，楊博作速計議奏來。○覆徐給事中條陳疏畧云：給事中徐某題奉　旨，兵部看議了來說。看得大同右衛圍困逾年，互相拒敵，幾至不守。仰賴　皇上神武天錫，明見萬里，赫然斯怒，本兵守臣一時更易。調集官軍，給發糧餉，超格賞功，差官覈罪。事無巨細，皆出宸衷。臣下數奏裁察可否，即時批荅。今重鎮既危而復安，邊民將斃而更生者，秋毫皆帝力也。逐虜入餉之後，總督尚書楊博又能仰體聖懷，矢心圖報，竭力經理。一應足兵足食，設險設官，內收人心，外携賊黨，際關事

務、相應悉聽便宜處置、應具奏者隨事奏請。況本官前奏亦稱叅兵部節年之議題查廷臣累月之建白、事在可行者不敢執泥以爲非、事若難行者不敢依違以爲是。則其忠誠任事、定見定力、足稱任使、不必一一遥度遥制、以示專閫之意。所據徐某條陳、一曰定經畧以立遠謨、二曰重閫權以責成效、三曰舉將才以備任使、四曰守險要以防衝突。俱係邊防要務、相應議擬。及照徐某於條陳四事之後、又欲乂任尚書楊博爲宣大總督、不爲無見。但楊博志慮忠純、才識明練、在內歷任職方郎

中兵部尚書在外，歷任落臬巡撫總督。其於地里險易、將校勇怯、守禦緩急、虜勢堅瑕，無不周知。至於秉持貞心、幹辦實事，尤不可及。見今右衛稍寧，本官即能條上方畧，刻期修舉，兩三箇月，事必就緒。本兵重地，內練六師，外籌九邊，江海閩廣所在未靖，必須楊博居中調度，可上副 聖明委任責成之意。況節奉 明旨，總督官不必推，且着楊博去少寧回部。此寔 皇上神謨睿筭，周悉萬全。臣曉荷蒙知遇，暫管兵部事，若復含默不言，他日必致誤事。昔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成周分職，推賢讓

能。伏乞容令楊博經理大同、少寧之日、欽遵　明旨、回部任事。其於軍國政務、必有補益。均乞聖裁。○奉

旨、是時南總督尚書厚賂分宜、求入本兵、又通言官、屢疏請留楊公於邊。吏部亦從分宜順旨、覆言官疏是。○惟公獨抗疏力請還楊本兵、總督甚怨公、分宜父子益忌。○覆浙江巡按王御史倭寇疏、看得巡按王本固具題、大率言農後進貢夷僧德陽已經議覆阻回、至今尚泊外海、輒與岑港夷人合䑸、釁萌已動、以致逼挾將官。○即令春月將盡、尚爾稽留內地、恐夷情狡猾、變詐不常、彼此合䑸、

乘釁搆禍、方行驅逐、必致勞師費財、貽患匪輕。本官具題前來、相應議擬題請、合候　命下。本部馬上差人移咨總督軍門、一面將夷僧德陽等宣諭朝廷德威、令其嚴加禁戢、從夷作速還歸本島。如或展轉遷延、即行嚴督水陸主客官兵驅逐出境、以弭交搆禍端。一面將岑港夷賊上緊設法、極力勦撲、勿墮賊計。要之順逆既明、撫勦自定、形情已著、耳目甚多。諺謂藏頭露尾、掩耳偷鈴、恐一旦潰裂、財力俱困、貽害東南、關係匪細。奉　旨、是。○上

薦文武官疏、給事中徐濬奏、奉　旨、兵部看議了

來說。看議得徐溥所奏、相應行在京九卿官、限半月以裏、虛心採訪、但有忠勇過人、智畧出衆、及明習天文、諳練邊務、可備軍旅之用、將帥之選者、不拘文臣武職、見任、革任、緣事聽勘、及山林隱逸微賤、各疏名具薦、兵部議擬、上請定奪。奉　旨、是。臣訪得原任山西參政胡松、原任春坊贊善羅洪先、原任應天巡撫、都御史、今充軍曹邦輔、大同先致任今代副總兵尚表、五軍營副將都督雲冑、薊州副總兵馬方、大同閑住參將趙臣、獨石參將劉漢、宣府參將郭鎮、原任參將黃演、雖文武不同、職任

亦異、要皆練達時務、曉暢戎機、有勇有謀、可戰可守者也。再照永樂中百戶孫岩退閒、子亨替職、岩後起用、歷官都指揮使、封應城伯、稱為功臣。成化中、遼東巡撫馬文升充軍起用、歷官少師、吏部尚書、稱為名臣。即今南倭北虜、尚在用兵、欲求所以上體 聖心、下安民庶、惟有用人最為急要。似應破格超資、取新求舊、務集僉謀、用收群策。奉 旨該部知道。○上謝賜收回祭設疏、畧云、節奉 聖諭、臣曉祭告東嶽廟、如修省儀、恭詣行禮畢。伏蒙賜臣收回祭設。伏惟 皇上敬天勤民、仰觀俯察。

遇休祥而祇順、道協貞符。見災眚而憂勞、神凝聖域。精禋昭格、祈禳特彰于宸衷、信順孚顯、感應益彰于靈鑒。竊念臣誤承知遇、叨攝兵刑、仍荷恩私、與聞俎豆。蒼壇之鄉燎肅畢、素鐥之餕徹遂循惟。知感德于乾坤、庶幾效勞于犬馬。伏願文恬武熙、快覩昇平之世。和風甘雨、屢登大有之年。受天眷而享天心、普天胥慶。厚民生而勤民事、兆民允懷。奉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〇東虜退、京師解嚴、大同右衛亦稍寧、上疏伏念臣質本凡庸、不堪任使。本年三月二十日、荷蒙聖旨、兵部權

着鄭曉暫管，左侍郎缺，便會推兩員來看。臣曉不
勝感戴，即赴兵部暫管外，次日隨該吏部會官推
補兵部左侍郎員缺。奉
旨，東陞本部左侍郎。其
時江東先奉
明旨，暫管宣大總督事，今於五月
初二日回京朝見。爲照江東原係兵部堂上官，遂
膺入餉充效勞績，奉有恩命，陞賞服色銀兩衣襲。
所有臣暫管兵部印信，伏乞欽定江東署掌，臣回
刑部辦事。奉
旨，是，印着江東署掌。○六月，上明
職掌以平刑獄，以一政體事，畧云：該司呈稱各衙
門紙劄不敷，欲要查議一節。爲照該司所呈，雖爲

紙劄不敷、然實侵奪職掌、以致刑獄究濫、政體紛更、非細故也。在京各衙門歲用紙張、春秋二季該一百十三萬六千八百三十七張、以每年三百六十日計之、每日該紙三千一百五十七張、俱於本部十三司問過囚犯名下取給。今通政司送到狀詞、每日少則一二張、多不過六七張、於内又有例不該准者。詞狀紙劄贓罰、通為一事。先年紙劄不敷、許動支贓罰買給。今詞狀既少、紙張亦少、贓罰豈得獨多。以故累年紙劄不敷、動支贓罰。年後一年、贓罰無幾、不過一年、必至罄竭、又將何以處之。

在京大小衙門人犯俱應紮送法司問理，太明會典開載甚明。近來各衙門不遵成憲，各受詞狀，徑自發落，紙劄、贓罰通無查考。甚至強竊盜賊，止送人犯，不開贓仗。人命、威逼，量追瘞埋，不送問擬，皆杖以下不暇論矣。其間類多枉縱，往往具告通狀送部，因而平反者甚多。夫輦轂之下，一應詞訟所不由刑部問擬，又不經大理寺評允，越職侵官，任情廢法，踵弊效尤，肆無忌憚。臣等待罪法司，知而不言，是為失職。況四海之內，孰非朝廷赤子，而神州赤縣，百萬生靈，尤為最切近者。各司受狀拘提

禁繫箠楚，結斷甲可乙否，此重彼輕，致使良善苦於紛拏，刁潑甚於詐害。是小民之不安其生，又有甚於法司之不得其職。伏乞申飭在京衙門務要各安分守，欽遵大明會典及成化年間、嘉靖三十二年部院題准事例，凡軍民詞訟，俱聽赴通政司告送法司問斷，不許徑自受理。各衙門有應問犯人，俱要參送法司，不得徑自决發。其巡視五城批送兵馬司人犯，除情輕無可結正，就彼量情發落外，若係杖徒以上罪犯，亦要參送法司問擬，通送大理寺審允發落。庶幾職掌既明，刑獄清平，政體

歸一、贓罰銀兩不至乾沒、年季紙劄亦能取辦。奉
旨是、在京軍民詞訟、各衙門并巡城御史不許徑
自受理。今後故違的、你每查參來說。於是錦衣、東
厰俱欽戢、西曹生色、張于興頌矣。○上急處分守
將官、以明夷夏大防事。爲照大同北西路地方近
虜巢穴、關係甚重、任用匪人、貽患不輕。叅將周現
先因開立馬市、出入虜營、蠹壞邊防、既該總督尚
書楊博會同鎮巡官議奏前來、革職員缺、另推。奉
旨、周現既與虜通、着總督軍門拿解來京問。員缺
即便推補。續該拿解前來撫鎮司打問。現於嘉靖

二十一年挍大同總兵周尚文爲家丁獲功歷陞指揮僉事。尚文病故、仍充家丁、跟隨總兵徐仁。嘉靖三十年四月内、兵部右侍郎史道前来宣大督同鎮廵開立馬市、將現取討部下聽用。史侍郎將大紅藍綠等叚差去俺荅營内、與定馬市日期。俺荅男脱脱向邊求糧、方肯開市。史侍郎又令現去虜營、向俺荅傳說、如今朝廷止開馬市、未曾奉有給賞糧米旨意、難便依從。往来三次、與虜講允。於四月内史侍郎在宣大開市、俱現往来通說。懷奸挾詐、交結北虜、出入往来、肆無忌憚。開市之後、現

陛指揮同知、歷陛守備、遊擊將軍大同北西路參將、轄守拒門等堡。總督楊尚書見現所守拒門等堡逼隣虜地、處現仍前通虜、將現參劾拿問、奉旨送法司從重擬罪。看得鎮撫司參現結虜售私、往来無忌、大壞邊防、釀成虜患情由。雖稱公使實同私交。及查得問刑條例一欵、但有漢人交結夷人、互相買賣、引惹邊釁、貽患地方者、問發邊衛永遠充軍。參看得周現初以習知虜情、奸闌出入、因而交通群醜、饋遺往来。邊臣倚之為爪牙、乃撤藩籬而延寇盜、點虜委之以心腹、敢移營帳而扣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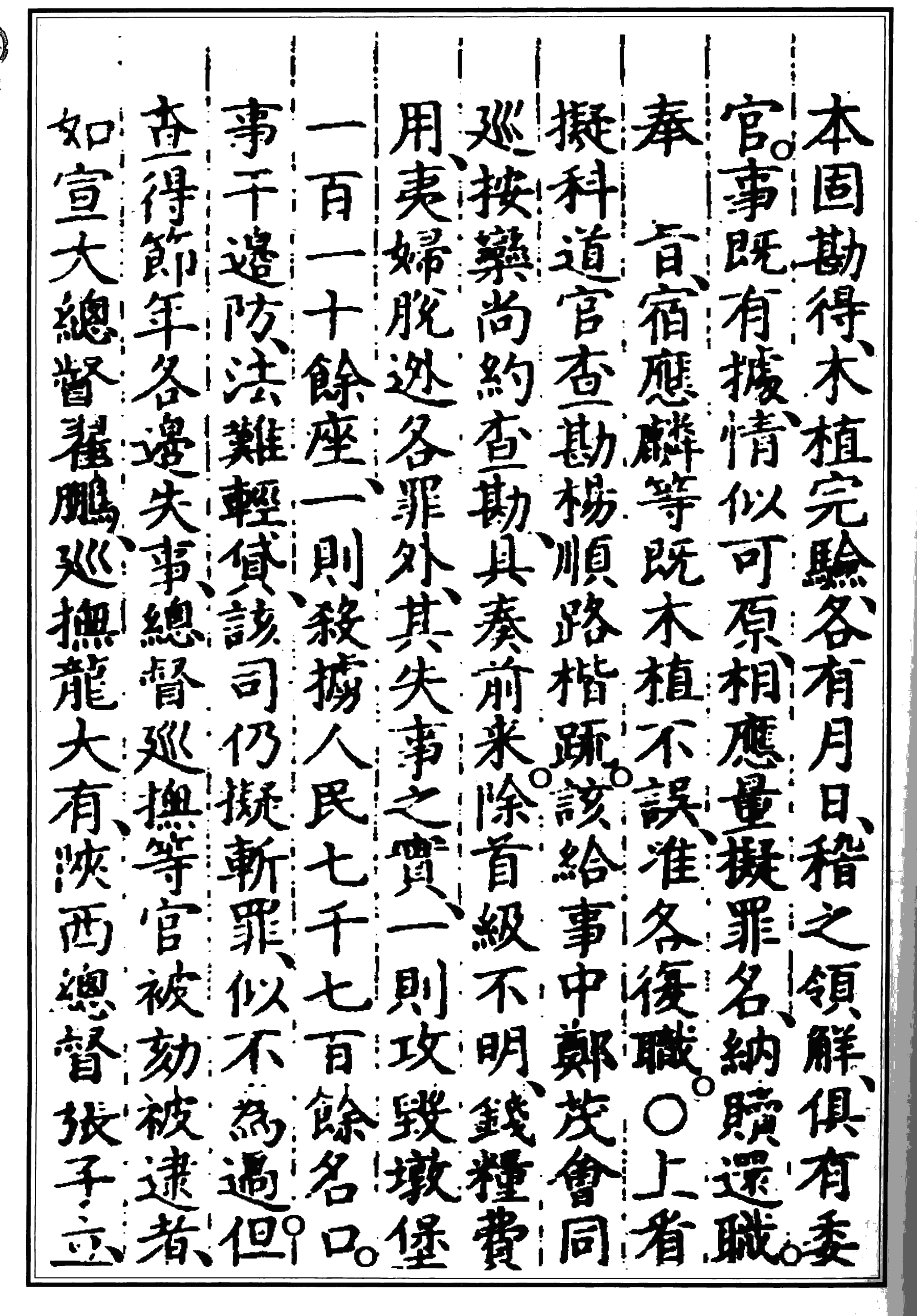
廷。誤國負恩懷奸釀禍、華夷之防安在、臣子之義
已虧。況越陞千戶、歷陞叅將、官賞實爲踰涯、自己
立功、自己犯罪、襲替尤爲有碍。該司問擬前罪、仍
照例充軍、情法相應。合將本犯監候、仍行督撫衙
門嚴查、若有走泄事情、透漏軍機實跡、再行具奏
議擬。如無別情、將本犯送兵部定衛發遣。奉　旨、
周現依擬發遣。〇上叅福建巡撫阮鶚疏、該兵科
給事中劉祜題奉　旨、這廝着錦衣衛差官校拿
解來京問。隨該鎮撫司打問、叅送法司擬罪、依因
公擅自科歛所屬財物、贓論五百貫之上、罪止律

杖一百、徒三年。有大誥及遇恩例、通減二等、杖八十、徒二年。係京堂上官、照例運炭贖罪。呈部、看得阮鶚猥以庸材、謬膺重寄。昔在浙江、頗聞勞績、改任福建、頓損功名。徒知盜賊之縱橫、軍餉爲急、豈思閭閻之疾苦、勞費甚多。派銀力不論重輕、編徭甲不分年月。雖云有因之科歛、實爲無藝之徵求。既拂人情、遂滋物議。若止照常發落、未盡其辜、合行抄招送吏部、革職爲民。奉　旨、阮鶚着革了職、發回原籍爲民。〇覆南京刑部詞狀、疏南京刑部馮尚書岳題稱南京反獄事由、將囚逮繫經年、釀

成劇盜乘時起禍。賊既逃去千里、纔將餘黨叅送法司、皆由職掌不明。乞要申明事例、凡拿獲强盜及輕重罪囚、通送法司問理、嚴行各衙門遵照舊制。等因。照得兩京法司專理詞訟、職掌具載大明會典與節年題准事例。近年兩京各衙門往往不遵成憲、各受狀呈、徑自擬斷、以致刑獄枉濫甚多。即此反獄一事、關係不小。近該臣等申明職掌、題奉欽依、相應通行禁革。若越職侵官、任情廢法、政體不一、刑獄不平、委應嚴加禁約。仍乞天語叮嚀兩京大小衙門、凡有詞訟、不得輒自受理、俱要赴

南京通政使司告送法司。各衙門如有仍前接受詞狀、不行送問、兩縣五城敢有奉法不公、致獄囚反叛貽害地方者、俱聽該部一併指實參究。奉旨、是。今後南京詞訟俱送法司問理、各衙門不許濫受。○時分宜曲庇各邊撫臣。一日、戶部三堂同飯、尚書方公鈍曰、各邊巡撫盡將戶部軍儲銀兩饋送人、只說戶部吝財、致誤戎事、天理何在。某侍郎曰、我却不敢。方曰、公在鎮三轉官、三蔭子、非戶部銀安能得此。侍郎面赤語塞。分宜聞之、遂恨方、方不久去位。會言官勘某侍郎被劾疏中、適無不

合字公欲題行具招言官又白分宜求免分宜又欲由全某侍郎。公不聽。分宜風言官論公疏中分別不明公亦疏辨。分宜進密帖。奪公俸一月。科中袁郭李三人皆陸錦衣鄉里因陸得科。陸以公明職掌疏不許錦衣受狀大恨公。三人每疏指摘營中。刑部事。人皆爲公危。公直付之義命而已。陸錦衣暴卒。袁郭李皆以考察去。閏七月。上議知府宿應麟等疏。看得見監犯人宿應麟洪英明蕭立教。先該抹木郎中李方至惟恐木植遲誤。致參被逮。奉有　明旨。行令彼處巡按查勘。今據御史王



本固勘得、木植完驗各有月日、稽之領、解、俱有委官。事既有據、情似可原、相應量擬罪名、納贖還職。奉旨、宿應麟等既木植不誤、准各復職。○上省擬科道官查勘楊順路楷蹟。該給事中鄭茂會同巡按藥尚約查勘具奏前來、除首級不明、錢糧費用、夷婦脫逃各罪外、其失事之實、一則攻毀墩堡一百一十餘座、一則殺擄人民七千七百餘名口。事干邊防、法難輕貸、該司仍擬斬罪、似不為過。但查得節年各邊失事、總督巡撫等官被劾被逮者、如宣大總督翟鵬、巡撫龍大有、陝西總督張子立、

皆荷　聖明裁允比律發遣邊遠充軍。今照楊順情罪似與、程鵬等相同、及該本犯奏辨地方、鐵鏈兵、馬積弱、虜勢猖獗、墻垣傾圮、已逾十年。自任總督、即有虜困、西衛之變亦曾積有微勞。所據情詞委有可矜。況給事中鄭茂等會勘具奏前來、亦稱乞勅該部再議酌處、合無將楊順查照程鵬、等比律及、矜疑事例。送兵部定發邊遠充軍。路楷仍依原擬罷職爲民原任總官龔業仍聽原案歸結。原任巡撫朱笈另行提問。參議等官史關凝等四員量加罰治。奉　旨、楊順着送兵部定衛發遣。路楷既

勘無受贓情弊、降雜職遷方用。龔業、朱笈依擬、史、闕疑等各罰俸三箇月。○上謝賜銀幣疏、畧云、伏惟大朝門工告完、該工部具題、臣原任協理京營戎政、點撥軍夫、荷蒙　聖恩賞臣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恭惟　皇上誠敬孚于帝天、仁惠洽于寰宇。鳳樓復搆、龍陛鼎新。爰始爰謀、寔宸衷之指授、勿徐勿亟、皆庶民之子來。臣偶緣職守、協計徒庸、會無鼛鼓之勞、叨被駢蕃之賜、敢不效勤于尺寸、庶幾報德于帲幪。伏願弘開閶闔、聚百順、而柔百神。垂拱衣裳、履萬福而綏萬壽。允矣一人有慶、丕

若三皇五帝曆數之隆長、信乎四海永清、式保
二祖七宗基圖之盛大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禮部知道。○八月長子履淳登順天鄉薦。淳病三
年。公詢平溪顧公薦醫梅生、一藥即愈、因援例入
監中式。張榜後同朝同鄉猶不知公之子也。公遂
日課淳博覽。○寄里人馮秋野詩三律、東方有狂
客、笑傲輕王侯。遨遊紛華地、閒居雲水陬。襟懷張
翰侶、風致孟郊儔。自謂甘疏曠、從来不解愁。○志
士偏棲野、幽人每愛秋。炎凉初適所、風月正堪酬。
曲徑携新榻、澄波泛遠舟。遨遊無去往、處處是丹

立。佳與秋偏好，秋光野更優。蓬門間不掃，山澗靜還流。皓月邀吟伴，黄花備酒籌。怡然有深趣，高臥老滄洲。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六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七

不肖孤履洵校梓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春、正月、奉旨𠫵看得趙忻叨巡撫之職、乏保障之材。軍務紛拏、不能條上方畧、錢糧拖欠、未嘗奏下度支。果於任法、而不覺其任情、急於斂財、而遂至於斂怨。更以委用非人、因而奏行過當。毀言日至、既皆得於見聞、辯疏冒陳、遂難白其心迹。曹一麟恃才妄作、挾勢陵人。數年逋負、責辦一時、衆口沸騰、流傳千里。既得罪於巨室、竟斂怨於撫臺。贓私雖未敗露、暴戾亦已彰聞。劉敏

政守已甚嚴嫉惡大過事出因公情本詿誤。該司各問擬前罪參詳律例俱合但趙忻既經言官論劾鎮撫司招參似難照常發落。合無將趙忻量加降調曹一麟革職爲民以示懲戒。劉敏政還職奉旨趙忻劉敏政各降二級調外任用曹一麟革職爲民。○答張少渠書曰別後一領教言再呈啓劄情深義重非徒尋常寒温而已。未審近日境內財力何如徵斂得少寬否。春麥可登場秋苗冒入土否。愛身守正進撲順時。公素所問學詩歌赤舃易占素履萬祈益自崇護言不盡。○上謝賜鈔錠羊

酒跡畧云、臣歷任二品、俸三年、給由該吏部引奏、奉　旨着復職。移咨到臣、欽遵謝恩復任。本月二十十二日、伏蒙　聖恩、特遣奉御楊淮齎賜臣鈔二千貫、羊一隻、酒十瓶、到臣私第。臣不勝感戴。伏以累日計年、莫展一籌之力。天高地厚、式彰三錫之榮。感戴彌深、怔營曷措。竊念重華考績、黜陟惟明成湯懋功、官賞不僭。良以勸懲之典、寓於殿最之書。迨我盛朝、著之令甲。或因而廢置、綜核甚嚴。或略其否臧、似荒是尚。至如臣者、才識庸愚、性資朴訥。叨二品九卿之職、值三載一考之期。初分戎政

於北軍、末閑師律。比司邦禁於西省、徒落刑書。詢事省成、每有妨於吏治。循名覈實、豈無玷於官常。方懷三褫之虞、敢徼一朝之貺。詎知雨露、彈及菅茅。甫納銓署之章、俾存駑劣。俄傳中貴之使、復冒鴻私。牽漢苑之秋肄、陟茁而壯。薦鎬京之春酒、尤旨且多。重以園府之流泉、充如市門之斂布。書云大賚、言之善人。禮有匪頒、藏諸太府。寔皆顯榮之異數、猥加瘝曠之尸流。道左奉迎、拜趨伏地。階前登受、拜舞瞻天顏。蓋恭遇　皇帝陛下玄德昭孚於穹昊、純心默契於黃軒。清問下民、鰥寡無蓋不

殫上命、威福不移。日月曲捲乎瑕疵、蠲除細過。海嶽無收乎涓壤、采錄微長。雲上於天、孰非霞被之澤。風行於地、要皆鼓舞之權。臣敢不求全晚節、務保初心。生必畜之、勉效羔羊之義、飲此醑矣、敬思苹藻之恩。矧惟楮幣之適千、奚啻金錢之鉅萬。秋毫帝力、益知報答之難。咫尺天顏、恒切瞻依之念。伏願一人有慶、董正百官。萬壽無疆、嚮用五福。體天地好生之德、草木鳥獸咸寧。播神武不殺之威、華夏蠻貊率俾。仁賢充實、茂揚九重欽恤之風、囹圄空虛、快覩四海雍熙之日。奉

旨、覽卿奏謝、知

道了。禮部知道。○晉李克齋書曰、領翰教、徃来水陸勞心勞力、忠勤可想見。江南江北事、此間公論甚明。今亦須兩解。時勢至此、豈有明知遺賄於賊、移壑於鄰、而付之若罔聞知乎。况此情不特東南爲然、西北諸鎮皆然、不獨今歲爲然、其爲痼癥久矣。度此時貴鎮已有捷報、日下月得休息。但恐秋去春来、終無了期。若非拔根塞源、另爲經畧、日復一日、財力並困、禍不在海島而在閭里中也。翁志存天下、素抱經國遠猷、何不分明條議、上達聖聰、乎。○晉王方湖書曰、承教、知内調衆口、外戢群盗、

憂勞萬狀。任事之難如此柰何。壬子歲黃巖之變、生時寓金陵、嘗言此賊皆豪族巨室爲之耳目、賓糧漏師、肆無忌憚、以至此極。非請劍行誅、必無平定之日。乃今流言飾謗、迷執不改、非至滅門慘禍不止。所論三事、第一事最難處。海禁豈可明開、蓋彼中所欲寬假者、皆奸豪強橫之家、而軍門所欲寬假者、在貧細愚弱之衆。宜其決雖良而不以爲恩、害已深而猶以爲利也。第二事易處、在吏部一轉移間耳。第三事設總兵、蓋與設縣治相表裏。愚意縣治設於月港、總兵亦宜駐月港。係內賊漸歸、

外寇漸息，即將浙廣市舶并而爲一，移置月港，修復先朝故事。嘗聞洪武初，一市舶司設於太倉黄渡，至今稱爲六國馬頭。後乃慮其切近南京，分而爲三，移之於浙、於閩、於廣。六國亦分隸三司，今可考而行也。洪武、永樂時，因倭奴不靖，海上人相勾爲盜，嘗遣高僧諭日本，又遣都御史俞公士吉等，三十餘年而後已。今不考之故實，而輒求近效，加以衣冠士大夫上下遊説，比之國初更難展布，朝議倚賴明公甚重，幸熟思而决行之，不但八閩蒙福，浙水東西、長江南北皆有息肩之望矣。○五月，擬

總督王忬質等罪疏畧云、該御史方輅劾吏部尚書吳鵬等。叅節奉　旨、王忬官久志怠、全不昔若。今次調度失宜、致賊深入近京地方、生靈被傷、還着錦衣衛差官校去拿了、扭解来説。鎮撫司打問、送部送司擬流罪。叅照節年各邊文臣失事、被劾被逮如宣大總督翟鵬、陝西總督張珩、皆荷　聖明裁允比照前律充軍。所據王忬情罪、似與翟鵬等相同、相應依擬。奉　旨、諸將皆斬、係軍令指揮之誤、出令的却不治、是甚。擬律且不究、再從重擬来看。該司謹遵明　旨、再議得王忬所犯合比依

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爲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律。張倫合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律。各斬奏。　旨、王忬等依擬監候處決。○聞四路用兵，感賦一律，云、日日綸音下玉墀，四門推轂亦多時。三關車馬兼胡急，百粵樓船瘴霧遲。豈謂滇南尤水戰，不堪河北尚潢池。諸公莫吝昇平策，天子勤勤拊髀思。○答章陽華書曰、公才兼文武，志存經濟，禦災弭亂，游刃揮斤。但今體統渙漫，約束紛更，逋負相仍，弊垢叢集。加以軍民相視如秦越，文武相持如矛盾，天時地利，

每不如願。重以楚城氣習、朋家作讐。公包荒馮河、張弛有則、柔遠能邇、以靜制動、不過旬月、便當改觀。若乃兩賢相與、屈伸吐納、藏用相時、尤我公之能事。匆匆不盡。○答荊川書曰、昨述眞悃、不忍飾詞、來諭若督過何也。其有見不以告吾兄、更誰告乎。兄尚疑其、更誰不我疑。蹈海闖巢、誠不欲調弄筆劄、某固信之、亦不能不爲吾兄危之、恐亦非直激懦將疲卒之氣而已。備嘗險阻、徧尋多訪、理固宜然。末云所謂易者轉覺甚難、此眞話也。詳讀大疏所列八事、勝于南沙北灣數千首級、一、海洋文

武吏士皆移險阨，且重迎擊来舟之賞是也。復設視師官，官易設而人不易得，奈何？二、防海岸必須海岸與腹内，從入與被虜並論功罪。此不但可行於東南，在西北亦應如是。三、圖海外二事最爲要策，但葉非自歸之賊，蔣非絶域之使，以此二人爲可托，又不若不行爲愈也。盧帥之言，鑿鑿可行。四、定軍制，練鄉兵，募近兵，調土兵，處置甚善，無容他議。六、鼓軍氣，貴在鏖戰，而時用之文臣督帥擐甲臨戎，武將次第身先士卒，自古爲然，雅詩具在。至于出刀用鉞，直可偶一爲之爾。七、復舊制。此國初

良法善謀、父老相傳倭賊登岸爲大創、以故水寨不可不復。復水寨則出洋亦易矣。浙西亦有水寨、原在下浦沿海衛所舍田耘田誠爲非策。金堂玉環諸山、其不知其在何處、三市舶者何以謂福不通貢亦不通舶。琉球三國鼎立時專在福海往來。今之賊皆起於福。福人至今通賊、以地狹人稠生理薄不得不資於番。今若城月港設叅將兵備并三市舶於彼、亦以毒攻毒、以人治人之術也。八、別人才。所薦所劾皆允當矣。或謂羅拱辰勝於唐尭臣、嚴太守不如淮安張給事、果否。九、定廟謨極言

兵變民變，爲禍叵測，尤人所難言者，非吾兄忠誠，安肯及此。倭寇往時春來秋去，秋去春來，今徧地皆有，幸倭之盜時時皆有，望倭之心何日得息，有乎。即令朝鮮將倭賊所虜人口送回，及此奬諭國王，并令傳諭日本。事非創端，機出乘便，而議論不同。蓋前此蔣洲但至賊舟，未嘗至日本也。五足軍食，只於鹽法上稍加損益可也。若專責斂財者，而不責之用財者，用財不肯節，即日殺守令，守令日殺百姓，祇爲循恩，巢芝先驅耳。爲今之計，斂財者不可不守潔廉之操，用財者不可不知交際之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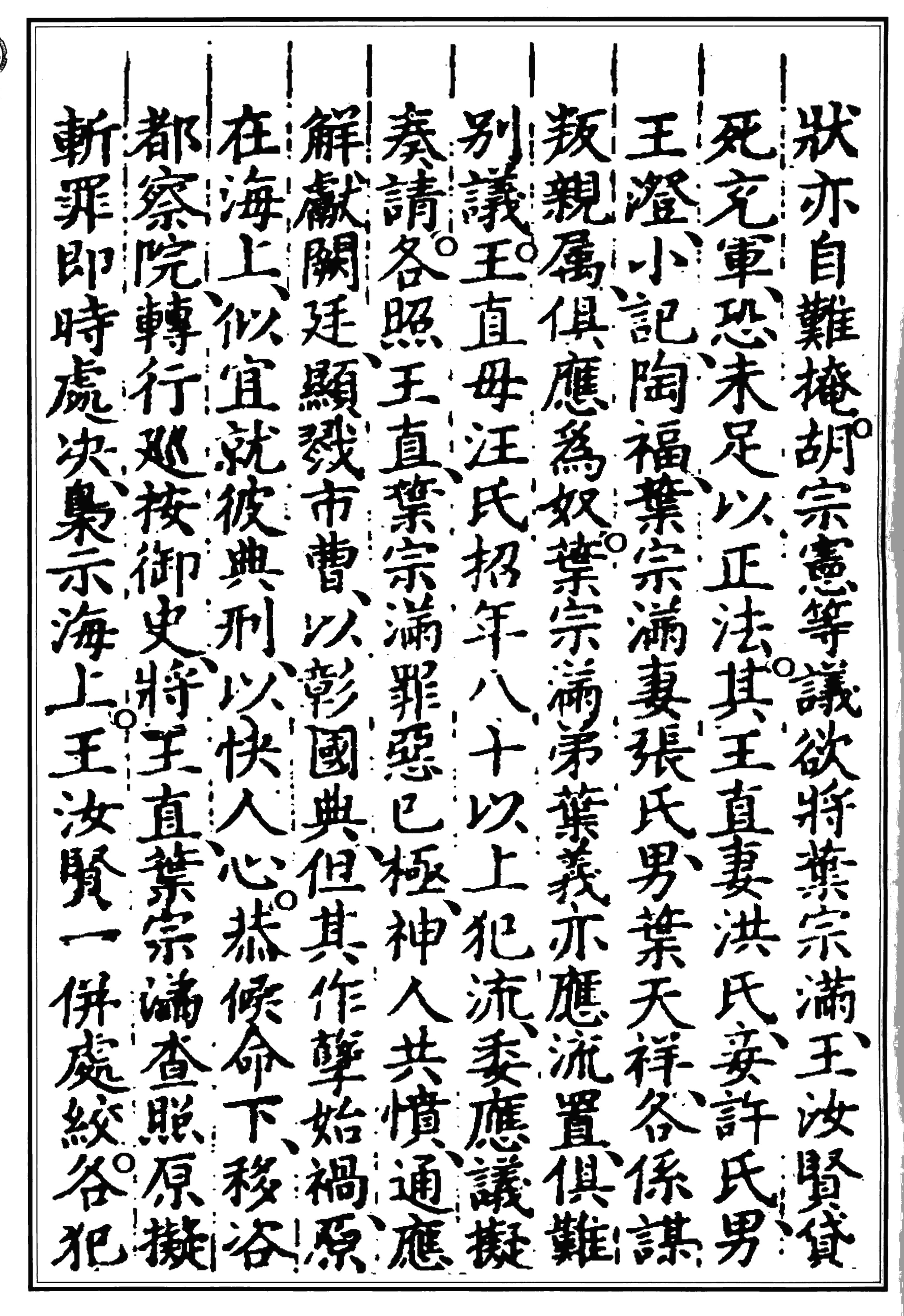
如何。又、春汛時、浙東兵備移舟山，江東移崇明，不知浙西移乍浦爲便，抑移金山乎。金山有武將，移乍浦可也。○十一月，上俞大猷、黎鵬舉立功疏，該總督胡宗憲、參鎮撫司問將俞大猷、黎鵬舉送部，轉行兵部詳議，情詞不一，有碍參送題行法司，備查詳議，原未奉有　明旨擬罪。及據兵部查報俞大猷、黎鵬舉委的獲功數多，又屢經督撫科道官保薦。内俞大猷先該總督胡宗憲據罪題參，續又該胡宗憲敘功具奏。黎鵬舉既已被逮，彼處巡按御史樊獻科又稱其擒斬數多，寔舒神人之憤，即

今南北多事，將材難得。如俞大猷、黎鵬舉者，似難以一時失事盡棄其功。該司查有吳瑛前例，委應議處，合將俞大猷、黎鵬舉咨送兵部，轉發沿邊沿海軍門，從宜委用，領兵殺賊，候立有戰功，另議題請。如或因循退縮，不能自奮，徑自參奏，從重擬罪。

奉旨：是。○會題賊犯王直等疏略云：總督胡宗憲題奉

旨：兵部會同三法司詳議來說。看得總督胡宗憲巡按周斯盛各題稱犯人王直、葉宗滿各謀叛斬罪，王汝賢越度緣邊關塞出境，及稱葉宗滿、王汝賢俱各歸順報效，欲從末減，定擬充軍。

直妻子免其爲奴，止行流置。伊母汪氏八十以上、犯流，依律議贖。葉宗滿妻子令其隨住，伊弟葉義量擬本等罪名發落。各一節，臣等伏覩大明律一款：凡謀叛，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妻妾子女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產並入官，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之同異，皆流二千里安置。又一款：越度緣邊關塞，因而出外境者，絞。一款：年七十以上犯流罪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及逆殺人應死者，議擬奏聞取自上裁。臣等詳議得犯人王直、葉宗滿背華勾夷，謀叛之罪已不容誅。王汝賢越關出境，作逆之



狀亦自難掩。胡宗憲等議欲將葉宗滿、王汝賢、貸死充軍、恐未足以正法。其王直妻洪氏、妾許氏、男王澄、小記、陶福、葉宗滿妻張氏、男葉天祥、各係謀叛親屬、俱應爲奴。葉宗滿弟葉義、亦應流置、俱難別議。王直母汪氏招年八十以上、犯流、委應議擬奏請。各照王直、葉宗滿罪惡已極、神人共憤、通應解獻闕廷、顯戮市曹、以彰國典、但其作孽始禍、原在海上、似宜就彼典刑、以快人心。恭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將王直、葉宗滿查照、原擬斬罪、即時處決、梟示海上。王汝賢一併處絞。各犯

妻妾及子洪氏、許氏、王澄小記、陶福、張氏、葉天祥等七名口俱押解來京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產並入官。葉義流二千里安置。汪氏合無依律收贖、惟復別有定奪。奉旨、王直背華勾惹罪逆深重、着就彼處決梟示。葉宗滿、王汝賢既稱歸順、報效、饒死發邊衛永遠充軍。其餘依擬。初胡總督疏至、分宜必欲通將各犯作投降宥死公不從。分宜父子言、聖意欲如此處公曰、堯曰宥之三臯陶曰殺之三、即旨下法司應擬奏。况王直等問作謀叛、已從末減。直率衆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

百萬、明是謀反、今作謀叛、已非正律、豈可又輕。分宜父子曰、不然、　旨下再議。公曰、再議必用反律、豈可更減叛律乎。分宜父子曰、原着兵部會法司、法司只從兵部議可也。公曰、豈有死罪犯人不由法司擬議之理。兵部即議末減、刑部亦不敢僉名、須別上一疏。父子咈然不應。○答門生書曰、病久不得晤語爲歉。来諭甚明正、但云全免、區區殊非鄙意、只如初説通不免爲是。黄冊上並無官民之分、只是男丁、婦口、民草房三間、蓋古昔庶民之義。今欲均甲、正合此義。若免少而增役多、委是朝四

暮三之術、亦姑以是塞衆口也。本縣士夫既不得免、寄庄豈得獨免。近日人無耻、寄庄增多、不啻十倍。雖云富人影射、其情可憐、得利受寄者獨不念及子孫。一切均甲、通不免、則不禁詭寄、而自無復詭寄。人間夫婦同衾共枕、若有妾、便謂情有厚薄。爲民父母、焉得人人而説之、非任怨任勞、如趙左山公者、終不能行此。試觀壬戌前、進士舉人家未嘗均甲、今有幾家尚如昔日乎、人苦不深思耳。○十二月、上遣祭、復命疏奏、　百貫緞段二表裏鈔五十錠。又上謝賜祭設疏曰、伏惟　皇上欽崇天

道敬授人時。欲占大有之年、爰候小寒之雪、用祈玄貺、特軫淵衷。望秩於山。三禮兼隆於舜典、懷柔及嶽、百神效順於周經。竊念臣徒守簿書、未聞俎豆。謬承眷命、叨備使令。蒼燎甫畢於東郊、素饎遂頒於西署。敢謂駿奔之敬、益增鴻術之慚。感戢彌深、報稱曷既。伏願霰集瓊霄、霙飛瑤宇。大田多稼兆已見於三冬。樂歲屢豐、惠胥沾於萬姓。奉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又上謝賜綵段寶鈔疏、伏惟　皇上存敬天勤民之心、數對時育物之政、靡神不舉、有感必通。大雪小寒、既適符其節候。

春耕夏耨，可預卜其豐登。竊念臣肅奉精禋，叨備駿奔之役，欣逢靈貺，曷勝雀躍之悰。錫寵載加，冰兢彌切。顧茲虞廷之絺繡，重以圜府之流泉，豈直匪頒，寔惟大賚。誓竭絲毫之力，仰酬龍袞之恩。伏願萬壽天齊，普天歡慶，四方日靖，化日舒長，休徵允協乎箕疇，五氣順布，文命懋揚於禹迹，六府孔修。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春二月，知縣胡美以阻慢符籙逮詔獄。衆謂罪且不測，下刑部議擬，凡奉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律減等杖九十，米贖還職。奉旨

允行。上郭希顏疏云、原任左春坊左中允、謂兩浙都轉運鹽副使間住郭希顏奏、爲天恩未報、處君父骨肉之間、須獻徽忠事。臣退伏畎畝、生未報恩、死何瞑目。今天下談士皆稱南倭北虜爲中國憂、臣切以帝王欲安天下有緩急、若孔子所謂不在顓臾者是已、明内之尤急也。臣往歲恭讀 聖諭、欲建帝立儲者、道路相傳、以立儲賀。臣度曰、立儲難。皇上誠欲立儲宮、則重臣有可與計者、如猶未也、莫若安儲。臣願陳忠之日久矣、以爲説從則兩存俱利、臣之大榮也、説不從則出位死罪、臣之

大懼也。乃問歲星變地震、繼又大殿災、皆天垂仁愛之象、謬意在廷或有出死力為皇上計此、迄無調護者。臣欲避死、終不言、每念主恩、感泣、忽然忘生。又臣嘗疏、罷監國後、有謗者、必追咎及臣、則是不言亦死、為負國、言之雖死為報國。臣寧一言報主、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者、君相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揔攬是也。三者安儲之急務也。何謂釋疑、臣觀自古蒙無故之議者、仁君不及全其臣。俟危疑之地者、慈父不

能庇其子。今皇上至愛莫如二王、至重莫如元輔、其初固何嫌疑也、蓋自言者倡為二王面陳嚴嵩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則何暇善後、然尚可諉也、猶差遠也。二王疑而不自安、則誰與承祧、此大可慮也、尤最近也。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輔以益加忠謹、使知王初無他也、不必疑於王。諭二王以毋忘恭敬、使知嵩終無他也、不必疑於嵩。夫然後王心無所惶惑、而師保是依。大臣無所忌避、而匡賛愈力。臣故曰、釋疑而君相相信、是為至和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分封、臣聞神龍離淵、亾

易狎之、美玉出櫝、人易伺之、如此乎外防也。二王親則皇帝之子也、貴則國本之寄也。顧同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設、則窺隙所由成。昔三代之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寧宇、以衛邦國、而況於親子乎。是故幼而暱就膝下者、所以篤恩也。長而出就藩封者、所以彊本也。今親藩遠離禁闥、臣仰窺天慈、爲王繾綣、但府不宜久虚、山川若以預待。王誠能慕叔齊之風、高子臧之節、大臣畫計、聖明早斷、及時勅王就國、周其衛翼、殊其寵數於制、於情、似爲兩盡。臣故曰、分封而兄弟相保、

是爲至福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總攬？臣惟父子之愛天性，皇上之子幾何，恒情體子者，未有不身任其艱大，而欲子安於無事也。不觀之今時乎，四郊多壘，一日萬幾，天意人心莫不顒大聖人萬萬年垂拱者，誠以南面事權，非賴皇上神謨獨運，太平未可反掌而致。若曰儲宮，臣知天序所屬，堯舜不能以揖讓。聖恩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即京府獨處，尤宜親就儒賢，涵養冲資，討論往古，待夕，相切磋於仁孝之道，而一毫外物不得與聞。況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聖父又非倦勤之年，分封

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臣願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以建議立、亦無不可者。臣故曰、總攬而父子相體是爲至治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內外各守彝翰彼此求無猜防。宮中問省之箋不時而進、麾下富貴之想奚自而生。久之而傳世享國與天齊久、次之而全終股肱與國咸休。至治昭而夷狄自賓、至和感而天地自位、至福備而宗社自延。此安儲之上計也、亦今日之先急也。竊嘆古者忠臣不退斥而忘君、烈士不避僇以直諫。臣嘗得罪輔臣、只知天恩莫報、輒憤激排心。且先國者不讐其

私愛君者必及其後、知而坐視非忠、圖之不早非智。是故在廷不言、在野不容不言。惟聖明仰慰祖宗九天之望、深思聖母一脈之託、察臣愚始終爲主之無他、赦草莽言計自臣始、則士豈有不嚮風刎首而爭效闕下者哉。奉

旨、這本有建帝之説不明、禮科便會科道官看議即回奏。欽此。禮科都給事中藍璧、給事中龔情、李得春、曾濂、吏科梁夢龍、鄭茂、徐師曾、李瑜、胡應嘉、户科趙鏘、蘇景和、江一中、喬光大、李璉、兵科王文炳、李東華、何燧、張鳴瑞、沈寅、刑科劉一麟、侯廷柱、王楷、趙灼、工科袁汝

是立岳、劉繼陳所學曾廷芝、樊傚、浙江等道監察御史崔棟、莫如士、鄭存仁、黃訒、鮑承蔭、劉存義、陳旌、楊衍慶、耿定向、蕭九峰、祝乾壽、王諍、陳聯芳、蔡完、蔡結、查光述、潘清、曾孫用、張膽、陳紀、高應芳、巫繼咸、董學、荀顥、彭繼業、丘文學、張科、袁淳、王漸、黃喬、趙鏜、閻東、于業、張九功、段顧言、郭文輔、温如璋、王得春等題、仰惟皇上玄穹默祐、聖壽同天、內外大小臣工悉心仰戴。何乃有此悖逆之臣、妄爲建帝之說、以干天聽。臣等恭捧綸音、不勝驚愕。恭看郭希顏本以憸壬、父遺擯斥。心懷怨望陰行欺謗

之私。志在傾讒肆為狂悖之語。此其罪不容逭。而法當重究者也。乞勅法司明正其罪。以為人臣欺罔之戒。奉
旨、你每看、謂彼物悖逆、理法俱所不容、着三法司按律擬罪來看。刑部尚書鄭曉、左右侍郎趙大佑、傅頤、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周延、副僉都御史鄢懋卿、邢尚簡、大理卿馬森、左右少卿張雨、查秉彝、左右寺丞孫慎、黄季瑞議得、犯人郭希顏所犯、合依造妖言惑衆者律斬秋後處決。奉
旨、這逆犯依律便着彼處巡按官即時處斬、發各省梟示。十八日、諭嵩、汝於暇日一出、可安心贊我、

未宜功虧於一簣也。彼逆物令法司行文、不許將他人替刑、必斬本逆。郭疏入、內閣初擬禮部看了來說、聖諭、汝等票希顔之本部、看以何若用其言、只管郊廟告行、何如。內閣改擬禮部會同三法司參看。聖諭、汝昨一見彼本、豈不悶怒、但以疑字一端、却未身彼懷逆之意。本內建帝立儲四箇字、夫立子爲儲、是所建立帝誰。可同二輔票來。又諭、卿等所票擬、欲下部議、然細邪必無可赦之理。今不忠之臣、不義之民、皆惡不速行新政、以君相父位、不言君、只攻輔相、顯可見矣。部衆皆大臣、又謂阿

諛、可看耳目官看議。希顏奏下，分宜令鄢都憲公懋卿来言、此人明是無君悖逆，科道亦各悖逆，建帝二字與謀反何異。相公甚怒、云聖心不可測，宜慎看悖逆字。公曰、何至是。鄢曰、然則擬何罪。公曰、此事重大，看三法司衆議何如。鄢曰、離間親王得無太輕。公曰、須待會議。鄢又曰、自来三法司議罪刑部主之。公徐曰、若予得專主之，希顏只是奏事詐不以實。鄢曰、介翁云我身家爲此人所害不小、切齒恨之、觀其意上怒甚、恐不免於大逆律耳。再三探公意、公竟不言、別去。會議時、公首問周公、荅

曰、該貴衙門定議。又問馬公、對亦如之。公曰、郭希顏此疏意在立東宮、不甚過、但語言險怪、上干聖怒。使彼疏明言　兩殿下俱在京、事體未便、請裕殿下留　京邸、景殿下就國、雖欲罪之、亦難擬罪。諸公曰、科道既參悖逆、旨意摘出此二字、恐不得免於重罪。公曰、重罪不得免、但用何律乃可。諸公皆不言、再三問之、竟不言。公曰、建帝二字委非人臣所宜言、但其意本無他。今欲擬妖言律、何如。諸公皆不應。又之周公曰、悖逆離間親王、詐傳聖旨、皆合。公曰、朝廷無立景殿下東宮意、景殿下亦

無他意。今奏欲景殿下效叔齊子臧、甚無謂。又云、堯舜不得揖讓、伊周不得假手左右、欲圖富貴等語、似妖妄。况今正月十六夜藍紙朱書帖子偏貼京城、厰衛揭去不敢奏、大抵總是妖言。以此律擬重罪、彼亦無辭。諸公皆曰然、遂畫題投進。公與三法司同入西内見分宜、會議之言、分宜已先知之、怒色而出、曰、朝廷甚怒。今擬何罪。公曰、擬妖言律、秋後決。分宜曰、可至秋後乎。公曰、律如是。分宜曰、何不用朝廷計、科道叅悖逆二字擬罪。公曰、希顏意在立東宫、今乃擬罪斬、亦止為聖怒耳。分宜曰、

律有悖逆、建帝二字難説不是無將不道。公曰、意在立東宮本是效忠、只是本上如子臧叔齊、堯舜伊周左右圖富貴等語、真是妖言惑衆。分宜又曰、既不擬悖逆、何不用離間親王斬罪。公曰、此不在律、祖訓有之、律成後不復引用。況朝廷之上、父子兄弟本無一毫疑貳、安敢擬離間二字。分宜曰、既如此堅執、請二位来。吏請徐、李二公至、徐相公問公用何律、公荅用妖言律。徐相公曰、請立東宮而得死罪、聖怒可解矣。分宜怒色顧李、李相公曰、罪亦重矣、朝廷必允。分宜咈然曰、既如此、只管上本。

公曰、會題已上。分宜曰、題既上、又何必問。遂揖而出。分宜復上密咨、 旨下、果加重而速矣。公意特欲生之、旨下後、三法司見分宜、分宜曰、希顏止望拿問不過充軍、即論死亦不過監候、他日新政便得入閣。豈料聖明洞燭其奸、即時殺了。○宛平周知縣盜失庫銀三次、數至三千九百兩、查無下落者又一千四百餘兩、已經二年、匿不舉發。舊庫役盜情敗露、容留在庫、新庫役依期告代、不容交盤。緣伊乘機盜銀二千兩、賂分宜求陞太僕寺丞、依附放肆。撫按知而不究、却令舊庫役與告錦衣衛、

通作失盜無追、又稱家產盡絶。題下刑部發落、公曰、豈有京師縣官放肆至此。官庫銀兩五六千兩無下落、止憑錦衣一本奏下發落、通不查究之理。即行縣查前項銀兩是何錢糧、緣何失盜。出入三年、通不呈撫按。庫役雖稱家產盡絶、亦未見行城結勘。叅提周知縣究問、前銀通無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亦竟不知何項錢糧、但云各處取到贓罰、問華周知縣。分宜大怒。（）與徽淳書曰、承差回後、不知何日到家。家中凡事有條理否、郡城必須擇人掌管人甚難得。洵諳書、亦汝任之。郡城業大支持

尤難府縣中切莫往。洵親事完、汝家事完便可来京同我回也。我自九月初九大風受寒、二十一日嗽不止、聲不出、且因朝審、不敢註門籍、衰老之態日甚一日、汝可知之。立身制行、小心翼翼、至緊至緊。易云恐懼修省、朱云憂勤惕勵、書云驕淫矜侉、孟云般樂怠敖、此十六字、出入之間、禍福別焉、思之慎之、仍說與洵知之。又書略云、惟謙可以養德、惟儉可以守家、惟寡慾可以多男、惟讀書可以遠到。汝常念此四者、我可無南顧矣。○四月、會題處置南京叛軍疏、南京兵部等衙門題、南京戶部扣

減月糧、五營兵衆一時並起、攻圍督儲公署、將侍郎黃懋官追逼越墻、墜跌昏死、拖入大中街懸屍橋坊、備極慘辱。又將本官故妻破棺出屍、所有家財劫掠蕩盡。事起倉卒、只得委曲撫處。緣各兵原無叛心、祇十數兇徒樂見衆怨、誘脅至此。當即解散各隨營伍操習如常。而首事數人自知罪重、乃復招誘徒黨、或聚謀於野肆、或歃血於神祠、倡爲洗營之說、鬨行走海之計、以致人情危懼洶洶動搖。臣訪據坐營等官開報首惡周山等叅互無枉。乃先期出給各軍安家小票、隨於二月十六日

部勒戒嚴、行各營把總分投捕獲周山等二十五名、并未獲唐四兒○臣等會同內外守備給示各惡姓名、即有脫漏、俱不查究○大抵事干人衆、寧有遺奸、不致濫及耳○伏惟　皇上念　祖宗根本之重、擴天地好生之德、早賜處分、以釋疑懼○奉　旨、兵部看了來說○又該南京內外守備太監何綬等題、節奉　旨、各營軍士平日受朝廷糧賞恩養、輒敢不畏法度、本都當重處、爲首的着坐營管軍官查出治罪、其餘的姑念激變所致、俱與赦免○南京兵部仍出給榜文曉諭○又該兵部議題奉　旨、這件

事情還着三法司會同科道等官再詳議來說。臣等會同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周延等、大理少卿張雨等、吏等科、浙江等道官議得犯人周山合比依凡奉制命出使、而官吏謀殺已殺者律、皆斬、秋後處決。奉　旨、廉遠本因堂高、必無自遠之理。士卒辱及大臣、法斬、死時君立新帝者必法外凌遲。黄懋官心存欺謗計、使人爲全屍而死、失刑甚矣。這所獲亦未可盡知、果皆爲首者、再議來看。十三日後上疏。時分宜密疏言、郭希顔該重而擬輕、今叛軍該輕而擬重。備言公凡事自專、並不從人言、大

抵皆激上怒，故有死時，君、立新帝等語。時十三日前齋戒，停刑，旨云十三日後上疏，分宜遂嚇三法司科道、郭希顏，是故出周山等，是故入，皆死罪。十三日後恐有別說。公不為動，再會議疏略云：臣等先次會議，欲行南京三法司再加詳審，若果情真者，論罪如律，原非首惡者，聽與辯理。續令營伍軍士跂足天恩，地方官司翹首宸斷，若復文移往返，未免動經旬月，何以昭示信令，洞釋群疑。臣等合無查照南京兵部題，各犯數內分別議處，將原列名在前周山等論坐首惡，監候處決，滕彪等俱照

情可矜疑事例、調發邊衛充軍。脫逃唐四兒仍懸賞購捕務在得獲。其餘悉行省免、不許扳攀。南京兵部仍出榜曉諭、惟從別有定奪、均乞　聖裁。奉旨、是周山等監候處決、滕彪等調邊衛充軍、其餘照前旨悉宥。○上申明律例疏云、通政司類送永清衛軍餘人等、蕭文學等各告、爲積惡朋黨詐欺官司、嚇詐財物、激變良善、乞憐究治等事。隨該雲南等司呈堂批發各行東城等兵馬指揮司提人。去後、續據東城等城副指揮等官各關稱移文順天府通州、昌平州、武清縣提取犯人。去後、隨據各

該州縣牒呈開稱、蒙巡按御史鄭存仁牌開、按屬地方雖近京師、一切詞訟自有撫按司、府州縣受理、若有虧枉、方許陳情、此定例也。近來有等奸徒每有人命、失盜、投獻等情、惟圖騁其私欲、不候有司、輒自越訐刑部各司告理、動至濫行提人、殊非法體。牌仰本州官吏即便出給告示、曉諭軍民人等、今後但有詞訟、俱赴撫按并本道及府州縣陳告、不許輒赴刑部越訐。敢有故違、即行拿解本院。若遇提人、非奉欽依、不許擅發。如掌印官、不行遵守、仍前阿附、定以罷軟不職論等因。今照前項人

犯欲就拘解原豪嚴禁除中本院詳示之日、另解呈報前來。為照前項告詞俱由通政司告送到部、本部批發各司、方行提人、并無徑赴各司越訴、各司亦無輙受問理者。今各城報呈各該州縣牒稱、遵奉鄭御史前牌、回報前來。若必俟各該州縣申詳該院、方行拘解、各司停囚待對、不無羈候伏覩大明律、一款、凡鞫獄官推問罪囚、有起內人伴見在他處官司停囚待對者、雖職分不相統屬、皆聽直行勾取。又一款、若起內應合對問同伴罪囚已在他處州縣事發覺者、問聽輕囚就重囚、少囚從

多因。若因數相等者、以後發之因送先發官司併問。若兩縣相去三百里之外者、各從事發處歸斷。又伏覩大明會典内一欵、南京刑部事例條内弘治元年奏准、凡南京軍民詞訟、但有附近常、鎮等府縣滁州衛人證干連、必須提對歸結。又查得問刑條例一欵、問刑衙門行軍衛有司提人遷延三箇月以上不到、經該官吏住俸、候事完之日方許關支。半年不到、經該官員參奏提問。前項律例、各該衙門遵行已久。今各該州縣官吏輙敢阻撓、事屬違制。呈乞申明、以便聽斷。到部、看得各司呈稱、

通州、昌平州、武清縣各回稱，近據巡按御史鄭存仁禁約，但遇刑部准狀提人，不許解發一節。爲照本部受理在京及附近州縣一應詞訟，先從通政司投狀，送本部看詳，判送各司問理，仍送大理寺評允，回報發落。此係國家開設衙門二百年來遵行，至今並無異議。及觀大明律、大明會典，問刑條例，俱不曾載有京城百里之外不許刑部提人之例。且南京刑部例載常、鎮等府，滁州等州衛，雖遠隔二三百里，不止一應天府所屬地方，亦聽提人問理。今順天府所屬昌平、通州、武清縣皆在京城

百里之內、准狀提人、已非一日、法司官員及巡按御史亦不止一人。各該州縣節年准狀提問、見存案卷亦不止一事、原非臣等創行。况今官吏貪殘、小民不堪、無所控訴、通狀送部問理、原是法司職守。今槩行阻撓、不許本部提人、不知出何典章、奉何事例。公行文移、輒出禁諭、是國家所設刑部堂屬等官七十餘員、皆爲贅疣。今若隱忍依違、不行陳請、則臣等曠職、御史侵官、皆非所以遵典制、守官常之義。伏乞　聖明裁察、審令臣等欽遵大明律、大明會典及問刑條例、將附近各該州縣詞訟

仍照舊規、於通政司投狀送本部問理、大理寺評允發落。所在官司不許故違成憲、恣肆抗阻。及容臣等先將違誤首領官吏查提問罪、庶幾政體不至紛更、職守不至侵奪、寃抑得伸而貪殘知警矣。奉　旨着照律例行。先是公上踈論職掌、不許各衙門受理詞狀、諸得利者甚不便。如宛平失盜事、及通州盜失庫銀三百兩、州官不惟不申撫按、却乘機稱失銀三千餘兩、將庫役親戚及巡夜人吏但溫飽者嚴刑追陪。又一、提學吊取贓罰、發順天近縣、以買石灰修理書院爲名、銀皆入己、却徧派

富人買解。又一、禮部主事借與人銀兩無還、令一鄉人粧作運糧百戶、持主事帖及白頭公文一角、於通州署印判官處投下、領出官銀一千二百餘兩侵分。又有兩城將婦女張氏等問斷離異、各變賣銀入己。俱告通狀到部、參問州縣兵馬官吏、鄭御史遂有此行、不許州縣聽刑部提人。及刑部奏下、鄭御史即回京、諸不便已私者又皆從臾之。分宜父子、陸錦衣遂令鄭上疏、疏出分宜父子。蓋公文選謫官時、旨批欺罔作弊、故鄭疏專條欺罔、人皆知其中傷有自。分宜又上密啓、言南京叛軍及

郭希顏事、指公屢抗　明旨。及鄭蹟投入、分宜票云、這所奏、都察院會同該科看議來說。公上辯蹟、條析原非欺罔、備載律例、諸司職掌、大明會典等語。分宜密蹟公在刑部二年有餘、凡事皆稟內閣每傳示　聖諭亦不從、御史所言是。上意亦未名。分宜又言、某事某事皆刑部偏執、　旨遂云、院科未回奏得旨、鄭曉便肆意辯瀆、昨周山等敢爲亂、忿原有激變之者、　旨下着本獄以處、蹟內無一字遜退。雖曰執法、終是自尊。鄭曉始從寬革了職閒住、不許再用。時五月十三日也。二十日、辭

朝疏云：伏念臣草茅下賤，仰荷 聖明簡任刑司。顧臣質本庸愚，事多乖繆，積有罪愆，尚不覺悟。伏蒙 聖慈不加誅殛，從寬革職閒住。臣感戴高厚之恩，雖糜軀殞首，莫能圖報，惟恭祝 聖壽於萬萬年。茲當回籍，遼遠 闕廷，臣犬馬微忱，不勝瞻戀之至。奉 旨：該部知道。○營軍將校、卿士大夫皆送郊外。公間道抵灣，買舟，二十一日發行，弗造驛。二十四日，卜吏部遣官送辭朝 旨至。公甚喜，答書曰：從此澗室雲衣，抓蹤天外，姓名不復達宸前矣。○六月二十八日乙丑，拜吾椽封君墓。又

拜祖墓。○甲子，抵家，自謂永謝風波，全璧初服吟，萬水千山行已遍，歸來認得自家身。曰：邵誠人豪也。○公自甲寅春辭家，七歲，遯歸，養素林泉，不跡公府，不先音問。施者報之，來而答拜，未嘗入惟。訪故舊親識，與語桑麻晴雨。每有意會，長笑浩歌，或忻然獨步，步無定往。兒童迎聚歡笑，公亦笑。鄉人愛敬，喜其來，所至如家，相忘其為名鄉也。○秋，課子姪甥婿讀書，月給銀米，考必親第高下。○冬，自求塋地，不得。

辛酉春，修吾校尚書墓，創西塘石橋，塞墓東南水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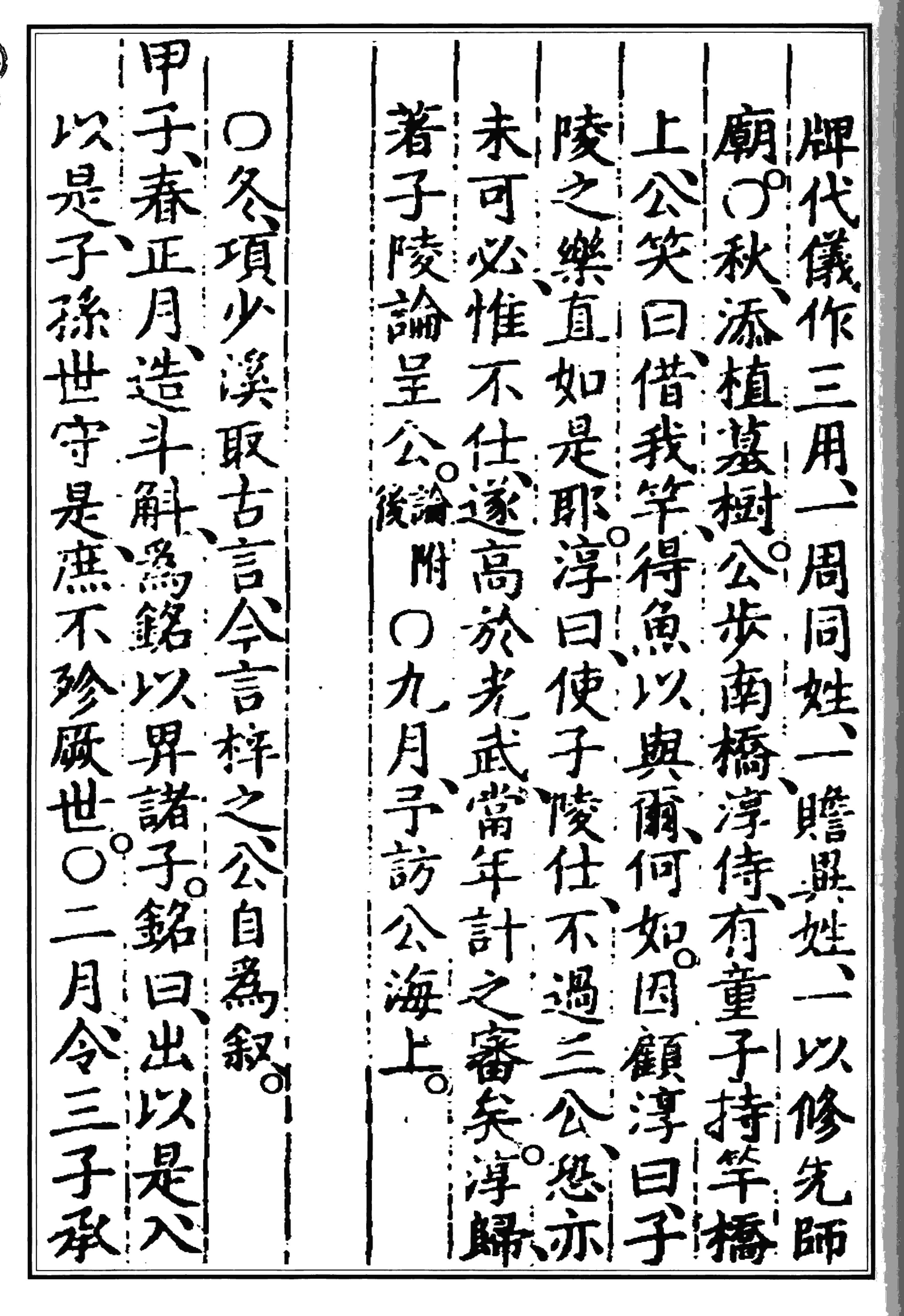
別開支港南出，通舟。重建土穀神祠於西洋橋東。○答江西胡都憲書曰：昨見試錄序，始知有西臺之命。今所在騷然，官府既寡廉靖之節，士夫又肆侵剥之禍，驅民爲盜，不可不交任其咎。旌鉞西指，愛莫助之。來諭云別無奇策，惟秉持此心，昭對天日，上報君恩，下解民怨，壯矣！然責省事，比之他省尤難。今之甲第聯雲，雄于王府者，誰之財力也？况尤有秘寃於此者乎？從此能斷絶，小民自信之。他事可行矣。○夏四月，遣淳、達觀秀水田園廬室，遂營屐洵居。○秋，大水，公蠲租十七。

壬戌、春二月、修百可園、創猗緒園。開東西兩路谷亦石橋通行、且便登陴者。再加葺土。三月二日、履淳中會試報至、與公婿項篤壽同榜。公嘗稱項甥天資絶人、學於公最久。茲聞報、喜甚。夏五月、分宜父子以賂敗。秋七月、與履淳書曰、汝策姚崇在內、斯長官清平等語、安能達　聖覽、祗取怒權人蹤。妄將自及。非吾子也。男兒立身揚名、豈在名次先後。若我無可奪之具、雖第一臚傳位極師保、畢竟草木同年。功名富貴、風裏浮雲、昔登津要、專榮寵、姓名無聞者、不啻幾何人矣。而史稱好漢

乃有貧賤終身不及一見廷闕者、要其不朽、寧偶然哉。人顧自樹何如、澹泊凝靜、所以俟時、磨涅切磋、所以考德。素書、莊子、閒中一觀、歸來讀書數年、諳練增益、有具而仕、未晚也。况汝既陳情乞假、分宜雍去、豈可中止。又曰、秋來多病、衰老日加、歲不我與、親不爾待、當自知之。守身守官、無忝所生、孝矣。淳因著尹和靖論、請告歸。論附後。○九月、公遘脾疾、非飲食、痰作危甚。獲準夏陸顧二醫、大服參术、漸愈。愈後精神氣力不復如昔、遂絕人事、獨處幽室、軒廊之下若干里、或終日瞑坐。○冬十一月、雍

淳歸公撫按堂下、歡甚、曰、幾不獲見子矣。○淳語及時事公曰、飢而食渴而飲倦而眠、三事外非所問也。嗣每淳獨侍公輙問易、或談星數論史論詩文家語長宵、亹亹不已。嘗教淳曰、膽欲大心欲小、志欲圓行欲方。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學不成。學非記誦云爾、當究事所以然、融於心目、如身親履之。南陽一出即相、淮陰一出即將、果蓋世雄才、皆是平時所學。志士讀書當知此、不然、世之能讀書、能文章、不善做官做人者最多也。

癸亥、春、塞勾滕塋東北水口。○夏四月公積所受坊



牌代儀作三用、一周同姓、一贍異姓、一以修先師廟。秋、添植墓樹。公步南橋、淳侍、有童子持竿橋上。公笑曰、借我竿、得魚以與爾、何如。因顧淳曰、子陵之樂、直如是耶。淳曰、使子陵仕、不過三公、恐亦未可必、惟不仕、遂高於光武、當年計之審矣。淳歸、著子陵論呈公。論附後 ○九月、尋訪公海上。

○冬、項少溪取古言、令言梓之、公自為叙。

甲子、春正月、造斗斛、為銘、以畀諸子。銘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世守、是庶不殄厥世。○二月、令三子承

家準宅東接垣洵宅秀水淳侍公舊宅。公手草傳授先業之外，惟圖書、禮器、農具、紡績等物，令子孫毋忘田功，毋隳先業。○浙江巡按御史張公科題，爲薦舉地方人才，以備録用事。訪得原任刑部尚書鄭曉清朝碩望，名卅宿儒，學究天人，貫古今之典故，才猷經濟，審常變之機權。據宦蹟則任吏、兵、刑之三曹，而勛勞懋著。按官箴則合清、慎、勤於一致，而踐履無遺。歷清華而澹泊自如，雖負大臣之體度；處閒散而鎮重益篤，允爲多士之儀刑。内可以訏謨廟堂，外可以折衝樽俎。鄉評推重，公論同

歸。乞勑吏部早賜錄用。奉 聖旨、吏部知道。○三月再修祖塋建迴慶橋。○夏四月、與徐祖公書云：「別來出入四載中間、世事可喜、可憂可愕、可太息者不知凡幾。廟堂江湖寧有異。小兒小婿還再領教翰并腆既、言意真切、感戢感戢。剩留碩果否繫苞桑天時人事、所關非小。分宜去後劾章紛紛、吹毛洗垢、衆情危懼。況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照臨在上、所恃者聖明爾。乃今去者未必皆凶徒、留者未必皆善類。面托心腹而背操戈刃、容或有之。錢與神通、鬼可車載、非虛語也。」諭云

專擅之嫌當避、竊伺之隙當防、誠不可不深思而曲慮。秋中得脾疾、至今未能出門户、視聽持行皆不如意、衣服飲食一切藉人、奈何。○秋七月、浙江督撫劍門趙公炳然薦疏云、鄭曉學究天人、才堪經濟。敭歷中外、世務熟於諳練之深。淹貫古今、道義貞於涵養之素。扣其中、實能通達國體、要其用、可以黼黻皇猷。誠聖世之宿儒、爲後學之楷範。奉聖旨、吏部知道。○九月、公步二園、登城遠眺、曰詩人寓目成詠、良有景也。時公既創二園、竹樹稠密、桑果繁鮮、菽粟芹蔬、種種秋實。因顧淳云、此乃是

有用文章。彼精思麗句、方駕曹王、亦終何實用。兒等識之。是亦為政也。復指園南民居凡百家數十年後。視我讀書此閣時更移興替、十不存一、歷指可概。秋容一望、萬古興亡在目中也。淳承命賦律云、憑高閣望入虛清、一劍西風萬里情。白髮未驚秋共老、丹心還與日爭明。百年有計寧虛度、千古何人解了生。自是男兒應不朽、浮名奚啻一毛輕。○冬、命淳、準、洵、梓吾學編。公謂淳等曰、是亦一累耳。淳曰、古稱立德立言、此一代實錄、必傳、不愈於一時經濟乎。公曰、試觀藝文志諸作、今傳者凡幾。

淳曰、文集未必傳、史必不可滅。公曰、予意也。爲後君子屬稿且賢於無所用心耳。詳見淳之序畧。

乙丑春正月、爲二姪置房百可圍側、令居之。姪壻趙生亦同室。仍數賙視。諸弟姪自有居者、但歲時賙之。謂淳等曰、古稱敦睦敦之爲言厚也。施有望報之心、即分爾我。淳日巳甚。試思我與兄弟子姪同戯祖父、前祖父愛之之心同、則知我當厚之、不責其報矣。○夏、嚴世蕃伏誅、沒其產。公聞之曰、上雖不失刑、衣冠之耻極矣。大臣賄賂之盛、自古無此比也。或謂公可令淳仕矣。公曰、士各有志、不可強。

且正當讀書時，仕固有日也。○秋，命諸子爲壽槨，既成，親閱而喜，顧淳等曰：「誰能免此。」因極論修短死生循環往復之理，曰：「堯舜不死，莊列非狂。子貢請息，乃免於苦。見達此處，庶能超拔宇宙，視名利爲何物也。」○九月，淳得痰疾，一吐數椀。公命醫視，曰：「痰火也。」公謂淳曰：「知得如此是病，則便不如此是藥。萬古良方，無以逾此，兒未悟耶。」撫視數月乃愈。復命淳同舟尋地，不得。○冬，王沂陽宰火，公率淳等往候，解衣衣之，賙吊懇至。沂陽素豪達，大負，乃感謝曰：「丈夫意氣如是，於今知公以國士遇我。」

益深嘆服。時有容致邸報、載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黄公廷聘薦疏云、鄭曉文能華國、志在濟時。大節孚邦家之譽、忠孝具見平生。深造勵窮達之操、義利致嚴一介。其家食也、恪遵禮度、足跡不入于公門。其慎修也、尚友古人、動履恥由乎旁徑。即其存心處事、允操金玉之標。使其得志立功、當著經綸之績。旨下吏部、公笑曰、鳴陽之鳳、在林之鶴、自適一也、必在台鼎、乃榮我耶。

丙寅、春正月朔、公拜祖考、即造舅氏宅、曰、顧育如昨。神情杳然、涕淚不可止。先是舅氏表姪鬻房、未得

價之半、公為贖還、令居之。至是往拜外祖父母、謂表姪曰、吾今可復慈顏地下矣、爾守祖居、勿輕棄。公沒逾年、宅遂即朱姓。○二月、淳侍公、叙語時事。淳為策十二、公曰、策貴舉要刪繁、省文切理、實可施行、浮文無益也。賈誼一篇、西京二百年紀綱風俗大槩可見、畢竟後人放行之。此乃經世文章、後之建白、誰能及者、固可觀古今人才、亦可驗學、試思之。○三月、公命諸子以布為考終服、又日速之。○公自占河洛納甲、曰、當晉之二、愁如、非吉也、王母之義謂何。淳曰、指五陰居君位以福二。公曰、子

生春正月，而得陰中之非時矣。況歲丙寅而值辛酉，伏巳亥爲身，爲殺，其詞曰耳聾，曰行塞，不食雉膏，殆將終也。其在秋深火衰木落之時乎。於星家，土在巽，絶於巳，我命丑土，與數符矣。淳曰晋而之兕養也，安至有是？且土不可絶。公曰非爾所知也。○夏四月，公又以所受坊牌等儀分賜諸姪之甚者，更月給米爲例。○五月，加置墓所祭田。○六月既望，淳侍語宵中，公奉拳以收集英賢，爲方今國是第一。及家事，輒曰，長子曰家督，有女任之，惟語壽地，則曰，決當葬我封君墓側，他地雖佳，非我所

欲念之毋違也。○七月，命準督梓人完吾學編。又曰：藏板勿借人，但刷千冊，即藏板，毋爾累爾兄，非家食人也，諸書板皆爾掌之。○公念準、洵未子，與淳詳考數命之說，曰：吾猶及再見孫耶。公已治後事畢，備復謂淳等曰：變化往復，天地尚有死生，此人之常。吾自許達者，兒女子反以爲不祥，何也。○八月，公脾胃失調，淳進六君子湯，翼日醫至，以爲傷飲，用平胃二陳湯。○既望，公振欄草名臣記敘，乃絶筆也。○淳復進藥，公曰：醫專乃效。却不飲。○九月朔，公疾甚，更醫進藥，吐不內。呼洵立左右，不

與語。翼曰、諸子侍公曰、後事不俟我言、但速瘞可也。三日、準進粥數匙、遂絶食飲、與藥亦不復語。○十四日辛丑卒。翼日寒露斂乃殯。越六日太府鐘川徐公首致祭、嗣後藩臬臺闔縣衛諸公皆致祭淳等俱拜領徹。諸親友祭、受奠辭却牲筵。○十月曹公[illegible]遣候公代儀以值淳謝辭以公卒故不復送。閏月準入京乞恩時項少溪及諸鄉達皆謂例未可得、準曰、允義守柩、吾義告　闕、各安子職盡此心、得否何暇計。遂乘隆冬北上。時姙妾方數月。明年準歸、妾產女不育、弗及見呱呱

之義一也公有子哉。準謁馬中陽公於淮陽、執手撫悼左右入京洛送朱鎮山諸公皆惠贐遣導。〇十一月、準至京、疏乞復職。相國徐存翁、太宰楊虞翁皆揮涕引接指授準乞恩事宜。奏稱附後。二十四日、吏部覆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鄭曉既有軍功、准復原職。〇十二月、疏乞郵典。

隆慶元年丁卯春正月、禮部尚書高公南宇等覆題、奉 聖旨、鄭曉准贈太子少保。〇翰林院擬謚端簡。〇三月、準再乞恩錄廕、 旨下兵部尚書趙公劍門等題奉 聖旨、鄭曉既獲功數多、准廕一子

入監讀書。○重華御極、丕釐耿命、首舉郵典、惟公固公忠誠、後凋所致、惟時休休諸老、惜范憐歐、公誼私情、生死無怍、各稱盛德矣。○夏四月、淳理塋事、定卜於吾核封君墓西、癸山丁向。勾縢山水皆陽、不敢違公達孝、且地無佳於此者。○五月、準還自京、以同朝諸公賻奠告几筵。○六月、郵典文移至省。○秋七月、太府鏡川徐公派徵墳價縣郡凡四百兩、明年夏印溪鄭公署府事、完給。○八月、勅遣造塋官墻村李公至大父母省吾李公適入試院、委二父母[illegible]何公督塋事。○九月、家造槨

完。十月、霖雨。太府鏡川徐公移縣助葬凡儀文什器豐備當禮李公、何公奉行周悉有加。二十五日、雨止、送葬親友填門。翼日、左參政劉公行初遣祭、復私奠。二十七日、予特至海監送公、太宰吳默翁亦至。二十八日、發引、久雨忽晴、人固異之。冥儀臺仗、侍從金鼓相沿二十餘里。會葬及四方來觀者數十萬人、鄰鎮爲之罷市。抵墓、劉大參公行再遣祭禮。初、公嘗謂淳等曰、吾郡先達某某舉喪會葬者凡二百舟、鄉人相傳以爲極盛。今公奚啻十倍。登嶼城四望、舟楫蔽川、士大夫觀者

大悅、謂史稱林宗、仲弓之喪莫過焉者、且天人協應公積善之報若此。劉大參亦甚驚異、以爲即此可占公平生。○十一月己未、庚申之間子時入壙。○十二月、淳復改建墓廬易小房以樓、樓之下立諭祭文及誌銘、堂立誥命、扁其樓曰綏我思成堂之扁曰奉天誥命。○增築墓後堰、欽差李公易其名曰恩榮堰。歲戊辰十二月、淳復加土此堰自淳增修凡四百金、公昔創築不計。鄭氏子孫宜世守勿壞、非特爲所費惜也。○公生弘治己未、年十八附庠生、應舉即補學生。二十四歲壬午發解浙省。

明年登進士、授主事職方。二十六歲甲申、以議號恩封父母、尋抗論大禮杖闕下。明年冬、奔母喪。二十九歲、塟母明年服闋、補武選、尋忤張永嘉元相、請告還。值封君喪、年三十三、塟父服闋、不復赴京、受徒講學。江東治尚書者魁天下、公實倡之。年三十七、始營虹橋宅、令淳居之。三十八、長子淳始生。四十、生仲子準。時張既去、兩京交薦起用、即家拜考功主事。四十一歲、入京閏月、始初考。四十五歲、掌考功政、文選、以不肯升嚴世蕃、忤時宰、謫和州同知。三子洵生於州治。尋升南太僕丞、還家

又升南考功郎。三乞致仕不允。四十九歲、赴任南京、六年閒散。五十五歲、冬以南太常卿升刑部侍郎、還尋改兵部、兼僉都御史、總漕撫淮陽。明年春赴任。五十七歲升吏部左侍郎、八月、升南吏部尚書、 特旨改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年六十、改刑部尚書、未任、 特旨兼掌兵部印。六十一歲、二品考滿、贈祖父母父母妻、廕孫心材入監讀書。六十二、以鄭御史承指論劾、疏辯忤旨、閒住、鄭即以公故考察去。公在林泉凡六年、終享壽六十有八。歿之明年、詔加卹典、進祿、廕送監讀書。又明年、吾學



編大行。又明年、淳初校。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八　　　不肖孫履洵校梓

乞恩復職疏

乞賜䘏典疏

乞恩録廕疏

徐相公撰墓誌銘

家述行畧

卹典奏疏

吏部題爲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錄軍功、准復父職、以圖補報事。吏科抄出本部稽勳清吏司辦事進士今丁憂臣鄭履淳奏等因。

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查看得原任刑部尚書、閑住病故鄭曉男丁憂進士鄭履淳奏要比例復父原職一節。爲照本官清標勁節、博學宏才。文武司銓、持一時之冰鑑、南北歇歷、勵萬仞

之風裁。督兵淮上，屢奏捷音，歸老浙中，惟勤著述。上受

聖明知眷之隆，下係眾字瞻依之望。雖曾以事閑住，實於行誼無瑕。檢查尚書唐龍等前例，果委相同，合無俯念舊勞，復其原職。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議，伏乞

聖裁。等因。謹題請

旨。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少保、兼太子太

保、吏部尚書楊博等具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鄭曉旣有軍功、准復原職。
禮部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祭葬贈謚、以光泉壤事。禮科抄出巳故原
任刑部尚書鄭曉男監生鄭履準奏、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准吏部文選清吏司手本
回稱、歷官陞任與奏相同。及准考功清吏司手本回
稱、查得嘉靖三十九年五月內奉
世宗皇帝聖旨、院科未回奏、得旨、鄭曉等便肆意辨

瀆職。周山等敢為亂，忿原有激變之者、旨下着從末
誠以虔。疏內無一字遜退、雖曰執法、終是自尊。鄭曉
姑從寬革了職閑住、不許再用。欽此。又查得本官二
品已經考滿、及准兵部職方清吏司手本回稱、查得
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巡撫鳳陽兵部右侍郎鄭曉先
後擒斬倭寇首級、與奏相同、各回報到司。查得
大明會典、并見行事例、在京二品文官病故、與祭二
壇、工部造坟安葬。及查得大學士楊一清生前革職
閑住、殁後准復原職、伊男楊紹芳奏乞卹典、該本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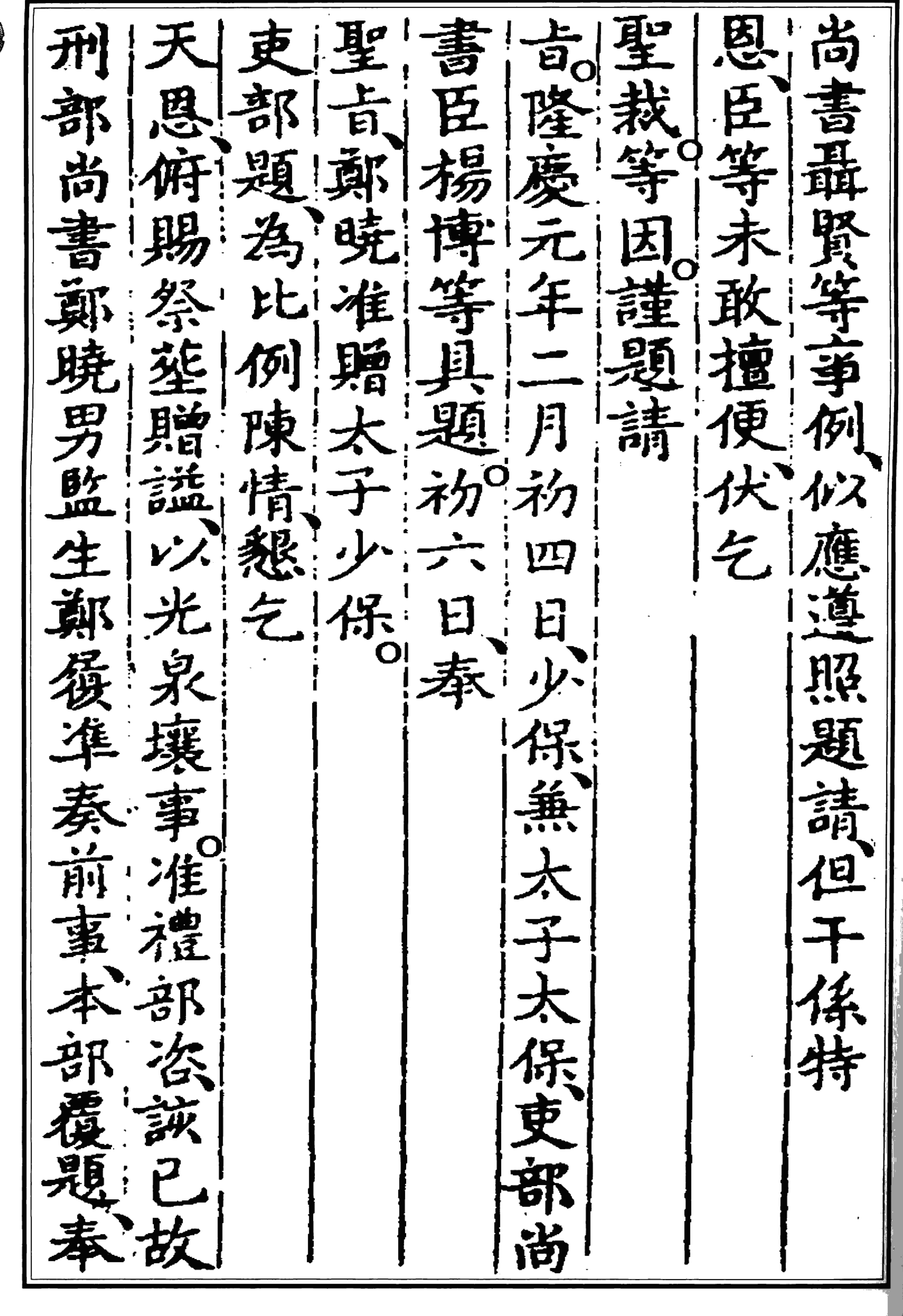
覆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楊一清准照例與祭塟還與他謚欽
此。又查得吏部尚書唐龍生前為民歿後復職伊男
唐汝楫奏乞卹典該本部覆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准照例與祭塟還與他謚欽此。又查
得先為比例乞恩贈謚事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有乞恩贈謚的恁部裏還要斟
酌可否來說務合公論不許一槩狥情比例濫請該
科記着欽此。欽遵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

原任刑部尚書鄭曉先雖革職閑住、近日已該吏部
題奉
欽依、准復原職、與大學士楊一清等事例委爲相同、
所據奏乞卹典、似當給與。除贈官移咨吏部施行外、
合照見任二品文官事例與祭二壇、造墳安葬。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
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工部
差官造墳安葬。及照本官學識宏博、行履清修、司銓
衡而雅著公平之譽、任督撫而克彰捍禦之勳、執法

不阿，秉人臣之大節。居鄉守約，得達士之高風。所有賜諡，似亦相應。但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等因。隆慶元年正月二十四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高儀等具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鄭曉准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諡。

吏部題、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祭葬贈諡、以光泉壤事。准禮部咨送禮科抄出已故原任刑部尚書鄭曉男監生鄭履準奏等

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鄭曉准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謚、欽此。欽遵、咨部
送司。查看得已故原任刑部尚書鄭曉男鄭履准奏、
父歷官前職、奉
旨閑住、後准復原職、乞要比例贈官一節。爲照已故
尚書鄭曉先該本部議題、仰蒙
世宗皇帝俯錄軍功、准復原職。後該禮部議題、又蒙
皇上准與祭葬、仍與他謚。所據贈官與經該司查有



尚書聶賢等事例、似應遵照題請、但干係特
恩、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等因。謹題請
旨。隆慶元年二月初四日、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臣楊博等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鄭曉准贈太子少保。
吏部題、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祭塟贈謚、以光泉壤事。准禮部咨、該已故
刑部尚書鄭曉男監生鄭履準奏前事、本部覆題、奉

聖旨，鄭曉准照例與他謚，所據贈官，合咨查照施行。等因咨部，已經查議具題，奉

聖旨：「鄭曉准贈太子少保，欽此。」①續准禮部咨，該翰林院遞出揭帖：

賜原任刑部尚書鄭曉謚端簡。查得贈謚官員例應給與誥命，合行翰林院撰文，中書科關軸書寫。等因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隆慶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楊博等具題。二十三日奉



聖旨、是。

計開已故原任刑部尚書鄭曉合贈太子少保、謚端

簡

誥命一軸。

工部題、爲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祭塟贈謚、以光泉壤事。准禮部咨、該本部

題奉

聖旨、鄭曉准照例與祭塟、還與他謚、欽此。欽遵、咨部

送司、查得先該本部爲審時省禮、以寬民力事。議得

病故大臣照依後開價值轉行有司措辦給付喪家、自行造坟安塟不必差官。中間果有功德昭彰聞望素著、公私無過、或曾歷邊務、建立奇功、及經幃纂修効勞年久、此等官員合照舊例差官造塟、俱聽本部臨時斟酌、奏請定奪。等因。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造坟開礦、工科價銀則例、都准擬行。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臣等看得原任刑部尚書開住鄭曉病故、近該吏禮二部題奉欽、依准復原職。造坟工料、合給二品全價。及

照本官博學足以濟時，已著保釐之績，清操足以勵俗，尤屢著述之勞，以應差官。查得本部司屬官員各有差占，不敷，行准中書科手本回稱，中書舍人徐瑛在任空閑，堪以差委，合候
命下，本部照例給批定限，仍行兵部應付本官前去浙江布政司比號相同，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後開價值，行屬派辦。該司仍委堂上官一員會同本部委官前去造坟處所，督理造坟。安塟畢日，備將夫匠價銀數目，本布政司類造黄册奏繳，青册送部查考。等因。

謹題請
旨。隆慶元年二月初六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
書雷禮等具題。初八日、奉
聖旨、是。
計開原任刑部尚書鄭曉照二品文官例給坟價銀
二百五十兩、給夫一百五十名、每名折銀一兩、共該
銀四百兩。
工部題、爲公務事也。田清吏司案呈、先該本部題奉
欽依、差中書舍人徐瑛前往浙江督造已故原任刑

部尚書鄭曉抆學。今本官奉
旨陞尚寶司少卿、所據前項造坟事務、合另差官督
理。行准鴻臚寺主簿聽手本開送序班李齊芳前來、
呈乞題差。案呈到部。查得中書舍人徐瑛陞任京堂、
例難摘離。既經該司查有序班李齊芳在任空閑、相
應差委。合候
命下、本部照例給批定限。仍行兵部應付本官前去
浙江布政司比號相同、遵照先題奉欽依內事理、會
同該司堂上官、於造坟處所、依式督理造坟。安葬畢

日、備將夫匠價銀數目、類造黃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謹題請
旨。隆慶元年三月二十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雷禮等具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是。
兵部題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查部議軍功奏案、准賜錄廕、以圖補報事。兵科抄出已故原任刑部尚書鄭曉男監生鄭履準奏、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查據監生鄭履準奏稱、巳故伊父刑部尚書鄭曉先任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倭寇猖獗、先後斬獲首級六百餘顆、乞要比照浙江巡撫劉畿廕子入監事例錄廕一節。爲照海寇礦賊、論寇患未爲不同、浙江鳳陽、語戰功似亦無異。然海寇騷動、鄭曉時勢、或尤難焉。況有前功相同、合無比照劉畿事例、題覆請廕等因。案呈到部、看得巳故尚書鄭曉心存許國、志切濟時。撫鳳陽而克詰戎兵、素嚴不虞之戒。禦倭夷而屢獻俘馘、大收平定之功。

陵寢因之奠安，海壖賴其康輯。伊男鄭履準奏乞恩廕，比照浙江巡撫劉畿廕子事例，又經該司查得事體相同，相應錄廕。合候

命下，將已故尚書鄭曉查照劉畿事例廕子一人送監讀書。庶優錄及於世延，而追勸隆於身歿。但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等因。隆慶元年三月初一日，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趙炳然等具題。初三日，奉

聖旨，鄭曉既獲功數多，准廕一子入監讀書。

卿故彭政

亦未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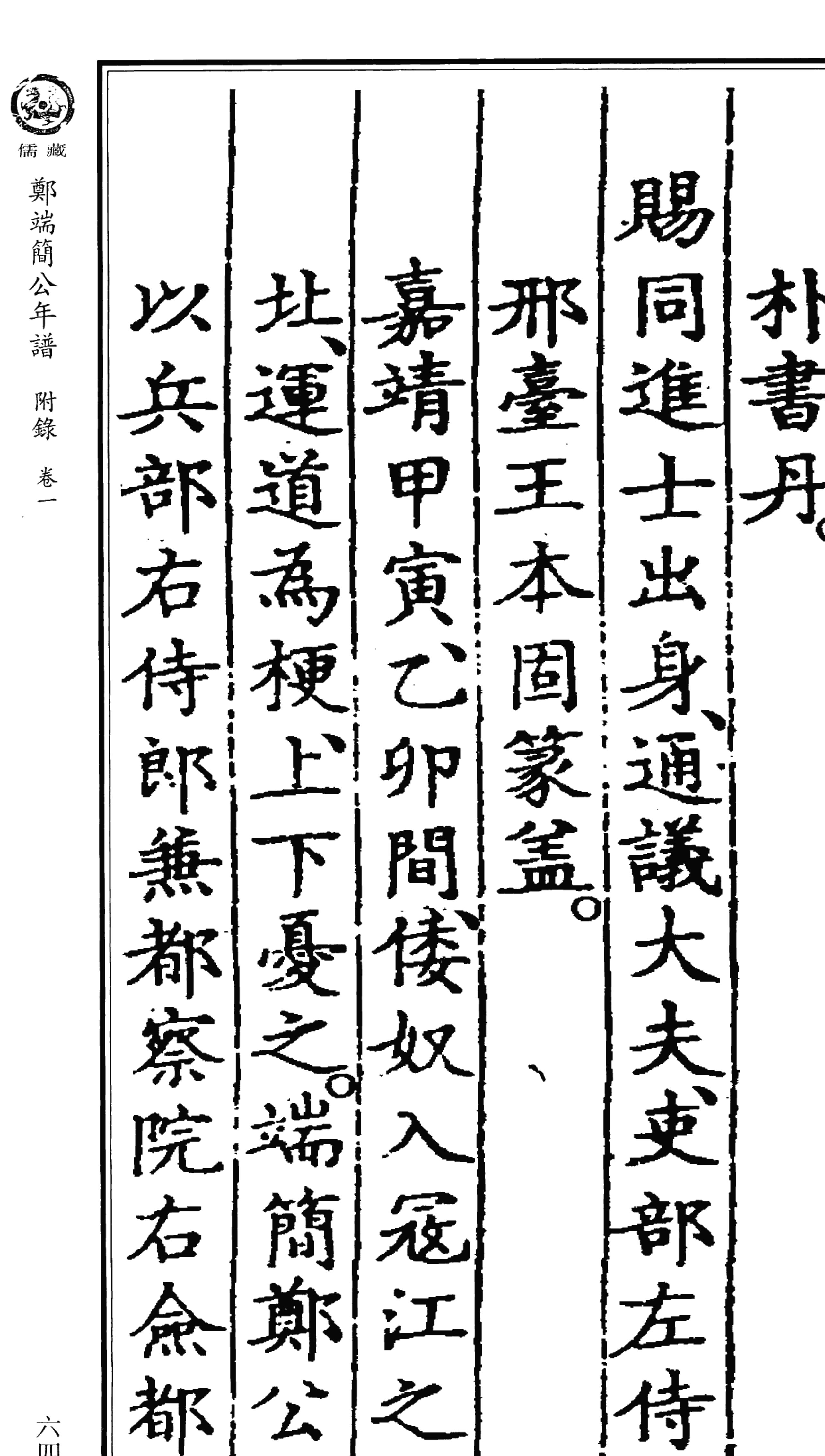
尚書贈責

[illegible]少保謚
端簡鄭公
墓誌銘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刊刻

明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端簡鄭公墓誌銘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制誥、知經筵事、國史總裁華亭徐階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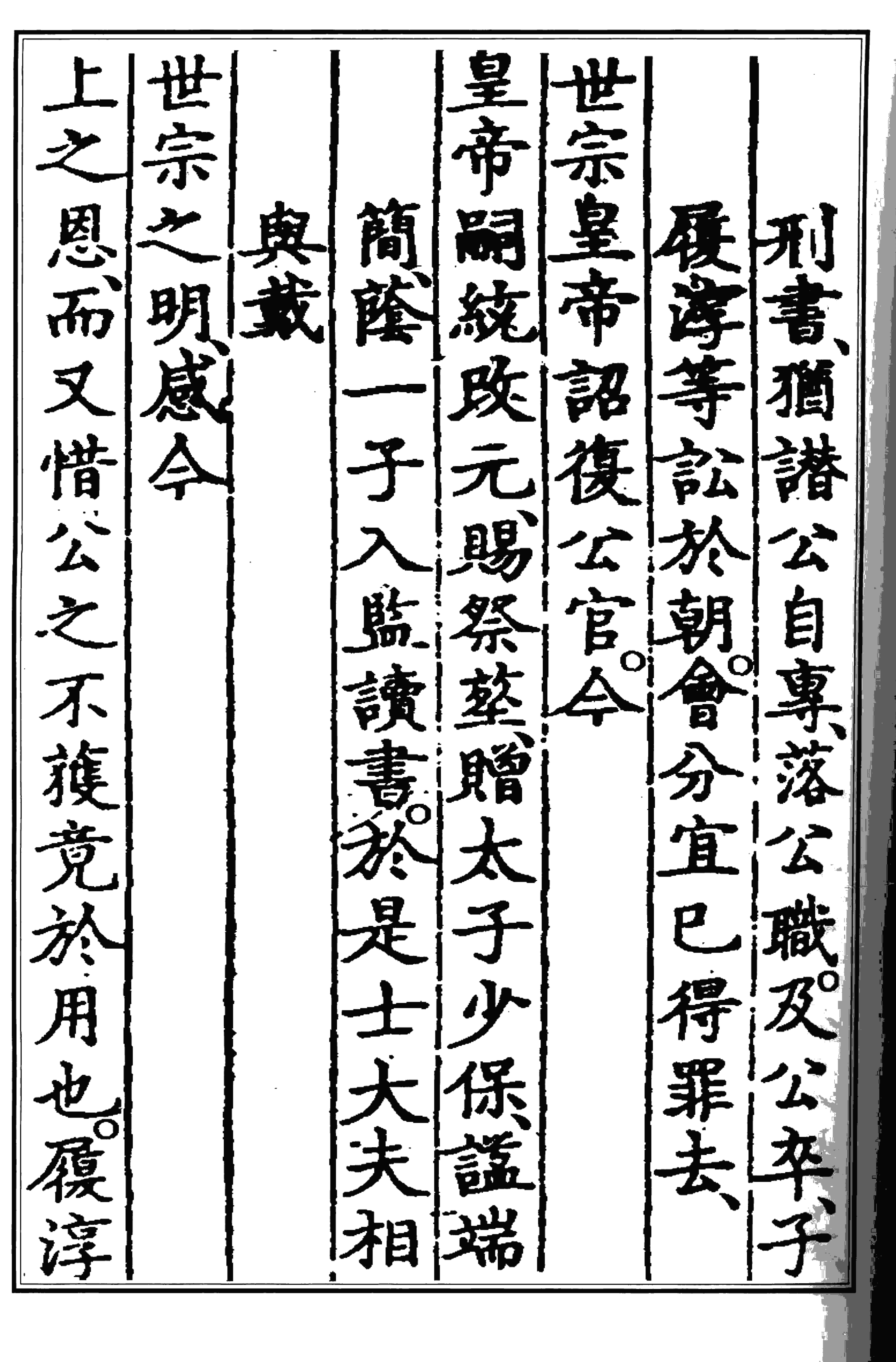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安陽郭朴書丹。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邢臺王本固篆蓋。

嘉靖甲寅乙卯間，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梗，上下憂之。端簡鄭公時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州、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壯勇、禦之於通、泰、襲之於如臯、擊之於海門、擣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議者謂公有功於國家甚大、而時宰分宜公故與公不相得、僅擬賜金幣、加服俸一等。後公爲



刑書、猶譖公自專、落公職。及公卒，子履淳等訟於朝。會分宜已得罪去、世宗皇帝詔復公官。今皇帝嗣統改元，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端簡，廕一子入監讀書。於是士大夫相與戴世宗之明，感今上之恩，而又惜公之不獲竟於用也。履淳

等卜以隆慶首年十一月巳未、塟公勾城山祖塋之次、自爲狀、乞余銘。余固知公深。當分宜之去位、余嘗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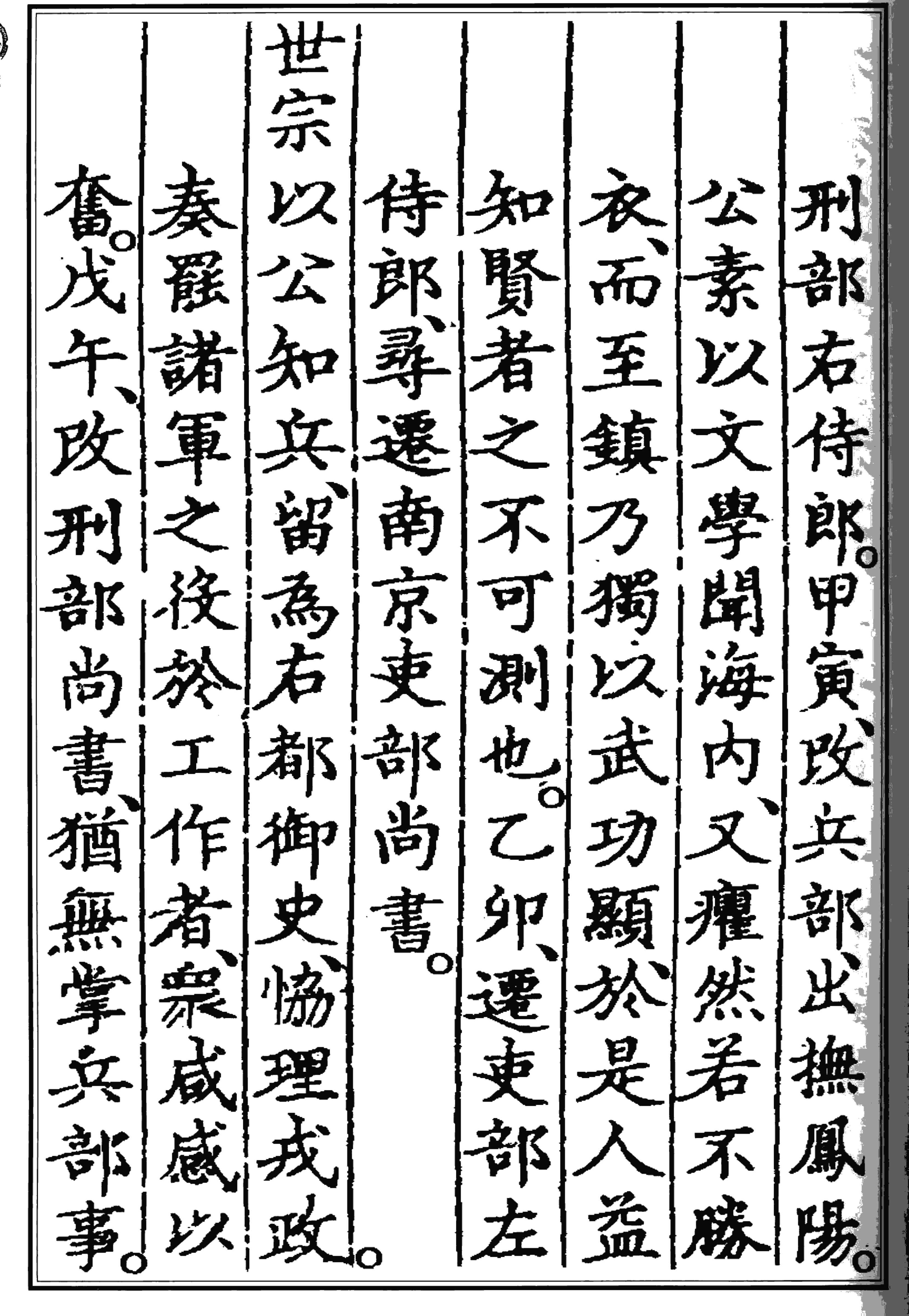
世宗、且召用矣、而公遽弃余甚痛焉、則今敘公行、傳之無窮、非余責也夫。公諱曉、字窒甫、别號澹泉。其先開封人、遠祖從宋高宗南渡、始家鹽官。傳至信菴翁、積書萬卷、以訓其子廣東提舉

東谷公延、孫遵化訓導吾issue公儒泰、冊以尚書教授里中、弟子各數百人。訓導娶於費、生公、有異資、年十二、能誦經傳及通鑑節要。訓導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以誡曰、汝他日當爲此、不得爲彼。故公自少至於老、毅然必爲君子、不以毀譽利害貳其心、訓導之教所漸濡者然也。嘉靖壬午、舉浙

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學士中峰董先生力薦引之、公竟不一見政府。廷試得二甲、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大司馬蓉溪金公屬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甲申、以議大禮、杖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

事者請赦之，公抗疏以爲不可，不報。丁母憂，服除，補武選。張文忠時秉政，欲改公翰林，又欲改科道，皆不應。尋丁父憂去。戊戌，許文簡爲太宰，調公考功，踰年乃起。至，則分考辛丑會試。轉考功郎中。巡按御史有所糾劾不當，公勘得其實，反謫御史。夏桂溪罷相，有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已

者，公更黜其所厚若干人。癸卯，嚴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公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密疏公抗上市恩，詔貶和州判，而世蕃遂遷尚寶少卿。公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悦。未幾，遷太僕丞。丙午，還南考功郎中，又遷南尚寶卿。歷南太僕少卿、鴻臚、光禄、太常卿。癸丑，遷


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出撫鳳陽。公素以文學聞海内，又癯然若不勝衣，而至鎮乃獨以武功顯，於是人益知賢者之不可測也。乙卯，還吏部左侍郎，尋遷南京吏部尚書。世宗以公知兵，留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作者，衆咸感以奮。戊午，改刑部尚書，猶兼掌兵部事。

當是時、大司馬虞坡楊公總督宣大、而南總督有覲補本兵者、其黨欲為之地、相與言楊公宜為
社稷計、留鎮北門、議者惑之。公疏以為楊博還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而其戰守之事咸飭、不獨宣大一方恃以無恐。計安
社稷、宜無良於是。

世宗從之。在刑部，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舊制，既又謂王直於法必當誅，留都亂卒於漸不可長，皆與分宜議不合，譖言日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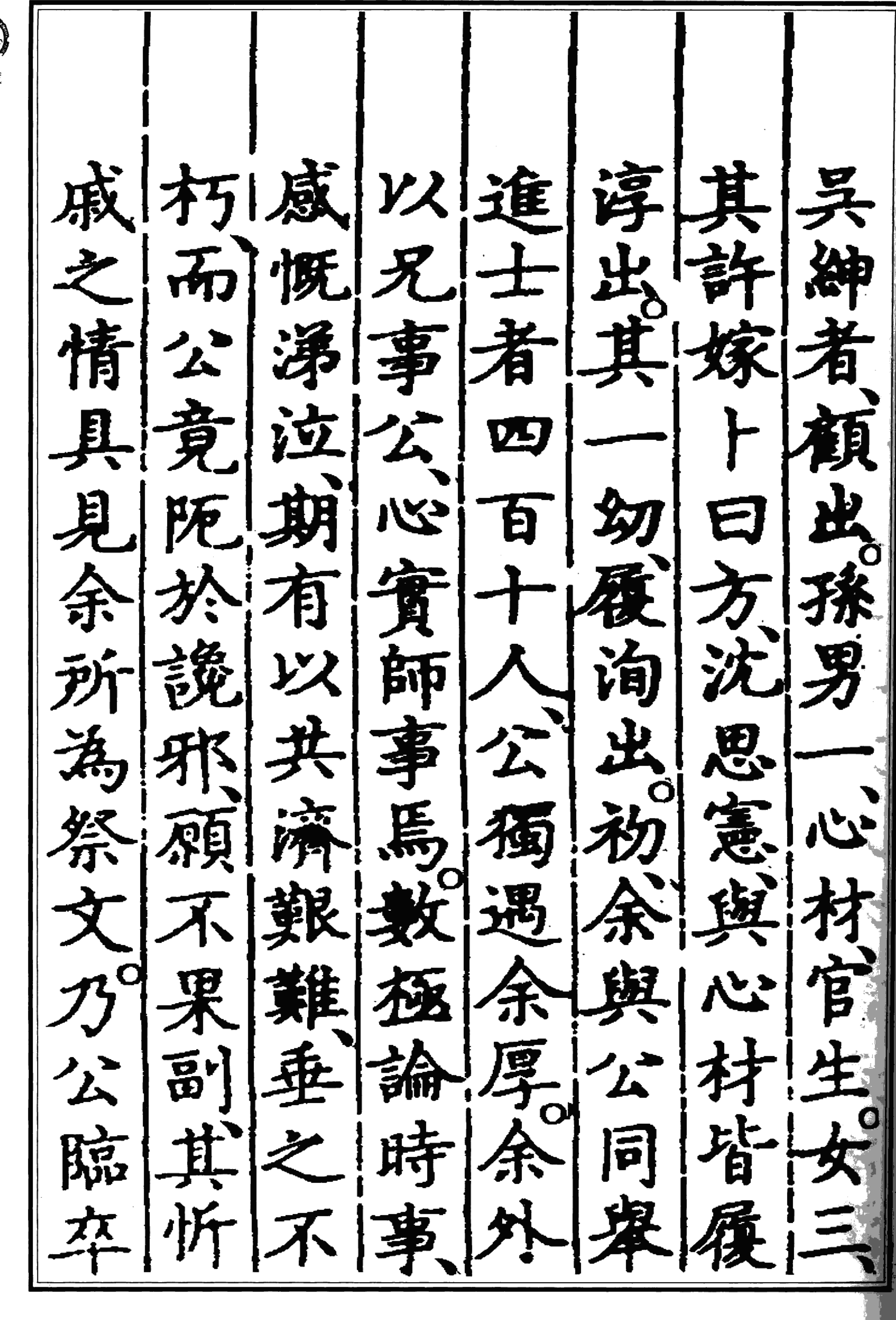
庚申，

詔公間住。及世宗覺爲所誤，則公已病，又馹至不可作矣。嗚呼惜哉。公居家，角巾布衣，數携

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為名卿。性儉朴、尤審於辭受、嘗言、士必有伊尹一介不取予之節、然後可窮可達、可常可變。故歷官垂四十年、家僅有田數百畝、松窗竹几、蒲茵絲帷、蕭然如山僧焉。乙丑、忽命履淳等治後事、丙寅夏甫畢、其秋遂病。

及易簣、顧履淳曰、南北無警否、中國司馬起居安否。無一語及家事。公爲學主於用世、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所著吾學編六十九卷、古言二卷、今言四卷、奏議、文集各十卷、經解、史論、表、策數十卷。余嘗以爲文中子、陸宣公之流焉、周諸人不道也。生弘治己未正月十

二日、卒嘉靖丙寅九月十四日、壽六十八。祖若父贈皆刑部尚書、妣及妻皆夫人。子三、履淳、壬戌進士、引疾侍公養、側室沈氏出。履準、恩生、履洵、國子生、側室顧氏出。女五、嫁南京吏部主事項篤壽、嘉興府庠生彭紹賢者、二劉夫人出。嫁國子生湯承寵、嘉興縣學生呂性祖者沈出。嫁鴻臚署丞


吴紳者、顧出。孫男一、心材、官生。女三、其許嫁卜曰方、沈思憲、與心材皆履淳出。其一幼、履詢出。初、余與公同舉進士者四百十人、公獨遇余厚。余外以兄事公、心實師事焉。數極論時事、感慨涕泣、期有以共濟艱難、垂之不朽、而公竟阨於讒邪、顧不果副其忻戚之情具見余所為祭文。乃公臨卒

所云中國司馬者，蓋謂余也。余每自愧淺薄，於二聖始終之際，不能有所建立，慰公幽宜，乃兹銘公，惟重悲於人之云而已。

銘曰：

鄭之南，以從君。家何有，典與墳。維公生，世其文。闡訏猷，殄夷氛。身爲儒，策我勳。嗟伊人，孰與羣。厄於讒，老海濆。



子吽闢、天知聞。

詔下須、奸良分。郵典備、輿情忻。我爲銘、

豈徒云。欽

明聖、揚幽芬。

會余刻

鄭端簡公行畧

不肖孫履淳泣血稽顙敘一

每讀蓼莪小宛之詩及傳記曾參、仲由事、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嗟乎、孰非人子、生不能事、而思於既沒、亦竟何益。故椎牛不如雞豚之逮存、風樹徒悲而曷追也。孤不天、垂髫就學、以舉子業自繫、先公在宦、而獨居家、非孝也。稍知喜懼、侍公京師、孤復數載業居、未獲承懽而反遺憂、非孝也。既服

公之教，叨登甲第，上不能抗節致忠以善養，中不能靖己守官以禄養，下不能愉容先意以色養，而徒讀公書，非孝也。昔乙丑秋，孤多病，公親調愈。丙寅秋，公病，孤竟不能起公。孤壬戌南還，公爲相籌，尚何雄壯，言猶在耳，不謂　驕龍之變，乃值公後。且公澄神絶欲有年，胡爲乎遽至此也。公雖生我，而劬勞罔輟，則與無子同。憶往歲此

時父子兄弟質經論史、蓋日夕相左右、豈意今即爲公營塋、以是思哀哀何可言。公初寢疾、孤獨侍、忽顧問曰、范文子祈死、何也。孤悉以對、心遽驚曰、大人何此之問。公曰、知哉文子、先得我心。嗚呼、天高地厚、局而蹐之、猶不能容、而甘速死、賢人君子厄可知矣。公志本經世、而狹其施。既投老雲泉、又以南北多警、法制嚴峻、每聞推轂、輒

慼顑撫膺曰、出門安知死所。孤恒接容談、進退憂懼、長懷悄悄。或慷慨歌笑、深以擯逐自榮、衰頹自喜。男兒至此、志可悲惻。况愛子之於老親、言之於邑莫能盡。自賦歸來、日坐虛室、本以頤生、而疾反以生。氣鬱傷脾、脾損傷氣、展轉相害、尋至不可救藥。人子勿精醫、公安用顧復腹育以畜我為。更深夜闌、猶頻夢操藥以羞、而慈顏慰我

如昨也。哀怨憤悼，備見九章，公嘉言善行，
安可數事而稱。况
先帝以執法賜歸，
今皇以後凋首賞，忠在社稷，業在著述，名
在青史，感在人心，自不可泯，亦豈俟狀而
後顯。兹特叙始終之槩，以備遺鈌，伏祈題
積善之墓，書有道之碑者，或便覽證，以發
潛德幽光云爾。

鄭世系開封、遠祖從高宗南渡、遂家浙。勝國時有諱元璠元璞二公、皆以學行知兵顯名、官總管、別駕。始祖士洪、醇謹修潔、鄉人敬信。傳子伯璣及孫信菴、積書萬卷、勸勤教子。子廣東市舶副提舉東谷府君諱延、孫曾祖也。東谷長子遵化儒學訓導吾核封君諱儒泰、配費安人、實生公。東谷、吾核二公皆以尚書教授、徒各數百人。積學

篤行、而卒不第、天故厚其報於公。公諱曉、字室甫、號淡泉居士。初生岐嶷、穎敏絕人。方九歲、大父封君教識大學序、終日盡識、尋解字義、遂令讀書。三年、經傳子史皆通大略、人稱奇童。公讀書、封君皆講析、至正人君子、必賛諭示法、若讒幸誤國、必反覆戒曰、汝或他日為此、我泉下不瞑。公華髮猶以教孫等。正德甲戌、封君賓貢入京、及

官遵化，皆携公行。凡過賢哲棲隱、英傑經略之地，與夫山川險易、古今事跡，隨處指教。公反三隅，遂徧知海內輿制阨塞。丙子，公應鄉試，不得舉，封君教益博群書，爲古今通儒，則舉子不務精而自精。嘉靖壬午，遂首薦浙。封君又謂讀書以治生爲本，不及今治生，他日以官爲家，去就即不自愛。公故節約勤家。癸未，登進士。將廷試，學士

中峰董公圯来顧公、出己未制策及擬彭澤父老送淵明致仕序、令公爲文、曰、此元老石齋楊公意也。公告封君、封君艴然不説、曰、後學初入仕、當思所以立、即通謁相府、他日何所不至。汝弗聞張師德、劉元城事乎。公遂辭中峯、中峰喜曰、久知尊公能教、果然。是年冬、授職方主事。公閱四司奏牘及職方故卷、自永樂以来具在、因悉知

兵政。大司馬金公復令公撰次九邊圖志凡三十卷，人爭傳之。甲申七月，以兩宫徽號，封君、贊安人拜恩如例。會大禮議起，同寅屬公草疏。奏入，諸司繼之跪左順門候旨，不允，慟哭。先帝御文華殿，聞之大怒，逮下錦衣獄，杖闕下。封君百方調治，得不死。乙酉，大同兵變，殺張巡撫，遣胡侍郎討之，不克。公與部

寮古冲李公默各蹶言、大同賊決不可赦、詞極激烈。李蹶報聞、公蹶竟留中。冬、奔贇夫人喪。丙戌、求塋地、艱難乃得、即脫室人簪珥、或典衣被、告貸營之、封君勿知也。服闋、補武選。時張文忠公元相、廣需桃李、公奉封君教敬避之。張力薦公改翰林、不應、又選科道吏部、亦不應、遂嚮公、鄉人欲美遷者因從而構之、禍幾不測。公三蹶請告、

格不行。會鶴山王年伯、張公甥也、曲庇得賜歸。歸值封君喪、庚寅、田墓所。時海寧衛兩揮使言、有番船艄海岸、多奇貨可居、與公貸銀交市、明日即利三倍。公愓然曰、此地方大害、胡爲禍首。揭白當道、以爲此漸不防、他日城門晝閉、悔無及也。聞者嫌公多事。至歲癸丑、江淮閩廣直至登萊並遭海寇、人始服公先見。壬辰、服闋、同寮諸公

皆移書止公址上以避咎。丁酉四月，兩京臺諫及按浙張、周二公交薦，吏部題準起用。時文忠已去位，許文簡公爲冢宰，部檄至，公不行。戊戌秋，即家除考功主事。冬，址上，抵江干，復歸，遣人請告，文簡公不允。己亥四月，入京。自是在銓曹出入郎署几五載，鑑空衡平，氷清玉潔。有巡按唐御史糾劾不實，公奏覆勘，反黜御史。貫洲夏公去

位特旨考察言官，或欲乘機盡去曾忤分宜者。公考功、毅然獨任、正士多全、又間黜彼親厚、分宜之怨始此。司文選、分宜又欲陞子尚寶丞、囑請甚急、公執不可、大恨公。諸求媚者又文虛言激怒、於是乃密疏公專肆抗上市恩、衆危公。　上但手批公降三級、調外任。分宜即日奏乞升子、過所請、公竟謫和州。公雖峻猾、每謙和與衆、咸虛

泛愛而涇渭自明，藏②否罔私而優涵有度，故不自容，亦不及禍。然當是時，已不能盡公之用。且元輔爲子擇官，而敢與抗，彼時氣象猶若此。甲辰，公至和，如決獄，如賑災，惓惓民事。以爲官無大小，隨處可盡職。冬，陞南太僕丞，遂還家。乙巳、丙午，兩乞致仕，不允，陞南考功郎。值目病，自謂無復宦情。丁未，舊僚傳公移書危言勸進，公心動，即

之任。南冢宰張莊簡公亦曰、不出固清高、然來乃安穩。冬、陞掌南尚寶。正值強仕、而依栖南卿寺者六年。癸丑冬、晋刑部貳卿、尋改兵部、兼憲總漕撫。時漕務久敝、且江淮多倭寇、公練兵足食、赴期殄殲。攘外必先裕內、肅下必先約己。築城以守險、開閘以通運、皆周悉便利、一勞永逸。外戢群夷、內護陵寢、京儲百萬、罔或後期。是後倭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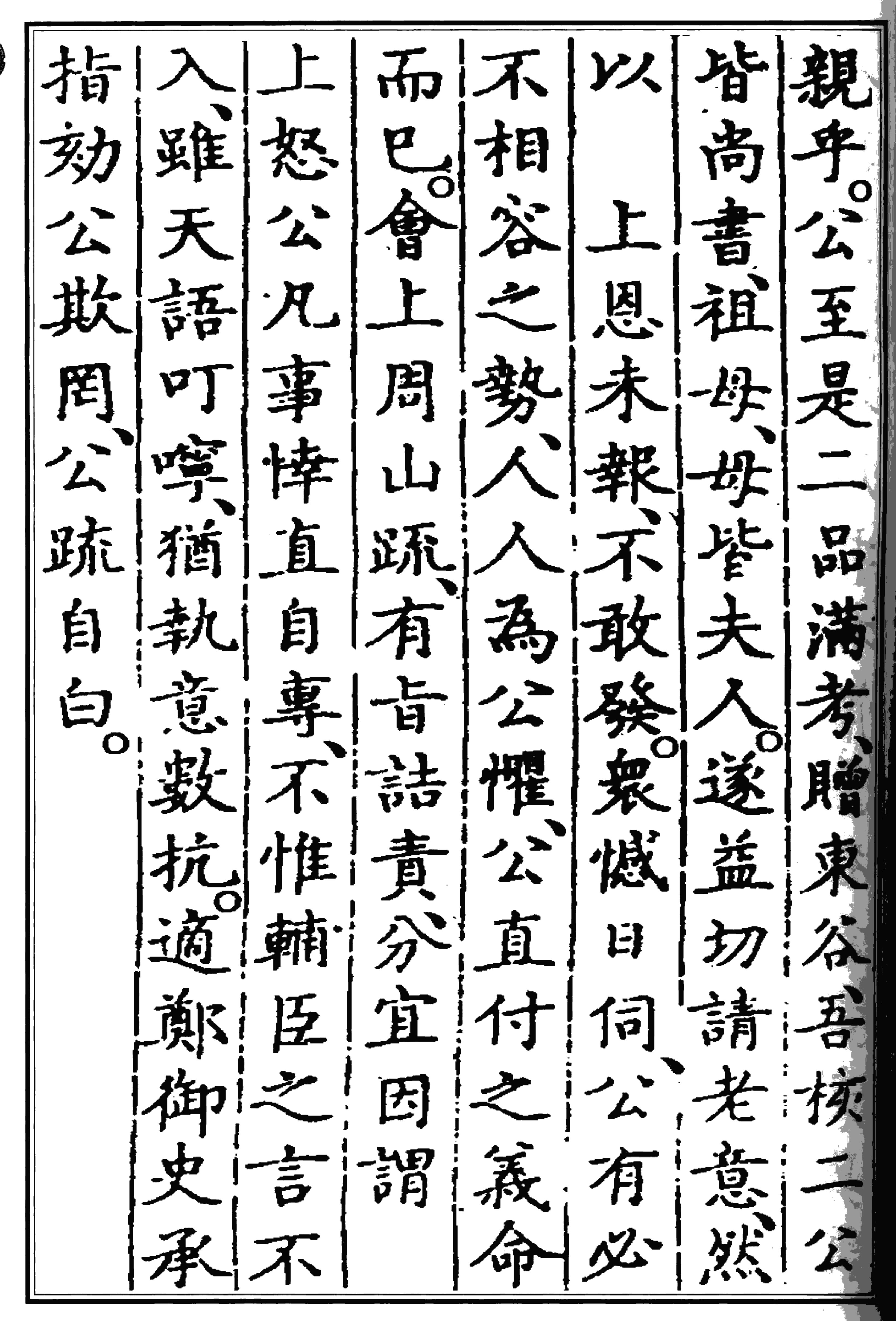
寇閩浙，而青齊淮甸烽燧遂熄，蓋兼張巡、劉宴之績矣。公復表云，茲欲垣墻之塗墍，必先戶牖之綢繆。又云，臣實不才，應歸田里，急選賢能，以彌後患。衆以爲讜論。於是恩例洪博，兵工二部奏請錫蔭者甚衆，公在淮獻馘千百，及修陵等功，部題相應陞賞，仍錄蔭。分宜竟改部議，公若不知。今皇帝悼念前功，始錫蔭一子。乙卯夏，陞

吏部左侍郎。丙辰、預考察。李公爲趙侍郎所奏，詔獄論死，公震懼求解綬。曾陞南冢宰，特旨留改右都御史，協理營政。時大工方興，營軍供作，公與平溪顧鎮遠侯任怨撫恤，軍皆感悅。又土木工料，公計因舊爲新，所省不啻數萬，當事皆樂從。戊午三月，改刑部尚書，特旨署印兵部。適西鎮烽警甚急，本兵三卿皆虚位，

天子宵旰、公受命掌兩曹事。即日先蒞署部、疏謂虜勢猖獗、乞解值工營軍赴操。得允旨、歡聲載道。乃設間遣諜、調兵發餉據險聲援。遂逐強胡、障安關輔、議者謂小試李綱。時虞坡楊公起大司馬、總宣大、南總督有欲補本兵者、言官逆當道意、極薦楊公才堪鎖鑰、宜專壯門、為南總督地。公獨疏謂楊公宜還本兵、則萬里長城宣大固

在庭内。竟得旨、楊公還兵部。然因益集、然推賢讓能、子桑鮑叔不是過也。初莅刑曹、吴、張、董三公各抗疏云云、先帝怒謂必有主者、下詔獄。公曲折調護、安全君子、三公亦得生徙嶺南。公凡議獄、但據大義、一遵律例、五過之疵、悉無能逃、寃多不便。又嫌錦衣治獄、鍛鍊非實、疏明職掌、併各巡城皆殺其權、勿得受民訟。錦

衣、御史皆憾公。及王直謀反就擒，分宜欲勿誅，復齋郭公抗諫，上怒甚。公計曲全，且監侯決，分宜斷然欲族，遂相面折，郭竟即死。繼有留都兵變，分宜欲勿究，公謂祖宗興迹之地，凌侮若此，漸不可復救。往往議不合，或奪公俸，數危語要公。公剛介益厲，誓天自信，嘆曰：明夷垂翼，不俟終日，此之謂矣。况我已顯先代，更背冒耻行露辱



親乎。公至是二品滿考，贈東谷吾核二公皆尚書，祖母、母皆夫人。遂益切請老意，然以　上恩未報，不敢發。衆憾日伺，公有必不相容之勢，人人為公懼，公直付之義命而已。會上周山跡，有旨詰責，分宜因謂上怒公凡事悻直自專，不惟輔臣之言不入，雖天語叮嚀，猶執意數抗。適鄭御史承指劾公欺罔，公疏自白。

先帝察公孤忠、降旨但謂院科未復奏、即肆意辨瀆、又䟽內無一字遜避、雖曰執法、終是自尊、姑閒住勿再用。夫以不遜避爲公罪、罪豈止此。公竟得生還、實出　聖裁、高厚之恩同乾坤矣。公即日䟽謝、明日辭闕遂行。營軍京民追送者不啻數萬。買舟亟南、弗造驛。六月晦、至海鹽、拜墓而後抵舍。即角巾布服、携杖隨童、獨訪故老、與語

桑麻紝織。課子弄孫、清茗山殽、歡焉傾倒。鄉人喜其相過、若堯夫之老洛中也。不先音問、不跡公門。衣芰荷、濯滄浪、飧菊英、飲蘭露、高冠長佩、輕舉遠遊、將宿王喬而追松子、寧復望期於黃昏。自甲寅春辭家七歲而歸、家人具進積歲租值、即周贍親族、差及貧乏、或爲置恒産。下及乞丐、歲時賑之。輕財好施、勤生節用。惠下未嘗不厚、致

孝未嘗不豐。鶺鴒之在原之情，而字子猶子。關雎仍下堂之戚，而外親益親。所居斗室蒲茵，松窗竹几。長吟雅步，宛爾山僧。壬戌孤倖登進士，分宜尚在位，公爲書戒曰：爾對策姚崇在内，斯長官清平等語，安能達聖覽，祇取禍耳。新進不經，躁將自及，非吾子也。又曰：秋來多病，衰老之態日甚一日。歲不我與，親不爾待，當自知之。君親皆

大倫守身守官、無忝所生、孝矣。孤承命著尹和靖論、請告歸。公疾稍愈、浮生父、子、僅此數載相依、於今始知向之榮樂終天、不可復得也。癸亥、修葺先塋、相度封植、廬墓側輒旬月。甲子、修祖塋、建遡慶橋。終身觖慕、永言孝思、公實以之。二月、巡按逹泉張公科題薦錄用、旨下吏部。嗣薦者趙公、黃公、龐公、皆以原旨勿再用、無敢請。公笑曰、

鳴陽之鳳、在林之鶴、亦各其致、舍此即觸藩矣。孰為我謝梁公、以官禁我、知我矣乎。乙丑秋冬、忽命孤等速為考終具、棺槨衣衾、一時盡辦、手自檢閱。皆務朴素渾堅、布綿入斂、勿加縷絲。丙寅夏具、畢。秋、公疾遽甚、猶日問南夷北虜可無患否、中國司馬、同朝英俊皆無恙否。略無一言及家事。但謂孤等、啓予手足、予終奉封君教、自今再

晤慈顏，庶無愧耳。輯我遺稿，俟以傳。泠然而逝，蓋九月十四日也。此時此情，復何忍言。公天性忠孝，夙勵大節，倜儻偉犖，簡易廉雅，敏而能敬，和而有禮。直如長孺而純，達如元之而正，辨如敬輿而核，介如孝肅而溫，識如曲江而容，量如稚圭而察。誠心自然，下手斷卒，隱衷遂行，可質鬼神。嘗教孤云：人臣當處國事如家事，惜民財如己

財。公實身先之。每朝堂大議、群公相顧未一語、公獨首倡、籌畫精詳、文獻蓍龜、滿堂賛服。筆如奔駟、舌若懸河、公論昭明、善類踴躍。風裁峻潔、標致羽儀、干城腹心、憲邦式辟。有懷畢吐、無善不揚、而尤勤掇幽芳、作楨社稷。所謂忘身狥國、休休能容者、非歟。登仕四十餘年、立朝僅數歲、終始權人、長圖莫展。文明柔順、惕厲憂勤、在處有聞、

而恒不安其位。同朝多愠、而能不隕其馨。蹇蹇孜孜、夔夔几几、挺秀冰霜之際、而復完璧豺虎之中、雖精神不露、心力勞瘁矣。數承詔獄、寵辱不驚、湯柔克寬、文袛慎罰、君恩天憲、咸庶中正。詩云、夙夜匪懈、既明且哲、兼得之矣。寤寐君親、而進不踰矩、雲萍宦貫、而退匪匏爪。屈伸卷舒、光明可則、皆自適其適、而未始適人之適。既反初服、

猶振助風教、幽貞遯吉、介眇三公、高俯日星、潔慚霜雪、英爽使人興起。遺書數百卷、學古徵今、集各其半。文猷武略、地守天官、金匱玉版之藏、雲堂石室之製、淪貫終始、會以成家。胥臣難為多聞、子産難為博物。誠古之達材、不器君子矣。公之書未盡其學、公之用未盡其書、然公寓宇宙、固非籍書與學而成名、又豈以用舍為加損。第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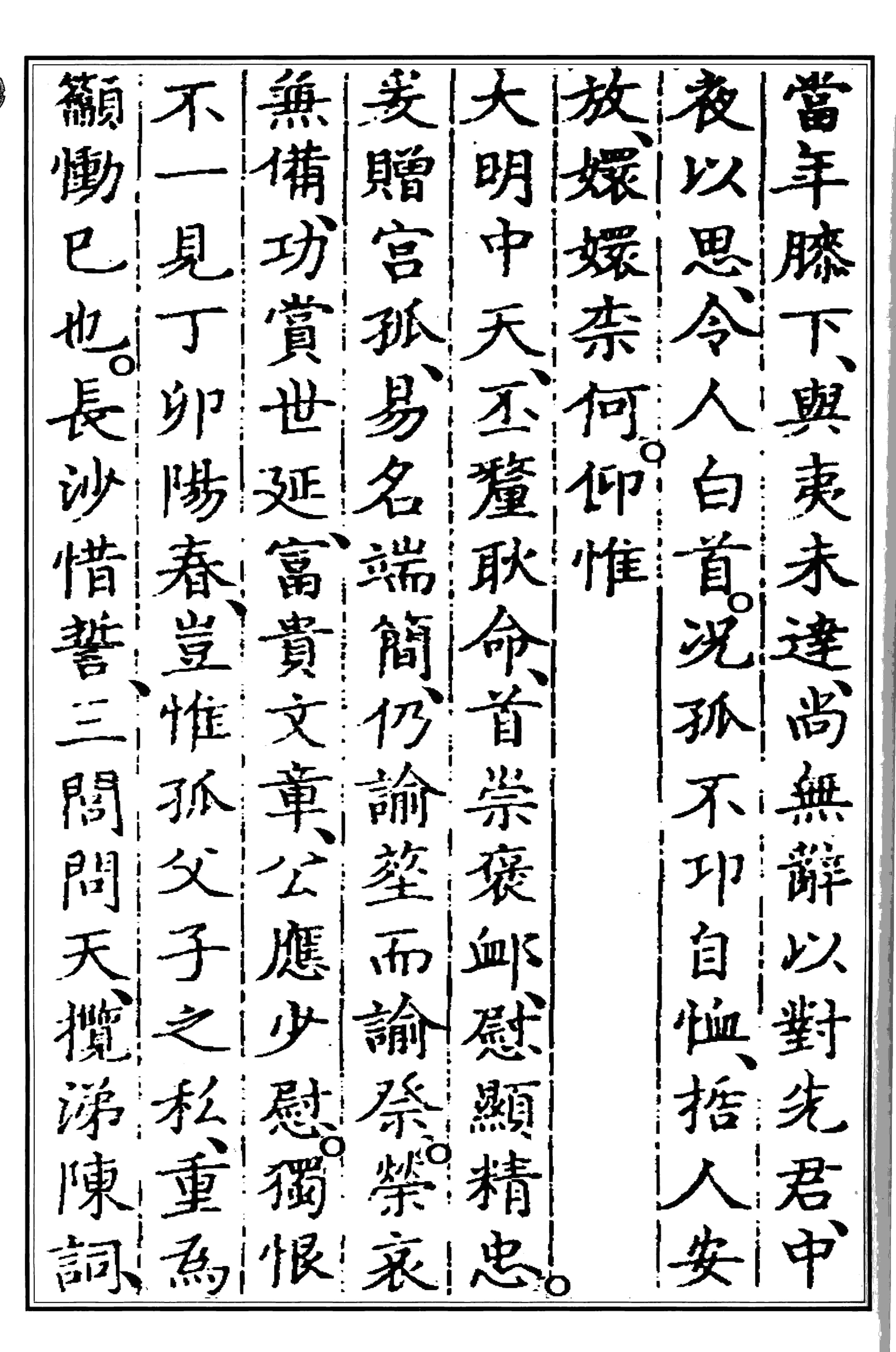
家有若人、而使之遽逝、雖身後餘榮、蒼生何賴也。永實之日、知與不知、翕然悼惜、以爲奪一時俊乂之氣、而派千載英雄之襟、固非虛語。死而不朽、反貴於生、公何憾焉。

公生弘治己未正月十有二日、終嘉靖丙寅、享年六十有八。自營塋所於封君墓側、孫等不敢改卜、以光公達孝。公初娶劉氏、贈安人、繼劉氏、封安人。二嫡母皆曾祖母

劉夫人族、早卒、嗣同贈夫人。孤兄弟三人，皆側室子也。孤母沈安人攝内事，事公最久，四十餘年，共起艱辛。公嘗指母撫孤曰：此子顛覆恐鞠之友，竟不獲具慶永年，悠悠昊天，我辰安在也。公自丙申始生孤，年已三十有八。教愛勤摯，爲我勞苦，匪同世俗覆怙。豈意孤之不孝，公在不能養，俟得承志之期，而公竟不我待。知我我如此，不如

無生。孫娶於朱。弟履準、恩生、娶沈。次履洵、國子生、娶徐。皆母顧安人。準開明豁達類公、洵質美成章、各敦孝友、公所顧念特未孫耳。女五人、長、元配劉夫人出、室南京吏部主事項年兄篤壽。次與孫同母、室太學生湯承寵。二女兄早卒。次繼室劉夫人出、室嘉興府學增廣生彭紹賢。又次亦孫同母、室嘉興縣學生呂性祖。又次顧安人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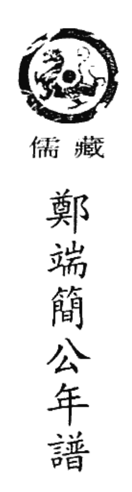
室鴻臚署丞吳紳。三女弟皆甥、公猶及見之。孫男尚一人、公命名心材孤之子、聘鍾氏。嘉靖己未、孤既舉鄉試、心材乃襲公蔭、奉旨送監讀書。孫女三人、長許聘簠泉卜吏部長子曰方、次許聘少河沈禮部年兄長子思憲、亦孤之子。次未聘、洵出。公不蔭子而蔭孫、謂二弟奇資、後應遠到、且爲孤燕翼、爲家門詒謀深長也。子女依懷、似亦



當年膝下、與夷未逹、尚無辭以對先君、中夜以思、令人白首。況孤不卬自恤、括人安放、嬛嬛柰何。仰惟

大明中天、丕釐耿命、首崇褒卹、慰顯精忠。爰贈宮孤、易名端簡、仍諭塋而諭祭。榮哀兼備、功賞世延、富貴文章、公應少慰。獨恨不一見丁卯陽春、豈惟孤父子之私、重為顧慟已也。長沙惜誓、三閭問天、攬涕陳詞、

玄機杳眇。承秉不盡，更於年譜詳之。



校記

①績：當作「續」。

②藏：當作「臧」。

誥命一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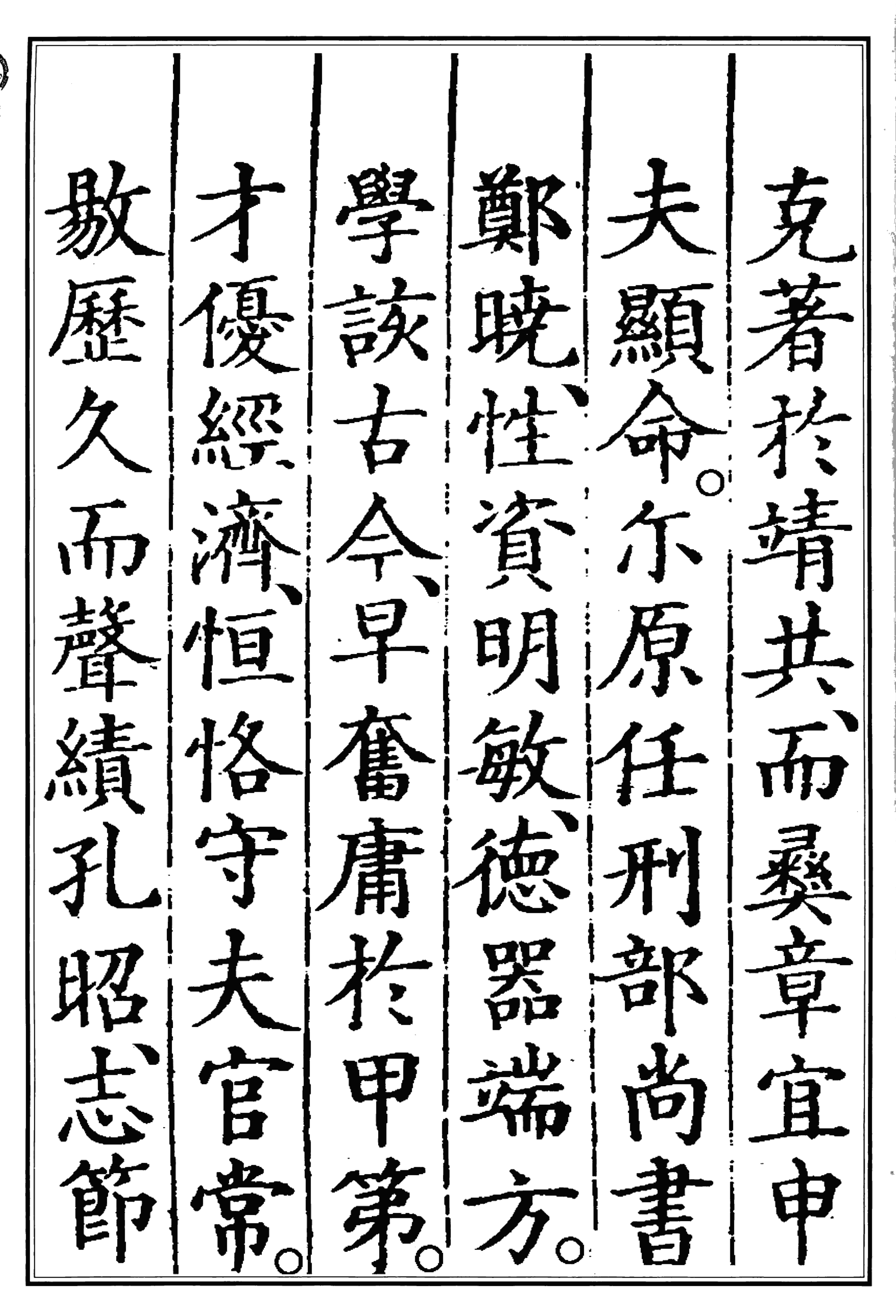
奉

天承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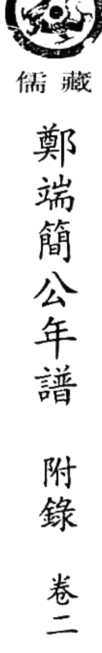
皇帝制曰、奉職宣猷、臣子懋

致身之義。褒功録德、

朝廷隆厚下之仁。矧貞誠


克著於靖共、而夔章宜申
夫顯命。尒原任刑部尚書
鄭曉、性資明敏、德器端方。
學該古今、早奮庸於甲第。
才優經濟、恒恪守夫官常。
敭歷久而聲績孔昭、志節

定而升沉靡易。總漕籌計、國儲賴以裕充。開府督師、夷氛因之蕩息。召貳銓選、允孚氷鑑之稱。簡理兵戎、茂振鷹揚之氣。專司讞議、丕著公平。文武成功、尒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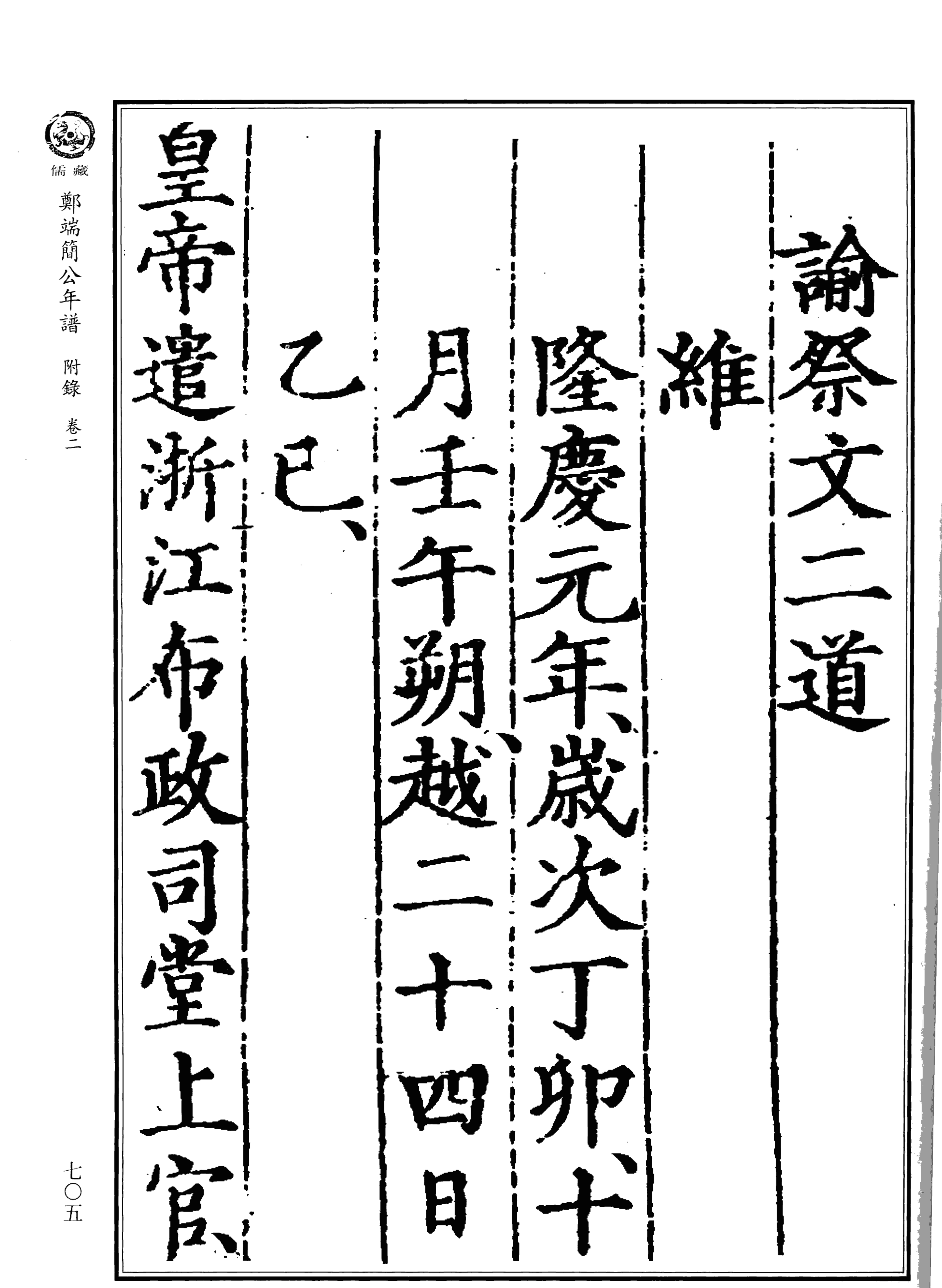
久勞於疏附。清修高節、朕方向意以諮謀。胡耆舊之不遺、乃勳猷之莫報。爰申恩䘏、用示眷私。茲特贈爾太子少保、謚端簡、錫之誥命。於乎、崇秩用褒、式慰宣

勞之志。榮名節惠聿彰履
道之風。尒靈有知歆兹殊
渥。

制誥

隆慶元年三月　日。

之寶



諭祭文二道

維

隆慶元年、歲次丁卯、十月壬午朔、越二十四日乙巳、

皇帝遣浙江布政司堂上官、

左叅政劉衎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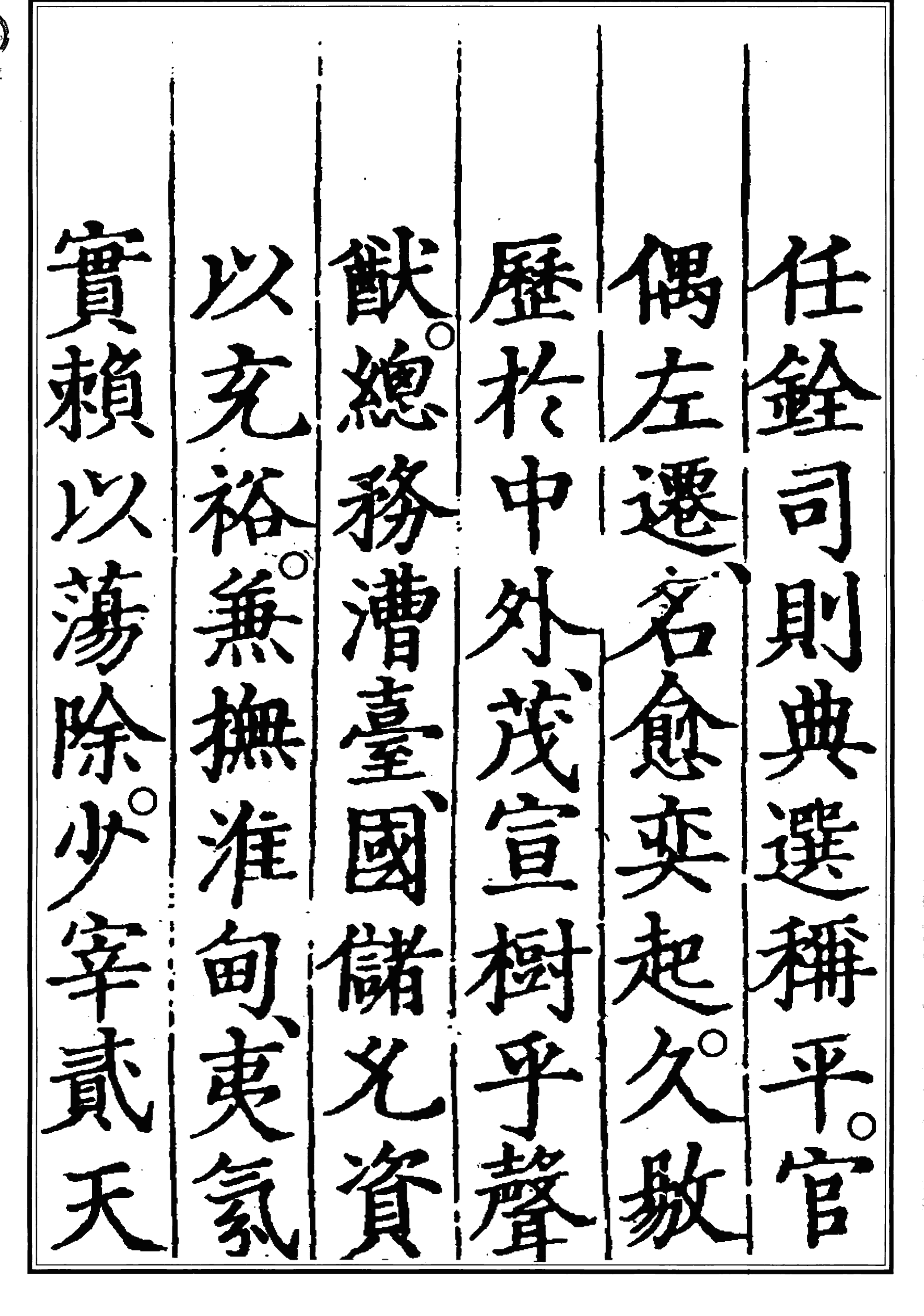
諭祭刑部尚書、贈太子少

保謚端簡鄭曉、

曰：卿以端潔之行、閎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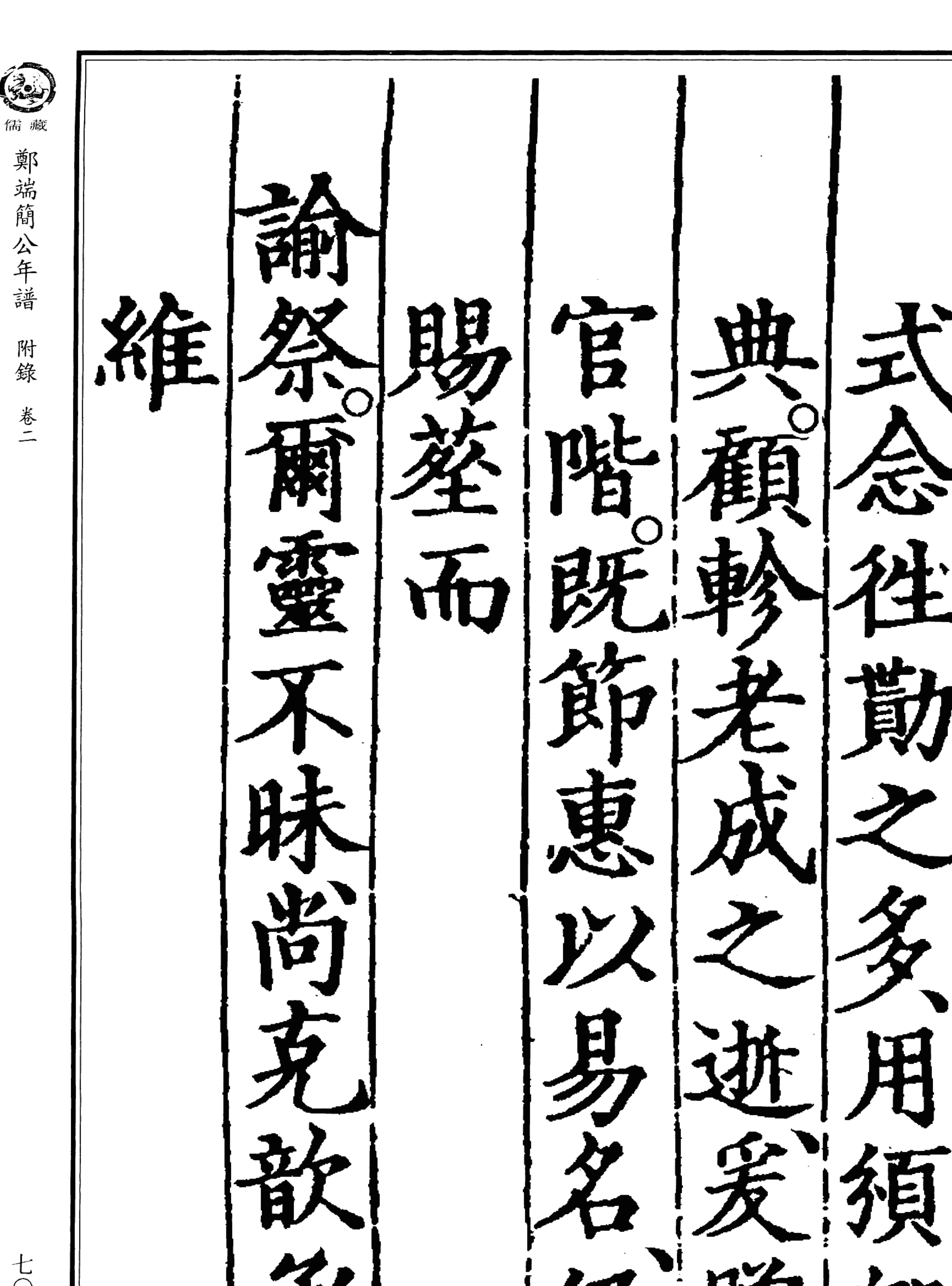
之才、發解鄉闈、擢秀甲

第。職兵曹則餙戎懋績、



任銓司則典選稱平。官
偶左遷、名愈奕起久。歛
歷於中外、茂宣樹乎聲
猷。總務漕臺、國儲允資
以充裕。兼撫淮甸、吏氣
實賴以蕩除。少宰貳天

曹，丕著公清之譽。中丞
理戎政，益蓄撻伐之威。
特晉秋卿，克協明允。倚
任方切，勤勞足嘉。乃謝
事以退休，猶一德之不
懈。向將召用，忽報長終。



式念往勩之多、用須卹
典。顧軫老成之逝、爰贈
官階。既節惠以易名、仍
賜塋而
諭祭。爾靈不昧、尚克歆承。
維

隆慶元年、歲次丁卯、十月壬午朔、越二十八日己酉、

皇帝遣浙江布政司堂上官左參政劉衍祚

諭祭刑部尚書、贈太子少



保、謚端簡鄭曉、

曰、卿才能敏達、學識宏

深。績著兩京、官歷四紀、

尚冀謨猷之畢究、忽聞

耆彥之淪亡。方切悼傷、

倏臨窀穸。載申

諭祭，用示優恩。英爽有知，

祇承渥命。

嘉禾曾一公刻

維年月日、眷晚生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孫植、
謹以香帛牲醴之儀、遣子成名致奠於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澹泉鄭公之靈曰、嗚呼、豪傑不
數、古稱才難。文學功能、各矜其長。姱節脩行、叅
解其全。於惟我公、異稟則然。高視一世、寡其儔
匹。上下古今、逖覽博識。文獻之徵、典章沿革。舉
之洪纖、包并兼悉。辯難質疑、天高日白。出以濟
世、文經武緯。止如山淵、動若風雷。持法秉正、不
以脂韋。其剛屹屹、百折不回。督撫戎機、銓司比

部、奕奕勳名、懋揚揆路。直道見違、翩然解阻。進退禮義、惟時獨步。望魯巖廊、道高泉石。僉謂百齡、重休累吉。還斡樞衡、贊徽計衮。七十未盈、遽馬長畢。天不憖遺、民之無祿。嗚呼哀哉、宇宙茫茫、任重道遠。如公平生、不負所養。浩然長存、日星炳朗。東南間氣、公乎不爽。植末學無聞、辱公知愛誨。接提攜、禔公著蔡。公居於家、蘭牘時裁問訊、啓處、每馳有懷。以公安否、占世否泰。公乎已矣、典刑安在。聞訃痛傷、拊膺哽塞。涕望几筵、



以告衷臆。匪哭我私，爲天下慟。遡風婁其，明靈昭格。嗚呼，尚饗。

維年月日，前刑部主事，封禮部祠祭司郎中陸杲，率男前太常寺少卿光祖，兵部職方司主事光祚，謹以清酌庶羞，致奠于

明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淡泉先生鄭公之靈曰，往嘉靖初，浙闈舉首。藁語驚人，旁觀束手。傳刻四方，人挾家有。公腹藏書，富若淵藪。康濟經綸，大其所受。初官刑曹，法問其當。議獄以平，致異時

相。卽疾夊之心失其望。

召居選部、驟收廢放。竟怒權人、以至左降。爲州司馬、

官情毛輕。稍遷南吏、南奉常、御。擢之少宰、用公

重名。銓綜人才、共秉鏡衡。使其爲長、志當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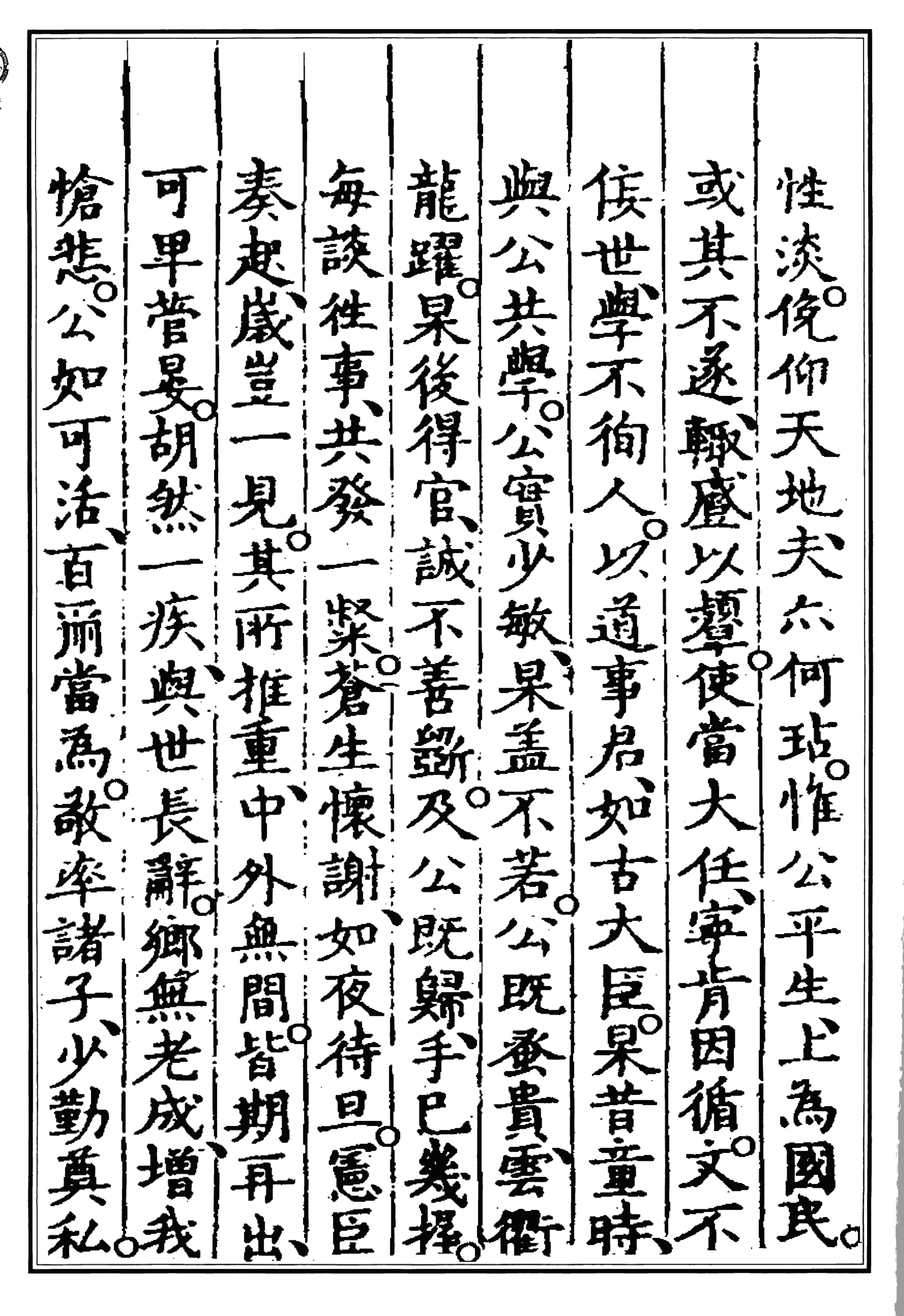
迨晉司寇、正己率屬。貫城之中、不聞冤獄。古制、

士刑罪止於戮。權人過之、乃欲誅族。公不爲然、

屢勤奏復。

上鑒公心、以執法目。彼放南歸、深居自念。雖郡邑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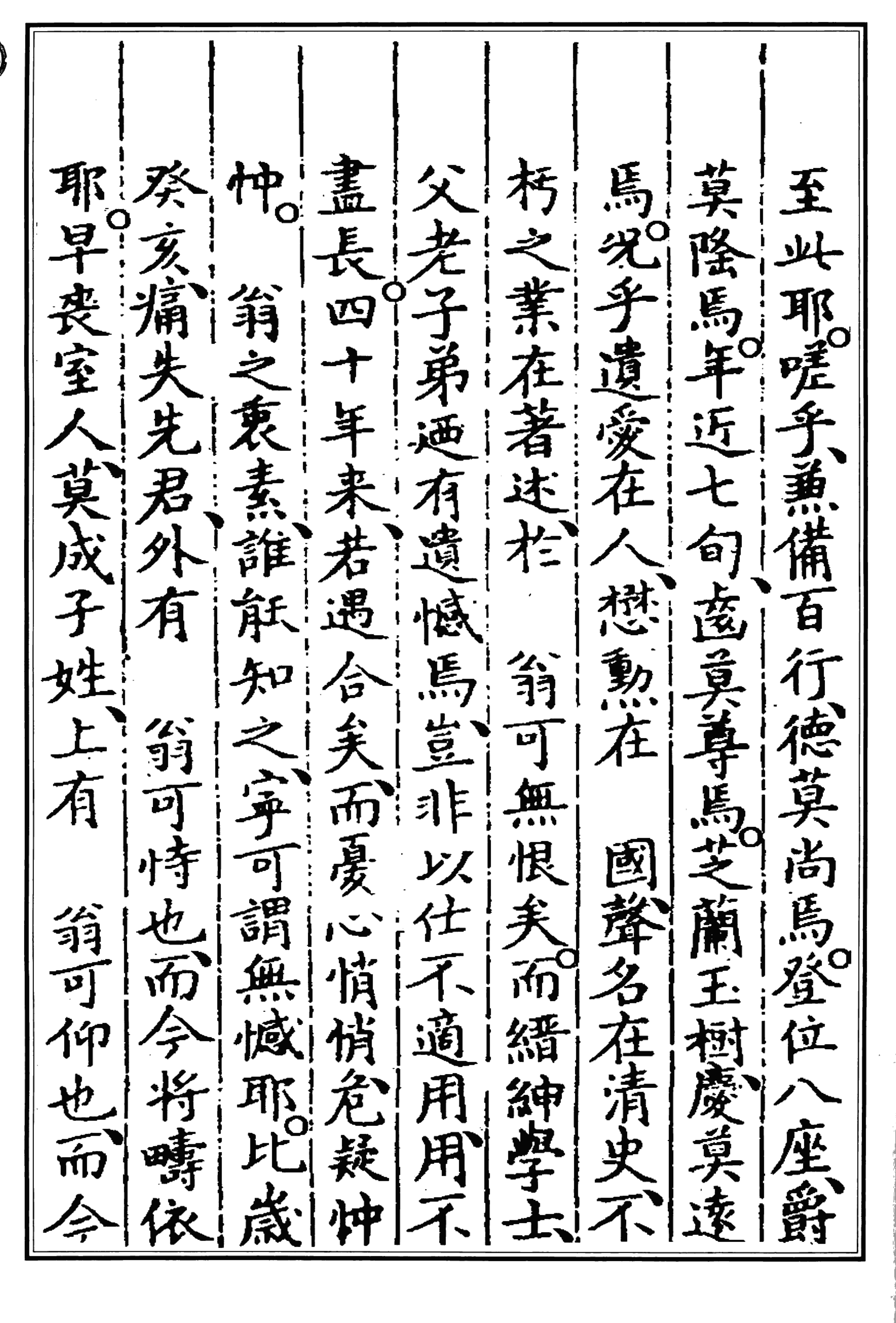
足未嘗闖。東園步屧、北窓高枕。藥裹身宜、耆慾


性淡。俛仰天地，夫六何玷。惟公平生，上為國民。或其不遂、輙蹙以顰。使當大任、寧肯因循。文不徒世學，不徇人。以道事君、如古大臣。某昔童時、與公共學。公實少敏、某蓋不若。公既蚤貴、雲衢龍躍。某後得官、誠不善斷。公既歸、手已幾握。每談往事、共發一粲。蒼生懷謝、如夜待旦。憲臣奏赴、歲豈一見。其所推重、中外無間。皆期再出、可畀管晏。胡然一疾、與世長辭。鄉無老成、增我愴悲。公如可活、百爾當為。敢率諸子、少勤奠私。

通家之義、亦見於斯。尚饗。

維年月日、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門壻項薦壽、謹以牲醴之儀、致奠於

刑部尚書澹翁岳父之靈曰、薦壽游　翁門墻二十五年餘矣。垂髫授經、六載于茲、曾未有頃刻之違也。既而往來南北、筆札問遺①、絡繹如縷、又未有旬時之隔也。歲之仲春、別　翁海上、既夏之杪、讀　翁手書、方幸固無恙也。得請南還、巽奉笑語、而潞水之次、遽聞訃音。天乎天乎、不憖遺



至此耶。嗟乎、兼備百行、德莫尚焉。登位八座、爵莫隆焉。年近七旬、齒莫尊焉。芝蘭玉樹、慶莫遠焉。况乎遺愛在人、懋勳在　國、聲名在清史、不朽之業在著述、於　翁可無恨矣。而縉紳學士、父老子弟、乃有遺憾焉、豈非以仕不適用、用不盡長、四十年來、若遇合矣、而憂心悄悄、危疑忡忡。　翁之衷素、誰能知之、寧可謂無憾耶。比歲癸亥、痛失先君、外有　翁可恃也、而今將疇依耶。早喪室人、莫成子姓、上有　翁可仰也、而今

将疇倚耶。傷哉傷哉。熟無甥舅、翁恩最殷，孰無師生、翁義最重。孰無姻舊、翁知最深。今也則已、嗟乎已矣。兩月而還、失視含歛、愴悵在堂、居室如故、杳然音容、莫可展接、終天痛恨、言豈能抒。有酒一尊、有肉一豆、靈其不昧、尚庶來歆。嗚呼哀哉。尚饗。

維年月日、

欽差總督南京糧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門生萬士和、

欽差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門生盛汝謙、謹以牲帛庶饈之儀、致祭于
大司寇澹翁尊師老先生之靈曰、嗚呼、横目戴髮、
號為人者、吾不知其幾何。圓冠方屨、號為士者、
吾不知其幾何。然耳目口鼻各由乎已、不愧不
怍、充踐人形者、則天下其能幾何。撐拳住脚、擔
當宇宙、不惑不揺、卓然士類者、則天下其能幾
何。故賢哲之生、非為偶然、而人之得遇賢哲執
鞭門下者、尤非偶然也。若和輩之遇我師、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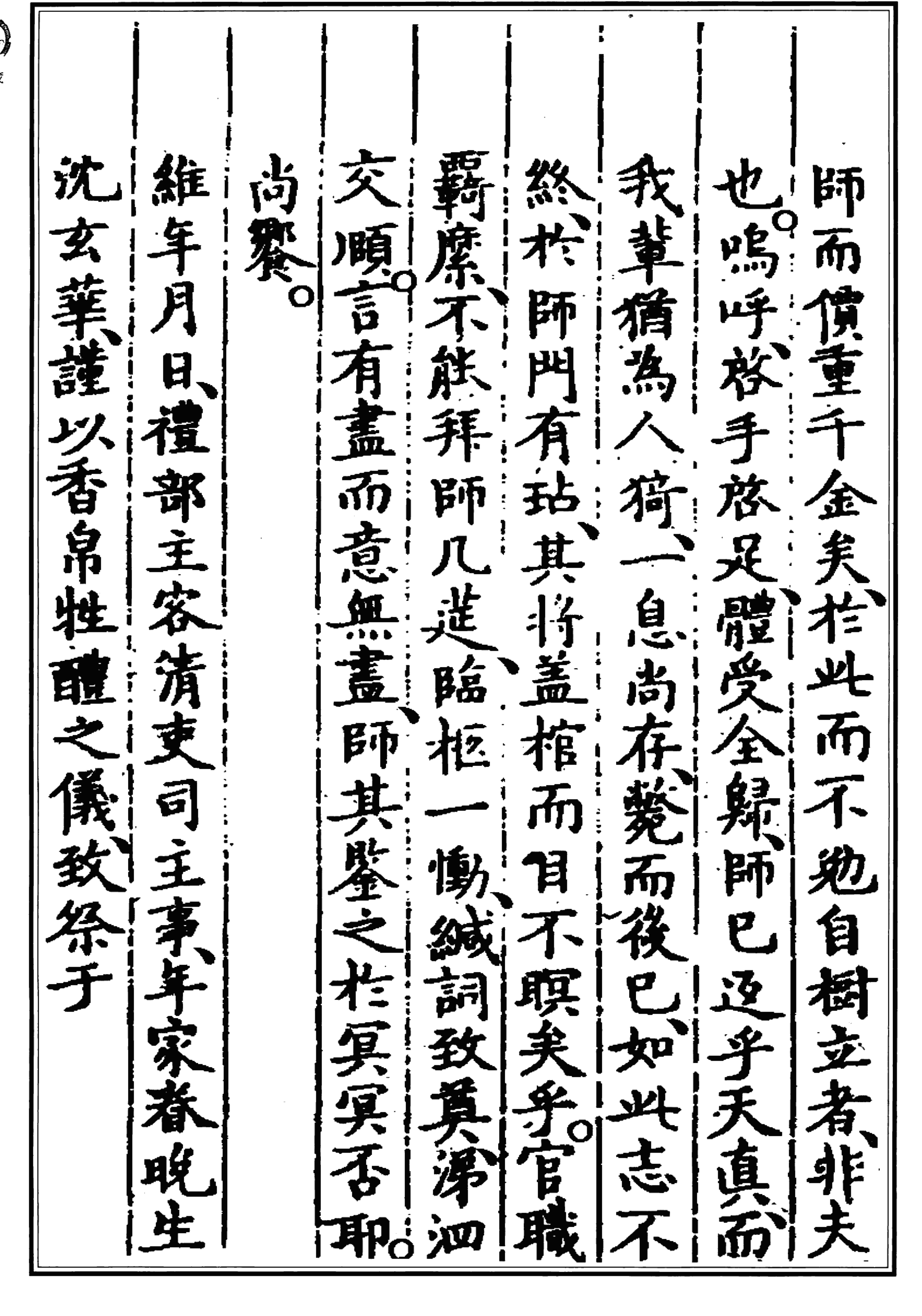
為至幸者與。師少歲聰慧絶倫，一目數行下，日記數萬言，人驚其神也。然其忠信之質、謙虚之心，退然不自滿者，其大成之根器也。及乎登高科，聲名籍甚，以望以地，宜坐授美官矣，而師以為斯之未信，則或受變於俗，蓄之不至，則無充積之光。乃閉門養高，以静觀動，研窮攷究，以書觀理，堅定其德性，以為基，綜聚乎名物，以待用。如是者有年。故其植既深，如金之百煉，愈試而愈見其本色。其識既廣，如器之橐籥，愈出而

愈見其無方。語脩身之行則皭然不滓，語當官之節則確然不奪，語治事之才則恢然有餘。至於

國家典章、編摩紀叙、與司馬子長相彷彿者，思若決河、沛然其不可不陳也。蓋世之所謂道德節義、事業、文章，四者庶幾無之矣。是以進而在

朝則學士大夫宗之，退而在野，則兒童走卒信之。是豈非元氣之聚、川嶽之靈、天之所生，不偶然者乎。和葷初仰師名，而未識師面，逮歲辛丑，師

予校場屋，誤蒙採拔，遂齒於門下士之列。凡士之得進身者，誰無座主？而和華獨得吾師伯樂一顧，價重千金，其亦可謂幸矣。彼御李司隸者，喜托龍門，見韓荆州者，能輕萬户，伊何人士，難遇如此，和華之遇我師，不更難哉！自收錄以來，幾三十年，或同官僚，或通書問，非法弗言，有疑必析，事不苟隨，責無回曲。師或謬許可以傳心，而和華但覺其終身效法之而不及。雖然，號為入而耳目口鼻矣，號為士而擔當宇宙矣，得名



師而僨重千金矣、於此而不勉自樹立者、非夫也。嗚呼啓手啓足、體受全歸、師已返乎天眞、而我輩猶爲人、猗一息尚存、斃而後已、如此志不愆、於師門有玷、其將蓋棺而目不瞑矣乎。官職羈縻、不能拜師几筵、臨柩一慟、緘詞致奠、滯泗交順。言有盡而意無盡、師其鑒之、於冥冥否耶。尚饗。

維年月日、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年家眷晚生沈玄華、謹以香帛牲醴之儀、致祭于

明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澹翁鄭老年伯尊太翁老

先生之靈曰、維皇純祐、聖神聿起。五、雝垂文、三

微罔祉。篤生喆人、爰作帝使。於爍我公、降命自

天。精苞靈耀、手抉星躔。博綜墳典、蚤握真荃。理

析堅白、學探幽玄。揮翰霧集、摛藻霞鮮。聯衡董

賈、参軌雲淵。浮英湛實、德備才全。黃圖闢啓、首

冠群英。

彤墀肇業、歷運而興。擢芳景福、振翼承明。肆践清華、

于帝之庭。迺佐樞莞、迺典銜鈞。秉矞亮惠、水鏡

闓清。百揆時叙，五位以寧。天與貞則，操履弗渝。茂猷秘蘊，厲節懷瑜。名重金甌，譽徹玉除。德業聞望，簡在宸極。翱翔列卿，膺命維新。貞憲西臺，正笏垂紳。晉陟太微，為國司均。持經飭律，曲卷條分。訊讞參聽，幽隱畢伸。制刑秋肅，實溫以春。中外倚屬，邪有大臣。僉期秉軸，以幸兆人。公優端嚴，事以義制。成功罔居，守法罔易。冥冥鴻飛，英英鳳視。時行時藏，惟德惟義。公身雖退，而名益宣。韶光葆和，

聲聞于天。眂之望之，如潦赴川。眂望維何，云于東山。庚曰無疾，邪有人馬。鈞天該轄，巫咸下吟。遺世塵滓，爰歸太清。國菑除棟，士喪法程。彖綿隱曜，海嶽還靈。濛氾云及，霖雨空情。自華先子，荷公交孚。茲忝世誼，復附葭莩。庚隨杖屨，景切師模。公不少留，御風遙往。哲人其萎，吾將安倣。惟公懋德，乾世作則。勳在旂常，聲施千億。纓冕雲仍，冀來世奕。惟帝念功，彝章具秩。德福無隆，亦何傷盡。今之人思公罔極。海內咸惜，矧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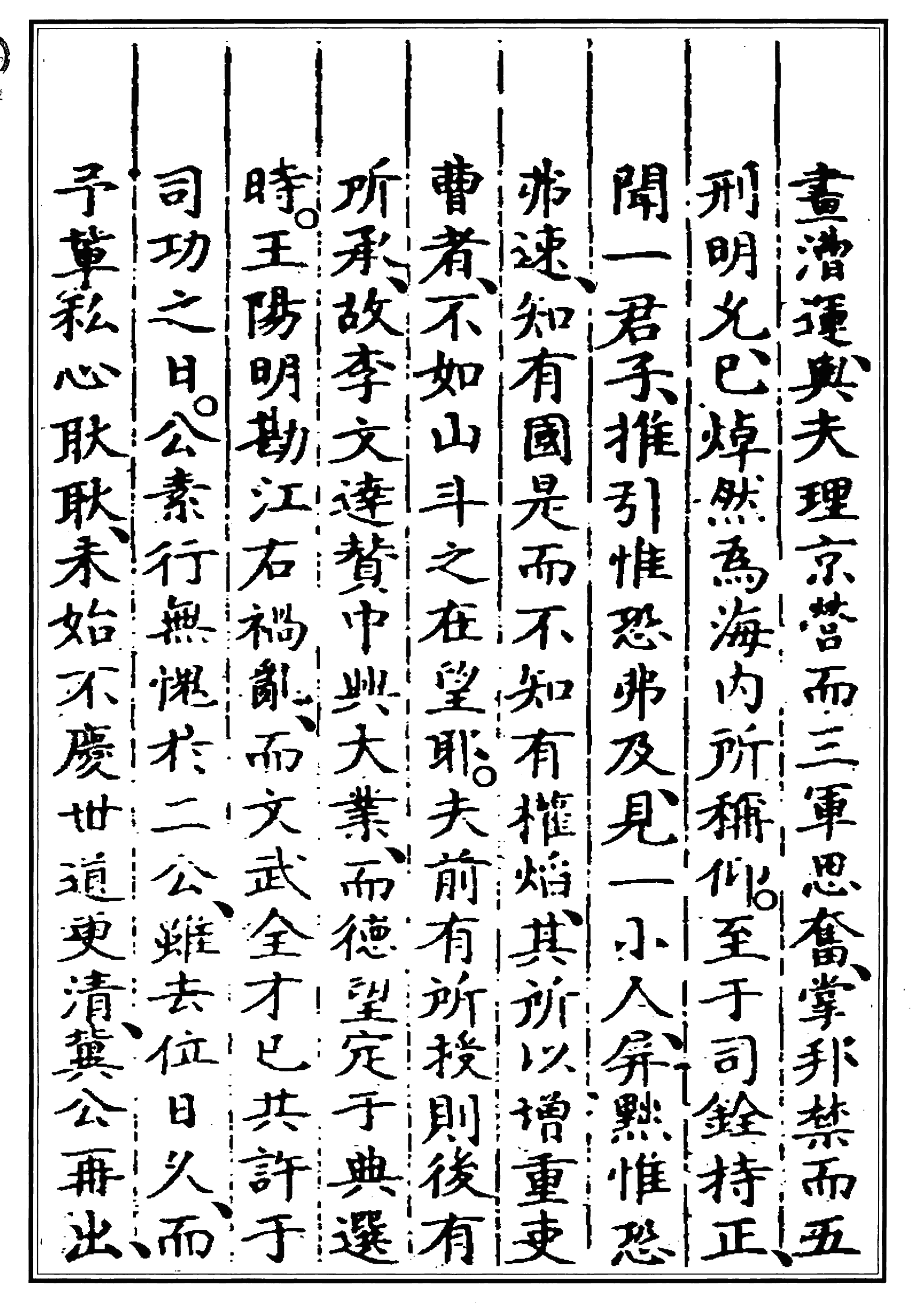


吾私。有化無死、神宜格思。酹酹薦藻，跽進陳詞。尚饗。

維年月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雷禮，太子太保、户部尚書高燿，工部左侍郎張守直，户部右侍郎劉自強，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羅良，吏部文選司郎中胡汝桂，考功司郎中武金，驗封司郎中佘敬中，稽勳司郎中徐濟，司務康憲，汪仲川，文選司員外郎胡執禮，考功司員外郎高察，驗封司員外郎劉大遺，稽勳司員外郎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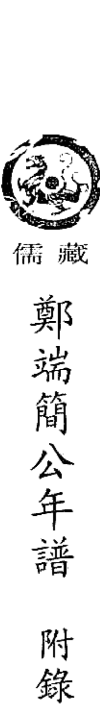
光祐、文選司主事王篆、劉大受、考功司主事劉涔、郭諫臣、驗封司主事許孚遠、稽勳司主事周寀，謹以香帛之儀，致奠于

明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淡泉鄭老先生之靈曰：嗚呼！士有神交于百代之上，謂其聲光不磨，聞之足以興起也。予輩於公，詎神交已耶。夫五行雜揉，真材難得。○繄公平生而品隲之，其該博之學，則江涵海滀，其中立之操，則松貞柏勁，其純懿之行，則玉潤金精。○至徵於事功，如旬宣江淮，經



畫漕運與夫理京營而三軍思奮、掌邦禁而五刑明允、巳焯然爲海內所稱仰。至于司銓持正、闢一君子、推引惟恐弗及；見一小人、屛黜惟恐弗速、知有國是而不知有權焰、其所以增重吏曹者、不如山斗之在望耶。夫前有所授則後有所承、故李文達贊中興大業、而德望定于典選時。王陽明勘江右禍亂、而文武全才已共許于司功之日。公素行無愧於二公、雖去位日久、而予輩私心耿耿、未始不慶世道更清、冀公再出、

有所取正矣。胡乃厭世太早、曾莫少延、則予輩與公同時者、何緣再資乎三益、繼公而後至者、又何以杼思齊之衷耶。嗚呼、泰住之谷、大海之濵限絶東南、固公體魄之所藏、而神氣則無所不之。固將駕玄鸞、驂白螭、與文達陽明遨遊于六合之外、與列星相炳燦、以昭國家之文明也、豈其隨死而亡耶。予輩阻隔山川、臨棺盡哀無從也、因述公所以增重于吏曹者為公慰、不知冥冥之中肯匡予輩不及、使繼公後而無忝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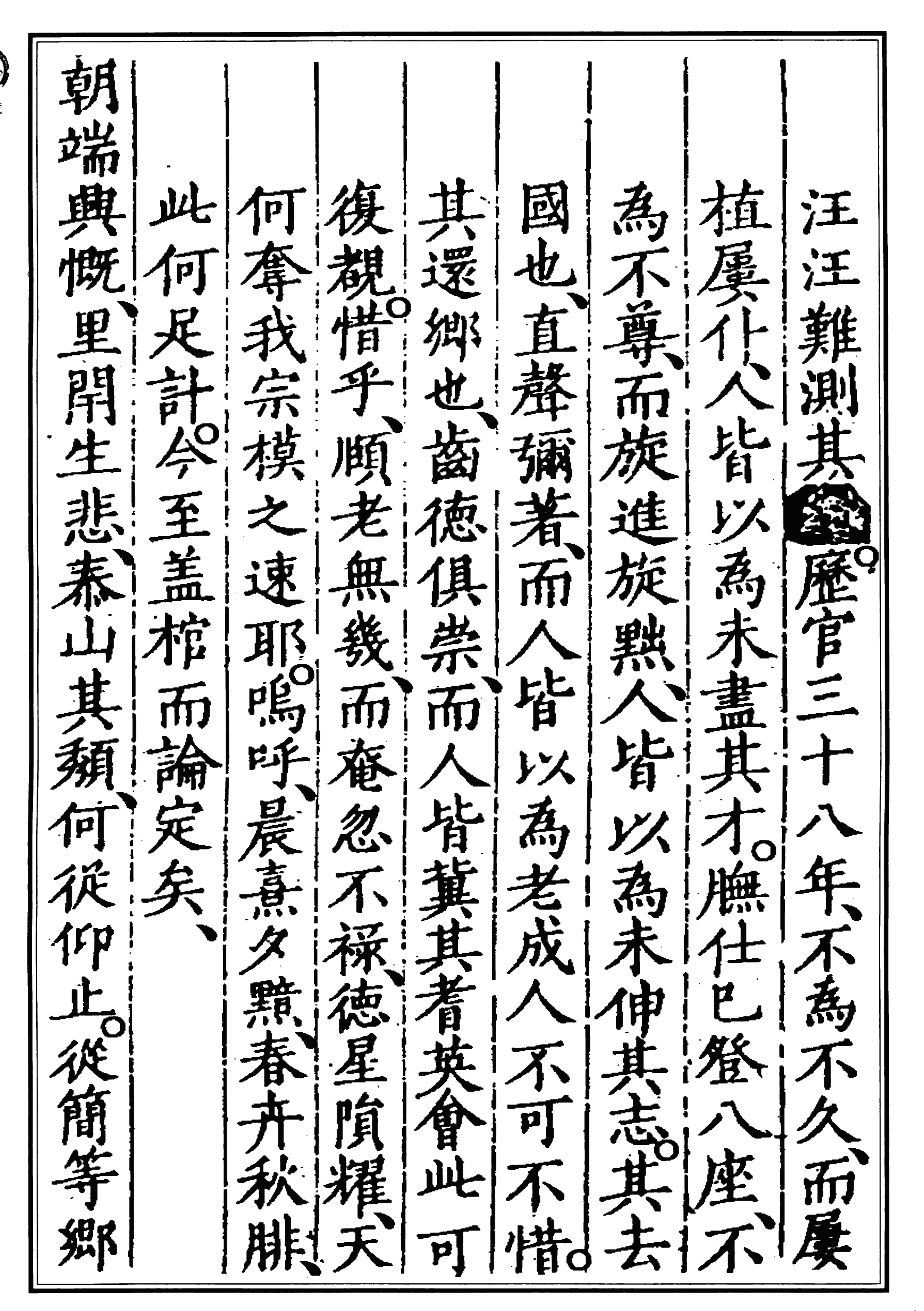


嗚呼哀哉，尚饗。

維年月日，刑科右給事中嚴從簡、禮部儀制司郎中戚元佐、員外馮敏功、刑部主事俞南金、楊道亨、卜桐、張大忠、王錫命、工部主事屠元沐、中書舍人仲春龍、行人司行人張應治、光禄寺署丞陸敷錫、監事李儒、鴻臚寺序班郭柱、包杞、錦衣衛都指揮僉事陸繹、百户吕㜣等，謹以香帛之儀，致奠于

明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淡翁鄭老先生之靈曰：瀛

海森渺、鍾靈毓奇、篤生哲人、爲邦之瑞、公其間出者耶。公之始也、博學宏材、掄魁入仕、而已爲國之利器。及其壯也、沉毅端亮、策勳抒茂、而遂爲世之典刑。發爲文章、則出入史閣、肆爾雅、而詞林以爲宗匠。著爲政事、則秉銓督漕、公明練達、而朝著以爲蓍龜。語其操、則清介孤高、爵出世表、而皎皎不可以緇。語其德、則温純惠和、藹然近人、而



汪汪難測其[illegible]。歷官三十八年、不為不久、而屢植屢仆、人皆以為未盡其才。膴仕已登八座、不為不尊、而旋進旋黜、人皆以為未伸其志。其去國也、直聲彌著、而人皆以為老成人不可不惜。其還鄉也、齒德俱崇、而人皆冀其耆英會此可復覩。惜乎、順老無幾、而奄忽不祿、德星隕耀、天何奪我宗模之速耶。嗚呼、晨熹夕黯、春卉秋腓、此何足計。今至蓋棺而論定矣、

朝端興慨、里閈生悲、泰山其頹、何從仰止。從簡等鄉

邦末進、闈訃淒其、執紼無由、聊以遣奠。盍不徒
為同鄉痛、而重以為海内惜也。嗚呼哀哉。尚饗。
維年月日、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郭朴、謹以香帛牲果之儀、致祭于
誥贈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諡端簡淡泉先生鄭公之
靈曰、清淑毓精、山川炳靈。乃際昌期、搭人挺生。
異資神啓、偉器夙成。蒐羅墳籍、扶搴菁英。發解鄉
闈、擢儁
明廷。青雲振翮、粉署蜚聲。或仕或隱、允協士程。于内

于外、獨秉國經。其道用光、厥位爰升。總漕禦[illegible]、儲裕氣清。銓部掄材、戎府詰兵。秋卿讞獄、惟允惟明。勳望益峻、讒忌斯興。謝事以歸、辟居柴扃。仲長樂志、龐德躬耕。着俊標準、邦家儀刑。胡期一疾、遽即幽冥。朴仕也後、仰公德馨。辱陪寮寀、同佐銓衡。琅琅誨言、朝夕服膺。幸免仆蹎、獲保身名。感公雅誼、中心是銘。兩地相望、歲月幾更。忽聞訃問、潸焉涕零。敬致菲奠、聊達微誠。述茲誄詞、遠寄哀情。尚饗。

維年月日、都察院左都御史南充王廷謹以辦

香叚帛、寄奠于

明故刑部尚書淡泉鄭公老先生之靈曰、惟公乾坤

間氣、海嶽鍾英。望重山斗、名懸月星。宿德懿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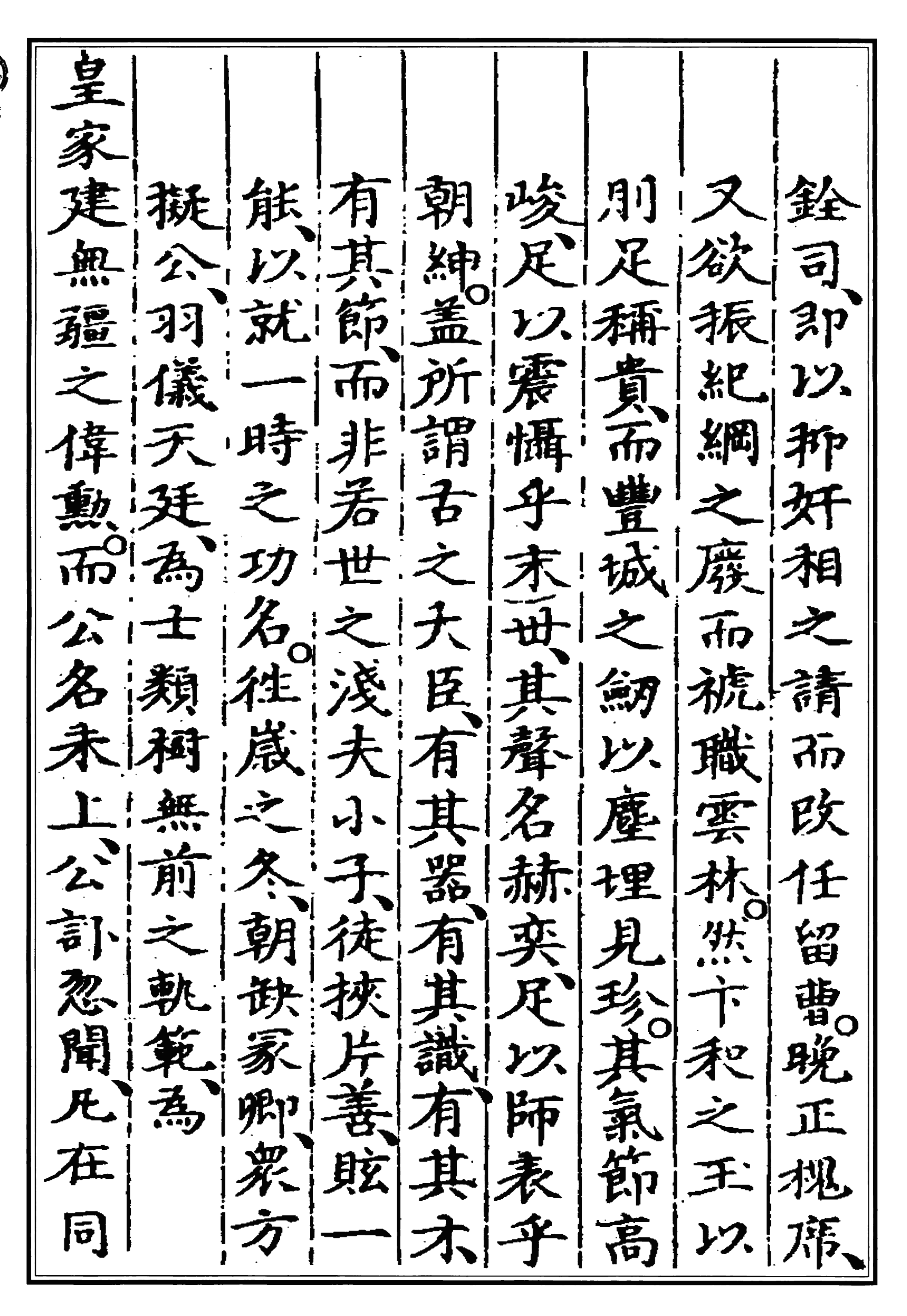
爲國老成。雄文博識、爲士儀刑。執義堅確、似陸

贄在唐世。議論純粹、如仲舒于漢廷。清介絶俗、

同東越之清獻。雅正不阿、類曲江之九齡。蚤發

跡于浙省、即首先乎多士。繼題名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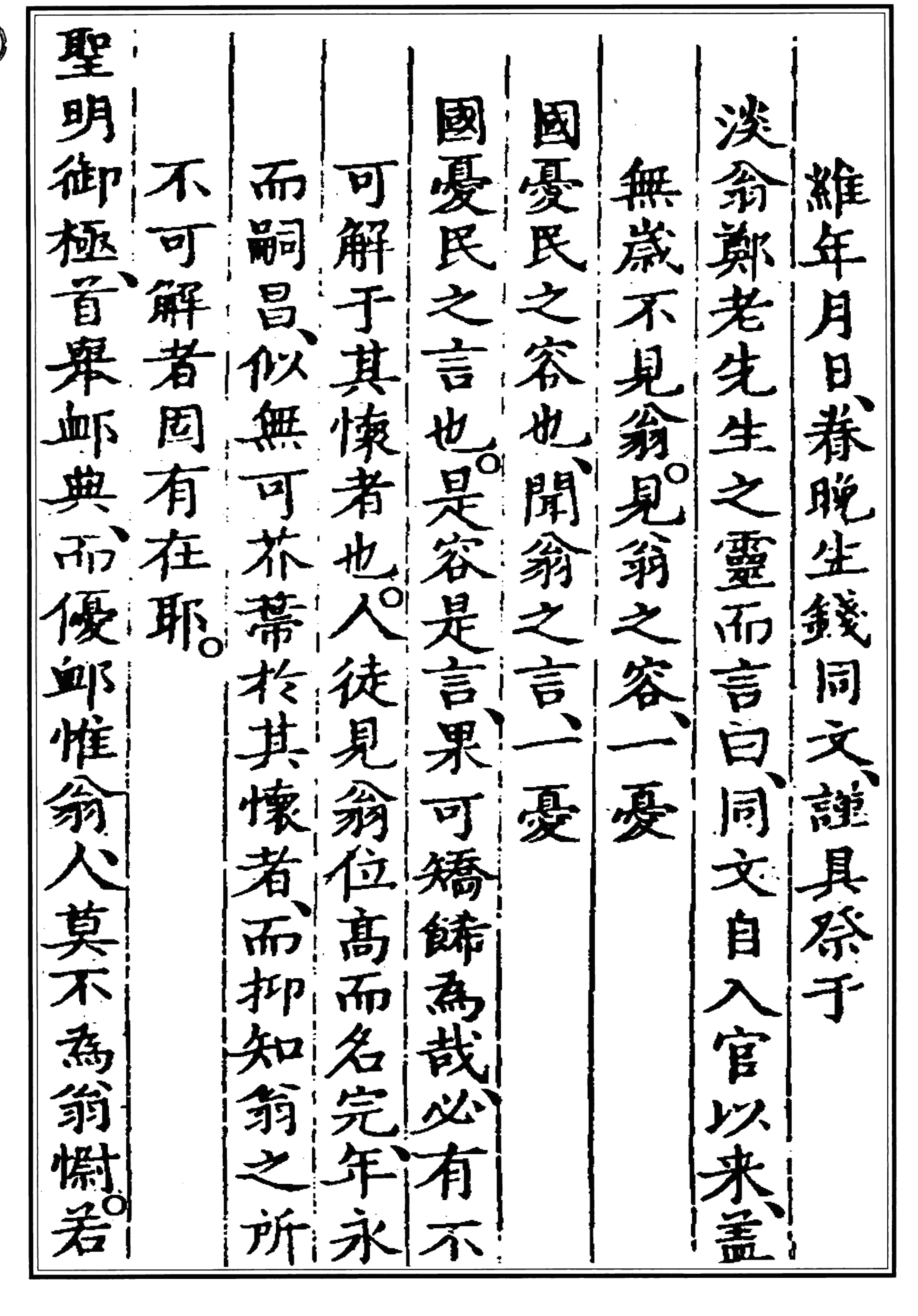
北闕、遂價重于南金。奈何公正不偶、屢屈屡伸。初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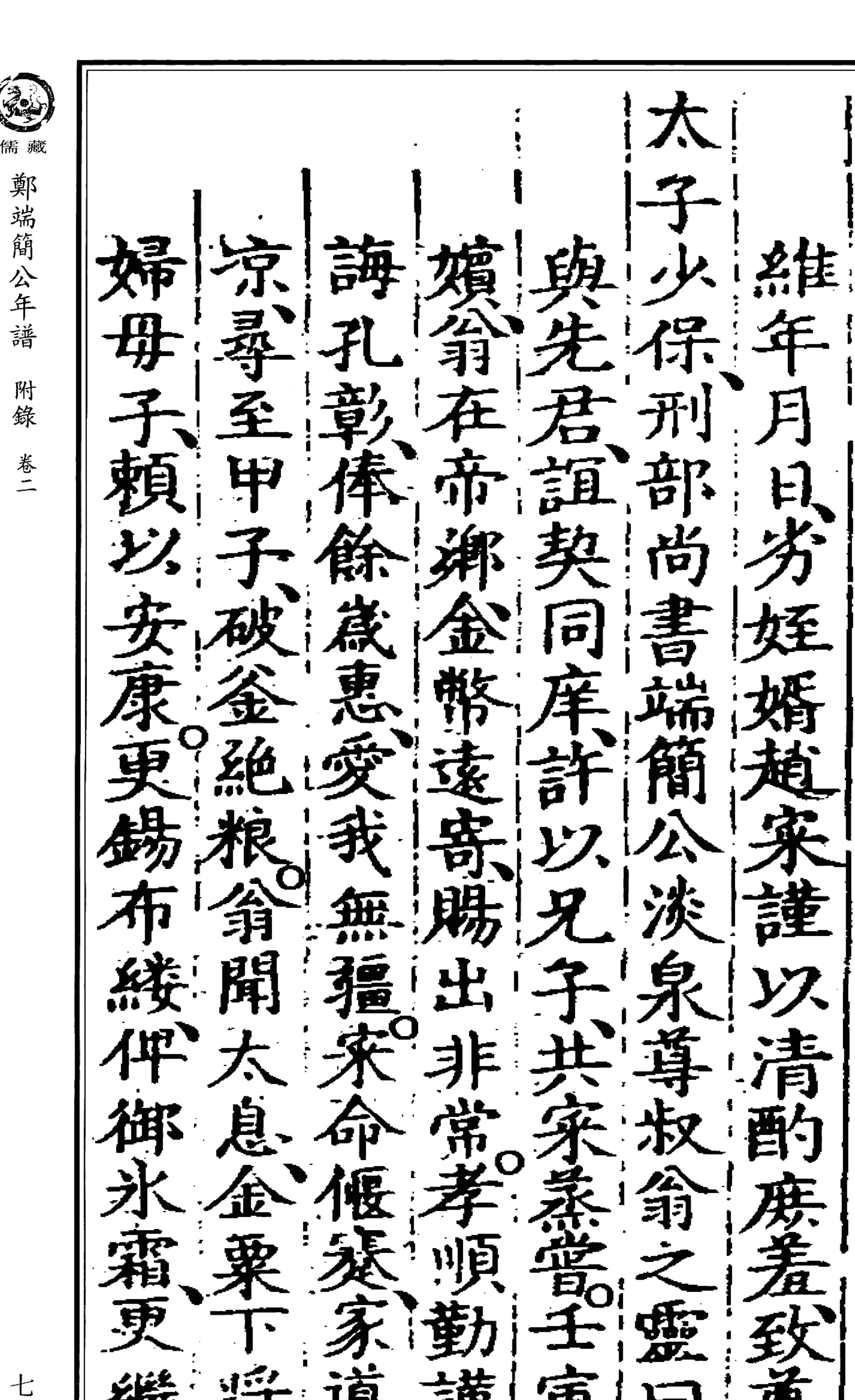
銓司、即以抑奸相之請而改任留曹。晚正樞席、又欲振紀綱之廢而褫職雲林。然卞和之玉以刖足稱貴、而豐城之劍以塵埋見珍。其氣節高峻、足以震懾乎末世、其聲名赫奕、足以師表乎朝紳。蓋所謂古之大臣、有其器、有其識、有其才有其節、而非若世之淺夫小子、徒挾片善、眩一能、以就一時之功名。往歲之冬、朝廷冢卿、衆方擬公羽儀天廷、為士類樹無前之軌範、為

皇家建無疆之偉勳。而公名未上、公訃忽聞、凡在同

朝、孰不咄唶而興嘆、疾魔而撫膺。謂明堂方建而大材未用、宗廟殷薦而瑚璉莫陳。士亡著蔡、國之典刑。嗚呼哀哉。予也蜀產、入朝稍後、萍踪相左、伏謁未能。雖切登龍之願、而鮮識荊之因。雖缺耳提之命、而忝神交之誠。蓋不相見以跡、而實相知以心。追惟戊午、自冬徂春、偶緣職事、薦簡通名、遂蒙傾蓋、白首靡親。爰遣令嗣、視余濟寧、時復嗣音、道誼殷勤。今遽已矣、胡能抑情。因風寄奠、淚濕燕雲。尚饗。


維年月日，眷晚生錢同文，謹具祭于淡翁鄭老先生之靈而言曰：同文自入官以來，蓋無歲不見翁。見翁之容，一憂國憂民之容也；聞翁之言，一憂國憂民之言也。是容是言，果可矯飾爲哉？必有不可解于其懷者也。人徒見翁位高而名完，年永而嗣昌，似無可芥蔕於其懷者，而抑知翁之所不可解者固有在耶。聖明御極，首舉邮典，而優邮惟翁，人莫不爲翁慨。若

夫奘恬褒節、約浮飾蠱、種種新政、意多翁平生所懷、其尤足以慰翁乎。使翁尚在則必大慶乎既往、而深冀乎方來、吾不知其爲容爲言者何如也。使翁柄用、則匪徒慶其往、必有以凝乎其往、匪徒冀其來、必有以迓乎其來、吾不知其庇國庇民者何如也。而今不可作矣、惜哉。然翁雖不可作、而翁懷之不可解者則耿耿不滅。今之君子、凡懷翁之懷、以凝翁之未凝、以迓翁之未迓者、莫非翁之作之也。吾人不必惜翁之不可作、



惟自作其懷、以暢翁之懷、是翁默默之望也。尚饗。

維年月日、劣姪婿趙寀謹以清酌庶羞致奠於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端簡公淡泉尊叔翁之靈曰、翁與先君、誼契同庠、許以兄弟、共寀蒸嘗。壬寅來嬪、翁在帝鄉、金幣遠寄、賜出非常。孝順勤謹、翁誨孔彰、俸餘歲惠、愛我無疆。寀命偃蹇、家道荒凉、尋至甲子、破釜絕粮。翁聞太息、金粟下将、夫婦母子、賴以安康。更錫布縷、俾御冰霜、更繼粟

肉，俾慰糟糠。炎風溽暑，葺我書堂，迅雷驟雨，袖金來房。諄諄教我，恒産義方，富貴貧賤，奚啻兩忘。宋也受恩罔極，負報春陽，願享遐福，岳固水長。胡天弗弔，遽爾云亡，陳詞奠翁，痛割裹腸。翁乎，寧忍予哉。有酒盈樽，如不飲，有殽盈俎，如不嘗。魂杳杳兮聲寂寂，俾我涕泗徒傍徨。祈始終之不棄，神昭格而來翔。嗚呼，尚饗。

維年月日，不肖姪鄭法謹以牲醴庶羞之儀，致祭於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端簡公淡泉叔父大人之靈曰、
嗚呼、惟鄭之先、克世其德、誕發於翁、圭璋聳特。
翁生不偶、族由以昌、族賴我翁、惠澤深長。憶昔
倭夷侵掠方窘、予父之柩、幾罹煨燼。翁爲構池、
亡親以安、復加賙恤、脫我艱難。產既凌夷、廚乏
饘積、老母之養、朝不謀夕。翁勤授給、母子以懌、
念我無成、每爲蹙額。予兄營宅、草昧拮据、翁割
已地、以完兄居。予業蕩析、室廬無所、翁爲改築、
俾有恒處。戴天履地、皆翁之惠、覆體粒身、皆翁

之濟。教誨諄懇、顧育切至、身勢彌留、猶領稠賜。哀哉翁也、分雖叔姪、恩實父子。翁心無窮、翁恩無死。寧獨厚予、合族如茲。寧獨宗姓、親識以之。大德獲福、仁人必壽、宜享永年、松喬同茂。胡遽棄我、返素玄冥、音容何在、虛閣遺經。陳詞奠翁、淚不可止、人之無祿、文正長已。悼逝感時、孤懷誰論、悠悠蒼天、吁閽無門。嗚呼傷哉、尚饗。

維年月日，門生董鯤謹列牲于俎，崇酒于卮，致祭于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端簡公澹泉尊師老先生之靈
曰：嗚呼！天生豪傑，蓋為世道計也，詎意先生遽
至是哉。夫先生繫海內山斗之仰，可以垂不朽
者，謂其文章之富，事功之顯，德行之純而已。三
者人皆知之，亦能言之，惟先生則兼而有之。蓋
世之稱文章者，率多剽掠蕪蔞，瑣繪浮詞，未必
其有茹古涵今之藴。世之稱事功者，率多紛更

制作、崇飾靡文、未必其有恤民體

國之誠。世之稱德行者、率多細廉曲謹、矯異沽高、未必其有瓌偉卓犖之節。至於利害所關、寵辱所係、則又卑趨鼠竄、淟涊依阿、如仲尼所謂色厲内荏者、滔滔皆是也。求如先生簡亮正直、挺然獨持、寧拂

天子以伸法、不媚權要以容身者、可一二見哉。然彼則冒襲隆譽、位極人臣、而先生曾不得久於其朝、與若人埒焉。是遵何說邪。鯤自蚤歲、厠迹門墻、

籍有指南、幸登仕籍。雖偃蹇長途、不能日侍几席、而惓惓造就之意寓於筆劄、毋若親承真所謂未嘗一日不歆激昂而使之前者。客歲北上、倉卒告別、見先生憂世之念耿耿不忘、猶冀銀青特除東山再起、必攄素蓄以佐昇平之治。鯤方自慶得所依歸、庶幾一申公議於天下、不至落莫墮世機穽中。而今則已矣、慨儀刑之永逝、嘆山斗之頹移。拊膺涕洟、聊陳悃愫、蓋效子瞻之哭歐陽公、實為天下慟也、豈特哭吾之私而

已耶。嗚呼，尚饗。

維年月日，南京刑部尚書、舊寅侍生錢邦彥，謹以瓣香束帛，敬祭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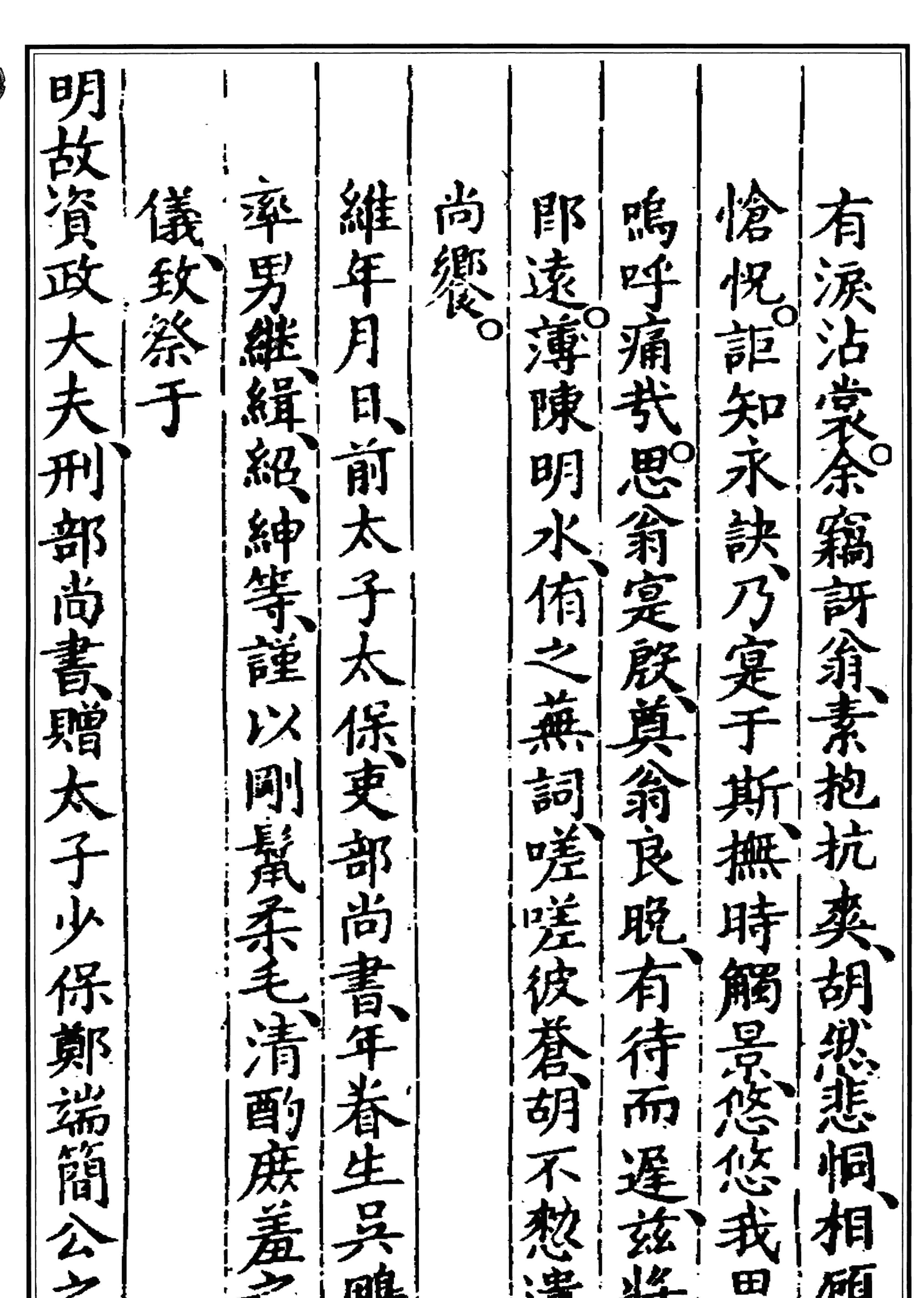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端簡淡泉鄭老先生之靈曰：於維我

翁，人豪天挺，道遡淵源，學融高迥。蜚英青歲，天路翺翔，儒林蓍蔡，清廟珪璋。立言紀事，軼駕班馬，博古通今，齊驅董賈。敭歷中外，剛侃弗阿，吾秉吾直，遑恤其佗。竟也莫容，適憎佞口，投[illegible]歸來，

明農畎畝。蕭然一室、右史左圖、緩帶角巾、雅謌
投壺。問字乞言、戶屨恒滿、②揮麈繩床、揚標彤管。
道腴可樂、聲勢浮雲、衣惟再澣、食鮮重葷。剖析
經疑、敷陳國是、從容片言、聞者披靡。蒲輪未下、
鵩賦俄成、典刑摧喪、
朝野悼驚。嗚呼傷哉。位躋八座、譽流九陔、翁身已
矣、誰其後來。繄翁悃誠、昭如星日、蓋棺事定、
詔還舊秩。焜煌新
命、節惠易名、曰簡曰端、允矣公評。顧余踈庸久汙交

籍、誼重金蘭、情投莫逆。晨官銓部、接武聯鑣、我容我冶、匪夕伊朝。析簡招携、摳衣請質、愛好日敦、辟諸膠漆。天作之合、庭轍追隨、留都叨轉、復侍光儀、忝叅九列、依依驥附、示之式程、砭我沉痼。方同許

國、遄先歸田、數承飛翰、累牘連篇。昔我先君、壽屆七袠、辱翁雄文、騰華蓬蓽。先君見背、乞銘于翁、琬琰之貽、永賁玄宮。惟是春私、感深存殁、消涘未伸、歲月超忽。癸亥之秋、一登翁堂、握手躊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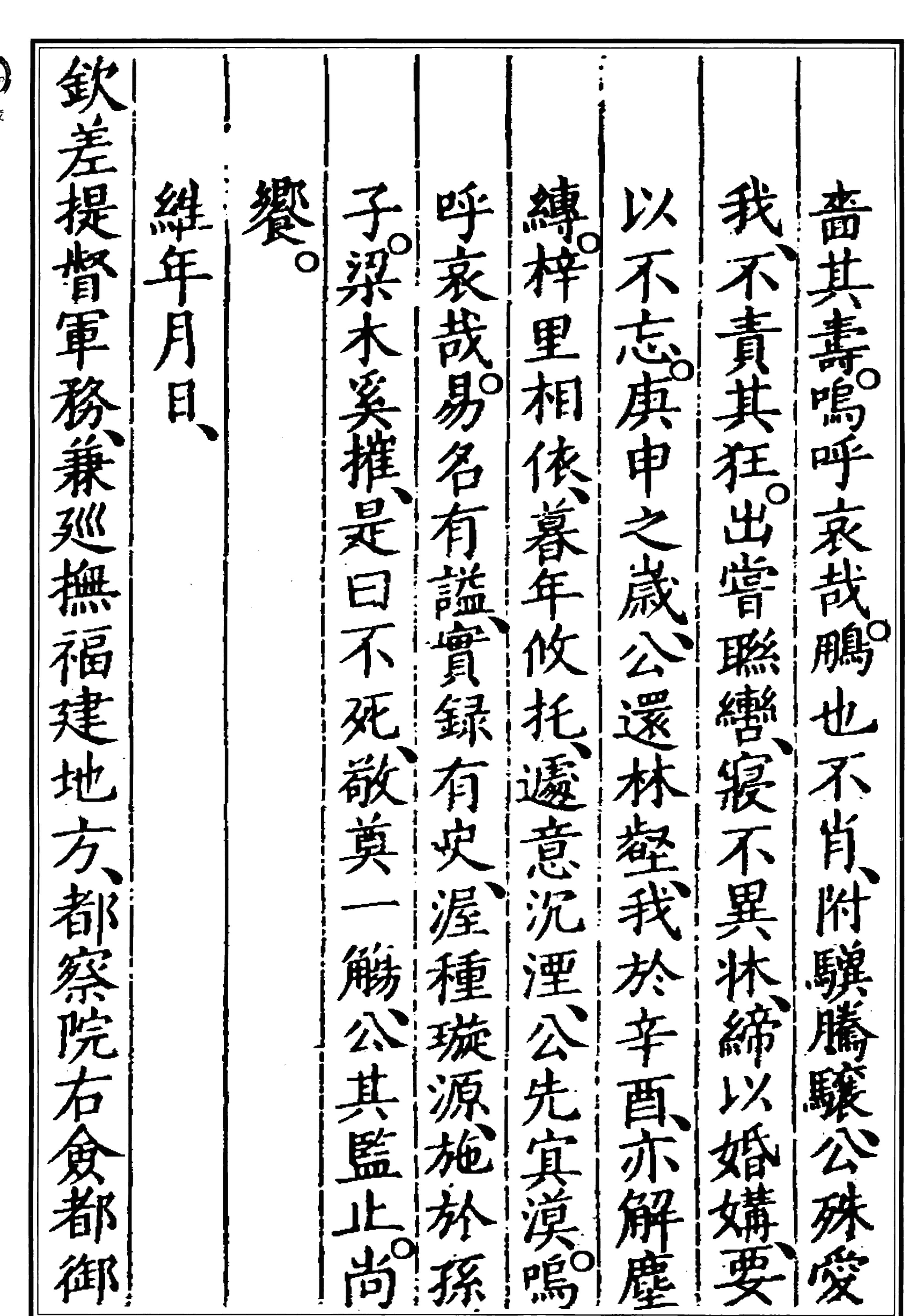


有淚沾裳。余竊訝翁、素抱抗爽、胡然悲惆、相顧愴怳。詎知永訣、乃寔于斯、撫時觸景、悠悠我思。嗚呼痛哉。思翁寔啟、眞翁良晚、有待而遲、茲將即遠。薄陳明水、侑之蕪詞、嗟嗟彼蒼、胡不愸遺。尚饗。

維年月日、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年眷生吳鵬率男繼、緝、紹、紳等、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羞之儀、致祭于

明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鄭端簡公之

靈而告曰、星昴發祥、元醇融結、天佑我明、篤生才哲。為龍為光、嗣徽前烈、松勁蘭芳、金精玉潔。惟公文學、強記博聞、傍穿直貫、括綜典墳、腹為經笥、道亞河汾、高視今古、超然不群。惟公政事、允文允武、秋肅春和、迅霆甘雨、經綸大猷、奠茲淮土、唐之晉公、今之吉甫。惟公懿德、沉機淵邃、不有畛域、何偏何陂。所悲人窮、所憂時事、皇皇之懷、鬱焉未試。功德與言、古稱不朽、孔門四科、賢不多有。公兼其長、天植者厚、胡厚其生、而



嗇其壽。嗚呼哀哉。鵬也不肖、附驥騰驤。公殊愛我、不責其狂。出嘗聯鑣、寢不異牀、締以婚媾、要以不忘。庚申之歲、公還林壑。我於辛酉、亦解塵縛。梓里相依、暮年攸托、遽意沉湮、公先冥漠。嗚呼哀哉。易名有謚、實録有史、渥種璇源、施於孫子。梁木奚摧、是曰不死、敬奠一觴、公其監止。尚饗。

維年月日、

欽差提督軍務、兼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塗澤民謹以牲帛醴菜之儀致祭于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濬泉鄭老先生之靈曰繄賢哲

之肇生兮展曠代之希值固期運之攸鍾兮寔

襟裳之標式維

先生之炳炳兮亶清時之名德既巍科而膴仕

兮復崇勳而峻節粵

肅廟之龍飛兮首奮翼於雲路乍蜚英于夏署兮旋

雲卧而順素比銓司之洊歷兮唯公已而直道

顧方枘以違時兮聊鎩羽而從好廼聲實之日

隆兮，歘月鄉而展禾，聯八座以寅恭兮，儁亮工而熙載。信王潤而金純兮，閱始終而勿改。紹絶學之淵源兮，宗山斗於寰内。暨耆年而鬱躅兮，郁鄉邦之儀刑。儼蒼生之屬望兮，肆鳶嶺之頻騰。擬蒲輪之再起兮，詎鶴馭之遐升。悵老成之徂謝兮，遺朝野之悲零。憶代乏於留曹兮，幸蘭親而荆識。睠臭味之獲諧兮，荷拳勤於獎挹。屬梗轍之飄離兮，遂音徽之久隔。忽哀訃之遐傳兮，曾惋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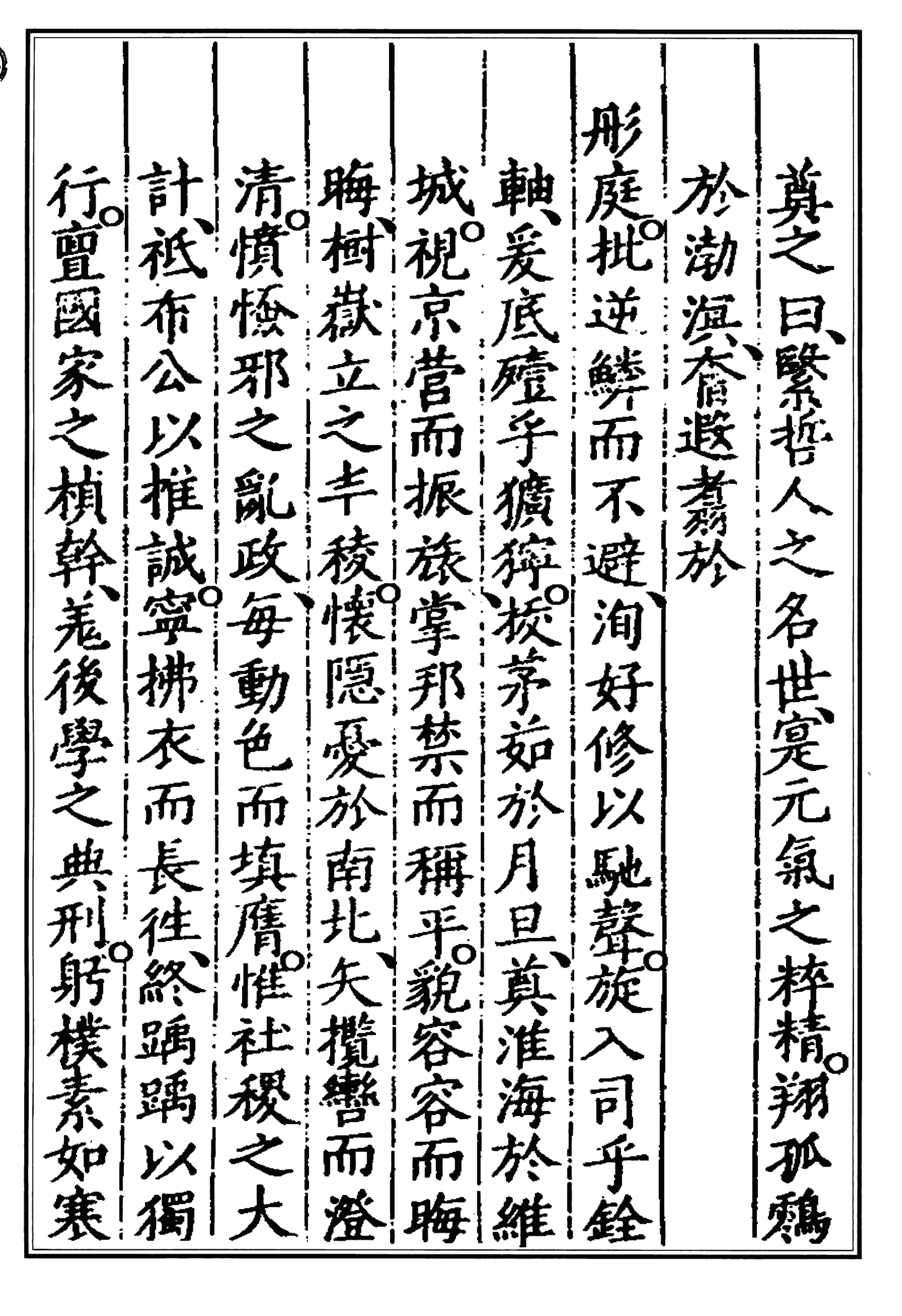
能極。乃棲遲于務兀兮、慙錙絮之莫能。聊緘辭而寫臆兮、殞涕泗之沾纓。惟追榮而晉賚兮、寔

昭代之彝經。尚隆貺而豐賻兮、表烈烈於旂銘。嗚呼哀哉、尚饗。

維年月日、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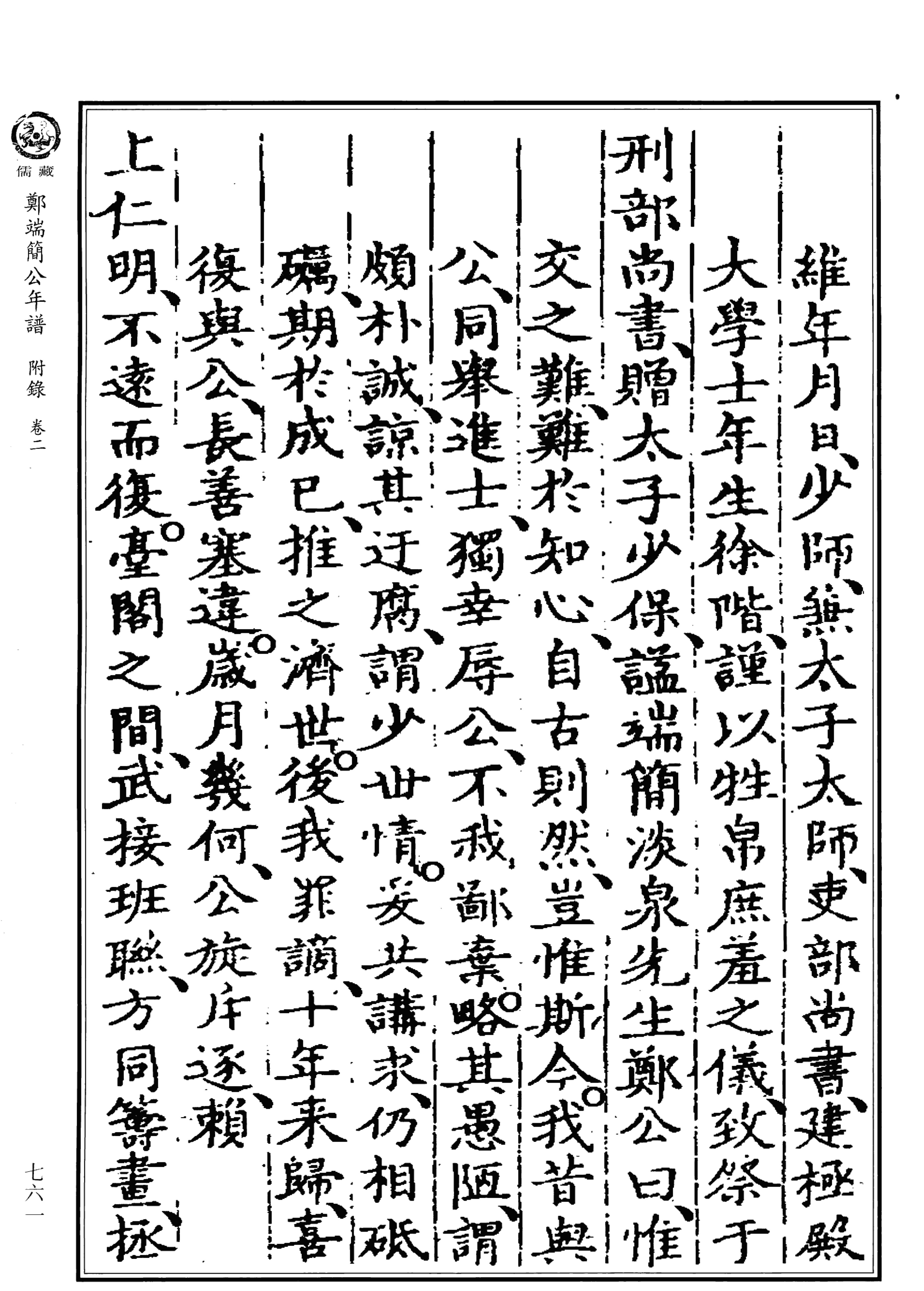
業師端簡公鄭與老先生逝于家、訃聞中州、門生湯彬為位而哭之以慟。明年隆慶改元、惟

帝念功、還公故秩、贈謚而薦祭焉。彬繫官、不能與執紼之後、俯首揮涕、遣子承宇謹將牲帛、再拜而



贊之曰、繄哲人之名世、寔元氣之粹精。翔孤鶵於渤澥、奮遐翥於彤庭。批逆鱗而不避、洵好修以馳聲。旋入司乎銓軸、爰底績乎犢猝。掖茅茹於月旦、奠淮海於維城。視京營而振旅、掌邦禁而稱平。貌容容而晦晦、樹嶽立之丰稜。懷隱憂於南北、矢攬轡而澄清。憤憸邪之亂政、每動色而填膺。惟社稷之大計、祇布公以推誠。寧拂衣而長往、終踽踽以獨行。亶國家之楨幹、羌後學之典刑。躬樸素如寒

士、豈徒戒夫持盈。紛頹波之就下、支大厦於將
傾。胡昊天之不憖、溘夢奠於兩楹。仰
皇上之新御、嗟耇老之先零。惟文章爲不朽、柳麟鳳
之繩繩。揚休風於
寵恤、昭遺直於汗青。彬望門墻而掩袂、歎梁木而
侮情、擬屈原之九辯、乏宋玉之才名。彼築場爲
何人、徒延佇於丹旌。瞰蕪詞而絮酒、悵北風而
怦怦。嗚呼、尚饗。



維年月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
大學士年生徐階、謹以牲帛庶羞之儀、致祭于
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端簡淡泉先生鄭公曰、惟
交之難、難於知心、自古則然、豈惟斯今。我昔與
公、同舉進士、獨辱公、不我鄙棄。略其愚陋、謂
頗朴誠、諒其迂腐、謂少世情。爰共講求、仍相砥
礪、期於成已、推之濟世。後我罪謫、十年來歸、喜
復與公、長善塞違。歲月幾何、公旋斥逐、賴
上仁明、不遠而復。臺閣之間、武接班聯、方同籌畫、拯

溺扶顛。柄臣震怒、公則又斥、我時孤危、朝不保夕。天日忽開、邪伏正崇、志切乎號、機苦未進、去年之春、事且有緒、公則不待、棄捐以去。我心公心、本若一人、我身公身、乃每參辰。在昔睽攜、猶冀復合、乃茲長往、孰回公轍。惟天生賢、固將用之、胡既生矣、而厄其施。天不可知、于茲益信、嗟我誰與、以佐

明聖。繫官于朝、無由憑棺、幽明之痛、獨摧肺肝。緘辭奠公、因與公誓、佩公之教、罔敢怠棄。期于九泉、



見無怍容。惟公陰翊，以成其終。嗚呼哀哉，尚饗。

詩二首　辱教下眷晚生馮皐謨

摇落秋風太華傾、海天雲物總含情。薜衣竟屬東山臥、鄉月空懸西省明。

北極一人勞夣寐、中原萬事尚縱横。銜恩忍說廷陵劒、涕淚乾坤歎灑纓。

薤露歌殘獨愴神、寒雲慘淡玉樓新。艱危幾洒憂民淚、世路還憐砥柱人。國是去留存短跡、主恩日月照孤臣。履聲想像尚書省、忍向西原慟獲麟。



門下晚眷生馮志仁

執法歸田鬢未華、鑿池開圃自生涯。夢焚諫草驚時變、樂話畊桑畏日斜。感德未能圖犬馬、傷心無復伴煙霞。吾翁心鏡清于水、執紼相將奠一茶。

校記

①遺：當作「遺」。

②壥：當作「壥」。

附嚴子陵論

鄭履淳

嘗讀漢書、知子陵以布衣友光武、及光武御天子、陵獨高不臣之節、寄跡漁竿、塗泥軒冕。希文所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信亦偉矣。然愚竊謂此特槩舉其迹、未深知子陵之心。子陵志在行道、非一偏獨善之士、若荷蕢接輿者流。至於既出而復去、亦豈其心也。夫士脩身學古、以樹於時、非獨自有餘而已、盖亦畏天憫人、兼善博濟、俾蒼生被澤而不失望。不幸而不可為、斯亦無憾耳。子陵當新都僭逆、固宜沉

晦免患。及炎龍繼照，天下嚮風，而猶依栖巖水，甘老丘園，無乃屈屈楊子。聖人無常行，或進或退，或潛或顯，與道屈伸，而要皆潔己。子陵以玩世不群之才，知重於君，而來其徵矣，尚猶東海避紂時耶。故計其篤於求我，將必有以用我，我得故人焉，相爲君臣，若伊呂之遇湯文，則懷仁輔義之畧可行，輯寧永清之治可致，夫寧徒出也。然猶重於自進，而羊裘寄釣，示之物色，庶幾遇主於巷之義。不然，洛陽之外，處處乾坤，彼復何求於光武。潛名混迹，依雲在澗，孰知其爲子

陵、亦孰知為天子之故人、而致之於漢廷也。是其出而宜、則終可以無去、既不欲仕、則始可以無出、胡乃就聘而起、而復决於去、何哉。此則光武自絕於子陵、非子陵固棄光武也。初、帝之求之、非徒曰吾將與同富貴而已。子陵之起、若惟為貧而仕、為賤而仕、則委吏乘田、一命之榮、足以慰其心、厭其志、亦不俟夫徵而後出矣。惟所圖者大、故擬迹磻溪、以覲漢之君臣尊賢敬士者何如耳。君知故人、而弓旌之使雖勤、就見之禮殊缺、已非先學後臣、熊羆同載之故事。況時

大臣孰爲鮑叔、孰爲子桑乎。先瓊枝於鳳凰、遺杜若於下女、古之人有是言矣。無人於子思之側、則子思弗可安、況簡傲娟嫉者於君側、雖君必我信、而蕭蘭共庭、鴟鸞比翼、終不相容。狂奴赴闕之初心、非謂有是、奚待君房召見、而後堅卧不起也。君既不以湯文之待伊吕者待賢人、而癡諛之相遂、以爵祿驕貧賤、彼諫議大夫寧尊榮、而子陵可以虛拘哉。是其豹也、桌周擊磬之心乎、欲行所行而來也。其長往也、去齊接淅之行乎、又見所見而去也。卷舒去就順事無情、

即此窺抱負於當年，想丰神於千載，何其逍遥卓犖，英邁無機，高俯日星，潔㪷霜雪，方駕逸步，超海凌空。方將狹九州爲不足遊，蔑萬姓爲無與友，下相揖讓於唐虞，而上寄遨遊於軒昊。蓋視光武且浮雲也，又況雲臺功利諸臣，顧可得而相寮友耶。或曰：子陵初友光武，終耻事之而去，信乎。夫稷、契、唐之元老，舜匹夫時，雖欲友稷、契不可得，及爲天子，稷、契遂北面事之，皋陶、伯益與禹同朝數十年，且相揖攘以位，禹既受命，未聞二老耻臣之也。天下安有無君之人哉，不

屑臣故人而去、子陵固非若此小丈夫然矣。但聿求元聖、惟師尚父、天子實皆師之、非特不臣耳也。使光武以玄德之求孔明者求子陵、則其大臣皆以帝師王佐事子陵、如是而子陵猶不肯爲之臣、則固矣。予故謂光武自絶於子陵、非子陵之棄光武也。雖然、子陵既心乎濟世、何不於群雄角鹿之時倡扶帝室、宣力故人、與良平媲美、而乃於天下既定之後始出、以顯夫志節高乎聲譽、寧非好名之士耶。吁、是不然。汗馬之功惟以力、帷幄之贊僅以謀、馮、蔵①、鄧、寇諸公皆

能之子陵不屑此也。昔人謂翟璜不能回西鄰之寇、良平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皆潛孚默運、不假知力、惟以德望服人心。子陵蓋志於此。當光武時、天下雖平、而新莽之遺害未盡除、四民之生業未盡、遂天下之賢才未盡用、君德之涵養未盡善。子陵負世重名、特出爲賢人倡、欲令海內知天子誠能下士、更有版築飯牛之朋望風而起、英豪離祉、黎獻共臣、則中興之治益光、非止於恢復舊物已也。既不得於此、而後乃遊神物外、返駕初

服。惜美人之永違、寶幽芳於罔職、反素完真、棲冲業簡、眇傲卿相、狎昵帝王、下聳群觀、上移天象、清風勁節、標致羽儀。赫乎泰山巖巖、使天下萬世皆知天王宰相崇高極貴之上、猶有此等不可相下之人。非惟立懦廉頑、大助名教、又使後之人君得如子陵之臣、當知有介特之操、苟一毫致敬盡禮之未備、則爵之雖榮、留之雖至、終不能得其心、終不可盡其用矣。巍巍子陵、其視矍鑠諸公、依依寵祿、隱忍以就功名者、固不可同日而語。他若周王、荀、薛之徒、甘於獨往、以

隱爲高，又惡識子陵之所以爲子陵者哉。故曰：先生聖賢之侶，才兼不器，道協時中，伊尹伯仲也。公覽之曰，子陵天子故人，正欲有爲，尚以入朝見嫉，引退。嗚呼，闢門塞路，上下殊方，介石需郊，進退異局，宜乎逸民相高，寧獨子陵之時爲爾也。

尹和靖論

君子立高世之志，必有遺世之識。志正而大，寧銜嗎實於小售；識明而遠，肯喪資斧於包羞。守身事親，率以是也。和靖尹先生不對紹聖制策而歸，其母說之，

謂知子以善養、不知子以祿養、先生遂不復應制。奇哉、百世之下、孰能心是母子之心者。夫賢人視君心爲進退、制策見國是之從違。尹先生當宣仁既沒、括宗初政、志於行義、冀伸祿養、豈意以誅遂元祐黨人爲問、則將是天下之所非、而非天下之所是、用舍顛倒、刑賞舛錯、故老遺忠、遯不見信、而招徠讒佞、徑從中出、臨川遺黨、復滿朝廷。嘗聞君子小人迭爲消長、蹇而欲往、睽而求合、幸以遇巷、終戒嗟如。進忤戰龍、恐殺身不足以益國、躬比金夫則降志殊悖其初心。

况時推讓風頹、明揚典遠舍制舉無能自致。先生蓋曰、吾為親出、而一對誅君子之策、縱第一臚傳、遂極乎富貴、高乎功勲、大慰孝顯、然是非廉恥所頼以事親者、自我喪之、虧體甚矣。直者未尺而枉者過尋、未聞正人而先悲失巳、吾其如親何。固不若直在胷中、浩然充塞、完真履素、反性踐形、笑傲乾坤、優涵雲水、罔榮簪冕、寧耻緼袍、光明正大、以自居、則亦以事母不惟曲為承順、期得夫心之悦、而直能諭之於道、亦且輕富貴、蔑王侯、修志意、全道義、則親之心即吾心。

於是簞瓢可羞養，而甘旨恥乎爲豐；陋巷可承歡，而麗室愧乎爲美。巍然良貴，冲然富有，而胡羨服命尊崇，患得患失無已也。此先生深照達識，既明且遠，决行藏去就于昭曠之天，而不拂乎善養之誨者，其視登舉徵榮，奚啻雲霄一羽毛，而滄溟一流萍也，惡足動其中回其志哉。雖不兼祿養，而天下後世從知尹氏之母，其爲親光，固非三命九錫可同。惟懷遠識斯成大志，然非是母，亦安有是子。他若識可事於漢王，知矣，而過於隕身；羨齊名於李杜，壯矣，而拙於全子。

彼皆以賢稱，豈若尹毋成子之德、全已之養、兩不自失、寧弗爲尤賢。竊觀尹先生之孝、似曾子、皆以魯得之。曾子亦云善養、而非專祿養。在聖門曰參也魯、程門亦曰尹焞魯。魯者終有守、卒之傳孔子之道者曾子、得程氏之傳者尹氏。因知魯最近道、不自失即孝也。昔名聰明之士、鮮乎。智巧千祿、僥倖期通、從欲蹈機、經營自固、計無弗至。然盛衰相因、倚伏相生、利源一啓、害漸亦萌。蔌蔌方穀、夭夭是仍、既豐其屋、家蔀身傾、卒罹陷阱、戮及其親。昔之聰明、竟以自刑、鼂錯、

董卓何以異也。君子鑒此，故明乎吉凶消長之理，審乎進退存亡之道，恪守以愚，機心盡泯，剗去剛健同乎大順，營營寂寂，不眩虚靈。所謂天動星迴，而辰極自居其所，機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以無用爲有用，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曾爲世所病，而君子恃以守身事親，將不愈於聰明。雖然，尹先生爲已爲親則得矣，惜未大行其志，使天下蒙君子之澤。嗟夫，高才抱憂於戚戚，碩人負嘲於俁俁，自古所識，寧獨一人而已哉。賢否混淆，英豪遠迹，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

守晨沮溺耦耕、接輿行歌、遽瑗保生、莊生伯子、荷蕢文人林宗叔度、君平于陵、是數君子者、信皆文明弘濟之才、金相玉質之器也。夫豈無親可養、抑不孝忘親、蓋亦知珮玦可捐、慮中閨每阻於遼遠、芳杜可遺憚下女反嫉乎娥眉。及勢與心違、則所得奚償所失。既慚藩羝復愧筒龜。雲雨未施、而先困豢龍之繳、羽儀未戢、而已制伶倫之籠。故寧甘心貧賤、忘懷物累。誦書談道、聊以自娛、粗飯藜羹、聊以自飽、斗室蒲茵、聊以自安、茂林清泉、聊以自玩。無援無羨、不忮不求

顛沛有常直方弗紊。皜皜乎崔嵬之頂、忻焉與麋鹿同群、必不肯俛首自媒、矜顔順旨、仰惠於一眄、逐隊於群衆、使妻妾愁泣於中庭、兄弟嗤笑於爽德、以貽父母羞也。或曰、剝復循環、盈虛遞運、才誠命世、人可回天、諸君子蓋能爲而不爲、非欲爲而不得。其然豈其然與。雄略雖同、鼠終非虎、林梁在遇、鶴肯歆鶩。亦有事一功殊、玄機莫測。獨不見渭濱釣叟、南陽耕夫、少年賈生、下帷董子、均不世天民、乃或功著鷹揚、聲震鼎國、位極人臣、名光清史。使不遇伯樂、早歌薤露、

遂將湮滅無聞、同凋草木、畧無一事一藝可樹於後世耶、兩間固不少此兩人也。若賈、董、則慟哭無啓於君心、返身卒歸乎素業。宏才偉致、鬱抑終沉、抱璞懷珍、一長未展。天高地厚、局而蹐之、撫景哀時、亦自隘矣。丈夫此身犖犖不可羈、以二子之志之才、雖不見用、亦安至困苦、徒怨生我不辰、而昧自戕非孝、此其識之不遠、尹先生遠甚。予獨惜夫漢之文武皆英主、而二子猶爾、矧彼晨門荷蕢時耶。故曰、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知難。嗚呼、同一盡於百年、而瞬

息忽已遲暮、念修能之難立、而美人杳兮未期。此騷人烈士所以慊慨悲歌、感憤激烈、籲天長吁而不能自已者也。夫鯤鵬鼓翼於微風、何異鳩鷃、麒麟自羈於樊梏、是亦犬羊。故使尚父孔明無遇、亦甘沒世不稱焉耳、未果非孝也。然則尹母豈易得哉。噫、有是子、斯有是母、使母非尹氏、必吾事親未及尹先生也。此君子所以希賢者也。

九章序

鄭履淳

屈子之情真，故其言非思後人思效之弗及也。曰人命兮有當，猶怨而未怨。豈惟是、其有女則激而不弘。然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寧可謂無怨。蓋任迫切之真而言、奚暇致飾。若無病呻吟、則聲且不能動人、又豈作者不朽、東王、劉、陸諸篇是矣。先君壯猷遂學、袁冠一時。諸葛有才、希文無命、

雖震来而笑、勁節如如、而需血剥膚、艱危歷備。彼蒼不弔、復爾殲良、白璧淪沙、明珠沉海、今亦云已。讀罷離騷歌残蓼莪、天長地久、此情柰何。緣訪九章、以鳴永感。每爲援楮、日淡風凄、涕與詞俱、殊難悉意。嗚呼、百世之下、覽者味之。先君羽儀標致、髣髴可象、應知天子有拊髀之思、英雄動滿襟之淚也。

悼

旻天降割兮丁我躬、民莫不穀兮戚嬛嬛。前秋子病兮翁憂子、今歲翁亡兮子哭翁。撫摩顧復兮情如昨、瞻戀疇昔兮空音容。無日無夜兮思悄悄、忽忽如夢兮神西東。沉吟一到兮從遊處、不覺號慟兮呼蒼穹。惟見流塵渺渺兮護幽榻、悲風漸漸兮穿房櫳。琴書冷落兮徒四壁、手澤依然兮虛

舊宮。苔痕滿階兮絶履跡、閒花泣露兮落殘紅。蠨蛸網簷兮織愁縷、伊威在室兮聲忡忡。白日無光兮雲慘慘、浮煙四塞兮天蒙蒙。予猶呼翁兮翁何在、翁應念子兮言難通。含情撫景兮可復顧、欲行不行兮摧淵衷。嗚呼、君固人傑、川流山峙。君身不再生、君心豈遽死。我猶寤寐兮操藥、望爾貞疾兮忽起。胡乃一旦兮忍子、使我終天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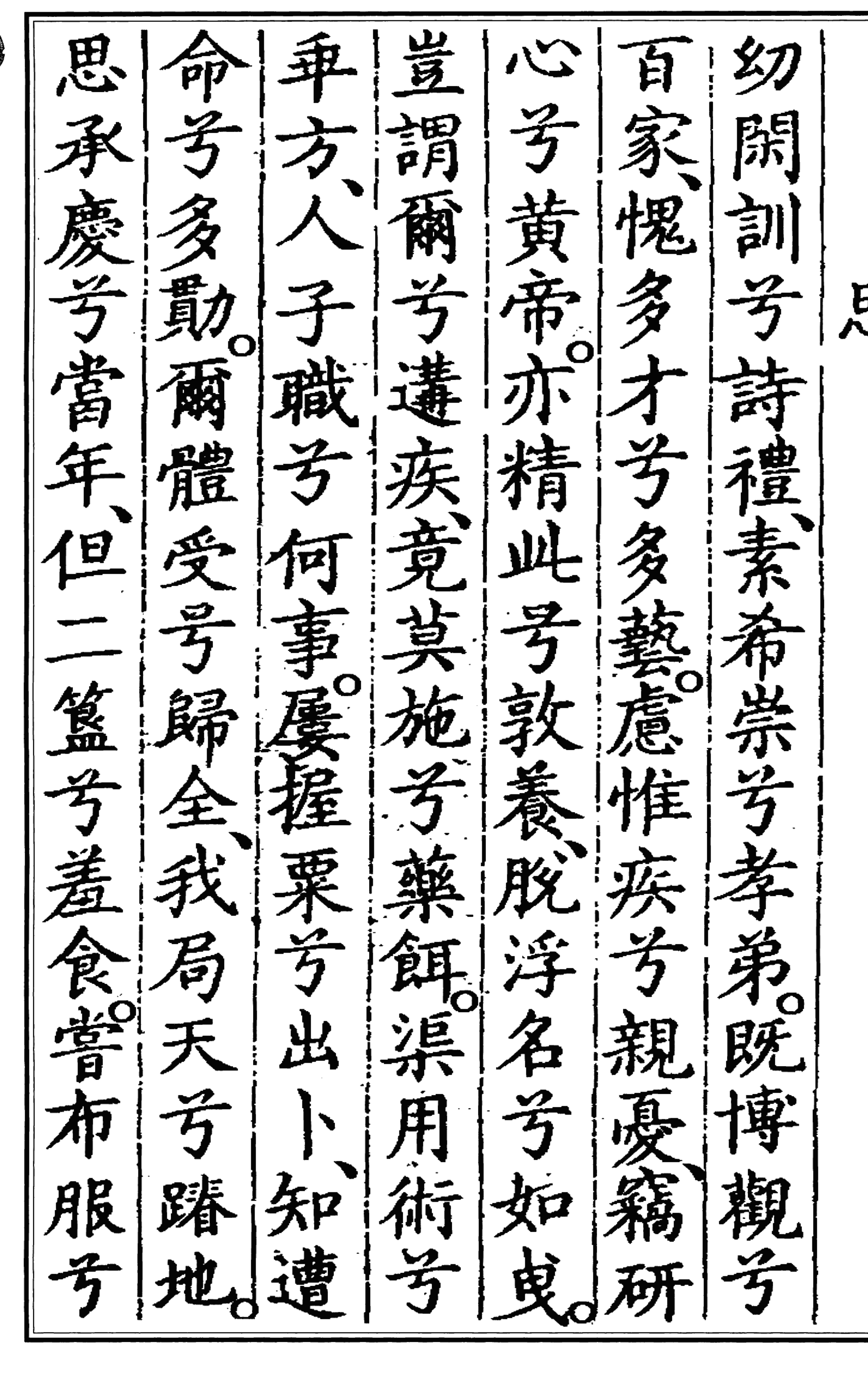
何倚。自愁不如彼蒿蔚兮、又奚啻餅罍之深耻。吁嗟行路兮莫難於此、昏昏默默兮英雄長已。千秋萬古兮從兹以始、誰能式穀兮終身慕爾。念此欲絶兮形神交毁、知哀無益兮莫之可止。天無涯兮地無邊、日君月諸兮相推旋。萬物代謝兮往不返、此情此恨兮何綿綿。男兒不解兮向人哭、爲爾年年淚潸兮芙蓉鮮。

釋

嗚呼嗟嗟兮我生不辰、逢天疾威兮降難惟純。洪濤震海兮無舟可津、浮塵蔽岳兮何方可鄰。狐狸晝號兮野犬狺狺、鵂鶹夜鳴兮牝雞多晨。宣尼去我兮誰與歌麟、傷哉儀鳳兮曠世不賓。哀彼孤高兮獨爲匪民、危身遂潔兮孰與忘機而保真。嘗仰羨夫神龍兮、謂能隨時而屈伸。胡爲坐愁拂

鬱兮於泥中而羅屯。縱暫戢鱗秋冬兮、寧不可復俟乎陽春。使果涸死塵沙兮、又何異蠹魚之終淪。已矣哉、君不見屈子自沉兮湘江自流、賈生長逝兮絳灌長侯。雖徒憤死夫英儫兮、宇宙仍爾其悠悠。即使高風直氣參天地兮、亦終隨此身而俱休。雖反見笑於爰兎兮、鴻離魚網而增羞。故惟君子之明通兮、篤為己而無求。逍遙塵囂

之外兮，聊順流以沉浮。吾心之是不可改兮，寧計枉直與顯幽。苟不能忘情斯人兮，又何悠重患而離憂。竊悲仁人效志以守道兮，不能爲小人而寡尤。斯亦天道之並運兮，互否泰而相春秋。誰能獨悟於窮寞之中兮，爲爾一豁萬古之同愁。



思

幼閑訓兮詩禮、素希崇兮孝弟。既博觀兮百家、愧多才兮多藝。慮惟疾兮親憂、竊研心兮黄帝。亦精此兮敦養、脱浮名兮如曳。豈謂爾兮遘疾、竟莫施兮藥餌。渠用術兮乖方、人子職兮何事。屢握粟兮出卜、知遭命兮多艱。爾體受兮歸全、我局天兮蹐地。思承慶兮當年、但二簋兮羞食。嘗布服兮

幅巾、僅累年兮粗緻。亦有時兮携童我逶迤兮行次。共笑語兮家人、每勤勤兮顧字。豈復羨兮輕肥、永忻忻兮樂志。誰奪我兮此歡、歲忽忽兮奔駟。昨自外兮歸来立躑躅兮靡至。獨慈母兮待門、反含凄兮走避。凡父母兮生子、謂急難兮相倚。今爾往兮無援、與無子兮何異。爾永世兮克孝、復生我兮勞瘁。信終身兮長勤、竟緜能兮爾媚。

仰昊天兮罔極，悄憂心兮如醉。日煢煢兮無經，夜達旦兮寡寐。暫夢來兮承顔，不少留兮反懟。省彷彿兮平生，冀思成兮莫遂。瞻遺像兮綏享，杳默默兮何嗜。復不言兮不笑，空感予兮飲淚。吁乎，柰之何哉。歲不爾與，爾不我待。爾往何歸，我辰安在。魚鳥風雲，滿前遺愛。秋月春花，膝下餘態。逝者如斯，盛矣可再。哀吟不足，浩歌慷慨。風凄

淒兮雨濛濛、烟黯黯兮雲濈濈。秋光老兮江樹空、宵將半兮聞歸鴻。美人何處兮天之際、無限傷心兮此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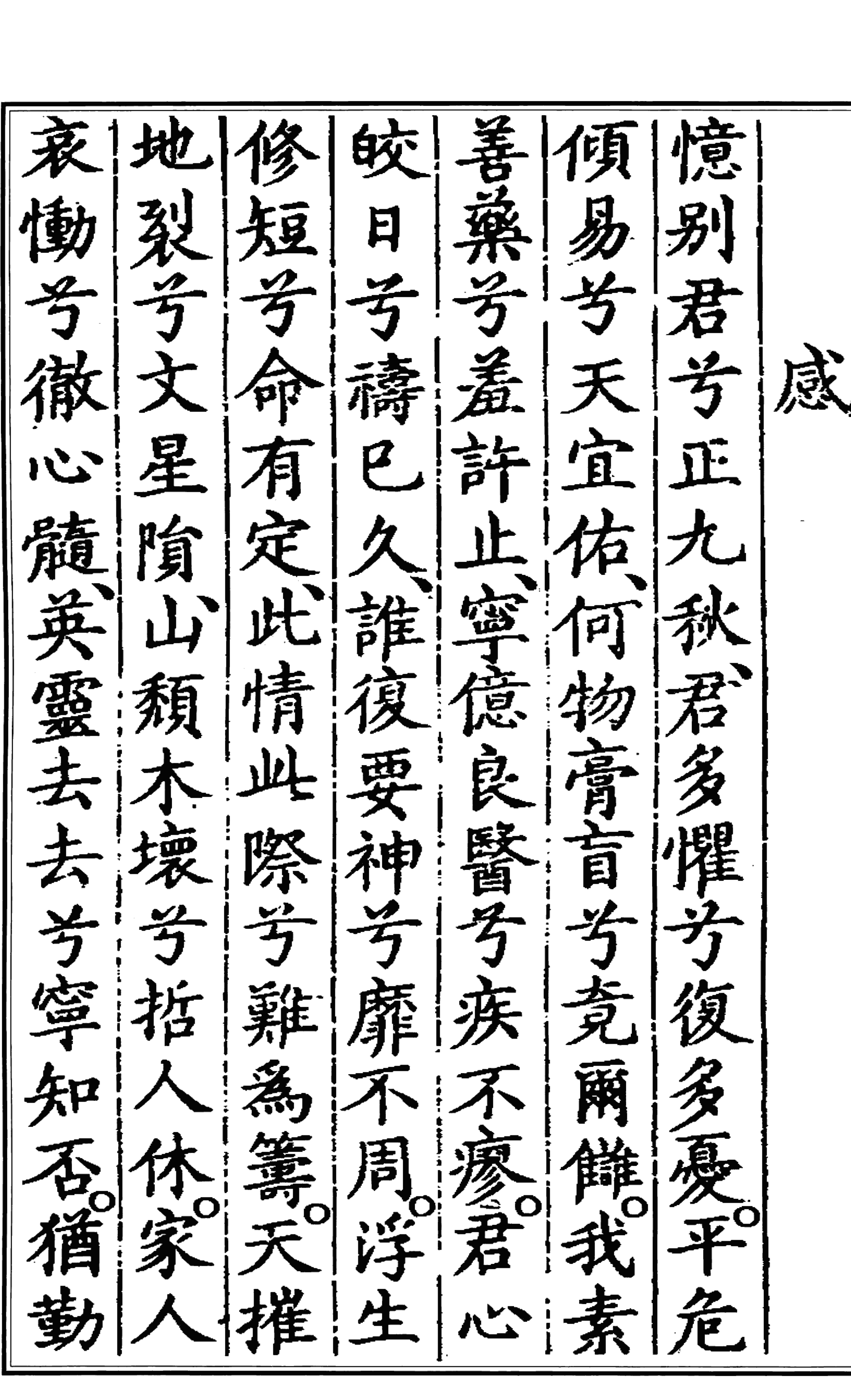
怨

考得失兮今古、覽英雄兮成敗。或名震兮功隳、或業昌兮名壞。信兩美兮難兼、計浮生兮何賴。老冉冉兮速至、居戚戚兮無柰。烈烈兮英豪、山淵兮氣高。有始兮必終、誰此兮能逃。造物兮無停、逝水兮滔滔。難久兮榮華、青霄兮鴻毛。何事兮我羈、永懷兮憂勞。念之兮欲狂、中夜兮鬱陶。禍福兮無

門，惟人兮自召。同人兮先號，旅人兮先笑。倚伏兮靡常，聖知兮莫料。行法兮俟命，反身兮簡要。嗟松柏兮終摧，何芝蘭兮易瘁。彼春蠶兮毒慘，惟虺蛇兮壽類。皇天無私兮明且聰，福善禍淫兮云至公。夷齊餓死兮顔貧夭，此理何據兮杳難窮。顧宣尼兮攸嘆，寧太史兮獨悲。宜孝標兮詳陳，開萬世兮羣疑。嗟仲舒兮淵明，徒憤憤兮怨思。

貫知命兮賦鵩，竟不免兮慟騅。縱使傷身而有功兮，非聖哲之通致。遡賢愚貴賤於既往兮，今茫茫何異乎假寐。將羨屈子獨醒兮，寧謂劉伶之果醉。抑卞和之識所寶兮，可輕鍾期之非智。逝日苦長兮生年幾何，伯樂既遠兮歲月蹉跎。壯志短期兮鬱恨良多，乾坤有盡兮積怨不磨。逆氣憤激兮星日回戈，或爲烈風迅雷兮拔山飛柯。

冰霜凛裂旱魃昌兮，萬物愆和。雄魂泣淚何時已兮，惟見禹門洪濤震怒無還波。



感

憶別君兮正九秋，君多懼兮復多憂。平危傾易兮天宜佑，何物膏肓兮竟爾讎。我素善藥兮羞許止，寧億良醫兮疾不瘳。君心皎日兮禱已久，誰復要神兮靡不周。浮生修短兮命有定，此情此際兮難爲籌。天摧地裂兮文星隕，山頹木壞兮哲人休。家人哀慟兮徹心髓，英靈去去兮寧知否。猶勤

執手兮重永訣，從此一别兮長悠悠。自别君來，流光迅催，歲聿云暮，律管增灰。東風嫋兮生意回，陽和動兮發寒梅。桃與李兮弄新艷，尚記當年兮君自栽。悄邃兮家園，憑欄兮無言。茫茫兮幽緒，蹇蹇兮煩寃。花正開兮空玉尊，花當謝兮扃重門。花無主兮還歸根，春寂寂兮月黄昏。春水澗兮波浪掀，春草萋兮愁王孫。春光去兮杳無痕，

哀鴻度兮人消魂。乃若四月兮維夏、六月兮徂暑。薰風兮畫簾生、香兮荷渚。花實兮交垂、綠陰兮如帡。蕙枕兮蒲茵、黃香兮何處。燕將子兮新飛、鶯引雛兮教語。嗟彼物兮無知、徒感子兮延佇。夏之日兮永如年、人何在兮有啼鵑。松窗靜兮不成眠、斜陽淡兮臨逝川。坐徹夜兮星河懸、憶共語兮此庭前。山榴灼兮螢復然、心如結兮誰為

妍叉七月兮流火、漸金風兮柬木。天泬寥兮似洗、峰巉嵒兮如簇。寒露戒兮微茫、縈霜凜兮澄肅。悲蘺菊兮青青、含芳馨兮幽獨。芷滿汀兮蘭滿屏、池荷敗兮芙蓉生。蟬哀咽兮秋心驚、孤歸鴈兮聲嚶嚶。葉辭條兮落丁丁、烏依母兮飛營營。蒹葭蒼兮遠山橫、遡伊人兮水盈盈。秋容淨兮月如銀、蹀砧斷兮風鱗鱗。一片煙光兮寒氣早、誰

同宋玉兮招靈均。欲涉兮湘羅、斲氷兮遡波。北風兮發發、哀吟兮蓼莪。四顧兮蕭條、木脫兮高柯。玄雲兮鬱結、短日兮如梭。群有兮歸盡、寂寞兮山阿。嗟我兮懷人、永傷兮柰何。寥雪飛兮玉宇明、登危樓兮望層城。石泉凝兮松栢冷、山中人兮徒硜硜。夜獨坐兮還獨行、天如水兮月三更。瑤光映兮淒且清、萬籟息兮寒無聲。對此景兮悟

空色、欲凌天兮横羽翼。宿所思兮華胥國、永相倚兮離俗忒。駕四牡兮路欹側、行行畏兮多枳棘。屯余車兮長太息、曾無因兮幾沾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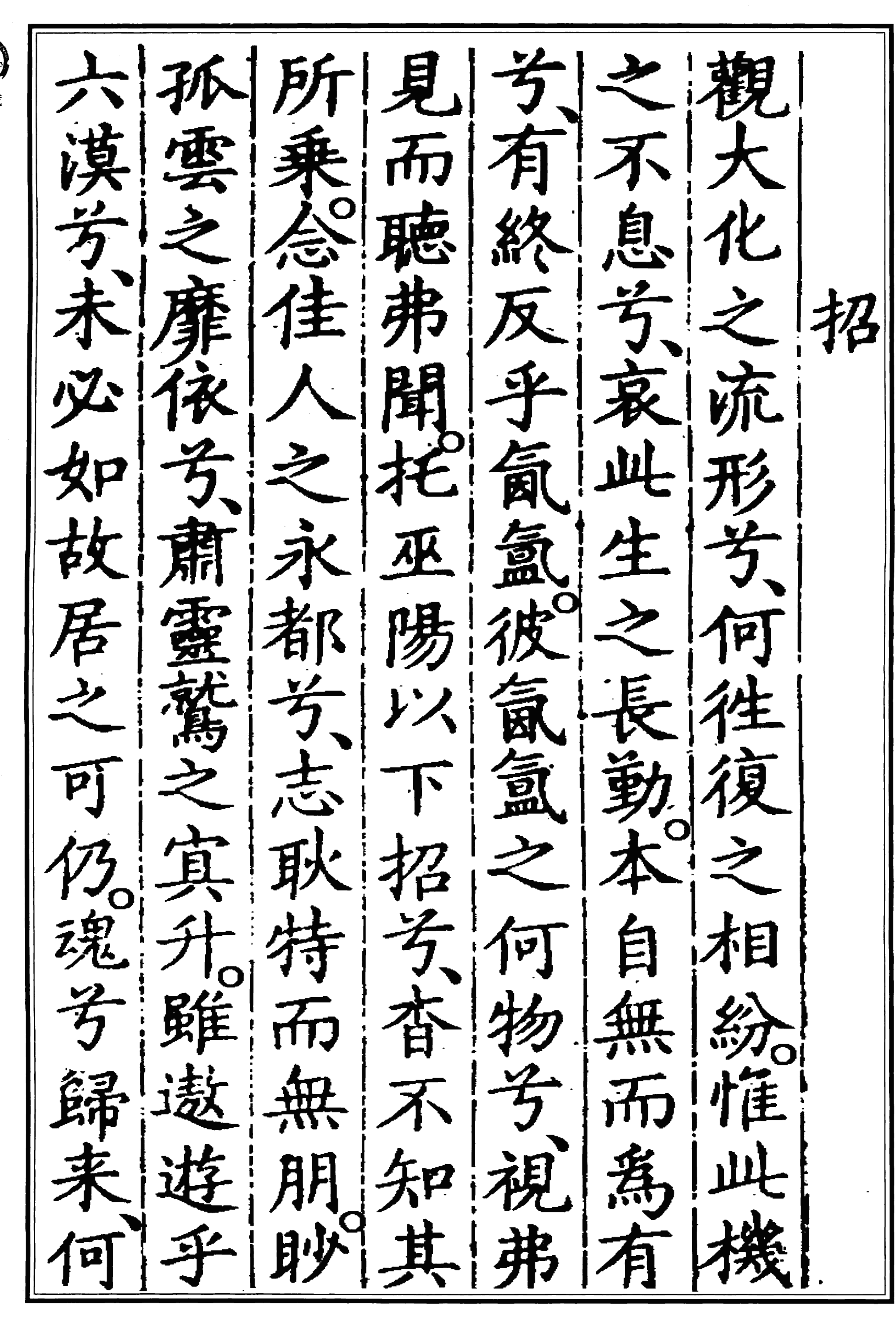
慰

悠悠傷心、天高地深、龍潛虎逝、茫茫古今。人孰無死、人孰無親兮、爾豈猶衆人之父。人孰無兮、爾獨泱英雄之襟。寧爾忍棄子兮、猶勤勤顧撫於夢寐。若爾果有知兮、胡默默罔接手德音。託晤語於遺編兮、緒紛雜而莫展。聊承顔於遺像兮、思於邑而難禁。步空庭以舒情兮、日慘慘其將暮。愁無端而疊

起兮、復修夜之沉沉。霜凄煙瞑、雨泣風吟、寒蛩震戶、歸鳥依林。掩此哀而不去、驚省想兮空尋。念昔日之歡浹、涕淫淫其濡衾。令劉歆以陳詞兮、告百神乎我察。惟此情之罔極兮、悄欲訴而愔愔。嗟苦懷人、不世奇英。盛名翻累、擯逐自縈。志違伊管、年阻容鏗。憂勞盡瘁、傷哉孔明。思君何在、太虚之表。風烈肅清、威儀峻皎。靈令何爲昌扶

大造。御氣行空、周遊高蹈。駕飛龍兮驂鸞凰、烟霞服兮雲霓裳。凌天地兮徑度、俯日月兮聯光。臨九州兮不足步、朝崑崙兮夕扶桑。宿赤松兮瀛之島、白玉室兮明珠堂。飲沆瀣兮飧元精、完至貴兮侍羲皇。免衆患兮隣黍初、乾坤毀兮獨不亡。庭園如故兮、恍先生之燕憩。圖書無恙兮、宜先生之樂康。風雷變態兮、赫先生之英爽。星漢昭

回兮燦先生之文章。松桂繁鮮兮、擴先生之襟宇。氷霜栗烈兮、凜先生之清芳。春秋闔闢兮、顯先生之出處。山河流峙兮、永先生之甘棠。人生嗚呼促於夢、惟爾不朽超群方。九齡高致貫終古、當年楊李何蹌蹌。我因自傷還自感、爲爾邇風立徬徨。男兒有生可虛度、不應爾子戚汾陽。



招

觀大化之流形兮、何往復之相紛。惟此機之不息兮、衰此生之長勤。本自無而爲有兮、有終反乎氤氳。彼氤氳之何物兮、視弗見而聽弗聞。托巫陽以下招兮、杳不知其所乘。念佳人之永都兮、志耿特而無朋。眇孤雲之靡依兮、肅靈鷲之宜升。雖遨遊乎六漠兮、未必如故居之可仍。魂兮歸来、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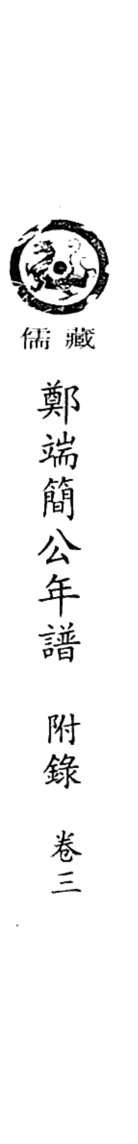
方爾親生。存華屋、零落誰鄰。我望縣縣、一日三春。嗟茫茫兮霄壤、毋行行兮苦辛。將陟彼兮崔嵬、從孤竹兮首陽。恐山阿兮峻險、熊羆怒兮相戕。將汎彼兮栢舟、起三閭兮湘羅。恐江流兮湯浩、蛟龍鬬兮柰何。將東邁兮淮泝、訪元禮兮漢京。恐厲禁兮猶存、龍門蕩兮安征。將西登兮巴蜀、接九齡兮江豬。恐劒閣兮横斷、忠魂慄兮次且。將

南適兮炎州、速萊公兮雷崖。恐瘴霧兮毒人、虺蛇遍兮山街。將北達兮咸陽、哭劉蕡兮寢門。恐吽閽兮無酬、孤懷鬱兮誰論。將上攀兮箕尾、追趙鼎兮天衢。恐中道兮無杭、阻歷歷兮白榆。將下入兮幽都、慰朱雲兮重淵。恐廣土兮凝晦、終俯仰兮難前。登高入下、淒淒煙景。旁觀四荒、處處奚騁。歸休乎君、雖雖來哉。父子兄弟、共笑語只。室

家懽娱、計安處只。稚子依懷、忻弄叙只。愛女来寧、樂適所只。靈兮歸来、忍相去只。達人學士、析精藝只。親知故老、述世契只。星楮雲箋、多問遺只。當事名貴、謀經濟只。靈兮歸来、良朋締只。顧我尤殷、誨愛周只。每一寮談、慷慨籌只。浩歌掄懷、天日侔只。獨我知心、無怨尤只。靈兮歸来、忍予愁只。裳衣既設、惟工緻只。酒殽數薦、應宜嗜只。圖

書畢陳、中玩視只、新宮盡錦、閒居邃只。靈兮歸來安故地只。冥兮默兮舍此何之。悲哉文子、不我少遲。弟幼誰撫、我愚誰師。鰥寡誰恤、顛沛誰持。君子誰恃、小人誰規。直道誰寄、像傑誰推。行法俟命兮因爾無所勸、忠臣孝子兮因爾不敢爲。嗚呼、傷乎傷乎。歸來歸來、尚圖完兮。已而已而、行路難兮。達如靈均、寧自殘兮。一谿宇宙、長盤桓

兮。千秋萬古、觀興替兮。駕風鞭霆、覽無際兮。日居月諸、永相慰兮。守道居正、佐上帝兮。



問

惟出處與死生兮，實君子之大籌。百里七十而之秦兮，太公八十而歸周。歷艱難於既老兮，終攸濟乎淵謀。向使早歌薤露兮，安表宏達之致流。胡靈修之離愍兮，未及此期而長休。果不肖之殃咎兮，定天命之不可求。彼鍾期之鼓琴兮，伯牙去而絶彈。甯戚之歌牛兮，齊桓遇而與嘆。子皮逝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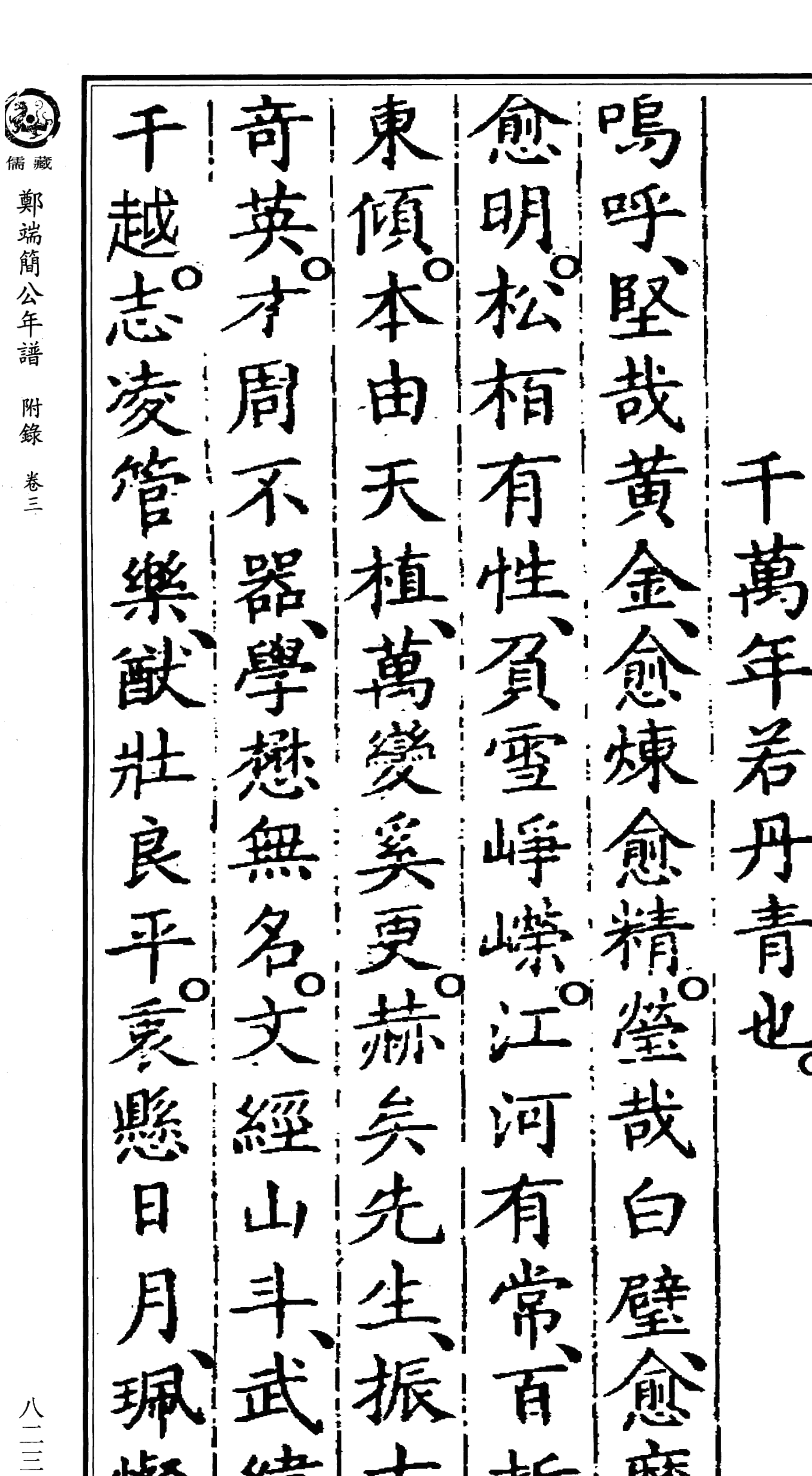
子產泣、王公進兮貢公歡。意氣默感、天人相完、居易俟命、於茲求端。乃若五臣熈載、巢父深棲、三晉同封、介子獨饑。奄寺專兮山人遠、司徒傲兮冥鴻飛。有君有臣、無媒無機、不參濟濟、亦曰巍巍。至乃馮道並位伊周兮、鄭五嗣官於姚宋。孔明弘矩無成兮、謝玄奏績於試用。遇如子房、不老咸陽。時如尭夫、謝聘河梁。奇珍善價、豈盡相當。

鄭衛咸韶各鳴其方。爲虎爲鼠、成敗巨量。道同時恊事復低昂。一泰一否、玄機渺茫。寂寞英雄、天惟蒼蒼。屈子嘗賦以問兮、劉生亦問於大鈞。哀此生之無樂兮、嫉幽憤於明神。庶援命以自解兮、予亦感而有陳。數含詞而欲薦兮、愁於咽而莫伸。嗟碩人之蹇蹇兮、信終身以苦辛。悲迫阨之難容兮、竟慷慨而還真。生未張乎遠志兮、死寧

與衆而俱湮。將浩然以獨存兮、將與大化而俱新。應從文王以侍帝側兮、抑依仲尼而奠於兩楹。應追傅説以驂箕尾兮、抑同申甫而返乎元精。應爲甘露時霖以澤群生兮、抑爲肅風清霜以滌乎塵祲。應爲迅雷烈電以開聾昧兮、抑爲祥雲瑞日以廣乎照臨。應爲江爲海以揚清波兮、抑爲龍爲圖以闡乎文明。應聰明正直、昭神靈以

鑒下土兮、抑翶翔逍遥、仍仙子以遊乎玉京。氣有聚散、神無生死。數有修短、理無終始。不世之人兮非世而止、来固有自兮往必有以。區區之木兮寧盖耿光、壘壘之土兮寧掩文章。促促之期兮寧消偉烈、紛紛之榮瘁兮寧眩是非勝負於無疆。嗚呼惟公像傑之最、名懸日月、五福胥會。平津拜相封侯兮、不見重於漢廷。黨人聲譽震世

兮，乏明哲以言寧。逸民全身名於布衣兮，非聖知之達經。誰能三美之俱得兮，又復兼乎遐齡。傷哉予美兮人之則，滔滔宇宙兮余焉程。



祭

與行略相錯、乾坤中惟此種情、

千萬年若丹青也。

嗚呼、堅哉黃金、愈煉愈精。瑩哉白璧、愈磨愈明。松栢有性、冒雪崢嶸。江河有常、百折東傾。本由天植、萬變奚更。赫矣先生、振古奇英。才周不器、學懋無名。文經山斗、武緯千越。志凌管樂、猷壯良平。衷懸日月、珮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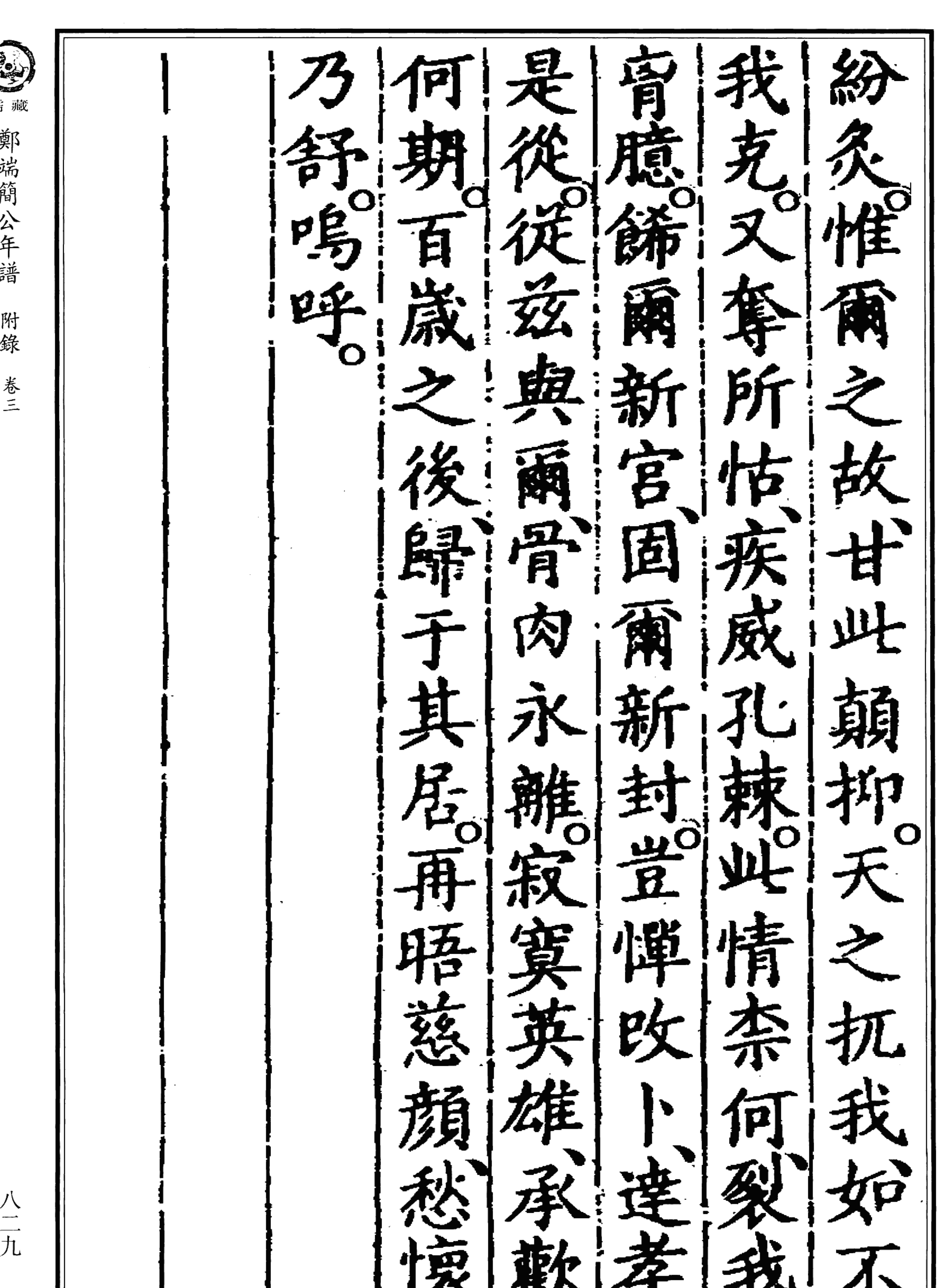
瓊瑛。方駕獨步、遠迹飛聲。從心卷舒、與道流行。一進一退、卓犖章程。匪家所天、實邦之楨。袞衣雖東、西敵猶驚。胡遽去我、憂逝兩楹。天乎傷哉、爾忍我棄。我懷罔極、爾生多勸。越在童年、勤苦博識。逮既策名、危言觸忌。此時得生、已幸非冀。復戒睽初、側身引避。兩罹大戚、告貸以易。急難無親、好逑中離。陋巷屢空、況猶未字。貞疾數仍、幾殆

者四。毋氏恐鞠、梁鴻協志。毋念艱難、撫孤相視。四十署郎、不能謟媚。再忤權人、十年間地。開府淮揚、日警戎事。銓曹震鄰、數月改置。尋掌兵刑、群猜虎伺。孤忠自靖、一官如寄。蹇蹇蘉蘉、心勞力瘁。曲計乞身、懼禍且至。天王聖明、以執法賜。始得生還、險阻歷備。佚而思初、魂飛夢悸。赤素莫昭、惟天鑒庇。號咷乃笑、恐懼致福。宜訪楊寥、優游

礿服。居室苟完、代食可育。爾思空乏、益勵清朴。布衣幾浣、粗食一簞。簾帷弗飾、經年舊冠。敝扇揮暑、戎裘當寒。口體之養、我且餘嘆。歲次壬戌、念我不懌。我復念翁、求醫在客。請告南還、翁心稍適。嗣獲數載、忻侍朝夕。嘗接客談、悄焉蹙額。畏天憫人、杞憂脈脈。撫景徘徊、孤雲邈翮。慷慨歌謠、為我問易。我時有懷、欲共籌斯。惜兮國子、竟不

及知。乙丑之秋、翁憂子疾。丙寅之秋、子慟翁卒。丹桂生香、載共笑言。籬菊正黃、枚淚空軒。露泣殘紅、月嚲長夜。亦悼當年、依依膝下。他賢可贖、尚百其身。哀彼蔚蒿、寧報陽春。賈生賦鵩、陶公誌文。宏達如翁、將無可云。生不廟堂、今將何息。生不鍾鼎、今將何食。生不黼黻、今將誰織。生不倚比、今將誰即。潛見親疎、愴悅攸同。明明耿命、休休

群工。特崇褒典，慰顯精忠。麟臺紀績，青史流風。使翁之才，盡展皇室，卿晋宫孤，寧侯今日。如翁重望，少就和雁，身後三公，亦應可必。乃樂考槃，義命安安。謂古不朽，豈盡尊官。緣兹爲教，無行不與。戒我省身，勿忝厥祖。俯仰乾坤，遺愛滿前。音容如在，神情杳然。更深夜闌，夢爾留連。顧我復我，默默惓惓。我生不辰，憂患藥石。十有五年，惡緒



紛炙。惟爾之故甘此顛抑。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又奪所怙、疾威孔棘。此情柰何裂我膏臆。餙爾新宮、固爾新封。豈憚改卜、達孝是從。從兹與爾、骨肉永離。寂寞英雄、承歡何期。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再晤慈顏、愁懷乃舒。嗚呼。

小祥三律

王喬松子杳難尋、萬古英豪一聚塵。未必盛名終是福、可能天道更無親。春間雷雨龍何在、秋老乾坤鶴不賓。漢水楚雲俱寂寂、賈生何處哭靈均。

滿屋琴書冷不收、別時無計更相留。腸應既斷心還結、人可重生淚始休。笑語欲親神悄悄、形容如在夢悠悠。沉吟一到從遊

處。霜月凄清恐白頭。

脩短難將問大鈞。花開花謝與時新。清霜一夜鳥鳴切。落葉數聲猿淚頻。嵩嶽有神終翰國。鳳圖無夢枉傷麟。公歸畢竟歸何處。誰惜人間少一人。

憶除夕

去歲依翁此夜中。高談密語凌群雄。尊前宇宙幾興替。一笑相與與春顏紅。今春雪後

亦除夕、四坐無言情脉脉。繐帳空懸對楚因孤鴻天外驚霜翮。風景依稀年復年、浮生如寄水潺湲。男兒自古多悲梗、誰抱明珠身價全。感時嘆逝夜將半、獨步中庭何時旦。萬籟消聲舉世眠、踈星歷映臨河漢。指日陽和發衆芳、荆榛松桂同春光。殷武有心期傅説、姜公無命俟文王。神龍在淵愧凡蟄、死後餘榮竟何及。君不會昨夜風

狂雨驟時天爲靈脩重號泣。

和養白公韻

煉石無成天柱傾、欲題幽憤不勝情。空疑羽翼留商皓、竟使英雄慟孔明。讀盡楚詞孤月冷、歌殘易水暮雲橫。茫茫此恨終誰會、獨倚西風幾灑纓。

蓼莪蕭索獨傷神、一片秋光萬感新。惜誓有文悲往事、招魂欲賦屬何人。徒憐千木能樊國、豈是嚴陵固不臣。寂寞英豪天杳



沓那堪爰兎反嘲麟。

顯考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端簡淡泉府君之靈曰、嗚呼、翁之生我、實惟晚年。愛教劬勞、顧復惓惓。悔我不孝、少違膝前。未知喜懼、或多罪愆。稍長知學、侍翁故里。我業勤怠、係翁憂喜。幼嗣老親、丈夫少子。相依為命、方慶孔邇。柰有郡宅、命我移家。辭翁堂上、堂外天涯。白雲東海、長望興嘆。每一念翁、悪緒如麻。安有人子、數月一省。旅次庭闈、遊踪萍梗。翁豈忍予、亦憐孤影。欲去遲遲、誨諭耿耿。翁自歸來、不跡郡城。肇基營宅、以光代行。丙寅、首秋、若許我迎。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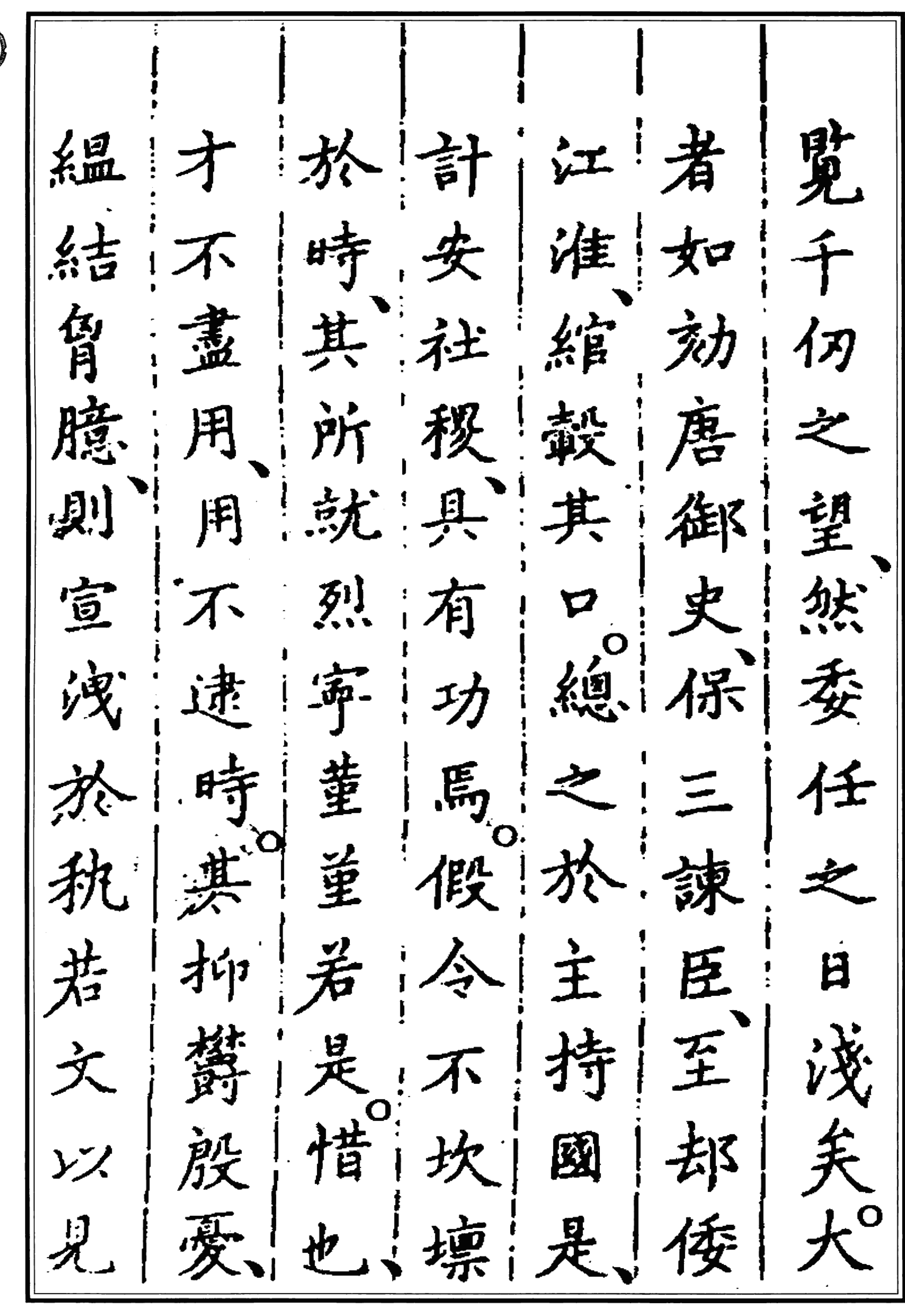
天不吊、遽奪兩楹。愛子他鄉、竟不及視。昔猶我憐、今遂我棄。憶昔永訣、呼我不置。既又無言、默示以意。翁意云何、沒有餘情。惜我未子、抑念無成。堂上使從兄。應巽爾子、無忝所生。翁意去我自樹、翁去誰悅。嬛嬛集蓼、復此臨穴。種種幽懷、能為別。霜冷月、玄草悲風。蕭條落木、怨咽孤鴻。幽明骨肉、終古西東。淚徹泉扃、視天夢夢。嗚呼傷哉、尚饗。

鄭端簡公年譜後序

先達鄭端簡公與錦衣巡城使論職掌、鮮刑部政歸、是在嘉靖三十九年。肅皇帝勑法信、度公爲上持法、乃取忤、其詳不可曉。公歸六年、朝政更轍、

上嚮意用公，乃不起，具在今譜中。嗟乎嗟乎，公崛起海上，少負穎絶。其先博士公教曰，士綴學，當龍蠖於世，儻蒲伏取容，則有累足而逝耳。公讀書負郭窮巷，則束脩其行，日誦千百餘言。有司裒然首舉，登進士高第。蓋蒐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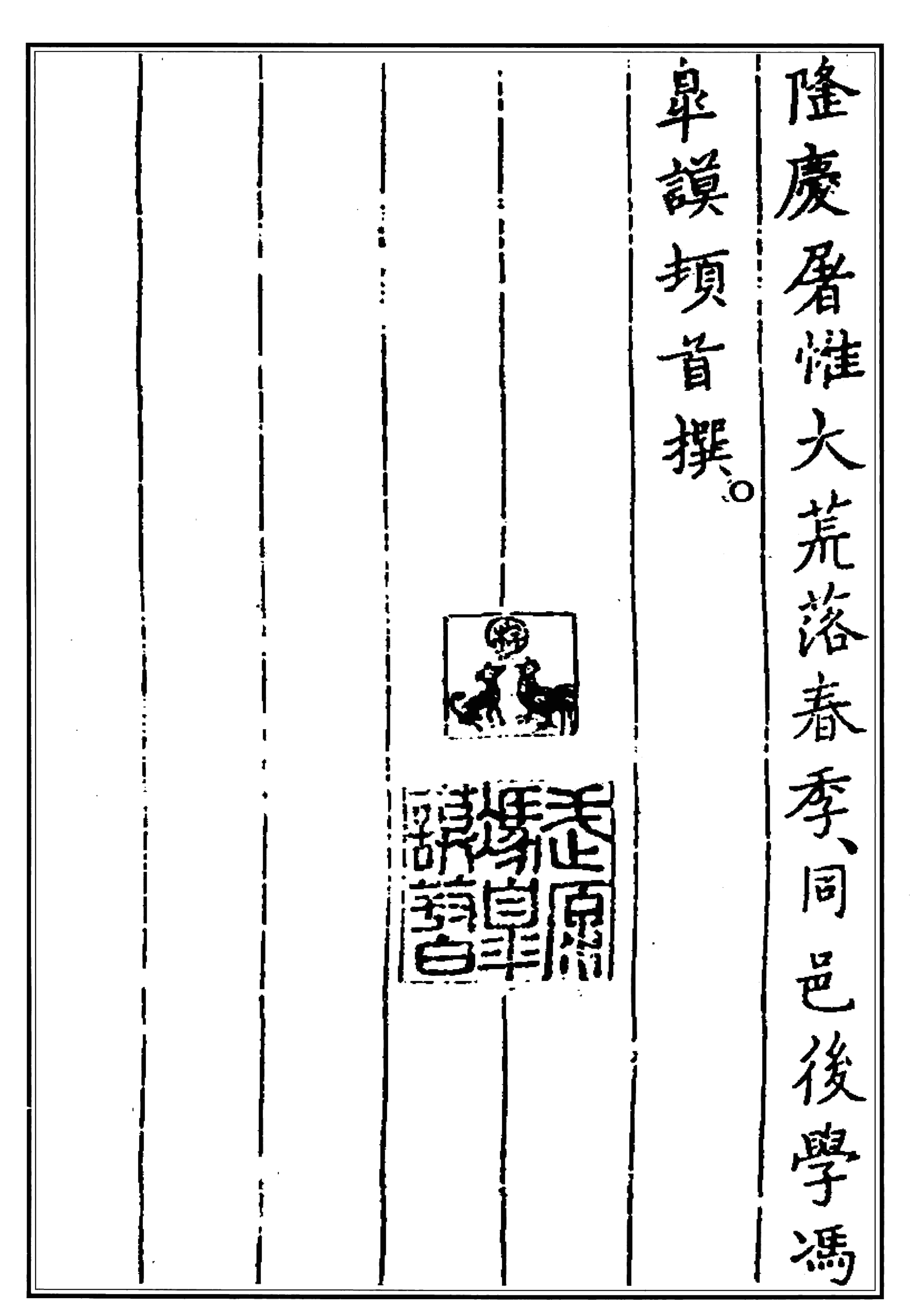
國朝故實、凡軍旅、錢穀、刑獄、邊陲阨塞、戶口、登耗、靡不講求其故、務欲通之、以托於世。然以不能馳悅權貴人、顛踣輿仆、褎田散地者幾三十年。旋入銓司、陟中丞、晉司寇、比與一二同志踔厲一時、抗身巖廊之上、砥柱風會之流。海內士有軼


覽千仞之望、然委任之日淺矣。大者如劾唐御史、保三諫臣、至卻倭江淮、綰轂其口。總之於主持國是、計安社稷、具有功焉。假令不坎壈於時、其所就烈寧堇堇若是。惜也、才不盡用、用不逮時。其抑鬱殷憂、縕結胷臆、則宣洩於執若文以見

志。今其吾學一編、具載

祖宗朝二百年得失之林、以貽世鑑、亦不朽之盛事矣。無論立朝、即其居鄉恂恂、治家人產、纖嗇不以一介取予人、彼謂俗奢而示之儉也。閭里後進冐殷策華、多私而纂謁者、相誡毋令公聞。部使者與郡邑

大夫望公之廬、塚、然爲恭敬也、孰不足以贊助風教哉。公譜凡十卷、爲姑蘇錢司寇景山公編次。公子進士叔初與余善、屬余校、余得濫綴數語、譜諸末簡。進士愽雅有執、大類公、次叔平、叔允俱有文譽、克振其家學者也。



隆慶屠惟大荒落春季、同邑後學馮臯謨頓首撰。



校記

①藏：當作「臧」，指漢光武功臣臧宫。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20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45
页数=845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03
SS号=12365587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889658E-3075B2D8+　AB7B2BF+84.974540E-297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20.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